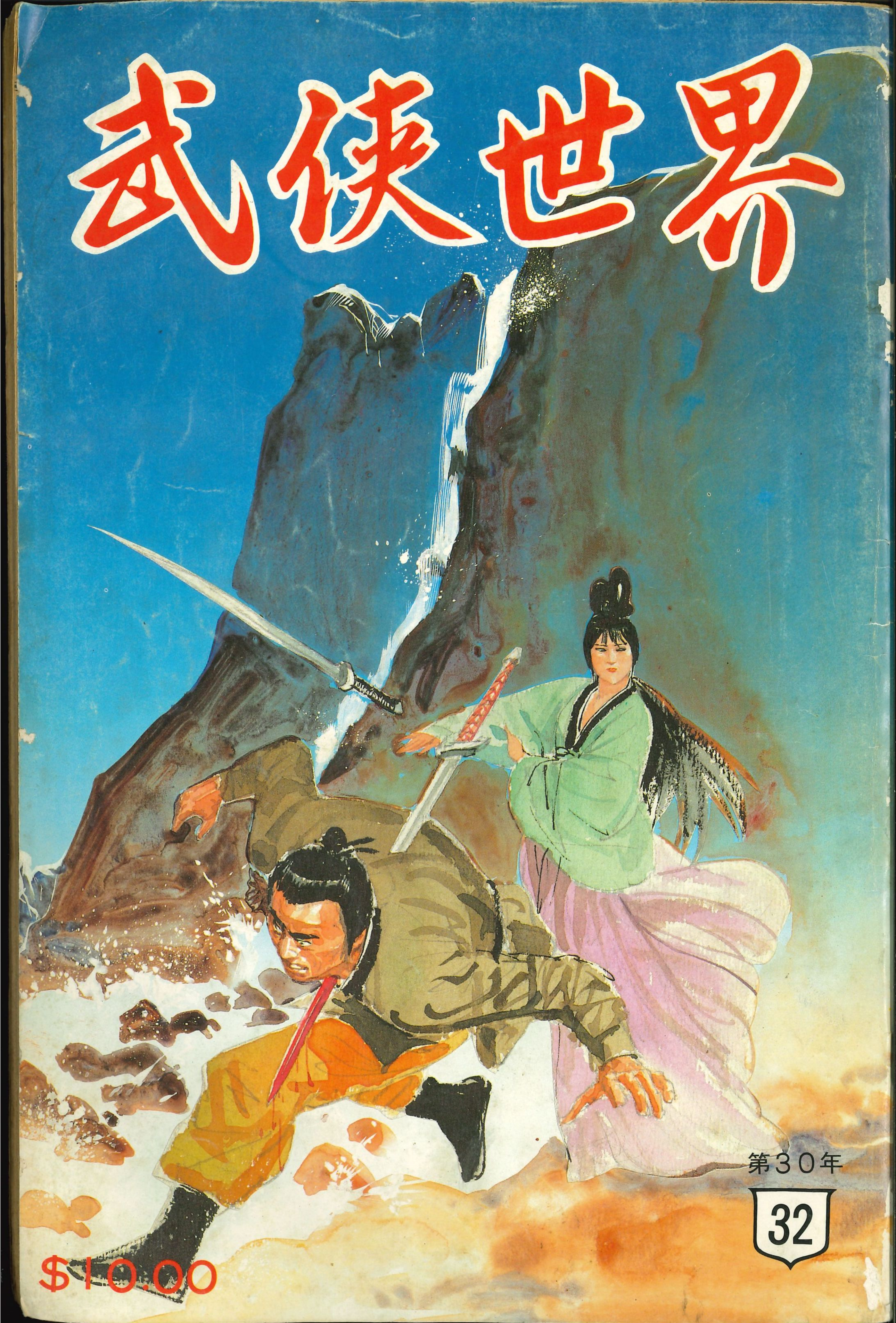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0年
32
$10.00

編者話

今期貢獻給大家的巨型小說是吳道子先生所著﹂獵鷹楚三傳奇故事﹂之﹂四面楚歌﹂，獵鷹楚三與殺手之王傅鐵心携手合作，剷平神劍堡並殺死武林盟主史向榮，登時引起武林各派之恐慌，少林掌門有見及此，再度出山，率領各門派追捕兩人，而傅鐵心却因美女白玉蓮的關係，對楚三不滿，要對之不利，更有殺手組織爲了利益，必須置楚三於死地……獵鷹楚三面對江湖上衆多强敵，如何應付危機重重、人心險惡陷入四面楚歌之局面？他能否逃過這場劫難？內容精采新穎緊張曲折，是一篇不可多得之佳作！

☆ ☆ ☆

溫瑞安先生精心著作﹂六分半堂﹂在今期開始連載刋登，卧龍生先生新作﹂劍氣九重天﹂也在今期刋出，名家著作，篇篇精彩，萬勿錯過！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南宮宇先生新著﹂兩代情仇﹂，章秋聲與傅千石是兩代人，却重演着一個相同的故事——愛上自己的師姐……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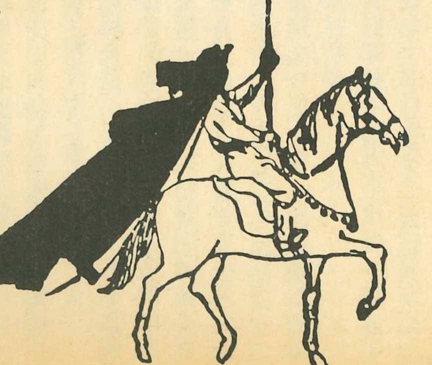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2000半年26期NT.$10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32期
（總號152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冊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四面楚歌

獵鷹楚三傳奇故事

吳道子·文
可飛·圖

奸詐美人　一石二鳥

烈日當空，驕陽似火，這個時間最適宜做的事便是找個清涼幽靜之處來個小睡。

但是棧道上，却有一個人策馬奔馳着。

此際，若有人認出這騎士的話，定會口定目呆，大爲震驚不已。

因爲這騎士可說是江湖中最懂得享受，也是最捨得花費金錢的人。

他懂得享受以及捨得花費，皆因他的錢賺來很容易，但也可以說他的錢賺來一點也不容易！

一點也沒有錯！說他賺錢容易是因爲他幹的是無本生意，而每宗生意都會帶給他數以千兩，甚至萬兩計的收入。

說他賺錢不容易，是因爲他每宗生意都必須拿自己的性命來冒險。

他對自己很有信心，知道錢花掉了，很容易便會賺回來，所以他花錢時毫不吝嗇。

他對自己毫無信心，不知道能否活着看見翌日之日出，所以他花錢時毫不感到肉痛。

這豈不是矛盾得很？這一點也不矛盾，如果你像這騎士一樣，是個職業殺手的話！

他的名字是傅鐵心，江湖上收費最昂貴的職業殺手。

傅鐵心在烈日之下趕路，說出來沒有人會相信。

他是在逃命？當然不是！

以傅鐵心的武功修爲，江湖中又有誰能逼使他亡命奔逃？

他只是前往殺人！任何人都看得出他這時的眼中充滿了憤怒，也充滿了殺機。

傅鐵心殺人時，從來不憤怒，因爲他只爲錢殺人。

他殺人時，臉上也永遠不會顯露殺機，因爲這會令對手提高警覺，下手時便得多費工夫，而傅鐵心最討厭的，便是花費工夫。

所以，他殺人時都帶着微笑，所以，他的外號喚作「笑臉鐵心」！

今天，他爲何一反常態？

理由很簡單，因爲他這趟並不是爲了錢而殺人，他只是不甘心被人欺騙，不甘心被人利用而要殺人，所以他才會憤怒，所以他雙目呈現無限殺機。

傅鐵心並不是破題兒第一趟不爲錢而殺人，十天之前，他便爲了心中怒火而向天下首席捕手獵鷹楚三拔劍。

可惜他那趟不但不成功，自己反而險些命喪，要不是楚三郎刀下留情，他如今……

這一趟他也是怒火中燒的跑去殺人，他能如願嗎？

世間事往往都透着邪門，尤其是那些不大正經的勾當，故此賭徒不喜歡出門時遇上尼姑，婊子不喜歡沒發市前被人拍打屁股……等等，說這會替他們帶來噩運。

因此，傅鐵心會否再度受挫，實在很難說！若他再度受挫的話，會否像上次那般幸運，遇上一個刀下留情的對手？

他要殺的對象究竟是誰？

他的對象當然便是美若天仙的白玉蓮。

數個月前，白玉蓮以委身下嫁爲酬，請他協助獵鷹楚三對付神劍堡，殺死堡主史向榮，並取回一冊毒經以解救她父親身中之毒。

幾經辛苦，任務完成，可是當傅鐵心攜着那冊毒經回藏劍谷藏劍山莊找白玉蓮，打算和她成親的時候，白玉蓮竟告訴他數月前曾被楚三郎施暴，貞操不保，再也沒臉目下嫁他。

傅鐵心一怒之下，便找楚三郎算賬！

楚三郎說的却不是這麼一回事，他說是白玉蓮自動獻身，投懷送抱。

楚三郎與白玉蓮兩人當中，定有一個人說謊。但說謊的是誰？

楚三郎說這話的時候，是他擊倒傅鐵心之後，在可殺他而不殺的情況下，楚三郎實在沒有欺騙他的必要！

所以，說謊欺騙他傅鐵心的，定是白玉蓮無疑！

所以，傅鐵心要不辭勞苦，老遠趕去藏劍谷，把這欺騙他的白玉蓮置諸死地。他實在不能忍受被人玩弄指掌之間！

* * *

嵩山少林寺，乃中原佛門武學之發源地，千百年來，少林一派領導着中原武林，儼如武林糾察般。

只是在十年前，不知爲了甚麼原因，少林寺住持不但把掌門之位傳與首徒悟性，更敕令在江湖行走的僧侶回寺，不再出山，只餘一些俗家弟子間中行俠江湖。

自此，神劍堡便取代少林，領袖江湖武林，神劍堡堡主史向榮更順理成章地被推舉爲武林盟主。

這天，少林寺舉行了一個十年來最大的盛事，乃是武林各大門派的掌門人大會。出席的包括有武當、峨嵋等七大派掌門人，丐幫幫主，以及慕容、南宮、黃山三大世家宗主。

他們討論的當然是不久之前神劍堡遇襲，堡主兼武林盟主被殺之事。

他們要針對的，當然是獵鷹楚三以及殺手傅鐵心兩人。

神劍堡一夜之間煙消雲散，各大派均有脣亡齒寒的感覺，惶惶不可終日。只因他們當中，除武當、丐幫外，餘下門派之實力均與被剷掉的神劍堡有一段距離，因而怎不恐懼楚三郎與傅鐵心這兩個煞星有一天會找上他們。

如今少林寺重理江湖事，召開掌門人大會，登時使他們心中稍安，紛紛趕來嵩山商討。

「各位同道，神劍堡遇襲，史盟主被殺，敝寺應武當清虛道兄之邀，請各位同道前來敝寺商討對策，不知各位有何建議？」少林掌門悟性大師首先發言。

「悟性大師，本門兩位師弟亦於神劍堡遇襲前不久，被楚三及傅鐵心兩人所殺，當時遇害的，亦有不少其他門派同道。因此，在下認為這兩名賊子大有可能如武當太虛道長所說般，乃是朝廷鷹犬，奉韃子皇帝之命，對付我輩武林中人。」華山派掌門潘浩光怒道。

「悟性道兄，敝師弟太虛不久前之分析實極有可能，楚三郎與傅鐵心兩人定是朝廷中人，先把領導各武林同道之史盟主殺死，進而把其他門派逐個消滅，以除後患。」武當掌門附和着。

「清虛道兄，據老衲所了解，神劍堡遇襲前，史盟主曾策劃行動，追殺傅鐵心及楚三郎。這會不會是他們對神劍堡之報復行為，而與朝廷無關？」悟性大師道。

「悟性道兄，這可能性不大。當時史盟主的確曾召集同道，但對象只是針對傅鐵心一人，因白馬堡投訴傅鐵心無辜殺害他們堡主，故欲邀請傅鐵心到神劍堡一行以澄清此事。誰知道傅鐵心竟然恃着有獵鷹楚三撐腰，不但拒絕到神劍堡一行，且出手把十多名各派同道殺死，只有青城胡崇仁兄僥倖逃脫。及其後，各門派派遣高手到太原神劍堡協助追捕兩人時，竟遭朝廷方面干涉，種種跡象顯示楚、傅兩人存心與各大門派為敵，且有朝廷撐腰。」清虛道長道。

「清虛道兄，朝廷方面是誰出面干涉？」悟性大師道。

「是太原府尹。」

「他可曾明言不許各派向楚三郎及傅鐵心動手？」

「這倒不曾，但却表示若我們出動人數超過五個人的話，朝廷方面便干涉，這分明便是替兩人撐腰！若楚三與傅鐵心兩人眞正是江湖人身份的話，怎會如此，何況傅鐵心是人所共知的職業殺手，欠的只是沒有眞憑實據吧了！」清虛道長道。

悟性大師正在沉吟間，與會各掌門人均神情激動，紛紛指責楚三郎及傅鐵心。

終於，一致通過，採取主動，不惜任何代價把楚、傅兩人殺死。

各派掌門有此決定，皆因太原府尹不曾明言楚三郎或傅鐵心乃官府中人，縱使把兩人殺掉，也不算是與朝廷公然為敵。

可是，楚三郎是官府中人嗎？當然不是，他雖曾替官府緝捕過無數江湖大盜，但本身却與官府扯不上任何關係，他只不過是靠此為生的一個捕手。

至於傅鐵心，比任何人更來得清白，因為他只是個不折不扣的職業殺手，為了錢甚麼都幹的人，而這種人，見了官府中人，避之還來不及，怎會打交道？

但是，兩人却不明不白的被各大門派加以朝廷鷹犬之身份，決意殺之而後心安。

* * *

傅鐵心怒氣冲冲的衝進藏劍山莊，往白玉蓮閨房直闖。

「傅公子，你回來了？」白玉蓮的貼身丫環小詩看見他的臉色如斯惡劣，有意無意的擋着房門嚷道。

傅鐵心也不答話，一把推開小詩，便舉掌劈向房門，登時把房門劈得稀爛。

美若天仙的白玉蓮以驚訝的目光注視着怒火中燒的傅鐵心，道：「傅相公，原來是你回來，可把賤妾嚇破膽了！」

白玉蓮臉上的驚愕，也不知是為了傅鐵心的憤怒神情，還是為了他能平安回來！

「白玉蓮，妳想不到傅某竟能活着回來吧！」傅鐵心怒道。

「唷，傅相公，你為何會這樣說啊？相公武功蓋世，再加上那套精深博大的龍騰劍法，區區楚三郎又怎是相公之敵手？」

「哼，你倒說得好聽，精深博大的龍騰劍法！楚三郎只是隨意揮刀，便能輕易把妳所說的精妙劍法破掉了，要不是人家刀下留情，傅某這腦袋早已搬了家！」

「楚三郎不殺你？」白玉蓮實在不敢置信！楚三郎刀下向無活口，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只不過楚三郎並不輕易出刀吧了。但楚三郎却放過了傅鐵心！

「他放過了傅某，妳覺得很失望了，是嗎？」傅鐵心臉上一貫的微笑，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踪。

「傅相公，你怎麼會這樣說啊？難道你認為賤妾存心教你送死嗎？」白玉蓮臉色微變，語氣帶着無比委屈。

「難道不是嗎？妳為甚麼要騙我，說楚三郎向妳施暴？」看見白玉蓮臉上滿是委屈的樣子，傅鐵心的語氣開始沒有那麼嚴厲。

「傅相公，賤妾怎會欺騙你呢？難道賤妾會拿自己的名節來開玩笑？」白玉蓮雙目隱藏着淚影。

「傅某並不是說妳拿名節來開玩笑，而是妳所說的情形根本與事實不符，楚三說……」傅鐵心在找尋着適當之措辭。

「莫非他說賤妾誘惑他，甚至自動獻身？」白玉蓮臉色大變。

「是的，他正是這樣說！」傅鐵心咬牙切齒道。

「傅相公，你……你竟然相信他的話！你既然認為賤妾是個如此淫賤的人，賤妾也沒話可說，你乾脆殺了賤妾吧，賤妾再也沒臉目偷生了！」白玉蓮梨花帶雨地撲向床沿，把掛着的長劍連鞘拋向傅鐵心。

傅鐵心尷尬非常的接過長劍，吶吶道：「白……白姑娘，妳眞的不曾欺騙傅某？」看見白玉蓮那楚楚可憐的模樣，傅鐵心早已把殺她洩憤的念頭拋諸腦後。

畢竟，他的名字雖喚作鐵心，但他的心却不是鐵鑄的。不過，即使是鐵所鑄成的心，在白玉蓮的眼淚攻勢之下，也會軟化下來。

「賤妾為何要欺騙相公呢？坦白說，論武功，相公與楚三差不多，但是論外表、風度，則相公遠勝楚三了，否則賤妾又怎會提出以身相許呢，可惜當時賤妾心事未了，且礙於孔教，不敢與相公做出苟且之事，致鑄成大錯，若相公仍不相信，賤妾可發誓以證清白。皇天在上，小女子白玉蓮，若有欺騙傅相公之處，定教小女子日後……」

傅鐵心連忙阻止：「白姑娘，請不用如此，傅某現在相信了。只是……」

白玉蓮注視着傅鐵心，幽幽的道：「傅相公，莫非你仍有懷疑之處？」

傅鐵心道：「不，傅某只是不明白楚三郎為何不殺我，他說這謊話又有何目的？」

白玉蓮略為思索，道：「傅相公，楚三郎的心意實在很簡單，因為相公還有利用之價值！」

傅鐵心大惑不解：「他利用傅某幹甚麼？」

「史向榮一死，武林各大門派定會聯手對付你們。楚三郎武功雖高，但仍不足與各大門派抗衡，若有傅相公為助，情況便大為不同。」白玉蓮道。

「他為何當初又會答應對付史向榮呢？若他是感恩圖報的話，又怎會這般人面獸心，向妳侵犯？」

「傅相公，嚴格來說，這兩件事實不可以混作一談。事實上他可算是個英雄，有恩必報之人，所以他毫不猶豫的跑去對付史向榮。至於他侵犯賤妾之事，坦白說，賤妾也該負上部份責任，若賤妾姿色稍差，這事肯定不會發生。而且當晚賤妾也有忽略之處，一時忘記了因天氣炎熱，身上衣着略為單薄，也忘記了楚三郎只是血肉之軀，所以引起他一時之衝動。據賤妾推測，他事後定會為此後悔。」

「他會因此而後悔？」

「是的，以他的性格，定會覺得這事乃是一生中唯一憾事，所以他絕對不會承認。」白玉蓮道。

「那麼，我該如何是好？」傅鐵心喃喃道。這時的他，已對白玉蓮的話十足相信。

「傅相公，唯今最佳辦法，便是詐作不知眞相，先與楚三郎聯手應付武林各大門派，盡可能地給予他們痛擊，使他們知難而退，不敢再找你們的痲煩，然後再想辦法對付楚三郎。」白玉蓮道。

「為甚麼要如此呢？我們乾脆找個幽靜的地方住下來，遠離江湖，把甚麼楚三郎、甚麼武林門派也忘掉，豈不更好？」

「傅相公，你還不了解賤妾之苦衷嗎？楚三郎奪了賤妾之貞操，他一天不死，賤妾心中也永遠有根刺。即使我們躲起來，賤妾也不會快樂地過活的。」

「玉蓮，妳何必擔心這個呢？現在各大門派都找楚三算賬，只要我不幫他忙，他能活多久？何必這般痲煩，先幫助他對付各大門派，再想辦法解決他呢？」

白玉蓮輕嘆一聲，道：「傅相公，雖然如此，但各大派眞的能把楚三郎除掉嗎？」

「為甚麼不可以？楚三郎充其量只有一個愛婢在身側，怎能與各大門派對抗？」

「傅相公，你忘記了他還有朝廷暗中撐腰嗎？」

「他有朝廷撐腰？不會吧？」

「你忘記了他一向都是替官府辦事的嗎？以他的本領，誰會甘心當一名追緝盜賊的捕手，為那區區一千數百兩而奔波勞碌？」

「這倒是個事實，妳說的也有點道理。」

「當初賤妾只是覺得有點奇怪，但最近獲悉他曾利用官府壓力，逼使神劍堡不敢糾衆追殺他後，便懷疑他與官府有關！」

「玉蓮，妳也知道這事？」

「傅相公，實不相瞞，賤妾雖遠在深山，但江湖一切動態也瞭如指掌，因為白家根本便是日月教中人。」

傅鐵心聽了，為之一愕：「玉蓮，日月教是甚麼組織？」

「傅相公，因為你不是外人，賤妾才據實相告。日月教乃是大明遺民之組織，我們的宗旨只有一個，便是把韃子趕出關外，回復我們大明河山！」

「我為甚麼沒有聽過這名稱的？」

「因為我們一向都是暗中活動，而且在最近十多年來，只能躲起來，不敢行動，所以沒有人知道我們這個組織。」

「你們躲了十多年？」

「是的，便是因為史向榮的關係。先祖便是這日月教的創辦人，而史向榮則是大明一位忠臣之後，拜在先祖父門下。先祖父去世後，史向榮與家父不和，暗下毒手，把家父及忠於日月教的門下制服，以家父之性命威脅各門下為他效力，把日月教之宗旨全部拋棄。」

「他為甚麼要如此做？」

「他的論點是現時大清比大明好得多，何必反清，簡直數典忘宗。」

傅鐵心默不作答。

「所以，賤妾要把這姓史的狗賊殺掉。而賤妾不能與傅相公躲起來之另一個原因，便是為此，賤妾怎能為了

自己而把先祖之志願棄之不顧？」

「既然如此，我們該協助各大派把楚三除掉才是啊，爲甚麼反其道而行？」

「傅相公，你有所不知的了，現時各大門派，早已被韃子之懷柔政策所蒙騙，不但不反清，反而視我們這些大明遺民爲搗亂份子。不把他們實力削弱，對我們是個很大障礙。」

「原來如此，玉蓮，我眞想不到妳竟有如此宏大心願。妳放心，我定會幫妳的。」

「謝謝你，傅相公。」

「不過，我有一點希望能弄清楚，妳不是打算在心願完成之後才和我成親吧？」

「當然不是了，傅相公，請恕賤妾直言，你是希望得到賤妾的身體還是打算與賤妾長相廝守？請你據實回答這問題。」

「我當然希望能夠和妳做一對永久夫妻了！妳爲何會這樣問？」

「傅相公，若你只是貪圖賤妾肉體的話，請不妨坦白說出來。如不嫌棄賤妾乃殘花敗柳之身，賤妾現在便可以身體作酬，讓相公一償心願。」

「不，不，我是眞心希望和妳長相廝守的，絕對不是貪戀妳的美色！」

「謝謝你，傅相公，賤妾畢竟沒看錯人。賤妾可以答應，只要楚三郎死掉，而日月教亦已站穩陣脚，恢復相當實力的話，賤妾便能放下一切，與君共效于飛。不過，在此之前，我們仍須以禮相待，不能超越禮教範圍。」白玉蓮道。

「這個當然，這個當然！」傅鐵心連連點頭。

「傅公子，照說賤妾這破甑身子也不應有吝嗇之處，只是上樑不正下樑歪，賤妾實在不想屬下認爲賤妾行爲不檢，導致威信全無；二來賤妾也不希望因爲兒女私情而影响反清復明大業。」白玉蓮續道。

「玉蓮，妳不用說，傅某也明白妳的處境，傅某並非人間賤丈夫，絕不會貪圖肉體之享樂而誤了妳的大事。」

「傅相公，賤妾實在不知道如何才能報答你之大恩。」

「玉蓮，以我們的關係，妳還說這些客氣話幹甚麼？我也不久留了，稍後有機會時再來探望妳吧。」

「傅相公，你不用再來藏劍谷了，因爲賤妾等將在短期內離開這裏。」

「妳們離開藏劍谷？往那裏去啊？」

「爲方便聯絡與行動，賤妾將率領莊裏的人前往江南一帶暗中活動。傅相公屆時若有事要找尋賤妾，只消……這般便可與賤妾聯絡的了。不過，希望相公能盡量留下行踪暗號，讓賤妾能約略清楚你之行動，必要時也能給予相公一點援助。」

傅鐵心不迭點頭，與白玉蓮訂下暗號及聯絡方法後便告辭。

在房門外等候着的白玉蓮貼身丫環小詩，目送傅鐵心離去後，急不及待地跑了進來。

「小姐，剛才傅鐵心來時的模樣，好像要吃人似的，可把小婢擔心得要死了。」

「放心吧，小詩，每個人都有他的弱點，正如任何絕世劍法也有破綻一樣，只要洞悉對方之弱點及破綻所在，加以攻擊，便能百戰百勝，無往而不利。」

「小姐，眞有妳的，這般輕鬆便能把傅鐵心打發。小婢還以爲妳會給他一點好處哩！」小詩笑道。

「不會的，我絕對不會讓他佔到任何便宜！小詩，世間上有兩種人，其中一種畢生都千方百計地追求着不曾擁有的東西，只是一旦得手後，便毫不覺得稀奇，對這辛苦得來的東西毫不珍惜，甚至棄如敝屣，轉而追求另一目標。」白玉蓮道。

「傅鐵心便是這類人嗎？」

「是的，他便是這一類人，要使他貼貼服服的任從擺佈，雖然必須用上種種手段，但關鍵却在不能讓他得償所願。如此一來，他便會永遠覺得我是珍貴的，願意爲我做任何事。」

「那麼楚三郎又是那一類人？」

「楚三郎則是個截然不同類型的人，他這個人表面上看來冷峭寡言，實際上却是充滿情感，即使是一件微不足道的東西，只要和他扯上任何關係，他都會視如拱璧，不忍加害。」白玉蓮道。

「小婢明白了，小姐把珍貴無比的貞操無條件的奉送給楚三郎，便是希望以情來束縛他，驅使他爲小姐效命。」

「不，妳錯了，小詩，當日楚三郎毫不考慮地答應對付神劍堡，並不是因爲我的關係，只不過是爲了報恩。他這個人情感雖然豐富，但做事却有着他的原則，換言之，動之以情，並不能驅使他做一些自己不願意做的事！」白玉蓮搖首道。

「這小婢可不明白了！既然如此，小姐爲何還要獻身與他呢？難道小姐眞的愛上他？」小詩大感不解的問。

「小詩，感情對我來說是昂貴得很的，昂貴得令我負擔不起，若是我眞的對楚三郎有情，又怎會騙傅鐵心和他拚命？要知道我當時之預測乃是個兩敗俱亡的局面，絕不會想到他能擊倒傅鐵心。我做每一件事，都必定作出最壞的打算，獻身給楚三郎，便是準備它日萬一……」

白玉蓮說到這裏時，她的父親白超凡便來到：「玉蓮，那傅鐵心打發了嗎？」

「爹，女兒已把他打發走了！」白玉蓮隨即把經過說出。

「玉蓮，不是我對妳的計劃有所不信任，而是有點兒不明白。神劍堡已剷除，妳爲何還要把楚三郎及傅鐵心

拉在一起？要知道這是非常危險的，萬一他們之間建立起牢不可破之情誼，我們便會增添無限煩惱。爲何不依照原訂計劃，繼續驅使兩人拚個你死我活呢？」

「爹，女兒早已想過這點的了。不錯，楚三郎和傅鐵心很有機會建立牢不可破的友誼，但可能性却不大。因爲傅鐵心將會建立一道無形圍牆，把自己和楚三郎分隔開。箇中原因一半是爲了女兒，另外一半則是爲了他自己！」白玉蓮道。

「傅鐵心的確有可能爲了妳之原故而對楚三郎存介蒂，不會推心置腹，但另外一半原因我便不明白了，莫非他本身也對楚三郎不滿，或是有仇？」

「他們之間可說並無仇怨或任何不滿，縱使有也是爲了女兒。傅鐵心之所以不會和楚三郎成爲眞正知己。原因很簡單，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天下間若有很多人之武功比自己優勝的話，那不會構成甚麼問題，但若然只有一個人比自己强的話，那便不同了，爹可明白女兒的意思嗎？」

「噢，我明白了，傅鐵心一向以天下第一高手自詡，以他高傲之性格，絕難忍受那一敗一恥。玉蓮，這豈不是更好嗎？妳可以順理成章的驅使他們再來一次生死鬥啊！」

「爹，欲速則不達。傅鐵心新敗不久，若女兒再逼他和楚三郎決一死戰，那便會太明顯了，傅鐵心並非蠢人，定會聯想到我們之目的只是要他和楚三郎兩人之間死掉一個，甚至兩敗俱亡。所以。女兒必須給他時間，使他慢慢想出一個能勝過楚三郎的辦法。」

「原來如此，我倒錯怪妳了。」

「女兒這樣做，還有一個主要原因，便是他們兩人目前還不能死。」

「爲甚麼？頭號敵人史向榮已死，他們兩人已成爲障礙，一個弄得不巧，便成我們之心腹大患，爲何目前還不能死？既然有此想法，日前妳爲何又騙傅鐵心往找楚三郎決戰？」

「爹，因爲情況有變，神劍堡已倒下，照說江湖中便只有楚三郎及傅鐵心兩人足以對我們構成威脅，但女兒却算漏了一點，那便是十多年來不問江湖事的少林寺竟會東山復出，再度領導各大門派。」

「少林寺重出江湖？妳何時得知這消息的？」白超凡聽了，臉色爲之一變。

「這消息女兒也是剛收到的，正在盤算如何應付，傅鐵心便到了。所以女兒便趁機利用楚三郎和傅鐵心兩人之力，把各大派之元氣大爲消耗，我們再出面收拾殘局，屆時便不費吹灰之力了。」

「這的確是個好辦法，但我始終認爲這楚三郎及傅鐵心兩人必須及早除掉，否則後患無窮。」

「爹，請你放心。女兒有絕對信心把局面全權控制的了。必要時，女兒定會先把楚三郎及傅鐵心兩人殺死。」

「玉蓮，我很高興妳有如此信心，不過，妳必須謹記一點，世間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一切都要小心行事，以防萬一。」

「爹，女兒自會謹愼從事的了。」

＊　＊　＊

獵鷹楚三回首一瞥小屋，心裏不禁有着百般感觸。在這小屋裏，他與愛婢翠紅渡過了三個月平靜的日子。

三個月只是個很短很短的時間，彈指即過，但在楚三郎來說，却是個很長的日子。

自家破人亡後，這廿年來，楚三郎都是浪跡江湖，甚少在同一地方逗留超過三天，更遑論三個月了。

這簡陋的小屋，可說是楚三郎有生以來，除了那被毀掉的家之外最熟悉的地方了。而今天，他卻要離開此間，再也不回來。

他雖然有點依依不捨的感受，但也無可奈何，因爲他知道自己再也難以忍受在這裏逗留下去。

楚三郎嫌這裏是窮鄉僻壤？他嫌小屋設備簡陋，難以居住嗎？

當然不是，楚三郎這人，除了對自己外，對甚麼人或東西要求都不高，怎會對這小屋有所嫌棄？何況更惡劣的環境他也曾捱過哩！

他離去的主要原因是忍受不了那平靜！

不久之前，楚三郎曾有過退出江湖，找個幽靜地方定居下來的打算；可是這短短三個月下來，他已有着一種悶得要死的感受，雖不算渡日如年，但也覺得每日漫長的時光不知如何打發。

也難怪楚三郎有這種感受，多年來他已習慣了浪跡天涯，四海爲家的生活，一旦靜下來，實在難以適應。

「怎麼了，三爺，有點捨不得離開嗎？」翠紅笑道。

「我也不知怎樣說才是，心裏很希望能夠就此放下一切，在這裏定居下來，但是總不能……」楚三郎聳聳肩答道。

「算了吧，三爺，你不是屬於這裏的，江湖需要你，你也需要江湖。沒有那種驚險生涯，你將會憂鬱一生。」

「翠紅，妳說得對，我這個人是閑不下來的。走吧，我們先到太原去，看看有甚麼值得一幹的生意！」楚三郎豪氣萬千的道。

＊　＊　＊

太原府總捕頭龍英傑看見楚三郎時，喜出望外的道：「楚三爺，見到你眞是太好了，這兩個月來在下可找得你辛苦哩！」

楚三郎聽了，登時爲之一呆，只因他雖曾替龍英傑緝捕不少兇徒歸案，但龍英傑從來都不會主動找他，難道有甚麼重大事情發生了？

「龍捕頭，你找楚某，可有甚麼特

別事情嗎？」

「事實上並不是在下找三爺，而是京裏的納蘭大人。」龍英傑道。

「那一個納蘭大人？」楚三郎眉頭爲之一皺。當朝中，姓納蘭的都是高官，找他這江湖人幹甚麼？

「三爺，是納蘭海亮大人。」

「納蘭海亮！便是那侍衛副統領？」

「對了，便是他。」龍英傑點頭道。

「他找楚某幹甚麼？」

「聽說是爲了不久之前三爺殺死史向榮之事，詳情在下則不知道了。」

「他找楚某是爲了這事？莫非他要緝捕楚某歸案？但是，這史向榮只是個武林中人，並非旗人，也不是甚麼朝廷大官，怎會扯到納蘭海亮的侍衛營頭上來了？」楚三郎大訝道。

「三爺，武林中人之仇殺，只要不牽涉朝廷中人及無辜平民，我們這些混口飯吃的通常都是隻眼開，隻眼閉，不會理會，何況神劍堡所發生之事，根本便沒有人報官，所以在官府眼中，並沒有任何事情發生過。納蘭海亮應該不是找三爺麻煩的，這個你可以放心，而且當日他的語氣也很和善，只命在下於最短時間內把三爺找着，找到時便立即通知他，並沒提及任何緝拿、拘捕之字眼。」

「他現在那裏？」楚三郎道。

「神劍堡之事發生後數天，納蘭海亮便來了太原，逗留了十天，因找不着三爺，便已回京。現在應在京師等候着消息。」

「當時他可帶有人手？」

「只有兩個隨從。三爺，這趟務請你幫在下一個忙，在太原逗留數天，讓在下……」

「不用這般麻煩了！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既然他親自跑來太原，事情定非同小可，楚某始終也要和他見上一面的。楚某這便上京找他。」

「三爺，你真的親自上京找納蘭大人？」

「放心罷，龍捕頭，楚某不會讓你爲難的，要知道楚某日後還要吃飯的啊，若和你們當官的扯破了臉，楚某今後之生活費往那裏找？」楚三郎說畢，便向龍英傑告辭，回到客棧。

翠紅聽見朝廷方面爲了神劍堡之事找楚三郎，登時爲之憂心忡忡：「三爺，這如何是好？若這納蘭海亮真的是找你麻煩，我們該怎辦？」

楚三郎嘆了一口氣道：「我能有選擇嗎？當然是逃跑了！當了這麼多年捕手，也該嚐一嚐身爲獵物，亡命天涯之味道。當日我答應白玉蓮替她殺史向榮的時候，早已預算到有不少麻煩隨之而來的了，誰教我欠她一命之恩呢？」

翠紅接着問道：「三爺，請恕小婢多問，若你再遇上那白姑娘時會怎樣做？」

「她救我一命，我替她剷除神劍堡，殺死史向榮，勉强可算報了恩。即使再相見，也是毫無關係的了。」

「三爺，小婢指的是你和她的一段情啊！」翠紅道。

「翠紅，不要再提這事了。收拾東西，早些起程吧！」楚三郎每當想起這事便覺得心煩意亂。他實在弄不清楚美艷動人的白玉蓮爲何答應下嫁傳鐵心之同時，把清白身軀奉獻給自己；更弄不清楚白玉蓮爲何又要誣說他以暴力奪取她的貞操！

雖然白玉蓮之動機很明顯地是要他和傳鐵心火拚一場，但爲何她要這樣做呢？莫非他和傳鐵心任何一人死去會對她有好處？難道她一點也不念在藏劍谷中那儼如夫妻般的情愛？難道她後悔獻身給他？

無數沒有答案的問題困擾着楚三郎，而最令他煩惱的是他根本沒勇氣去尋求答案，他實在不願意親手把白玉蓮留給他的美好形象破壞無遺，所以他不敢前往藏劍谷問個清楚。

翠紅看見楚三郎臉上沉重之神色，那敢多言，忙默默收拾行裝，準備上路。

＊　＊　＊

納蘭海亮雖說是侍衛副統領，實際上卻是侍衛營裏掌握實權的最高頭領，因裕貝子只是名義上當上統領職位，對侍衛營的大小事項卻是甚少過問。

楚三郎打量着眼前這位有滿卅第一高手之稱的納蘭海亮，只見他約三十多的年紀，濃眉大眼，虎背熊腰，雙目炯炯有神，一看便知是個精明能幹之士。

這時的納蘭海亮，眼中却流露着一種不敢置信的神態。他實在想不到聞名天下的第一捕手獵鷹楚三竟然會如此年輕，只是個廿七、八歲的青年。

侍衛營表面上是負責京畿一帶的治安，實則卻是大內密探，無所不管。身爲副統領的納蘭海亮當然對獵鷹楚三的名字不會感到陌生，只是多年來，他對楚三郎並無多大印象，只視之爲一個身手比較高明的捕手，而種種有關獵鷹楚三之傳奇只不過是江湖過份喧染。

一個眞正武林高手又怎會當上依靠懸紅爲生的捕手？

直至數月前，楚三郎憑着一口刀把多名以武當玉虛道人爲首的各大門派高手擊斃，把身負重傷的傳鐵心救走；其後更與傳鐵心聯手，把領袖武林的神劍堡鬧個天翻地覆，並殺死武林盟主史向榮。這時，納蘭海亮才知道獵鷹楚三這人的確不簡單。

「楚大俠，請坐！」大內侍衛身份特殊，見官高一級，因此做成大部份侍衛老爺驕蹇氣盛，不可一世；想不到身爲副統領的納蘭海亮卻是毫無架子。

楚三郎也不客氣，略一拱手謝過便在一旁坐下，道：「太原府龍捕頭傳話，大人有事找楚某，故來京參見大人，未知有何指教？」

「楚大俠，我找你之主要原因是爲了不久之前史向榮被殺之事。」

「大人要把楚某緝捕歸案？」

「此非我職責範圍，楚大俠大可放心！我只是找楚大俠幫我一個忙，而事實上，這也可說是楚大俠幫自己的忙。」納蘭海亮笑道。

「楚某不明大人之意思，大人可否明告？」楚三郎道。

「楚大俠，你可知道史向榮一死，引出了不少後遺症？」

「後遺症？大人是指……」

「楚大俠，你爲何要對付神劍堡及殺死史向榮？」

「請大人原諒，楚某不便奉告！」

「你既然不願意說出來，我也不便勉强，事實上我已猜出數分。楚大俠，讓我替你說出來吧！多年來，你只是追捕官府懸紅通緝的江湖大盜，爲此我先代表官府向你致謝！因爲你從來不涉及江湖恩怨，所以你和神劍堡或史向榮之間，不會存有任何仇怨，我說得對嗎？」

「可以這樣說。」楚三郎點點頭。

「因此，你和各大門派之間亦沒有甚麼瓜葛。數月前，你與武當派玉虛及其他門派高手衝突，主要是因爲傳鐵心的關係，對嗎？」

「也可以這麼說。」

「楚大俠，事實上這事情我比任何人都來得清楚。不久之前，你曾被多名鐵劍門之殺手圍攻，於危急時幸獲傳鐵心相助脫險，所以你投桃報李，從各大門派手中救出傳鐵心！因此，你和傳鐵心聯手對付史向榮之動機實不難猜出來。」

楚三郎眉頭一皺，不予作答。而事實上，他對付史向榮之原因與此風馬牛不相及，怎能從此推測出來？

「理由很簡單，因爲你們查出史向榮便是鐵劍門這殺手組織的首腦，對嗎？」

納蘭海亮這句話使楚三郎爲之一愕，因爲他根本便不知道史向榮便是鐵劍門主，但他却不動聲色的聆聽，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納蘭海亮續道：「鐵劍門不知受了誰人所託要殺你，所以你要對付鐵劍門。至於傳鐵心，他身爲獨行鏢業殺手，與鐵劍門早存有利益衝突，所以樂於助你一臂之力。」

楚三郎聽了，只有聳聳肩。

「楚大俠，你是否從黑風寨主李達口中獲悉史向榮便是鐵劍門主？」

「大人，請原諒，楚某實在有不便說出來之苦衷。」這也的確是，楚三郎實在不便說出直至今天，他才從納蘭海亮口中獲悉史向榮便是鐵劍門主。

「楚大俠，你不說也沒有多大關係。黑風寨勢力日益强大，早在兩年之前我便有剷除它之打算，可是在派人進寨臥底後，竟意外發覺寨主李達原來便是鐵劍門的第三號人物鐵三，所以便放棄一下剷除黑風寨之念頭，希望能藉此線索追查多一點有關鐵劍門之秘密。」

「大人因此便查知鐵劍門首腦便是史向榮？」

「經過多月之監視，我查出李達經常與史向榮秘密接觸。武林白道盟主與綠林黑道寨主暗中來往，這不令人懷疑嗎？除了史向榮與鐵劍門有關外，還能有甚麼合理解釋？因此我推斷史向榮便是鐵劍門這殺手組織的首腦。」

「既然大人有此發現，爲何不對神劍堡或黑風寨採取任何行動？」楚三郎道。

「第一，我沒有足夠証據能証明史向榮便是鐵劍門主；第二，鐵劍門第二號人物之眞正身份仍未查出；再其次，神劍堡於武林有均衡作用，讓它繼續存在於朝廷有利。」

「大人，楚某不明白你最後那句話之眞正意思。」

「很簡單，武林盟主對武林中人來說，不多不少也有點影响力，有史向榮這表面上大仁大義，暗中却幹見不得人之勾當的人擔任盟主，我可以大爲放心，不必擔憂他挑撥江湖人作亂，而神劍堡在過去數年來，在鎭壓宵小方面，也曾出過不少力，所以江湖在這數年間，可說平靜得很，這便是我遲遲不對神劍堡採取行動之主要原因。」

「原來如此。」楚三郎不禁大爲佩服納蘭海亮之老謀深算。

「至於黑風寨，既然李達是聽命於史向榮，我又何須這麼麻煩勞師動衆的對付他？若他們所作所爲太過份的話，我只消向史向榮稍作暗示，或略加壓力，自有史向榮令黑風寨收斂的了！」

「大人，如此說來，豈不是楚某把你的如意算盤搗亂？」

「是的，可惜我當日以爲你們要對付的只是黑風寨，不知道你們還暗中跑到太原進攻神劍堡，否則我定會出面制止。」

「坦白說吧，大人，楚某作風，一旦決定做某事後，甚少受他人影响而改變主意。」

「現在事情已過去，再談論這一點也沒多大意思。今次我找你來，主要是希望你能夠收拾殘局。」

「由楚某來收拾殘局？」

「是的，禍乃是你闖出來的，由你來善後是理所當然之事。不過你可以放心，朝廷不差餓兵，你將會獲得一筆可觀之酬勞的！」

「大人，你要楚某幹些甚麼？」

「鐵劍門雖死了一個史向榮及一個李達，但仍有一個第二把交椅的人在，所以短期內定會死灰復燃，再度活

躍。你的第一項任務便是把這第二號——現在來說應是首腦了——找出來，並把鐵劍門連根拔起，因爲它已再沒有存在之價值。」

楚三郎略爲考慮後，點頭應允：

「這個楚某可以效勞。」

「還有，昔日有神劍堡在，不少心懷異軌的人都不敢輕擧妄動。現在神劍堡已倒下，這些不軌份子定會蠢蠢欲動，掀起風浪，你的第二項任務便是把這類不良份子消滅。」

「大人，史向榮雖死，白道中人定會推選繼任盟主，何須楚某來鎮壓這些人？」

「是的，少林寺已出面主持大局，但這些和尚之作風與神劍堡大不相同，他們只懂苦口婆心的勸人向善，缺乏實際行動；而他們亦因環境所限，難以多派人手行走江湖，所以即使他們有心管事也作用不大。」

「既然白道中人，甚至少林寺也無能爲力，楚某又何能……」

「楚大俠，不用客套了，你能對付神劍堡，又怎會對其他宵小有所顧忌呢？」納蘭海亮搶着道。

「話雖如此，但大人這任務之範圍太大了，楚某實無所適從，不知要對付之對象是誰。」楚三郎道。

「這還不簡單，只要是在江湖中興波作浪的組織，都是你要對付的對象。據我所知，這其中便有一個名叫日月教的不軌組合，意圖作亂。」

「日月教？難道他們和前朝遺民有關？」以日月爲名，不多不少都令人敏感。

「你說得一點也沒錯，他們都是作亂份子！」納蘭海亮正色道。

「納蘭大人，你看錯人了，楚某並非那種出賣……」

「楚大俠，我沒有甚麼特別高明之本領，但一雙眼睛卻銳利得很，絕對不會看錯人。你是一個聰明人，而一個聰明人應該懂得看形勢。如今大清國運正隆，民心歸附，這一點只須從皇上數度南巡時，百姓夾道歡呼，爭相一睹龍顏之事實便可見一斑。一小撮搗亂份子絕對難成甚麼氣候，你同意我的說法嗎？」

楚三郎默默無言，只因納蘭海亮所說的，每句都是鐵一般的事實。

納蘭海亮見楚三郎默不作答，續道：「但若然這些搗亂份子胡來的話，將有不少人受害，而這受害的，不消說都是普通百姓。皇上愛民若子，絕對不希望看見有如斯情形發生，他寧可別人認爲他對前朝遺民殘酷，也不願意普羅百姓受到傷害。所以，在這小撮搗亂份子製造出任何禍害之前，必須加以連根拔掉。」

楚三郎道：「大人，楚某有一點不甚明白，這些所謂搗亂份子爲何要在神劍堡倒下後才活動，難道神劍堡和朝廷有甚麼關係，對他們有所拑制？」

納蘭海亮搖頭道：「不，朝廷和史向榮沒有任何關係，噢，應該是說朝廷不敢和他這種人打關係。他身爲武林盟主，當然不會公然對這些反清組織有不利行動，以免招惹武林人仕之反感，但是他也絲毫不給予他們半點支持。因此，這些組織只得減少活動，而其中最爲偏激的日月教，竟然十多年來不見踪影，但最近却有活動之跡象。因此，我推測日月教之蟄伏，乃是與史向榮有關。」

楚三郎沉思良久，方道：「納蘭大人，若這些組織的確隨便興波作浪，爲害天下的話，楚某答應你絕不坐視。但是，大人必須弄清楚一點，便是楚某並非聽命於朝廷或是任何人；換言之，若楚某認爲他們之所作所爲並無任何不妥的時候，楚某有權不採取任何行動。」

納蘭海亮道：「好，我答應你這條件。不過，楚大俠，你可會考慮過正式爲朝廷效力？以你之條件，我保証你能夠獲得一份高職。」

楚三郎搖首道：「大人好意，楚某心領了。若大人沒有其它吩咐，楚某告辭了。」

納蘭海亮道：「除此兩宗事外，便沒有其它了。不過，你還是好好考慮我之建議吧，朝廷的確需要如你這樣的人才。」

楚三郎也不作答，站起來向納蘭海亮拱手一禮後，便離開侍衛營的官衙。

衙門外的一個角落裏，兩名中年人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楚三郎之背影在街頭盡處消失。

其中一人恨聲道：「媽的，楚三這小子竟如此明目張膽，毫無忌憚地公然在朝廷密探大本營出入，難道沒有神劍堡，我們便不能對付你嗎？」

「師兄，現時已有楚三之行踪，而他的身份亦已証實，我們下一步該如何？」

「那還用說，當然是召集本門人手，給他一個迎頭痛擊了，難得他身側只有那丫頭，實在是我們的大好機會。」

「師兄，我們不通知其它門派嗎？這楚三難纏得很，我們只有十人，能應付得來嗎？」

「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吧，沒有了傅鐵心，憑他楚三與一名丫頭，怎與我們十人對抗？」

「但是師兄，這裏是京師啊，到處都是鷹犬，一旦動起手來，定會惹來大內侍衛，那時我們豈不是吃不了兜着走？」

「廢話，我們當然不是在城內動手。楚三剛才定是接受新任務，因此我推測他很快便會離開北京，我們在途中等他！」

「師兄，離京的路有那麼多條，我們怎知他選那一條？」

「蠢材，你難道不懂得用眼看，用腦想的嗎？我們只要在他的客棧門口監視，看他往那個方向走，然後趕在他的前頭便成，快點準備人手吧！」

* * *

楚三郎剛踏足客棧大門，已有店小二迎上前，哈腰道：「客官，有一位老人家找你。」

楚三郎一怔，誰會來這裏找他？他的眼隨即已瞧見一個糟老頭向他走過來。

竟然是曾經提供給他不少消息的史老頭。

「史老頭，怎麼會是你？你怎知我來了京師的？」楚三郎道。

「楚三爺，老兒是幹甚麼的啊？若然連一向不避行踪的楚三郎之下落也找不着，豈不是等於劊子手不懂用刀！怎能混飯吃？」

「找我有事？」

史老頭點點頭。

「來吧，進我房間慢慢說。」

史老頭見了翠紅，讚不絕口道：「好標緻的妞兒！是你的渾家嗎？三爺？」

「史老頭，你連她是我的誰人也不知道，怎能吃這一口飯？」

「楚三爺，想不到數月不見，你變得風趣得多了。難怪人說，有了女人，性格多多少少也會有所改變。」

「史老頭，別說那麼多廢話了，你找我究竟是爲了甚麼？」

「楚三爺，老兒找你除了奉告重要消息外，還有甚麼事啊？」

「有重要消息？是免費奉送還是要花錢的？」

「楚三爺，天下間，不用花錢得來的東西，有那一樣是矜貴的？」

「史老頭，是甚麼消息那麼重要，值得你專誠找我來推銷？」

「三爺，這消息是與你有關的。」

「史老頭，不用賣關子了，快點說出來吧，我會按消息的價值付錢的了。從來我都沒有虧待過你啊，是嗎？」

「三爺，一個月前，各大門派掌門人齊集嵩山，一致通過追殺三爺和傅鐵心，更不惜任何代價及犧牲，也要達到目的。」

楚三郎嘆了一口氣，道：「因爲我殺了史向榮？」

「是的，這是主要之原因。」

「早在我把刀劈向史向榮那一刻，已經預算到有這後果。兵來將擋，除此之外，還有甚麼辦法？史老頭，這是你的報酬，拿去吧。」楚三郎在懷中掏出一張銀票，遞給史老頭。

史老頭接過銀票一看，大愕道：「三爺，何需這麼多？」

「史老頭，這包括另外兩個消息的代價。」楚三郎道。

「三爺，你要知道些甚麼？」

「鐵劍門，我要知道有關鐵劍門的一切資料！它的第二號人物——如今的首腦是誰？」

史老頭苦笑道：「三爺，你知道爲何老兒的外號叫作百事通而不是千事通，甚至萬事通嗎？」

楚三郎搖搖頭。

「原因很簡單，因爲老兒並不是甚麼也知道。例如鐵劍門這一事，老兒所知道的只是一片空白。」

「那麼日月教呢？看情形你也是一無所知的了？」

「三爺，你也知道有日月教這組織？」

「我也是今天才聽來的。」

「說起日月教，三爺倒是沒問錯人。天下間聽過這名字的人實在不多，更遑論知道它的底蘊了。知道它存在的人，大多認爲它是個反清復明的組織，事實上卻是大錯特錯。」史老頭得意洋洋的道。

「史老頭，這話怎講？」

「很多人以爲日月教是近十數年才有的組織，宗旨在趕走韃子，光復大明河山，實際上卻不是這麼一回事。事實上日月教便是大光明教的化身！」

楚三郎大爲詫異：「西方魔教！」

史老頭頷首道：「是的，因爲大光明教源自西方，且教中高層人物如教主，護法等均懂得讀心術、攝魂大法等邪術，故有西方魔教之稱。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後，爲了不讓別人知道他曾是魔教一份子，所以以種種藉口把曾與他併肩作戰，協助他登位的教友殺掉，更千方百計的把大光明教趕離中原，因此大光明教漸漸湮沒，再也不復昔日之光境。」

「那麼，它是何時重張旗鼓，並易名日月教的？」

「其後，大明國勢日漸衰落，民不聊生，崇禎年間，更是流寇四起，百姓怨聲載道，蟄伏已久的魔教餘孽見機不可失，便召集散佈各處的教徒，重建魔教，並易名日月教。從它的新名字便知道他們意欲破明另立，並非打算拯救大明江山。只可惜他們之力量還不曾樹立，清兵已破關南下，席捲中原，當時的日月教主知道憑藉教中一羣烏合之衆，難以有甚麼作爲，於是轉爲暗中活動，並打出反清復明旗號，以冀吸收更多人手，這便是日月教之由來。」

「史老頭，爲何這十多年來，日月教好像銷聲匿跡似的？」

「老實說，大光明教也好，日月教也好，他們都不是純武林組織，而是吸收那些兩餐不繼，對朝政不滿的普羅百姓爲基本教徒，煽動他們作亂，從而混水摸魚，以遂個人目的。三爺，你是明眼人，應知這十多年來百姓的生活是如何的了，日月教能有多大作爲？不過，他們銷聲匿跡的原因是否在此便不得而知了，也許和楚爺所殺的史向榮有點關係也說不定。」

楚三郎爲之一呆，道：「又怎會扯到史向榮頭上來了？」史老頭的見解竟然與納蘭海亮不謀而合，認爲日月教之蟄伏是與神劍堡有關，實在令楚三

郎奇怪不已。

誰知道史老頭跟着說的更爲驚人：「因爲史向榮曾經是日月教的護法……」

驀地，楚三郎大喝一聲：「誰？」身形跟着穿窗而出。

楚三郎躍出房外時，已瞧見一條纖小白影掠向屋頂，快若流星，登時猛吸一口眞氣，追了上去。

兩人於光天化日之下在屋頂上追逐着，卻也不會驚動着甚麼人，只因兩人之身法實在太快了，縱使有路人剛巧抬頭瞧着，也只會懷疑是自己眼花，因爲一眨眼間已看不見甚麼。

楚三郎不禁暗暗吃驚，這纖小人影究竟是誰，以他的輕功，竟不能縮短兩人間之距離，這人之身手實在高明之極，除了傅鐵心外，楚三郎實在想不出還有誰有此造詣。

但是這人卻是個女的！

忽然間，數點寒星由下襲至，楚三郎連忙身形一挫，揮袖把襲來之暗器震飛。

只是略一阻延，白衣人已是芳踪杳杳。

楚三郎爲之頓足不已，連忙從屋頂躍下，找那施放暗器之人。

街上數十雙眼睛却在注視着他這不速而客，他能找着施放暗器之人才怪。

無可奈何之下，楚三郎只得返回客棧。

那掌柜看見楚三郎從外而回，只投過詫異一眼後，便幹他自己的事。事實上，京師藏龍伏虎，神秘失踪，神秘出現的人多的是，那掌柜早已見怪不怪了。

回到自己房間時，楚三郎却是眉頭一皺，因爲房裏空無一人，史老頭以及翠紅都不見踪影。

楚三郎不禁大爲擔心，雖說翠紅之武功已非吳下阿蒙，但若碰上他剛才所追趕那人，也只能束手就擒。

幸好片刻後，翠紅便跑了回來，手上持着削鐵如泥的流星寶刀。

「翠紅，史老頭呢？」

「不知道啊，他不是和你一起的嗎？小婢看見他跟隨着你穿窗而出後，便往拿刀。誰知道已不見你們之踪影，只好在附近找尋，甚麼都沒有發現後便回來了。」

「既然如此，我們便等他一天，明早才起程吧！」

「三爺，我們明早起程去那裏？」

「藏劍谷！」

「藏劍谷？三爺要找白姑娘？早些時，三爺不是說過不想再見那白姑娘的嗎？」翠紅大爲詫異的道。

楚三郎看見翠紅臉上神情甚是古怪，便道：「怎麼了，翠紅，吃醋了嗎？」

翠紅臉上一紅，道：「三爺，小婢怎會吃醋啊，小婢巴不得三爺早日找幾房妻妾哩。只是不知怎的，小婢總覺得這白姑娘有點兒不妥吧了。」

楚三郎輕嘆一聲道：「老實說，我也有這種感覺。只是，爲了追查多一點有關史向榮的生前事蹟，不得不跑一趟藏劍谷。」

「三爺，史向榮已死，爲何還要追查下去？是不是和那甚麼日月教有關？」

「是的……」楚三郎隨即把納蘭海亮所交付的事告訴翠紅。

皓月劍譜　引蛇出洞

楚三郎與翠紅等候了一整天，也不見史老頭回轉，遂於翌日離京，直奔藏劍谷。

兩人還沒走上廿里路，便已遇敵。

來人一共十個，清一色手持長劍，分成兩排攔在棧道中央。

其中一名蓄着三綹長鬚中年人，正是日前在北京侍衛營衙前被稱爲師兄那人踏步向前，揚聲道：「在下青城丘如機，敢問閣下是否獵鷹楚三？」

「不錯，在下姓楚，排行第三。」

「那好極了，丘某今天特率領本門弟子，向閣下索取一個公道。」

「丘大俠，似乎楚某並不曾欠貴派甚麼啊！丘大俠何出此言？」

「姓楚的，數月前，敝派宋青師弟應上任武林盟主之邀，協助武當玉虛道長擒拿職業殺手傅鐵心，被你所殺，難道你不敢承認？」丘如機怒道。

「原來當日有貴派弟子參予。楚某既然有膽量殺人，怎會不敢承認？是的，一點兒也沒有錯，數個月前，楚某曾因爲看不過眼，殺死了數個以衆凌寡，不打招呼便施放淬毒暗器，却又自命是名門俠義的卑鄙宵小，倒不知道貴派弟子也在其中。」

丘如機的老臉登時不知該如何放才是，老羞成怒道：「哼！姓楚的，江湖規矩只是爲了那些奉公守法的武林人仕而設的，對付你們這些兔崽子，何須顧忌那麼多！」

楚三郎道：「楚某一向都以爲只有官字才有兩個口，卻疏忽了白道的白字也有兩個口，而且橫得多呢。丘大俠，不用說那麼多廢話了，儘管劃下道來吧，楚某奉陪到底。不過楚某得奉勸你一句話，若你們仍是一貫作風，希望以多取勝的話，楚某刀下便絕不留情！」說畢便飄身下馬。

楚三郎身後的翠紅見狀，連忙也從馬背躍下，拔出流星寶刀嚴加戒備。

適才楚三郎之最後一句話，使丘如機爲之一窒，但是勢成騎虎，已沒有任何選擇。若是遵照江湖規矩，還不是肉飽子打狗，有去沒回頭？倒不如蜂湧而上，搏它一搏，也許還有點機會。

「沒有三分三，那敢上梁山？我們既然來了，便沒有預算你刀下留情！

姓楚的，拔刀吧，爲了死去的宋師弟，爲了天下武林，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丘如機嗆的一聲掣出長劍。

楚三郎知道除了拔刀一途，別無其它解決辦法，當下也不多言，低聲對身側之翠紅道：「翠紅，小心一點！」便拔刀出鞘。

丘如機這人，論身份，乃青城派當今掌門司徒烱之二師弟；但若論武學上之修爲，却是青城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比諸司徒烱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聲龍吟之下，丘如機手中長劍已舞出青城派鎭山「蒼松劍法」之起手式「蒼松迎客」，攻向楚三郎面門。

餘下之青城弟子見丘如機既已出手，也紛紛出劍配合。

青城派之劍法，與武當、華山鼎足而立，並稱武林三大劍派，劍上之造詣自然有一定之成就，何況這十人均是青城派中的精銳份子！

只見劍芒連閃，寒星點點不停地向楚三郎及翠紅兩人身上要穴招呼着。雖然千劍齊施，卻不會有混亂之情況出現，足証他們平日訓練有素。

楚三郎一看如斯情況，便知對方已用上甚麼劍陣，那敢怠慢，連忙低喝：「翠紅，這是劍陣，不可輕進。」邊說邊揮動鋼刀，沈着應戰。

自從不久之前與傅鐵心一戰後，楚三郎已悟出無招勝有招之要旨，再加上日來之靜心推索，他的刀法已進入一個簇新之境界，再也不受招式之束縛。

這時的楚三郎，隨手揮來，均是精妙絕倫之刀法，每一刀均是那麼簡樸，自然，如羚羊掛角，沒跡可尋，令人難以捉摸來勢。

要不是翠紅的身手和楚三郎相差太遠，難以配合，丘如機等人不消十招之內，便已倒下。饒是如此，青城派十人劍陣也遭逢了出道以來最大之挫折，不但不能佔着半點便宜，還處處受制於人。

劇鬥數十個照面之後，楚三郎對青城派之劍陣變化已摸得一清二楚，但他卻不急於破陣取勝，因爲他希望翠紅能吸收多點實際經驗，尤其是在對付劍陣這方面之經驗。

在場的十名青城派高手，可說愈戰愈心驚，尤其是爲首的丘如機，他實在想不到楚三郎的武功，比傳說高出那麼多。

他不是不知道上任武林盟主史向榮是死在楚三郎刀下，他只是給誤導了，因爲他聽說史向榮是與傅鐵心搏鬥近千招後，內力不繼才被楚三郎檢了便宜。

二來，丘如機對他本門的「十面埋伏」劍陣太有信心了，認爲縱使史向榮再生，也難以在這劍陣之下逃脫。

現在，他開始後悔，後悔不該輕舉妄動，把自己及九名門下陷於萬劫不復之境。

不過，震驚的並不單是青城派中人。

遠處一株大樹上，另一個人心裏的震驚實在不遜於丘如機。

這個人竟然是傅鐵心！

他躲在樹上幹甚麼？他不是答應過白玉蓮暫時與楚三郎聯手，對付各大門派嗎？爲何看見楚三郎與翠紅被十名青城派的高手圍攻也不出手幫忙？

傅鐵心當然有他的理由。

現時，他正震驚着只一個多月不見，楚三郎的刀法又已更進一步。

他懷疑自己究竟在這洒脫、無暇之刀法下，可以支持多久。

他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楚三郎所劈出的每一刀，希望能從中了解它的變化，以及路數，從而找出一個破解的方法。

可是他失望了，因爲他發覺到楚三郎之刀法簡直簡單得無可再簡單，直接得無可再直接，隨手揮來，一氣呵成。

明明這一刀是「力劈華山」，但是起點和落點又不大相似，那一刀「童子拜觀音」又怎可能在如此角度劈出來？

適當的時間，配合着適當的角度，使一招每個練武之人都懂得的平凡刀法變成威力無比，無懈可擊的刀法！

「我一定要想出一個辦法來！」傅鐵心心裏大嚷着。

場中已起了變化，因爲翠紅經過百多個回合後，逐漸領悟到對付劍陣之要訣，那便是攻位不攻人，頻頻逼使對手窒步。

劍陣之所以被稱爲劍陣，是因爲它蘊藏着一定之變化，而這些變化通常都是有跡可尋。

萬變不離其宗，劍陣之要點在於互相照應，你攻我守，一環緊接一環。若其中一環遇襲，受攻那人絕不會戀戰，只隨陣勢移動，而另外的環節則迅速補上攻敵，川流不息，使敵人接應不暇。

楚三郎看見翠紅已領略到破陣要訣後，向她略一頷首，跟着連劈數刀，每刀均攻向對方移動軌跡之上。

青城派諸人登時爲之一窒，急忙把陣勢稍頓，以免自動送到楚三郎刀鋒之上，誰知道翠紅這女煞星已配合着楚三郎刀勢，揮刀而至。

其中一名青城門下登時首當其衝，進退兩難，若順陣勢移動，定捱上楚三郎一刀，若反陣勢而行，則牽一髮動全身，使劍陣大亂。

情急之下，該青城門下只得揮劍硬擋，以冀逼退翠紅。

可是，他忘記了翠紅手上的流星寶刀乃是無堅不摧的神兵！

「嗆」的一聲，接着便是一片血雨及慘叫，一條手臂已齊肩掉在地上，尤握着半截斷劍。

十環去其一，整個劍陣頓即毫無

威力可言，露出處處缺口，只貶眼間，便被楚三郎劈翻數人。

十個青城高手，倒下了五個。楚三郎不爲已甚，抽身後退，喝道：「停手！」

丘如機看見如斯情況，也知己方毫無機會，只得停下來。望着倒在地上之同門發怔。

「楚某與貴派本無仇怨，故不想大做殺戮，若貴派定要與楚某爲敵的話，楚某也沒辦法。只是，楚某得先此聲明，下次交手，定不會如今天般點到即止。」說畢便招呼翠紅上馬而去。

可是，楚三郎料想不到丘如機等人並沒有機會把他的話帶返青城。

丘如機呆呆的目送楚三郎及翠紅兩騎消失，喃喃道：「這人眞是可怕，若繼續與他爲敵，本門難逃一劫。」

一條人影電射而至。

丘如機嚇了一跳，喝道：「是誰？」

來人不曾回答，只向他展露一個微笑以及一式快如閃電的劍法……

＊ ＊ ＊

「怎麼會如此的，難道是傅公子一怒之下所爲？」翠紅的聲音充滿着詫異。

呈現在楚三郎及翠紅眼前的，是一片焦土，幽雅清靜之藏劍山莊竟然片瓦不存！

「傅鐵心竟然燒掉藏劍山莊！唉，我當日應該阻止他來找白玉蓮算賬的！」楚三郎輕嘆一聲道。

「楚公子，眞的是你回來了。」遠處傳來一個少女的歡呼聲。

楚三郎連忙循聲一望，只見一個俏丫環從林中奔着過來，正是白玉蓮的貼身丫環小詩。

「小詩，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妳家小姐呢？」楚三郎忙道。

「唉，楚公子，你爲甚麼現在才回來啊？要是你早數個月回來，又怎會弄到如斯田地！」小詩埋怨着。

「是傅鐵心幹的嗎？」

「除了他這忘恩負義的狗賊，還有誰！數個月前，他拿着那册毒經，跑來威脅小姐，强逼小姐下嫁給他，小姐當然不肯就範。誰知他竟强來，幸好小姐武功並不太差，纏着他相鬥了數十招，並命我們護着老爺逃走，後來小姐雖然僥倖逃脫，但也負傷不輕。那姓傅的狗賊心願難償，竟遷怒藏劍山莊，把它燒爲灰燼。」小詩恨聲道。

「妳家小姐呢？」

「莊裏的人都躲往附近的村落了，小姐因爲要等候公子回來，所以在附近蓋了一所茅屋暫住。」

「快點帶我去見妳家小姐！」

小詩連忙帶領楚三郎與翠紅穿過樹林，來到一簡陋小茅屋。

「小姐，楚公子回來了。」

茅屋裏，撲出臉容憔悴的白玉蓮，她看見果然是楚三郎後，也不顧忌還有小詩及翠紅在場，撲進楚三郎懷裏嗚咽起來。

「玉蓮，究竟是甚麼一回事？」楚三郎輕拍着白玉蓮後腰道。

「三郎，說起來這是差不多五個月前的事了……」白玉蓮所說的與小詩適才所說大同小異，所差的只是她曾向傅鐵心表示此身已屬楚三郎，不能下嫁於他。

楚三郎暗暗一算時間，該是神劍堡被除掉後十多天之事，如此說來，豈不是傅鐵心說謊騙他！

在白玉蓮與傅鐵心兩人當中，楚三郎當然是相信白玉蓮，畢竟白玉蓮曾把處子之身奉獻給他，而且傅鐵心所說的壓根兒便有點不合常理，若白玉蓮眞的答允許婚，又怎會獻身給楚三郎，更其後誣告楚三郎强姦她。

白玉蓮所說的合理得多了，傅鐵心逼婚不遂，遷怒楚三郎，編了一番謊話來找他決鬥以掩飾他要殺楚三郎之眞正目的。

若他當日說出是爲了爭奪白玉蓮而向楚三郎拔劍，楚三郎會刀下留情才怪！

「傅鐵心這禽獸不如的傢伙，我定要把他碎屍萬段！」

白玉蓮連忙道：「三郎，不要！」

楚三郎茫然不解道：「爲甚麼？這傢伙如此對待妳，妳還要阻止我殺他？」

白玉蓮伏在他懷裏低聲道：「三郎，這數個月來，賤妾聽聞武林各大門派爲了神劍堡之事，要把你追殺。現在你的仇敵已是遍佈天下，若再爲了賤妾招惹傅鐵心這强敵，教賤妾如何能夠心安呢？」

楚三郎道：「玉蓮，妳大可放心。傅鐵心雖然劍法蓋世，但卻不是我的敵手。看我把他的六陽魁首割下來，替妳出這一口氣。」

「三郎，你眞的有把握殺死傅鐵心？」白玉蓮仰起頭，一雙仍帶着淚的美目注視在楚三郎臉上道。

白玉蓮分明已知道傅鐵心曾敗在楚三郎刀下，這時卻扮作不知，實令人佩服她的演技出色。

「玉蓮，除非他短期內有所突破，否則難以在我刀下活命。妳應該對我有信心啊！」

「三郎，賤妾整個人都是你的，又怎會對你沒有信心啊？不過雖然如此，賤妾認爲相公目前仍不宜殺掉傅鐵心。」

「爲甚麼目前不宜殺他？難道要等待他在武功上有所突破，足有能力與我一戰才找他？」楚三郎大惑道。

「賤妾並不是這個意思。坦白說，武功到了某一階段，便會停留不前，要尋求突破，談何容易？賤妾只是覺得留下傅鐵心，對相公有益無害吧了！」

「玉蓮，我不明白妳的意思，爲甚麼留下他對我有益無害呢？縱使我不找他，他也會千方百計的來殺死我，爲甚麼不先下手啊？」

一旁的小詩插口道：「小姐，這裏風大，不如進屋才慢慢詳談吧。」

白玉蓮這才省起還有小詩及一個不認識的少女在旁，登時臉上一紅，離開楚三郎懷抱道：「三郎，這位姑娘是……」

「姑娘，小婢翠紅，是服侍三爺的！」翠紅連忙自我介紹。

「噢，原來是翠紅姑娘，眞多虧妳了，有妳來服侍三郎，賤妾也可放心了，日後還須多多勞煩妳呢！喲，快點進屋才詳談吧，只是，屋裏甚麼也沒有，倒教你們見笑了。」白玉蓮邊說邊跑到翠紅身前，拖着她的手進屋。

楚三郎也跟了上去，茅屋裏果如白玉蓮所說，簡陋不堪，除了兩張竹床外，便只有一張竹椅和小几。

「三郎，大家都是自己人，也不用避嫌了，到賤妾床上來坐吧。」白玉蓮道。

楚三郎走到床沿，在白玉蓮身側坐下，道：「玉蓮，妳還不曾說爲何不要殺傅鐵心啊。」

「三郎，目前整個武林白道都在找你和傅鐵心算賬，若你把傅鐵心殺死，白道中人的目標便會集中在你身上，屆時你的處境便惡劣萬分了，既然傅鐵心不足威脅你之安全，爲何不留下他來牽制各大門派呢？」

「玉蓮，妳的意思是要我聯同傅鐵心對付各大門派？這可能嗎？」

「不，你不必刻意與傅鐵心聯手，只消留下他性命，各大門派便要分出一半力量來對付他，你便輕鬆得多了。」白玉蓮道。

「但傅鐵心肯罷休嗎？爲了爭取妳，他定會殺我而後快，我豈不是要處處提防他？」楚三郎道。

「三郎，傅鐵心並不是蠢人，若他知道並非你的對手，絕對不會冒險與你作對的，何況他亦需要你來牽制各大門派啊！當然，你若逼他向你下手的話，那是例外。因此，當你日後有機會見着傅鐵心時，必須假裝不會見過賤妾，對他會做過的事扮作不知情。這樣傅鐵心便不會被逼向你下手的了。」

楚三郎略爲思量後點頭道：「好吧，我聽妳的，暫時把他的狗命留下來。只是，那册毒經仍在他手裏，妳爹的病……」

「三郎，不用擔心這問題，當日你離去後，賤妾已找到解毒方法，只是尚欠一種主要葯引，未能徹底清除毒素，但已能控制，不致毒發。」

「欠的是那藥？」

「欠缺的是一種名叫烏鷄草的稀有草藥，因要等候相公回來，所以賤妾不曾外出尋找。現已見着相公，賤妾明天也該離開此間，到處找葯的了。」

「玉蓮，妳何必留在這裏等我呢？」楚三郎臉有愧色道。

「三郎，你是賤妾的唯一男人，賤妾若不等你回來告訴你一切，那能安心呢？小詩，快去準備酒菜，我們來歡聚一番。」

「小詩姐，讓小婢來幫妳忙吧。」翠紅忙道，與小詩雙雙溜掉。

白玉蓮隨即把整個身軀倚在楚三郎懷裏，幽幽地道：「三郎，當日傅鐵心單獨回來時，可把賤妾嚇得一跳，擔心你不知出了甚麼意外。相公，究竟甚麼事把你拖着了？」

「玉蓮，一切都是我不好，若我早日回來，便不會發生這麼多事情了。」楚三郎隨即把一切經過以及他和翠紅之關係和盤說出。

「三郎，賤妾因要找藥替家父療毒，暫時不能在你身側侍奉你，本來賤妾打算要小詩來服侍你的，現在有翠紅代勞，那賤妾便放心了。」

「玉蓮，妳不怪我……」

「三郎，這是很正常的事啊，賤妾怎會怪你呢？你以爲賤妾是個心胸狹窄的人嗎？坦白告訴你吧，賤妾早已和小詩說過的了，她亦已當作自己是你的人，所以，你可以隨時命她侍候你。」

「玉蓮，這怎麼可以？」

「爲甚麼不可以？賤妾的一切都是你的，何況區區一個侍婢？不要說小詩，就是藏劍山莊裏任何一個人，只要你喜歡，賤妾都可以替你找來。」

「不，我只要妳，有了妳我便心足了。」楚三郎連忙道。

「三郎，謝謝你這般愛惜賤妾。」白玉蓮一雙粉臂已緊緊的摟着楚三郎頸後，熾熱的軀體不停地在他懷裏蠕動。

「玉蓮，小詩她們……」

「她們都是你的人，有甚麼關係啊？親親我……」白玉蓮囈聲道。

楚三郎乃血肉之軀，那堪如此挑逗，登時血脈賁張，摟着白玉蓮狂吻。

＊ ＊ ＊

嵩山少林寺裏，少林住持方丈悟性大師正在會客室中與一個年約五旬，臉色沉重之中年人密談，陪伴着悟性大師的尚有少林寺達摩院住持悟覺大師。

「司徒掌門，貴派這趟遭逢嚴重損失，老衲深感遺憾。只是司徒掌門可肯定令師弟等人是被楚三郎所殺？」

臉色凝重之中年人原來便是青城派現任掌門司徒烱。

「大師，丘師弟等十人不久之前奉命前往京師，查証楚三及傅鐵心是否朝廷鷹犬，日前飛鴿傳書報告，目睹楚三進侍衛營衙門後匆匆與離京西行，似是負有任務在身，並說楚三離京前曾與江湖線人史老頭接觸，於客棧密談。丘師弟更表示正在追踪楚三及其女伴，見機行事，有進一步消息再報告。誰知道不久便傳來他們遇害之消息，因此在下推斷乃是楚三所爲。」

司徒徑道。

「司徒掌門，令師弟可曾提及傳鐵心？」

「不曾，他只提及楚三和他的女件。」

「他的女件是誰？」悟性大師問道。

「楚三的女件名叫翠紅，乃是他的侍婢，身手普通。」司徒烱道。

「如此說來，下毒手的只有楚三郎一人了！」悟性大師道。

「應是如此了。」

悟性大師嘆了一口氣，道：「楚三郎武功高明，出手狠辣，武林中能制服他的人實屈指可數。唯今之計，只有實行當日掌門大會所議定之辦法了。悟覺，可曾接獲其它門派轉來有關傳鐵心之行踪消息嗎？」

悟覺大師道：「回稟掌門師兄，仍未能找着傳鐵心之下落。」

悟性大師道：「那麼我們先對付楚三郎吧。悟覺，立即通知各派掌門，開始捕鷹行動第一步驟。」

* * *

「三爺，難怪你和傳鐵心甘心冒生命之險和神劍堡作對了。白姑娘原來眞的是那般美艷，可說我見猶憐哩！」翠紅打趣着楚三郎道。

「胡說，妳以爲我是貪圖玉蓮之美色才跑去殺死史向榮嗎！」楚三郎微嗔道。

「三爺，小婢只是說笑吧了！不過，傳鐵心可能眞的是爲了白姑娘才會如此做的，否則他怎會在獲悉白姑娘已獻身給你後，一怒把藏劍山莊燒掉，再找你決鬥。」

「衝冠一怒爲紅顏，自古以來爲了美女而做傻事的例子實在多不勝數，昔年若無陳圓圓，吳三桂又怎會引清兵入關？」楚三郎滿懷感觸的道。

「三爺，請恕小婢大膽問一句，若你和傳鐵心之處調換，你會怎樣做？」

「翠紅，說出來妳可能會覺得失望，我做事有自己的原則，絕對不會受一個女人影响，更不會做違背本身原則之事去爭取一個女人，或討她的歡心，無論這個女人是如何的美。」楚三郎正色道。

「三爺，你這樣才是眞正的大英雄，畢竟小婢沒有看錯人。」翠紅眼中充滿着敬佩之神采。

「不，妳錯了，我並不是個英雄。這麼多年來，我所做過的事與英雄扯不上半點關係。事實上，我只希望自己能夠做到問心無愧——無愧於己，無愧於人便心願已足。」

「三爺，你如今已和白姑娘重修舊好，會否在辦妥納蘭海亮所交付之任務後，退出江湖，與白姑娘歸隱泉林？」

「翠紅，坦白說，在我心目中，妳比玉蓮還來得重要，我不曾爲了妳退出江湖，又怎會因爲白玉蓮如此做？」

翠紅連忙勒住馬頭，道：「三爺，是眞的嗎？你沒有騙小婢？」

「翠紅，妳的人，妳的心，妳的一切早已屬於我，我還騙妳些甚麼？」

翠紅聽了，立即從她的馬背上飛撲到楚三郎懷抱，緊緊的摟着他，激動得連淚水也掉下來：「三爺，小婢實在太高興了。三爺，小婢昨晚簡直不能入睡，整晚都擔心着三爺你不再要小婢。」

「傻丫頭，妳怎會這樣想的？」

「三爺，小婢只是蒲柳之姿，不要說白姑娘了，便是小詩也比小婢美上不知多少倍，小婢怎能不擔心啊？」

「不要胡思亂想了，我似是以貌取人那種人嗎？快點回妳的馬處吧，這個樣子，若給別人看見了，可難爲情得很哩！」

「怕甚麼啊，你不是說過只要問心無愧，何須理會別人如何嗎？」翠紅賴在楚三郎懷裏撒嬌道。

「哼，好一對不知廉耻的狗男女！」不遠處傳來一陌生人聲音。

楚三郎心中一凛，連忙循聲瞧了過去，只見路旁樹下，站着一年約廿一、二歲的俊俏文士，也不知何時來到。

翠紅登時滿臉通紅，急忙躍回自己坐騎上，道：「我們又不是幹些甚麼見不得人之事，你這窮酸之口舌爲何如此惡毒？」

俊俏文士冷哼一聲道：「本公子喜歡怎麼說便怎麼說！何况光天化日之下，你們摟摟抱抱的成何禮統？」

楚三郎冷冷地道：「這位兄台，在下等雖略有失禮之處，卻也非甚麼見不得人之無耻行爲。閣下口舌刻薄，不覺得太過份嗎？」

俊俏文士道：「本公子認爲是無耻便是無耻，從來不知道甚麼是過份！」

楚三郎道：「想不到世間上還有你這類自以爲是，狂妄不堪的讀書人，難怪人說百無一用是書生。翠紅，我們走吧，見到這些只懂口舌招尤，舞文弄墨的迂腐之輩，心裏便有氣。」

俊俏文士臉色一變，怒道：「甚麼，你竟敢罵本公子！下馬，待本公子教訓教訓你。」嗆的一聲便拔出佩在腰間的長劍。也不知是否盛怒的關係，他的聲音竟變得尖銳刺耳。

楚三郎實在料不到眼前這弱質文士竟動了眞火，要和他決鬥。這個年代，讀書人佩劍的可說不少，但大多都是拿來裝飾炫耀之用，表示自己文武雙全，而事實上卻是對劍術一竅不通。

難道這文士乃武林中人？這也不足爲怪，不少名門弟子都喜歡以書生打扮行走江湖，但這文士之眼神，以及平坦的太陽穴都不像是個曾練習武功之人啊。

當下楚三郎便飄身下馬，道：「我適才說漏了，你不但口舌招尤，更是惹是生非，也不知你的師傅是如何教你的。要若是我，定命你每天把『修身篇』抄上數百遍。」

「廢話少說，拔出你的刀來！」

「對付你，何須用刀？」楚三郎冷笑道。

「狗賊，你竟小覷本公子！」俊俏文士尖叫着。

「我不是小覷你，而是卑視你。因爲我的刀一旦出鞘，定要見血才罷休，我實在害怕你的血弄汚了我的刀。」

「你這是找死！」俊俏文士盛怒之下，迎頭便一劍刺向楚三郎。

楚三郎一瞧來勢，頓即嚇了一跳，只因俊俏文士這一劍，不但來勢洶湧，快若奔雷，且把他身前各大要穴籠罩着。

楚三郎並不是首次遇上如斯凌厲的劍招，不久之前傳鐵心所施展的劍法便與他這時所見的不相伯仲，各有千秋。

但是當時楚三郎乃是有刀在手，如今却是寸鐵全無！

不過楚三郎也非省油燈，只見他猛吸一口眞氣，身形向左急挪三尺，避開來勢。

剛閃開第一劍，對方第二劍已然襲到。

俊俏文士這一劍，比剛才那招還來得兇猛，但見長虹一閃，便幻出千點寒星，分點楚三郎上身要害，也看不清楚那一顆星是眞，那一顆是幻。

可是，楚三郎臉上却閃過一絲喜悅神色。

莫非在短短一刹那之間，楚三郎便能找到這高明劍法之弱點所在？

楚三郎的確已知道對方這一招之虛實所在，但卻不是這一刹那間看出來的。

事實上，俊俏文士這一招劍式，楚三郎可說是知之甚詳。

事實上，楚三郎已找了十多年，找尋懂得這劍招之人。

他臉上喜悅之色，並不是因爲知道如何破解這劍法，而是因爲終於給他找着使用這劍法的人。

但是使用這劍法的却是這樣的一個人，楚三郎實在有點兒失望，不，不可說失望，因爲他根本便不會對這人有過甚麼期望，他只是對此不值，一套曠世絕學竟落在一個狂妄之徒身上。

星月爭輝，鳳舞龍騰。

這八個字代表着四套曠代劍法。

五十年前，出現了兩對江湖俠侶，四個人分別擁有一套博大精深的絕代劍法，那便是繁星、皓月、鳳舞以及龍騰。

繁星和皓月是一對，鳳舞與龍騰則是另外一對。

繁星是個美女，皓月對之百般遷就，可惜繁星不但性情高傲，且好勝心極强。

某日，繁星說星月之間，要分出一個高下來。

皓月不願意，但他沒有選擇餘地。

論劍法，星與月不相伯仲。

論內功，皓月勝上一籌。

皓月當然不敢勝，只得處處相讓。

繁星不是蠢人，怎會看不出來？她一怒之下，扔掉長劍，從此不知所踪。

皓月發誓，在沒有找到繁星之前，不再用劍。他把皓月劍法修改，變成一套刀法。

劍法變成刀法，當然威力大減，但是這套刀法已足以橫掃江湖，因爲不但繁星劍法不再重現，龍騰與鳳舞也不知爲了甚麼原因，失去踪影。

皓月失去繁星，憂鬱一生，直至他死的一天，他再也沒用過劍，因爲他始終都未能找着繁星。

他把找尋繁星的任務交付給他的徒兒——楚三郎，也把誓言留下，着他在找着繁星之前，不得用劍。

前車可鑒，楚三郎不願重蹈亡師覆轍，立下主意不受女人之影响。

直至目前，楚三郎仍能辦到這一點。這是因爲他意志堅定，還是因爲他仍不會遇上一個足以影响他的一生？暫時來說，沒有人知道答案。

「繁星劍法！你的師父在那裏？」楚三郎在重重劍影中左閃右挪，邊嚷着。

他知道眼前這俊俏文士年紀這樣輕，絕對不是自己要找的人，唯一可能是她的徒兒或後人。

可惜他之答覆却是連綿不絕的攻勢。

俊俏文士銀牙緊咬，一劍緊接一劍的向楚三郎身上要害招呼。事實上，他心中却是震驚萬分，因爲他的師傅曾說過，天下間只有三套劍法足以與他的繁星劍法匹敵。但是此刻不但甫交手便被對方認出劍法路數，且在對方手無寸鐵之下仍不能佔着便宜，怎使他不暗暗吃驚，懷疑乃師所說是否實情。

他卻不知道楚三郎對他的繁星劍法印象深刻，瞭如指掌，否則楚三郎能否支持三十招不敗尚是疑問。

楚三郎雖對繁星劍法之虛實知之甚詳，但在對手凌厲攻勢之下，也只能勉强自保。這已是難能可貴的了，天下間有誰能在這號稱四大絕技之一的繁星劍法下取得均勢，尤其是空手對敵。

百招過後，俊俏文士開始煩燥起來，劍法漸漸變得凌亂，已沒有那種滿天星光，一瀉千里之氣勢。

對敵之道，在於爭取先機，只守不攻，勝算甚微，除非對手活活累死。

楚三郎對敵經驗豐富，當然知道這個道理，他不敢與對方搶攻，皆因對方氣勢正盛，而自己又吃虧在沒有兵器，只得沉着應戰，步步爲營。

如今對手氣勢轉弱，正是扭轉局

面之大好時機，當下楚三郎立即以臂代刀，頻頻反擊，這時的他，隨意刀已是使來得心應手，若有刀在手的話，保証不出三刀便能把俊俏文士劈於刀下。

驀地，楚三郎心中一動，左手五指配合右臂，彈出縷縷指風，竟是劍法的路線！

這是變相的刀劍合一，他的刀法，雖說是招從意出，但却是脫胎自皓月劍法變化出來的刀招，他的指劍，當然是源自皓月劍法本式。

五十年前的歷史登時重演，繁星皓月拚過你死我活，不同之處只是皓月用的是無形之劍，再加上無形之刀，而且毫無相讓之意。

論內功修爲、火候、對敵經驗，楚三郎自然比年輕文士優勝得多，因此這役戰果如何，實不難推算出來。

只十多招過後，楚三郎已一掌劈在對方右腕上，把俊俏文士之長劍震飛，隨即見楚三郎欺身上前，食指迅速點在文士右胸膻中穴上。

可是甫接觸對方身體，楚三郎便心頭一震，迅速收回眞力，抽身而退。

原來，他感覺到觸手之處，乃是一片柔軟，與男子應有的結實胸膛大不相同。

俊俏文士是個易釵而弁的女子！

適才楚三郎所觸着的乃是女子之禁地——酥胸。楚三郎並非輕薄之徒，當然一觸即退。

俊俏文士滿臉通紅，怒道：「無恥之徒，本公子技不如人，沒話可說。有種的便留下姓名，本公子若不報此恥，誓不爲人。」

「妳的師傅是否便是莊婷？她現在那裏？」楚三郎道。

「你找我師父幹甚麼？」

「我當然找她有事，快點說出來，否則我對妳不客氣。」楚三郎對她毫無好感，所以語氣顯得冷峻非常。

「哼，客氣！你何曾對本公子客氣過了？本公子天不怕，地不怕，即使你把本公子殺掉，本公子也不會皺眉。若你希望從本公子口中問出甚麼來，那是夢想。」

「妳眞的不說？」

「不，有種的便把我殺死吧！」

「我何須把妳殺死？妳既然認爲我是無恥之徒，我便幹些無恥之事給妳看，看妳還口硬不！」說畢便走向俊俏文士。

「你要幹甚麼？」

「我要把妳的衣服脫光，然後……嘿……嘿……妳應該知道我要幹些甚麼。」楚三郎這一着當然是恐嚇，他並非好色之徒，怎會幹這些神人共憤之事。

「哼，本公子說過甚麼也不怕，你儘管來吧，只是我死後化爲厲鬼也要纏着你。」俊俏文士說畢，便閉上雙目。

楚三郎想不到她的性情竟剛烈如此，登時毫無辦法，呆在當場。

「三爺，讓小婢來！」翠紅隨即便從馬背一躍而下，來到文士身前，便要把她的衣襟撕下。

「翠紅，住手！解了她的穴道。」

翠紅回首一望楚三郎，搖搖頭地替俊俏文士解穴，似是怪責楚三郎不夠狠心。

俊俏文士睜開眼，毫不感激的嚷：「有種的便留下姓名來！」

「在下楚三！」

「你……你便是獵鷹楚三！」

楚三郎也不答話，與翠紅雙雙離去。

身後，傳來俏文士之怒嚷：「楚三，本公子定不會放過你的，你看着吧！有朝一日，本公子定教你……」

＊　＊　＊

楚三郎與翠紅毫不理會身後咒罵着的俏文士，策騎直奔。

「三爺，小婢剛才還以爲你眞的要把那倔强傢伙……」翠紅笑道。

「我只是嚇她的吧了，縱使天下間的女子死光了，我也不會對這些潑辣女人感到興趣。一個女子，容貌只是次要問題，最重要的還是溫柔體貼。像她那種德性，只有蠢材才會招惹。」

「三爺，你認識她的師傅嗎？」

「如我推測不錯的話，她的師傅應該是我尋找多年的人。」楚三郎隨即把他師傅與繁星劍莊婷之一段恨事說出。

「三爺，這怎麼辦？她對你恨之入骨，定不會把莊婷之下落說出來的。」

「她不說也不要緊，大不了我終身不用劍，事實上，用了這麼多年刀，我對刀已產生一種不可磨滅的感情，即使可以用劍，我也絕對不會使用。」

「三爺，以小婢看來，她的劍法比起你的刀，尙差一大截呢！」

「這只不過是因爲我於近日來在刀法上有所突破吧了，若在兩個月前，她肯定能勝過我。這實在有賴於和傅鐵心那一場苦戰。」楚三郎道。

「不過你雖然不用那麼着緊找尋莊婷，以解除不准用劍的束縛，但是你師尊的心願却難以得償啊！」

「家師屍骨早寒，我縱能把莊婷找着，那又如何？在能力範圍之內，我當然要找着莊婷，把先師臨終時所付託的話轉達，但若要我違背自己做事之原則，以求找到莊婷，我則辦不到了，先師若在天有靈，定會諒解我的。」

「三爺，白姑娘那裏不會有甚麼線索及資料提供，我們該從何處入手調查有關鐵劍門及日月教之底細？」

「直至目前爲止，我們還不曾與任何一個日月教的人碰頭，而事實上日月教是否如納蘭海亮所說再度出現，尙是個疑問，因此我們暫且放下日月教，先行對付鐵劍門。」

「三爺，你已有找尋鐵劍門的線

索？」

「沒有，但我有辦法把他們引出來。我殺了他們的門主及不少殺手，他們絕對不會放過我，定要殺我而後快。目前，他們遲遲不出現，只是因爲他們沒有把握殺我，只要……」楚三郎隨即低聲把他的計劃說出。

數日後，江湖中傳出一個驚人的消息。

弄到武林各大門派風聲鶴唳的獵鷹楚三，原來是數十年前，以皓月劍法震驚武林的上官雲之門徒。

上官雲因繁星劍的關係而棄劍用刀，並非是個秘密，老一輩的武林人士大多數都聽過。因此楚三郎是上官雲的徒兒，並非沒有可能，而事實上，除了四大高手，還有誰能夠調敎出如楚三郎這般身手的徒兒？

繁星、皓月、龍騰、鳳舞四大絕頂高手，只有皓月上官雲棄劍用刀，除了他還有誰？

消息更說，繁星劍已有後人在江湖出現，楚三郎正在到處找尋繁星劍之下落，因爲他負有上官雲之遺命，要把皓月劍譜交給繁星劍莊婷，以表示上官雲對莊婷之歉意。

這消息也不知是誰傳出來的，但每個江湖中人都抱着寧可信其眞的心理。

有人說這消息是以少林爲首的各大門派傳出來的，旨在吸引多些人來對付獵鷹楚三。

少林寺矢口否認，住持方丈悟性大師表示，的確希望武林中人同心合力對付楚三郎這公敵，但卻不會散播任何有關皓月劍譜之消息。

練武之人，對他們有莫大吸引力的東西，不是金銀珠寶、稀世奇珍、古玩字畫，也不是絕色美人；他們最希望得到的是一套武功絕學。所以，每當有甚麼九陽眞經，九陰眞經等練功秘笈面世之消息傳出，武林中人都會一窩蜂的露臉，追踪秘笈之下落。

這也難怪，那一個練武之人不希望自己成爲武林至尊，藝業蓋世？

因此，今次也不例外，甚至可說比過往還要熱鬧；因爲那些甚麼九陽、九陰眞經已數百年不曾出現，各人都只在傳聞中聽過它們之名稱，不多不少也會懷疑它們存在之可能性。但是皓月劍譜卻是實實在在的，不少老一輩的武林人物曾目睹上官雲之風采以及皓月劍法精妙之處。

中原登時熱鬧起來，每一個人都在找尋獵鷹楚三之下落。

但是人的名，樹的影，楚三郎曾單對單擊斃前任武林盟主史向榮，誰敢把野火燒到他的頭上來？所以，大部份人都抱着一個檢便宜的心理，希望別人先動手，自己則當漁人，從中得利。

不過，即使有人逞英雄，願意當爛頭蟀也未能如願，因爲不知怎的，一向甚少隱藏行踪的獵鷹楚三却突然失去了踪影。

莫非他知道自己目標太大，躲了起來以避風頭？

於是，大羣武林人物在河南一帶搜索着，因爲獵鷹楚三最後曾在開封府出現。找尋楚三下落的人，除了目的在那册皓月劍譜的貪婪之輩，當然還有必要置楚三於死地的各大門派高手，除此之外，尙有一個人，也要找楚三一問究竟。

這個人，便是不久之前敗在楚三郎手下的俊俏文士。

當日楚三郎指尖所觸着的一片柔軟，說明了她是個女子，而事實上她的確是個不折不扣的女子，而且是個美女。

她的名字卻與她倔强狂妄的性格絕不相襯，她叫溫柔柔。

她要找楚三郎之目的，並不是要報當日一敗之恥，因爲她知道目前仍不是適當時機，動手只會招來另一次恥辱。

她找楚三郎之目的，乃是問清楚他找繁星劍莊婷之原因，她要知道江湖中的傳言是否屬實，楚三郎是否眞的要把皓月劍譜交給莊婷！

楚三郎之推測一點也沒有錯，溫柔柔正是繁星劍莊婷的徒兒，所以她才對這事如此關心。

當日她敗在楚三郎手裏後，口中雖然說得硬，心裏却是萬念俱灰，因爲莊婷曾告訴她，武林中除皓月、鳳舞及龍騰三種劍法足可與她的繁星劍爭一日之短長外，其餘之武功皆可不屑一顧。

但是她竟敗在一個用刀的人手中，而這個人當時連刀也不曾動用，怎不使她心灰意冷？

如今她獲悉楚三郎原來是皓月劍上官雲的徒兒，登時心裏重現一絲希望。楚三郎能擊敗她，主要原因是他熟悉繁星劍法之虛實及變化，而她卻對楚三郎之武功路數一無所知。

照說莊婷曾與上官雲相處了一段不短的時光，上官雲既能對繁星劍法瞭如指掌，莊婷又怎會對皓月劍法不認識？難道昔年上官雲藏私？

這當然不是，上官雲對莊婷一片情深，千依百順，便是要他掏出心來，他也會毫不猶豫地剖胸，又怎會吝嗇區區一套劍法？

箇中原因全在莊婷身上，莊婷個性高傲，目無餘子，認爲天下間除了她自己的繁星劍法外，餘皆平凡無奇，甚至與她齊名的皓月、龍騰、鳳舞，她也毫不放在眼內，又怎會花時間研究它們之長短處所在？

因此，當溫柔柔聽說楚三郎要把皓月劍譜交給師傅，作爲上官雲對莊婷之歉意時，她心中那份喜悅實可想而知。

她認爲只要學會皓月劍法，便會摸透楚三郎之招式路數，屆時自己身兼兩家之長，再加上本身之聰穎，實

不難把楚三郎擊敗，一雪前恥。

可惜溫柔柔對武學一道還是一知半解，也許是因爲受了乃師莊婷之影響，不知道高明的劍招並不是無敵的別稱，致勝之道，招式雖佔一個重要因素，但必須佐以深厚之內力，豐富之經驗以及機靈之應變能力。

溫柔柔滿懷希望，來到河南開封府——楚三郎最後出現之地方。

她很幸運，因爲剛抵達開封那一晚便能找着楚三郎，事實上應該說是楚三郎找上她。

三更時分，溫柔柔剛要更衣就寢，客棧之天井已响起楚三郎的聲音。

「專門惹是生非的姑娘聽着，楚某不知妳姓甚名誰，但若然妳眞的是莊婷前輩的後人，那便請出來一晤，以免自誤。」

溫柔柔連忙持劍從窗口躍出天井。

楚三郎這一番話，不但把溫柔柔喚了出來，更吸引了十多名看熱鬧的人，江湖事，除了江湖人，有誰斗膽跑來看熱鬧？

「姓楚的，你找家師作甚？」溫柔柔正式承認她是莊婷的門徒。

「姑娘，妳姓莊，還是姓上官？」楚三郎負着雙手，不答反問。

「胡說，姓楚的，你可不要出言不遜，本姑娘雖然不是你的敵手，但也不容你如斯侮辱！」溫柔柔怒道。

「這怎能怪楚某，妳又不會說出姓甚名誰，楚某只能胡亂猜一猜！」

「本姑娘溫柔柔。你找家師做甚麼，快點說出來！」

「很抱歉，楚某必須面見令師後才能說出來。」楚三郎搖頭道。

「姓楚的，你若不說出來，休想本姑娘說出家師潛修之處。」

「溫姑娘，坦白告訴妳一句罷，楚某並不是一定要找着令師的，只不過先師有命，所以才略爲詢問，以免先師在陰間責怪楚某不曾聽命尋找令師，妳若不說出來，楚某絕不勉强！」楚三郎冷冷道。

「楚三，你是否眞的要把那皓月劍譜交給家師？若是眞的話，那你把它交給本姑娘便行了！」

「眞是笑話，皓月劍譜乃先師留交楚某之物，如此貴重的東西，怎能給妳？」

楚三郎這番話，無疑承認了他是皓月劍上官雲之徒，而且的確擁有一册皓月劍譜，登時使在場之十多名武林人物議論紛紛。

「楚三，你若不說出眞正目的，本姑娘斷然不會說出來的，怎知你是否對家師存有不利之企圖？」

「溫姑娘，令師與先師之關係，想妳亦知之甚詳，楚某怎會加害於她？何況令師武功蓋世，即使楚某有此意，也難以得逞，妳認爲對嗎？」

以溫柔柔之性格，怎會就此說出莊婷之下落？只見她搖搖頭道：「不，你若不說出找家師之目的，本姑娘無可奉告。」

楚三郎聳聳肩，道：「既然如此，楚某也不勉强了。老實說，在楚某心中，巴不得妳不說出來哩，妳以爲楚某眞的那麼熱心找令師嗎？後會無期了！」說畢便要離去。

「姓楚的，你站着！」溫柔柔嚷道。

楚三郎也不理會，身形一閃，已如一股青煙般掠走，只傳來一陣語聲，「怎麼了，要動手嗎？妳還差得遠，回去多練十年八載吧！」

溫柔柔差點兒連牙也咬碎，臉上青筋畢露，氣沖沖的跑回房。

* * *

楚三郎把客棧那一幕詳細告訴翠紅時，把她笑得連眼淚也差點兒掉下來。

「三爺，你眞是缺德，這麼來作弄溫柔柔。」翠紅大笑道。

「翠紅，世間上有一種人，反叛性極强，這種人在被人收服之前，絕不會聽別人的話，別人要他向左，他偏要向右，即使他明知右邊是岔路。溫柔柔便是這種人。」

「你要她說，她偏偏不說。所以你表示不希望她說，這樣她便會自動說出莊婷之下落，對嗎？」

「對了，理論上應該如此，但能否行得通則要拭目以待了。不過，即使行不通也沒有關係，我們之目的根本不在此啊。」

「三爺，第一步計劃已順利辦妥，效果也如預期般，但是，這眞的可以把鐵劍門引出來嗎？」

「當然可以，鐵劍門唯利是圖，怎會不對皓月劍譜這至寶垂涎？」

「但是三爺，你公然承認身上有皓月劍譜，豈不招來很多不必要之煩惱嗎？」

「比諸找我算賬的各大門派，這些覬覦皓月劍譜的人又算得上是甚麼呢！」

「三爺，據你所推測，鐵劍門那第二號人物應亦是知名之仕，若他混集在白道中人裏向你下手，豈不是不能把他找出來？」

「不，他絕對不會這樣做，我把皓月劍譜拿出來作餌便是防他有此一着。因爲若我被各大門派所殺，那册劍譜絕對不會落在他手中。爲了劍譜，他定會親自率領鐵劍門中人來找我的，當然我們要給他製造機會，使他覺得有機可乘。」

「三爺，那麼我們何時進行下一步計劃？」翠紅問道。

「我們必須靜待機會，絕不可操之過急，以免誤事。翠紅，妳的表現還不曾令我滿意哩！」

「三爺，小婢只不過才練了數遍嘛，你這練功方式又是這麼的古怪。」翠紅吹吹嘴道。

「一點也不古怪，這是配合實際的

楚三與少林大師悟性方丈，話不投機，一言不合，便動起手來。

需要，不過妳若能練得好的話，他日對敵時會輕鬆得多。」

「眞的嘛，三爺？小婢還以爲這只是對今次之計劃有作用哩！」

「稍後妳便會明白的，好了，不要說那麼多了，帶上妳的刀，我們外出練習吧！」

「三爺，現在練功？」翠紅大訝道。

「怎麼了，現在練功有甚麼不妥嗎？這個時間，外間沒有人，正是最佳時刻哩。」

「噢，並不是有甚麼不妥，小婢只是以爲三爺累了，所以早便準備了浴湯，讓三爺沐浴後早點上床休息。」

「練功後才回來洗澡吧，我必須在最短時間內把妳催谷成材，能夠獨當一面，不用我來分心照顧。」

「三爺，請恕小婢大膽說一句吧，小婢即使已變成天下第二人，三爺你也不會放心的。這好比一個母親，在她的眼中，兒女即使已經六十歲，也好像六歲般那麼不懂事。

「胡說八道，妳以爲現時妳的武功已經爐火純青，高明得很嗎？」楚三郎瞪了她一眼道。

翠紅伸一伸舌頭，道：「小婢那有如此說啊，只不過認爲已有足夠自保能力吧了。」

「還在這裏瞎說！若再不去拿刀的話，我不脫下妳的褲子打屁股才怪！」

翠紅聽了，扮了個鬼臉便匆匆跑去拿刀。

片刻後，兩人便離開那偏僻簡陋的小客棧，來到荒郊。

他們練功的方式的確如翠紅所說般奇怪得很，照說楚三郎既是督促翠紅練功，應該在旁指點才對，那知他卻是伏在翠紅背上，緊緊的從後摟着她的頸項，而翠紅則拿着刀，一招一式的演着。

「翠紅，左邊有敵人。」楚三郎在翠紅耳邊輕聲道。翠紅跟着便一刀劈向左邊。

「右邊，皓月當空。」

翠紅跟着便向右劈出一刀「皓月當空」。

足足練了差不多半個時辰，楚三郎才滿意，道：「很好，妳今天大有進步，只要再練上數天，便能應付有餘的了。妳累了沒有？」

獲得愛郎稱讚，比甚麼獎勵還來得有效，翠紅連忙搖頭，道：「三爺，小婢不累。」

「那麼我們現在改練輕功。抱元守一，聽我的指示運氣……」

身陷虎穴　黑夜受襲

獵鷹楚三再度在開封府出現，且曾公然承認乃是皓月劍上官雲之弟子，身上帶有皓月劍譜之消息迅速在江湖中散播。

於是，更多武林人物來到了開封

府。

嵩山距離開封不遠，少林寺當然亦聽見這消息，住持方丈悟性大師立即率領達摩院住持悟覺大師及十八名僧人趕到。

殺手之王笑面鐵心傅鐵心亦已來了開封，不過他並不是以本來面目出現。

傅鐵心與獵鷹楚三作風差不多，甚少掩飾行藏，但是在各大門派都針對他和楚三之環境下，若還招搖過市的話便是傻瓜。

傅鐵心不是傻瓜，當然不會這樣做，以另一面目出現，坐山觀虎鬥，何樂而不爲？

他實在有點納悶，不明白楚三郎爲何在此風聲之下，仍到處招搖，更承認身上帶有武林重寶皓月劍譜，招惹那麼多狂蜂浪蝶。

他非常了解楚三郎之性格，知道他絕非胡來之人，更知道他這樣做定有目的。但是，他實在料想不到楚三郎這般用心良苦，只是引鐵劍門露臉。

傅鐵心雖曾答應過白玉蓮，暫時不要對楚三採取甚麼行動，且要幫他一臂之力對付各大門派，但他卻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他來到開封之後，每晚都不曾閑着。

接二連三地，開封裏有不少武林人物神秘被殺，均是身首異處，典型獵鷹楚三之作風。

楚三郎殺人，習慣了把對手腦袋劈掉，因爲他要憑腦袋領取懸紅，而他最不喜歡的便是殺了對手後才割首級，所以出刀的部位往往都是指向對手頸項間。

數天下來，已有十多人死掉，死的全是身手不弱，略有名氣的江湖人物。

這筆賬當然算到楚三頭上來了，只是除了一個人外，沒有人知道這全是傅鐵心所幹的好事，而知道內情的當然便是傅鐵心自己。

殺人後，他不須留字說明是楚三郎殺的，別人自會聯想到楚三身上，太明顯的嫁禍只會畫蛇添足，使人懷疑。

楚三郎一直都留意着開封府各武林人物之動態，當然亦知道十多人被殺之事。

「難道是他來了？」楚三郎喃喃道。

「三爺，他？誰是他？」翠紅道。

「除了傅鐵心外，還有誰？」

「你懷疑是傅鐵心下的毒手？」

「極有可能，死的人雖不隸屬各大門派，但也是武林盟的中堅份子。他們來開封，除了覬覦皓月劍譜外，亦有可能是應少林寺之號召來對付我。近日來各方面的人都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忽略了傅鐵心的存在，這筆賬自然會算到我頭上。」

「三爺，傅鐵心爲何要這樣做？」

「昔日史向榮當武林盟主時，曾策動武林盟高手向他圍攻，以他有仇必報之性格，怎會輕易放過武林盟中人？他模仿我的手法殺人，動機實不問而知，我捷足先登，搶走他的心中情人，他當然懷恨在心，但他自知武功不如我，不敢向我拔劍，只好用這一石二鳥之計，令各大門派及其他武林盟中人向我苦苦追纏，然後伺機向我下手。所以，若再見着傅鐵心時，不論在任何情況之下，我們都要小心提防着他！」

「眞想不到他是這樣的人。」翠紅嘆息道。

「翠紅，有些人爲了女人，甚麼傻事也會做出來的，何況白玉蓮的確是人間絕色，舉手投足之間都能令人神魂顛倒，我眞擔心他會壞了我們的計劃。」

「那我們該怎辦？難道要把計劃取消？」

「這麼辛苦才部署到如今情況，怎能爲了區區一個傅鐵心便把全盤計劃放棄？趁月色微弱，我們在今天晚上動手吧。」

*　*　*

死了十多個武林盟好手，接任武林盟主的少林住持方丈悟性自是震怒非常，不但加派人手到處找尋楚三郎之踪影，且親自率領少林寺的好手在晚間巡鑼。

不知道是悟性大師的運氣特別好，或是力不到不爲財這句話有道理，竟然給他發現兩條黑影在開封城外，鬼鬼祟祟的似欲偷偷潛離開封府。

悟性大師連忙率領門中高手攔截。

兩條黑影果然是楚三郎和他的愛婢翠紅。

「阿彌陀佛，施主可是姓楚？」

「不錯，楚某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正是楚三！」楚三郎傲然回答。

「好極了，老衲少林悟性，承各武林同道抬舉，現爲武林盟主。」

「那麼恭喜大師了，只是這與楚某有何關係，大師爲何率衆攔截？」

「楚施主，你涉嫌與多宗武林血案有關，老衲希望施主能合作，放下兵器，隨老衲回少林寺，等候發落。」悟性大師道。

「笑話，楚某與那些武林血案有關？」

「青城門下丘如機施主和九名弟子，不久前於北京附近被施主所殺，此乃其一。」悟性大師道。

「大師，楚某雖曾與丘如機等人交手，但不曾殺死一個人，此事與楚某無關。」楚三郎略一皺眉道。

青城掌門人司徒烱雖曾一口咬定是楚三郎所爲，但是苦無目擊証人，這時楚三郎矢口不認，悟性大師也是無可奈何。

「如此說來，近日在開封府所發生

之命案，想施主定也否認下手殺人的了？」悟性大師道，臉上隱約出現怒容。

「這個當然了，楚某不曾殺這些人，又怎會代人揹黑鍋？」楚三郎冷冷道。

「那麼，你可否認武林盟前任盟主史向榮施主以及神劍堡多名劍士乃你所殺？」悟性大師微怒之下也不稱呼楚施主了。

「是楚某做的，楚某爲何要否認？不錯，史向榮的確是死在楚某刀下。至於神劍堡之劍士，楚某只是擊傷，使之喪失攻擊力，並不曾下殺手，不過，當時情況混亂，楚某也不敢肯定是否有人因此而亡。」

「既然施主承認殺死史施主，那麼並不是誣告了。請施主放下兵刃，自點穴道吧。」悟性大師道。

「大師，可知你現在正說着廢話嗎？身爲江湖人，誰不是刀口過活？又有誰不曾殺過人？若每個曾經殺死對手的人都要隨你回少林寺，少林寺擴建十倍也不能容納得下。」

「無可否認，江湖上的確是經常有仇殺事件發生，武林盟也實在難以盡管。只是楚施主無故傷人，妄做殺孽，對武林同道來說乃是極大威脅，所以武林盟不得不管。」

「楚某無故傷人，妄造殺孽？悟性大師，你身爲一個出家人，怎麼會胡言亂語，含血噴人？」

悟性大師忝爲少林派掌門，備受武林人士尊崇，那曾被人如此搶白過，登時大怒，道：「楚三，你說老衲胡說八道，含血噴人？老衲問你一句，史堡主與你有何仇怨？」

「往日無仇，近日無怨，事實上在這之前，楚某與史向榮還是緣慳一面！」楚三郎毫不思索地回答。

「既然無仇亦無怨，你還膽敢否認無故殺人！」

「很簡單，因爲楚某認爲他有該死之處，所以不承認是無故殺人。」

「簡直是狡辯，你說吧，史堡主有何該死之處？」悟性大師道。

「楚某行事，一向都不喜歡對任何人交代，不過爲了讓你們知道此事之眞相，便破例說出來。悟性大師，在這事發生之前，楚某一向與你們武林中人素無瓜葛，只是爲了生活而追緝一些江洋大盜，殺人凶犯；可是，史向榮却多次派遣殺手向楚某襲擊。」楚三郎徐徐道。

悟性大師實在不敢置信，道：「楚施主，話是不能亂說的，史堡主怎會派遣殺手向你襲擊？這可能嗎？」

「大師，若你知道史向榮便是鐵劍門這殺手組織之首腦，便不會如此奇怪的了。」楚三郎道。

「史堡主是鐵劍門門主？楚施主，你可不要胡說八道啊，要知道史堡主乃堂堂武林盟主，怎會是殺手首腦？」

「楚某絕不虛言。」楚三郎知道納蘭海亮不會欺騙他，因爲納蘭海亮說出這驚人消息時，史向榮早已被楚三郎所殺，納蘭海亮實在沒有欺騙他之必要。

「施主可有任何証據支持這說法？」

「沒有，但鐵劍門殺手多次襲擊楚某之事，傅鐵心以及楚某這位同伴均可作証。」

「傅鐵心與施主是同路人，當然會站在施主那邊，教老衲如何能相信施主的話？」

楚三郎早已知道悟性大師不會輕易相信他的話，而事實上他亦不希望他相信，因爲如此一來，他的計劃便成泡影。

「大師若不相信，楚某也沒辦法。不過，若要楚某隨你們回少林寺等候發落，那是夢想！」楚三郎道。

「掌門師兄，這厮冥頑不靈，不動武是不行的了！」達摩院住持悟覺大師道。

「楚施主，希望你能考慮考慮，一旦動武，刀劍無眼，難保沒有死傷。施主還是放下兵刃吧。」悟性大師仍作最後努力，希望能勸服楚三郎投降。

「不必多說了，要動手便一起上吧，楚某早已習慣了你們這些所謂白道俠義、以衆凌寡之作風。」楚三郎不耐煩地道。

悟性大師堂堂少林派掌門兼武林盟現任盟主，被楚三郎說話一套之下，自詡身份，不便下令圍攻，遂道：「阿彌陀佛，老衲領教楚施主高招。」

楚三郎大訝道：「大師，你要和楚某單獨決戰？楚某不是聽錯吧？」

悟性合什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出家人本不該動輒便用武力解決問題，可惜施主不予合作，老衲只得出手。施主請拔刀吧。」

楚三郎見悟性身上不像帶有任何兵器，便問道：「大師，請問你用的是甚麼武器？」

悟性道：「老衲已數十年不曾動用刀槍，便以一雙肉掌向施主討教。」

楚三郎道：「既然大師不用兵器，楚某又怎能用刀？」把鋼刀交給翠紅保管後，續道：「大師，請！」

悟性聽見楚三郎棄刀用掌，心中不禁暗喜，只因楚三郎令人聞皆膽喪之處乃在於他那套神奇莫測、快若奔雷的刀法以及那威力奇大，令人防不勝防的飛刀絕技，拳腳功夫却不見經傳。

論拳腳功夫，絕對沒有取巧成份，招式神奇精妙雖佔優，但致勝要點却在於內功之深厚、即使招式如何精妙，如內力不足，便難以發揮威力，縱然能擊中對手，也不能造成多大傷害，甚至有被對手深厚內力反彈所傷之險。

反之，若內功有一定之成就，便可隨時硬接對手來招，不必退縮，逼使對手撤招換式，趁勢反擊。

悟性自忖數十年童子功修爲，且修練的乃是正統心法，對楚三郎又怎會有所忌憚？

可是，他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之處，無可否認，一個人之內功修爲通常都與修練時間之長短成正比，但並不等於練功三十年的人肯定比另一個只練習了十年的人來得强。爲何會如此？這其中包括了種種不同之因素，例如練功心法之不同，明師之指點，個人之努力，以及天賦、體質……等等。

因此，悟性大師與楚三郎甫交手，便發覺情況並不如自己所想像那般輕鬆，楚三郎內力之强，實大大超出悟性大師之預算。

楚三郎心中却暗叫僥倖，只因悟性大師實非他出道以來所遇上的最强對手，當日之史向榮，因曾與傅鐵心搏鬥甚久後，才與楚三郎交手，內力損耗甚多，致被楚三郎一招得手，所以無從比較。

不過，這悟性大師之修爲肯定比傅鐵心高明，若他不顧身份，一上場便吩咐其餘十九名少林僧侶合攻的話，楚三郎之處境便大大不妙。

少林武功，向以沉實穩重見稱，悟性大師每一掌，每一拳都不帶任何花巧，卻挾着呼呼勁風，只消吃上一拳，不死也得重傷。

楚三郎之打法與悟性大師當然有所不同，他採取飄身游鬥，避重就輕，往往被對手攻上數招後才反擊一掌。

悟性修爲之高，實在超出楚三郎預算之外；在他想像中，悟性之功力應稍遜昔日之史向榮，充其量不相伯仲，否則這十多年來，少林寺絕不會眼巴巴的讓神劍堡取代它的位置，領袖武林。

交手數招後，楚三郎已發覺自己大錯特錯，悟性大師之修爲實在比史向榮深厚得多。因此，少林寺這十多年來不問江湖事，把盟主之位拱手讓與史向榮，原因絕對不是爲了武功不如史向榮那般簡單。爲了甚麼原因呢？楚三郎已是無暇細想，因爲他還要想個辦法來應付目前之問題。

悟性大師修爲之高，使楚三郎之原訂計劃大受影响。他本來打算與悟性大師搏鬥一段時間後，佯作不敵，硬吃悟性一掌，然後再由翠紅揹着他，衝出重圍逃走。

這樣一來，武林中人便會對他的眞正武功修爲有錯誤之估計，而各路羣雄亦會趁他身受重傷之際紛紛露臉，混水摸魚；而鐵劍門不消說亦會出現，這便是楚三郎之如意算盤。

連日來，翠紅之奇特練功方法便是專爲這計劃而設。

但是悟性大師之修爲是如此高，若硬吃他一掌的話，楚三郎定會弄假成眞，變成重傷，屆時鐵劍門眞的露臉的話，憑翠紅之武功，怎能抗衡？

因此，楚三郎必須改變計劃。目前，他一定要先行把悟性大師擊倒，擺脫少林高手之糾纏，否則什麼好辦法也不管用。

可是，他能如願擊倒悟性大師嗎？

說實在的，楚三郎一點把握也沒有。

轉眼間，兩人已搏鬥了接近百招。表面上看來，是楚三郎居於劣勢，一直只有挨打的份兒，間歇才能反攻一招。

楚三郎眞的不如悟性大師嗎？

不，他雖然沒有十足把握戰勝悟性大師，但也不會如此不濟，被對手攻得透不過氣來，這只不過是他的戰略吧了。

直至目前爲止，楚三郎只是以臂代刀，施展着他恩師上官雲從皓月劍法演變出來的刀招，並不曾顯露他新近領悟的隨意刀法，更不曾施展他不久之前赤手空拳擊敗繁星劍後人溫柔柔的刀劍合一打法。因此他一直都處於下風。

楚三郎這樣做，自然有他的如意算盤。

首先，他要令悟性大師對他產生一種不外如是的感覺，如此一來，悟性大師便會略爲鬆懈，他才會有機可乘。

二來，楚三郎要藉此消耗悟性的眞力。通常來說，很多人都會犯上一個錯誤，那便是貪勝不知輸，當知道自己勝券在握，對手並不足慮的時候，出手便往往力道十足，務求一掌把對手擊倒。

悟性大師便是犯了這個毛病。在最初數十招裏，他還是穩紮穩打，步步爲營；及其後發覺楚三郎武功雖高，却比他仍有所不如後，便逐漸加重壓力，希望能盡快結束這場戰鬥。

楚三郎自忖尚能支持，當然不會爲了挽回均勢而過早把他的看家本領使出來，使對手有所警覺。

在對方還有十多名高手在旁虎視眈眈之下，楚三郎一定要一擊而中，以免悟覺等人發覺不妥時，不顧顏面加入戰圈。

又是一百招過去了，戰況仍是沒多大變動，楚三郎依然故我，處於下風，反擊之力愈來愈弱。

不過，悟性大師之攻勢也有緩慢下來之跡象，這當然是他久攻不下，內力消耗不少之現象。

楚三郎知道時機已差不多，但他仍不肯過早發動反攻，因爲他知道一旦反擊不中，便會招致嚴重後果。

機會只有一個，他當然要等待最佳良機，因此，他也相應地露出後力不繼之現象。其中有數招，楚三郎應能輕鬆地閃避開，但他佯作因內力不足而影响靈活，勉强硬接。

數下硬接，楚三郎當然不會運足全力，以免對方發現他在僞裝不敵。

果然，悟性大師數度硬生生把楚三郎擊至腳步不穩後，心裏沾沾自喜，認爲已穩操勝券，不惜消耗眞力，頻頻進逼。

終於，悟性大師一掌把楚三郎擊退兩步後，趁他還不曾站穩腳步之際，便欺身而上，當胸便是一掌擊過去。

在悟性大師心目中，楚三郎勢難逃避這一擊，只能勉强揮掌硬接，屆時他的另一絕技……

楚三郎等待着的也是這一刹那！

當悟性大師發覺楚三郎目中閃過一絲難以理喻之神采時，便醒悟到這其中可能有詐，連忙……

可惜這已略嫌太遲。楚三郎左掌五指箕張，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從一個不可思議之角度反擊而到。

只見人影乍分，搏鬥中兩人分別掩胸而退。

悟性大師臉色蒼白，口角溢出鮮血，連退數步後，再也站不穩身子，跌坐地上。

至於楚三郎，雖然能站穩腳步，但也是口溢着血，受傷不輕。

原來楚三郎使出指劍絕技，五縷指風襲至悟性大師胸前要穴之際，突然想起本身與少林寺並無深仇大恨，且對方遵守武林規矩，單獨出戰，故把力道減輕，但求把悟性擊倒，無再戰之能力。

他實在不願意把悟性大師斃於指下，與少林一派結下莫大仇怨。

楚三郎一念之仁，給他自己帶來嚴重之後果，他實在想不到悟性大師另有絕活蓄勢待發，那便是少林寺七十二種絕技之一的「百步神拳」！

在楚三郎五指擊中悟性大師胸前之際，悟性大師之後着「百步神拳」中的一式「隔山打牛」亦已同時擊出。

楚三郎對敵，甚少留手，因爲他清楚地了解到擊中敵人的那一刻，也便是本身防衛力最弱的一刹那。

人總不免犯錯，往往明知不該犯的錯也會在不知不覺中犯上。楚三郎也是人，當然也會有這毛病，只不過他出錯的次數比別人少，所以他能活得這麼久。

楚三郎的運氣也不太壞，因爲悟性大師那一拳，因本身先被擊中關係，勁力大大削弱，否則楚三郎能否仍然屹立場中，也是個疑問。

不過，這也不全是運氣的問題，因爲楚三郎若不是先行擊中對手的話，他極有可能避開那一拳的。

在這片刻間，楚三郎吸取了寶貴的教訓，他想到的並不是今後絕不留手，而是聯想到另一個可性……

一旁之悟覺大師看見戰況急轉直下，掌門師兄在刹那間反勝爲敗，被楚三郎擊倒地上，不知死活；大吃一驚之下，喝道：「速佈羅漢陣，把姓楚的擒下。」邊說邊抱起身受重傷的悟性大師後退。

在旁觀戰之翠紅，看見如斯情況，急忙拔出流星寶刀，躍到楚三郎身旁。

「翠紅，小心一點，這是有名的羅漢陣，威力極大，不可離開我的身側。」楚三郎接過翠紅交還他的刀，低聲道。

「小婢知道了。」

少林寺的羅漢陣，天下聞名，分大小兩種，大者一百零八人，數百年來，曾闖出此大羅漢之人可說屈指可數，更遑論破陣的人了。

小羅漢陣只有十八人，論人數，當然遠遠不及大羅漢陣，但因爲佈陣的門下，均是少林寺百中選一的好手，故威力比諸大羅漢陣並不遜色很多。

十八名少林高手所組成的羅漢陣迅即發動，楚三郎不敢怠慢，猛吸數口眞氣，把體內翻騰着的血氣壓下，便拔出鋼刀，與翠紅沉着應戰。

少林一派，數百年來領袖武林，除了因爲它的七十二種絕技外，這羅漢陣也佔了極大的功勞。楚三郎即使不曾被悟性大師所傷，也不能輕易破陣脫困，何況他這時受傷非輕？

幸好翠紅經他多月來悉心教導，武功大有進展，更加上一口削鐵如泥之神兵「流星刀」，兩人才能勉强支撐。

劇鬥了數十個照面後，楚三郎發覺體力漸漸不支，若再如此下去，後果實不堪設想。當下立即掏出一顆藥丸吞下，壓抑傷勢，更暗中把數柄飛刀扣在手中，伺機施放。

對方既然以衆凌寡，雖美其名甚麼陣式，始終都是以十八對二，楚三郎當然不必顧忌任何武林規矩，可以隨意發射暗器。

羅漢陣雖比其他門派之陣式威力强大，但原理卻大同小異，講求整體合作；換言之，只要當中一環受阻，整個陣勢便大受影响。

不久之前，楚三郎與翠紅曾有過聯手破掉青城派十面埋伏劍陣之經驗，兩人之間的默契已不成問題，問題只在於楚三郎目前之情況，難以逼使普遍修爲比青城諸人高出不少的少林僧人露出缺口。

情況危急之下，楚三郎想出一個釜底抽薪之辦法，那便是用上苦肉計。

十八名少林僧侶中，有用刀的，也有用禪杖的，楚三郎迅速選了一名修爲略遜，使用禪杖的僧人作爲對象。

十八名對手之中，並不是這僧人之功力最弱，只不過其他的均是用戒刀。實施苦肉計挨上一刀，一個弄得不巧，很可能招致殘廢，實在不化算，楚三郎如此冒險，是因他估計過，憑自己現時之功力，尚能勉强挨上一杖，所以才鋌而走險。

當那僧人掄杖攻向楚三郎時，楚

三郎竟然視若無睹，左手急揚，五柄飛刀同時襲向其餘僧人。

他的五柄飛刀，如預期般不能擊中任何對手，只把陣勢略一拖慢，但是他本身卻結結實實地挨了一杖。

「翠紅，下手！」楚三郎大喝。

當擊中對手時，本身防禦力也是最弱的一刻，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翠紅事實上不待楚三郎吩咐，早已揮刀掩主，攔腰把那僧人劈爲兩截。她輕易得手，當然因爲那僧人之禪杖正擊在楚三郎身上，來不及抽身後退，更因爲接應那僧人之其他對手被楚三郎五柄飛刀所窒，來不及掩護。

說時遲，那時快，當其他僧人再度掩至時，楚三郎已忍着痛楚，連續劈出三刀掩護着翠紅。

羅漢陣已崩了一個缺口，威力自然大大減弱，翠紅得勢不饒人，藉着楚三郎之掩護，再把另外一人劈翻刀下。

陣外，正在替悟性大師治療傷勢的悟覺見狀，登時大吃一驚，連忙放下悟性大師，加入戰圈。

楚三郎知道若悟覺加進，已方定難逃一劫，連忙運起殘餘眞力，右刀左指，把兩名少林僧人擊倒，喝道：

「翠紅，快逃！」

這個逃字，本來是他和翠紅之間所約定的暗號，不過，他這時已把原訂之計劃忘記，一心只要翠紅趁機逃走。

他喝出快逃兩字後，已然不支噴出一口鮮血，搖搖欲倒，幸好翠紅及時趕到，依照日前練習般把他揹在身後，揮舞手中流星寶刀，往外便衝。

在翠紅心目中，實在不知道愛郎傷勢是如此嚴重，還道是依計行事，所以毫不慌亂，因爲她知道必要時愛郎會出手助她一臂之力。

她更不知道楚三郎適才那句話是眞的要她逃跑，不必理會他的安危。

不過，縱使她知道，她也絕對不會拋下楚三郎，獨自逃跑，因爲她的一切都已屬楚三郎，而楚三郎便是她的一切；沒有了楚三郎，她也會覺得活着沒意義。

悟覺大師放下掌門師兄，衝進陣中時，翠紅已憑着她那口無堅不摧的寶刀，以及楚三郎所傳授的刀法，衝破一個缺口，落荒而逃。這時，經過近半個時辰之厮殺，場中早已吸引了不少武林人物，見狀紛紛攔截，可是翠紅那口刀是那般的神勇，他們又怎能如願？只眨眼間，已被她劈翻數人，竄入不遠處之樹林裏。

少林寺達摩院住持悟覺不禁大爲頓足不已，他知道若給楚三郎逃脫，日後擒獲他的機會便大大降低。可是，逢林莫入，尤其是在晚間，他怎能置傷重的掌門人不理而涉身冒險？

無可奈何之下，悟覺只能下令門下揹起悟性及其他受傷弟子回去治理傷勢。

* * *

翠紅揹着楚三郎衝進林中，也不辨方向，一口氣跑了差不多半個時辰，方始停下來，把楚三郎放下。

當她察覺楚三郎竟是軟軟的倒在地上時，方始知道事情有點不妥，急道：「三爺，你怎麼了？」

「翠紅，我的傷很重，快點扶我起來坐着。」楚三郎的聲音是那般的虛弱，登時把翠紅嚇了一跳。

「三爺，你眞的受了重傷了，小婢剛才還以爲你是扮出來的，心裏還說你扮得這麼神似哩！那我們該怎辦？」翠紅邊說邊把楚三郎扶起，盤膝坐着。

「我們還能幹甚麼，一切計劃都要取消了。目前最重要的便是找一個僻靜地方，把傷勢治好。」楚三郎說畢，便從懷裏掏出一個玉瓶，倒出數顆葯丸一口氣吞下。

他吃了少林掌門悟性大師一拳後，傷勢本已非輕，來不及調息便再度與羅漢陣十八名高手力拚，其後爲了方便翠紅衝出重圍，更不惜損耗殘餘眞力傷敵，這時他的情況，實可想像。

「三爺，整個武林的人都差不多湧來了開封，附近那能找到僻靜之處？若回客棧的話，恐怕走不到兩三里便已碰上敵人。」翠紅道。

「這的確是個問題，唯今只好冒一次險了。翠紅，妳替我護法，我要在這裏運功療傷，希望在敵人找到這裏來之前恢復部份體力。」說畢便緩緩閉上雙目，運氣調息。

這時的翠紅，雖然擔憂萬分，但她心底裏，却有一分喜悅之感覺。楚三郎受了重傷，她還高興，沒有弄錯吧？

一點也沒有錯，翠紅的確是非常高興。因爲她發覺自己開始有點重要性，能眞眞正正對愛郎有所貢獻。

她覺得自己再也不是一個只懂得照顧楚三郎起居飲食，侍浴侍寢，可有可無的附屬品，再也不是楚三郎的負累。

這感受對於翠紅來說，實在比任何物質的酬勞還來得有意義，比任何甜言蜜語，甚至肉體享受更令她滿足。

如今，她更要負起替楚三郎護法之重大責任，怎不令她驚喜參半，戰戰兢兢的提着刀，在楚三郎身旁嚴加戒備。

幸好，不曾有任何敵人出現。楚三郎足足調息了一個時辰，方緩緩睜開眼睛。

「翠紅，難爲妳了。」他的氣息已大爲轉强，不再是那麼令人擔憂。

「三爺，這是小婢應該的嘛！你的傷勢如何了？」翠紅關切地道。

「暫時來說沒有甚麼大礙，但還得休息數天才能復原。翠紅，來吧，我

們找一棵大樹，躲在樹上休息一刻，待天亮才離開這裏。」楚三郎向翠紅招手道。

翠紅連忙上前攙扶，找着一棵枝葉茂盛，能夠藏下兩人而不容易被人發現的大樹，揹着楚三郎一躍而上。兩人緊緊相擁着，渡過一宵。

照說，在這環境之下，是極難入睡的，但是翠紅實在太疲乏了，聽聞愛郎傷勢並無大礙，登時放下心頭大石，片刻後便在楚三郎懷中沉沉入睡。

楚三郎輕吻她一下額角，也閉目養神，運功調息。目前來說，他必須把握每一刻，以冀恢復多一分功力。

天剛微亮，翠紅便已醒過來，看見愛郎正目不轉睛地注視着自己，登時臉上一紅，埋首在楚三郎懷裏，道：「三爺，你爲甚麼不多睡片刻？」

「天色已亮，敵人很快便會來到，我們得趕路了！」

「三爺，請伏在小婢背上，讓小婢揹着你走吧！」翠紅說畢便轉過身子。

「不用了，經過一宵之調息，我之傷勢已大爲好轉，可以自己走路了。只不過仍不宜與敵人碰頭吧了！」牽着翠紅的手，便從樹上躍下。

「不，三爺，你還是讓小婢揹着你吧，你這時實不宜消耗體力。」

「不宜消耗體力的是妳，而不是我。目前我還不能動手禦敵，若妳揹着我走，定會大量消耗體力，若遇上敵人，誰來保護我？」楚三郎半開玩笑的道。

「噢，小婢倒忘記了，但你可以走動嗎？」翠紅道。

「我何止能夠走動，要不是恐怕有敵人找到來，我還可以和妳在這裏親熱親熱哩！」

翠紅登時紅透耳根，瞪了他一眼道：「三爺，你身上內傷未癒，尚想着那玩意，可是不要命了？」

「不好，有人來了！」楚三郎雖然負傷不輕，但耳目仍是靈敏得很，已聽見遠處傳來一個人之脚步聲，連忙低嚷。

「三爺，快點逃吧！」翠紅拔出流星刀，一把拉着楚三郎的手便要跑。

「不用，來者只有一人，我們且看是誰，若來者武功不强，便把他拉倒，若不足應付，便給他來個空城計。」楚三郎當機立斷地低聲在翠紅耳邊道。

楚三郎這決定的確是個明智之舉，目前來說，他仍不適宜與敵硬拚，只能依靠翠紅一口刀來保護，若只聽見風吹草動便逃之夭夭，等於告訴追殺他的人他的傷勢極重，如此一來定會招引更多敵人加入追殺他的行列。

若他毫不慌張地面對部份實力較弱的敵人，衆人懾於他的名頭，以及他那駭人刀法，定然不敢輕舉妄動。

雖說他昨晚受傷不輕，但經過一晚的治療，誰敢擔保他仍沒作戰能力，何況他受傷輕重之程度，大部份人都是從別人口中聽來，即使目睹的情況也不能盡信，何況聽來的？

不過來人的身份却大出楚三郎意料之外！

「三爺，你在那裏？我是老頭兒啊！」竟然是與楚三郎過往甚密的史老頭，那以出賣消息爲活，不久前在北京城楚三郎所居住的客棧中神秘失踪的糟老頭。

「竟然是他，他跑來這裏幹甚麼？」楚三郎不禁大爲詫異，遂揚聲道：「老頭兒，楚某在這裏。」

不久，史老頭便已出現。

「三爺，你果然在這裏，可把老兒找得苦了！」史老頭面露喜色。

「史老頭，你不是在這個時候找楚某出賣消息吧？」楚三郎眉頭一皺道。

「當然不是了，老兒只是擔心你的安危吧了，昨晚聽說你受了重傷，所以才匆匆跑來找尋你。」史老頭忙道。

「你也會擔心楚某之安危？楚某還以爲你眼中只能瞧見白花花的銀両呢！」

「三爺，你眞懂得說笑，我們畢竟是一場朋友啊。何況若三爺不幸被殺，老兒從此便少了一個主顧，現今，如三爺這般的主顧實在難找得很哩！」史老頭道。

「史老兒，你畢竟說出心中話了！」

「三爺，你的傷……」史老頭問道。

「楚某的傷？噢，已康復得七七八八了。史老頭，你不是有甚麼仙丹靈葯向我兜售吧？很抱歉，害你白走一趟，楚某剛打算出林找那些禿驢算賬哩！」楚三郎並不是對史老頭起了懷疑之心，而是他習慣了逢人只說三分話。老實說，幹他這一行的，也不容許對別人過份信任。

史老頭向楚三郎展露出一個神秘笑容，道：「老兒又不是甚麼道士、郎中，怎會有仙丹靈葯出售！三爺，請恕老兒多口說一句，縱使你傷勢已全部康復，也不適宜在這個時間露臉。」

「爲甚麼？你認爲我不能對付那些禿驢嗎？老實說，昨晚要非楚某一時不忍心，悟性那禿驢早已跑到西天當如來了。想不到那禿驢竟能在重傷之下仍能出手，把楚某打得血氣翻騰，否則定教他們二十人躺着回去。」

「三爺，老兒並不是說你不敵少林寺，只不過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怕人多，現時差不多整個武林精英都在附近，你能殺多少人？還是聽老兒說，找個地方暫避風頭吧，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

「老兒，話倒說得容易，附近都是各門派的人，那裏有地方暫避？你要我像喪家之犬般被逼遠離洛陽吧？不要說楚某在這裏還有要事待辦，即使沒事，楚某也不會離開的，大不了把他們通通殺掉！」楚三郎冷哼了一聲

道。

翠紅多月來與楚三郎朝夕相對，關係密切，怎會不明白楚三郎之心意，連忙配合着道：「三爺，可否讓小婢說一句？」

「翠紅，有甚麼話可隨便說。」

「三爺雖然神勇，不把那些人放在眼內，但史老爹的話也未嘗沒有道理，何必爲了一時之氣而和這麼多人硬拚啊？倒不如聽史老爹的話，找個地方暫時一避，休息三數天，待傷勢十足痊癒才慢慢找那些人算賬吧。」

「這豈不是便宜了他們？」楚三郎略爲沉吟後道，語氣已不甚執着。

史老爹連忙打蛇隨棍上，道：「三爺，若你眞的有意找個地方暫避風頭的話，老兒倒可以提供一個理想之處。」

「是甚麼地方？」楚三郎不禁心中一動，問道。

「那地方距離這裏並不太遠，不但僻靜，而且安全，乃是老兒之私有產業。」

「史老頭，想不到你竟如此富有，在這裏也有產業。」在楚三郎記憶中，史老頭的家應在金陵近郊。

史老頭赧然道：「三爺，老兒雖然老邁，但對那調調兒還是樂此不疲，可惜家有惡婦，只得向外發展。實不相瞞，老兒在京師也有一所外寓哩。」

楚三郎打趣着道：「史老頭，人說人老風流是壽徵，你找上那麼多外寓，難道眞的想活上百多歲？」

史老頭忙道：「三爺，別說笑了。快點起程吧，那些人很快便會到這裏來的了。」

楚三郎道：「那有甚麼關係？楚某倒希望他們現在送上門來哩，省得日後找他們那麼麻煩。是了，史老頭，你是無條件招呼我們到你家暫住，還是……」

史老頭苦笑道：「三爺，老兒怎麼敢和你談條件啊？只是，老兒家中人口衆多，開支龐大，倒希望三爺體諒，津貼多少膳食費用。」

「說出來吧，多少錢？」

「三爺是老主顧，那便算五百兩銀子吧！」史老頭道。

「甚麼？五百兩膳食費？三數天的膳食費用竟要五百兩？你給我們吃的是甚麼？漢滿全席？還是御宴？你分明便是敲詐！」

「三爺，這怎算是敲詐啊，老兒收你這五百兩，不但供膳宿，且有下人服待，更不限日子，若三爺喜歡，可住上一年半載，分攤來算，也只不過是一二兩銀一天吧了，還說不便宜。」

史老頭看準楚三郎不會長住，所以膽敢這麼說。

「史老頭，二兩銀一天，論日子計算。」楚三郎之出手事實上也不算低的了，事緣當時乃康熙時代，物價穩定，二銀已足夠一戶普通人家整個月之生活費。

「三爺，那豈不是要老兒賠老本，要知道老兒今次這樣做，若給別人知道了，老兒日後可麻煩得很哩！」

「那麼便五兩銀一天吧，若仍不滿意的話，那便拉倒。坦白說，這個價錢在城裏，不但食住一流，還可以找個標緻小妞兒來暖暖脚哩！」楚三郎道。

「三爺，便依你的吧。只是，最低限度要以十天計算，不足十天也要五十兩。」史老頭苦着臉道。

「那麼，我們走吧，否則若有人看見你和我們一起，你便麻煩多多了。」楚三郎道。

史老頭那片產業，果然如他所說，並不太遠。

楚三郎並不曾到過史老頭位於金陵近郊的老家，但從這裏的外寓看來，史老頭可混得不錯。

屋子雖然不很大，却是裝修得美輪美奐，陳設豪華。

楚三郎一瞧大廳裏的古玩、字畫，笑道：「史老頭，想不到你倒風雅得很哩。」

「那裏，那裏，我們這些江湖人，在外整天都見着刀刀劍劍，難道家裏還放着那些勞什子嗎？有這些字畫、古玩點綴一下，人也沒有那麼戾氣哩！」

「這些東西都價值不菲，史老頭，你的生意可賺錢得很哩！」

「托福，托福，還不是依靠三爺，賞老兒一口飯。三爺，請先到客房休息，稍後午飯準備妥當時，老兒自會差人通知三爺。請三爺放心休息，如無召喚，下人們絕對不會騷擾你們的。」說畢便向楚三郎詭異地笑着，那笑容端的是充滿了曖昧，跟着他便領着兩人到客房。

「史老爹，請問可有潔淨的衣服？如有的話，勞煩你差人找一套來給三爺更換吧，三爺的行囊都遺留在客棧了。」翠紅道。

「當然有，老兒這便差人去拿，還有甚麼需要嗎？」

「還有，勞煩你命貴仆送一盆浴湯到房裏，可以嗎？」翠紅道。

「當然可以了，馬上便送到。三爺，老兒眞羨慕你，有翠紅姑娘如此能幹體貼的侍婢在身側。老兒那些侍婢，除了懂得撒嬌外，甚麼也不懂得做。」

「史老頭，你還要求甚麼啊？有美婢向你撒嬌，這是求之不得的樂趣呢！」楚三郎道。

「老兒也不打擾你們了，如有甚麼需要的話，可隨便吩咐下人便成，老兒告退了。」史老頭說畢便離去。

「三爺，想不到一個靠賣消息的，也能有如此財富。」翠紅道。

「翠紅，可不要小覷這老傢伙，他的武功雖然不大高明，但消息却靈通得很，而且人緣也不錯，顧客多着哩！」

片刻後，浴湯和衣服便送到，翠紅隨即便服侍楚三沐浴更衣。

＊　＊　＊

在楚三爺享受着翠紅爲他擦背之同時，却有兩個人在一小室裏密談着。

「沒有機會下手嗎，門主？」其中一人問道。

「我不敢冒險，這廝似是傷勢不重。」竟然是史老頭的聲音。他是門主？甚麼門之主？

「怎麼會啊？小弟昨晚見他傷勢很重啊，根本不能走動，還要那丫頭揹着逃走。」另外那人原來昨晚也在現場觀看！如此看來定是武林盟或各大門派中的一份子。

「連二弟，楚三這廝絕對不能以常理來忖測的。據我們知，他目前之對象乃是本門以及日月教，所以，他來開封之目的很可能便是爲了我們。」史老頭道。

另外那人原來是姓連的，武林中姓連的人並不多，難道便是楚三爺首趟和白道中人衝突時那名漏網之魚，曾以淬毒飛鏢擊傷傳鐵心的鐵劍金鏢客連鎮英？

「門主，這不可能吧，自從史大哥被楚三郎這廝所殺，黑風寨亦毀於一旦後，本門便暫停了一切活動，他怎能查出我們是在這裏？」

「他當然不知道本門在這裏有分舵，我只是懷疑他來開封之目的是佈下陷阱讓我們踩，假裝重傷誘使我們露臉。」

「門主有何根據？」

「連二弟，你想一想吧，近來之事實在有很多破綻，楚三郎這廝出道差不多十年了，有誰知道他是皓月劍上官雲之弟子？便是繁星劍莊婷的後人溫柔柔也不知道啊。因此，我斷定那段有關皓月劍譜之消息乃是他自己所傳出來，用來吸引我們到洛陽的。」

「門主，那麼說來，皓月劍譜乃是騙人的了？」

「不，應該是眞的，當晚在客棧時，溫柔柔不是曾表示過曾敗在他手下嗎？除了皓月劍法，有那種武功能擊敗繁星劍法？因此，楚三這廝極有可能眞的是上官雲之弟子，所使的便是從皓月劍法蛻變出來的刀招。而他所說有關交還劍譜之事亦有可能是眞的。」

「除此之外，門主還看出甚麼破綻？」

「第二個破綻便出自昨晚了，以楚三之身手，若要避開少林寺那禿驢，乃輕而易舉之事，怎會被少林寺的人發現？」

「小弟明白了，是他故意讓少林派發現他的行踪！」

「對了，在我說出第三個破綻之前，先問你一句，你可曾見過楚三這廝手下留情？」

「沒有，據小弟所知，他出刀從不留活口，定是一刀把對方腦袋劈掉。」

「這便是了，在昨晚之環境下，誰會這麼蠢棄刀用掌？誰會這麼蠢手下留情，讓對方有機會反擊？楚三處事謹愼，絕不會這樣做。因此，他定有目的，而目的便是讓悟性擊他一拳，悟性被他擊中後，所發出那一拳又有多大勁力，怎能令他重傷？所以楚三昨晚之傷，是他自己刻意招來的，而且非常輕。」

「而他的最終目的便是要令我們誤以爲他傷重難支，只有一個丫頭在旁保護，從而引誘我們露臉。門主，這廝可算用心良苦了。門主今早可曾一試他之武功虛實？」

「不會，我在江湖上是出了名武功稀鬆平凡的，能試出甚麼來？一個弄得不巧，反露出馬脚。不過，我今早找到他的時候，依稀聽見楚三這廝說了一句話。」

「是甚麼話？」

「他竟要和那丫頭野戰，就地樂上一樂！」史老頭大笑。

「門主，這有甚麼稀奇啊？楚三和那丫頭之關係，江湖中誰不知道，在郊野裏情不自禁，幹上一番實在是平常之事啊！」

「連老二，我不是說這個問題，試想想，你若是內傷沉重，還敢來這一回事嗎？」史老頭道。

「受了內傷，女色乃大忌，除非不要命！」連老二道。

「連老二，照目前情況，硬來是不行的了，我們進行第二個辦法吧。」史老頭道。

「門主，請恕小弟多口，楚三這傢伙如此難纏，我們爲何要對付他啊，何不避他一避呢？難道你眞的要爲史老大報仇？」

「史向榮這傢伙，一向對我們不大信任，機密事件都交託他堡裏總管，如今他死了，我才不這麼蠢浪費人力物力替他報仇。我要對付楚三之主要原因乃是爲了那册皓月劍譜。」

「那劍譜眞的是如此重要？」

「是的，神劍堡與黑風寨倒下，本門之實力大受打擊，最煩惱的是其中有部份身手不錯，且分佈於各大門派中的好手不再聽命於我們，所以我不得不暫停一切活動，拒接生意。若我們能得到這劍譜的話，形勢便大大不同。屆時本門可採取精兵攻策，把一些忠心門下訓練成爲精銳殺手——如傅鐵心這一級的殺手。人數不必太多，只消十餘人便足夠了，那時鐵劍門定能聲威大振。」

＊　＊　＊

午飯時，史老頭並不在，想必是外出打聽消息去了，楚三郎便吩咐宅裏下人把酒菜送到房間裏。

「三爺，你的傷這般重，還要喝酒？」翠紅道。

「輕聲一點，提防隔牆有耳！這酒是拿來看的，並不是我要喝。」

「拿來看？酒有甚麼好看？」翠紅仍是不明白。

「翠紅，史老頭知道我的習慣，每頓飯都喝上一兩壺酒，若我不要他們送酒來的話，定會引起史老頭之懷疑。」

「噢，原來如此。不過，史老頭既然是三爺之朋友，即使被他知道眞相也沒有多大問題啊！」

「翠紅，防人之心不可無，何況史老頭亦有可疑之處。我們絕對不能露出馬脚，否則今趟便變成送羊入虎口。」

「史老頭有可疑之處？」

「是的，我正在懷疑他幫助我之動機。」楚三郎點頭道。

「三爺，你和史老頭不是老朋友嗎？」

「這要看老朋友這三個字之定義如何了。不錯，我們認識了很多年，但碰頭的次數並不很多，每次都是買賣性質，我要消息，他要錢。如是妳，妳會爲這種只在生意上有來往的朋友冒這麼大的險嗎？要知道若然給追尋我的人發覺了，今後他不但不能在江湖混，甚至會被牽涉，成爲江湖中人追殺之對象，把他看成我的同黨。」

「三爺，也許正如他所說般，不想失去你這好顧客呢？」

「翠紅，這種鬼話只有妳才會相信。這麼多年來，我都是依靠官府的花紅爲活，而官府的花紅只不過是二三百両白銀，我能負擔多少購買消息？我這種顧客在他眼中，簡有不值一哂！妳看看吧，這屋子裏的字畫、古玩，隨便拿一件來都可以抵得上出賣十個消息給我的酬勞。」楚三郎道。

翠紅想了想，也覺得楚三郎所說極爲有理，道：「三爺，眞虧你如此細心。」

「今早，他實在不該獅子大開口，向我索取伍佰両銀的，否則我不會起疑。」

「小婢倒不明白了，他既然是唯利是圖的人，敲詐你伍佰両銀是很合理的啊。」

「這當然合理，若他堅持一定要伍佰両，不肯減到五両一天的話，當他提出有一片私產可以給我暫避的時候，我便覺得奇怪，因爲我和他的交情實不足令他如此冒險，但那時我並不曾起疑心，畢竟有些人平日結交時只是淡如水，却能於危難時捨命相助，我實在不敢排除史老頭是這種人之可能性。」

「可是史老頭却提出五百両銀的酬勞，眞正存心幫助你，便不會如此做。對嗎，三爺？」翠紅道。

「對了，但若他堅持要敲詐我五百両的話，我也不會對他懷疑，因爲他幫助我是爲了錢，一筆可說不小數目的錢。只是他看見我並不着急，還價五両一天時，便急不及待地答應，這可令我生疑了！因爲如此一來，他幫助我之目的究竟是爲了甚麼？爲了五十両而冒這麼大的險，傻瓜才會這樣做。」

「不是爲了朋友間之義氣，也不是爲了白花花的銀両，難道是爲了皓月劍譜？」

「對了，這是唯一之可能性。」

「三爺，史老頭年紀已這麼大，練習劍法會不會遲一點啊？」

「六七十歲才來練習皓月劍法，當然是太遲了。但是，他極有可能不是留爲己用的！以我的推測，他定是拿來出售。」

「奇貨可居，價高者得？」

「對了，皓月劍法乃當今武林中四大絕頂劍法之一，且有擊敗繁星劍法之紀錄，賣個三五萬両銀，實不足爲奇！」

「這麼昂貴？有誰會買啊？」

「萬金易得，瑰寶難求。在武林人眼中，三數萬両銀只是一個小數目，若能練成皓月劍法，便有機會成爲頂尖高手，屆時何愁沒有名利？」

「名利這東西，可眞遺害不淺，若世間上沒有人這麼熱衷於爭名奪利，便不會有那麼多糾紛。」翠紅感觸萬分的道。

「翠紅，也不能這麼說的，若每個人都安於現狀，世間便不會有進步，我們都會停留於千百年前，茹毛飲血，居於山洞，那有今天之生活享受？」

「雖然如此，也不該爲了自己之慾而不擇手段啊！」

「翠紅，我們還是不要再討論這點了，再不吃午飯的話，酒菜便涼了，拿妳的銀簪來試一試菜餚有沒有下毒吧。」

「不會吧，三爺。史老頭竟會在酒菜中下毒？難道他不怕你發覺？」

「凡事小心一點總是沒錯的！這老傢伙現時不在家，即使我們發覺酒菜有毒，他也可推說毫不知情，把罪名推在下人身上。」

翠紅連忙從髮髻上拿出銀簪，把菜餚逐一檢查，發覺並無異處後，兩人才進食。

* * *

史老頭很晚才回來，帶回一個消息。

少林掌門傷勢極重，暫由趕到的武當掌門人清虛道長率領各路羣雄，現仍在開封一帶繼續搜索楚三郎之下落。

數日來，每晚均有武林人物遇害，但昨晚除了少林派與楚三郎那一場大戰外，其餘的地方都很平靜，因此武當掌門清虛道長推斷，多天來被殺的武林人物都是楚三郎下的毒手。

少林掌門受傷之消息傳回不遠之嵩山後，整個少林寺上下都爲之震驚不已，閉關多年的長老，亦即是悟性大師的師叔——宏法大師，竟然破例出關，正在來開封途中，目的不消說，便是一會這擊敗少林寺威信象

徵——掌門人的楚三郎。

楚三郎聽了，爲之眉頭一皺，只因在他出道之前，早已聽聞少林寺的兩名耆老，上任掌門宏光大師以及上任藏經閣主持宏法大師武功極高，只不過不知爲了甚麼原因，於十多年前宣佈閉關，把職務傳給弟子。

如今宏法大師復出，目的自然是對付楚三郎，悟性大師已是那麼難纏，楚三郎能戰勝他，只是在戰略上運用得宜，並不是在修爲上遠勝對手，對付這少林寺上一輩的高手，楚三郎對此並不樂觀。

不過，就算沒有把握，他能退縮嗎？

楚三郎聽罷史老頭所說，便匆匆回房休息，是不是宏法的對手乃另一回事，目前首要之急便是把傷勢養好，否則甚麼也不用說。

經過一整天的調息，楚三郎已是大爲好轉，只消再過兩三天工夫，他便會全部康復，屆時再想個辦法來應付目前形勢。

楚三郎回房後，史老頭也匆匆跑到密室。他的心中沾沾暗喜，因爲他發覺一件令他高興萬分之事實，腦海裏立即想到一個一石二鳥的計謀。

「門主，你要的葯粉已配好了，這東西放在浴湯裏，無色無味，毒素從皮膚上慢慢滲透體裏，只是功效慢了一點，必須用上三次才能奏效。」密室中的連老二連忙把一個小瓶交給史老頭。

史老頭接過後，道：「連老二，計劃略有更改。」

連老二大訝，道：「門主另有良策？」

史老頭道：「是的，楚三這廝很可能身上有傷，而且不輕。」

「門主何以有此一說？你今早不是說過他……」

「那可能是他故佈疑陣，擺出空城計。午飯和晚飯時，我都曾命下人送上美酒，數壺美酒喝得涓滴全無，但都是到了那妞兒腹中，楚三這廝一滴也不曾喝。」

「門主何以得知，難道你派了人暗中偷窺，抑是在酒中下了手脚？」

「楚三精靈得很，怎能如此做，這只會打草驚蛇。酒不但不曾沒有下毒，而且是我精心釀製，對身體大有補益，不過喝下肚後，臉上便會好像塗上胭脂般，透出粉紅之色。」

「楚三郎沒有如此現象？」

「對了，那妞兒却是紅透耳根。這証明了楚三郎不曾喝過那酒，這傢伙每餐無酒不歡，不敢喝的原因，不消說便是他有着不輕之內傷！」

「門主，也許他內功精純，把酒精化掉呢？」

「蠢材，區區一兩壺酒，那能醉倒他？他何須這般做？又沒有人和他鬥酒量，他何必這般麻煩，喝進肚裏又運功把酒化掉？」

「那麼他眞的有傷了？」

「目前我還不能肯定，所以要你來試一試他！」史老頭道。

「要小弟來試？如何試？」

「你立即召集人手，今晚偷襲。人手不必太多，十來個便已足夠，若楚三眞的身受重傷，不堪一擊，那當然最好。即使他在故弄玄虛，扮作受傷，我們之損失也不很大，屆時我會幫助你們脫身的了。」

「門主，你不是和我們一起行動嗎？」

「當然不是了，這豈不是變相洩露身份，日後便困難重重。記着一點，稍後你必須以門主的身份露臉，這樣他便不會懷疑到我頭上來。」

連老二只得唯唯應諾，悄悄離開史家，前往召集人手。

史老頭臉上露出得意之笑容，對於鐵劍門，他有自己的一套。殺手組合，不同普通江湖門派，人多並不是好現像，只會使開支龐大。史向榮領導鐵劍門時，另有打算，所以才把鐵劍門弄至人手衆多，勢力浩大。

現時他接手管理，目標只是爲錢，何須那麼多人手？畢竟殺人之生意並非那麼多啊！若然每個殺手都是精銳的話，十餘人已是足夠，這樣不但可以減輕開支，且易於管理。

多出來的人手該如何處置？還有甚麼辦法比驅使他們送死來得乾淨俐落？不但省回一筆遣散費，且不愁他們日後口疏！

目前，鐵劍門只餘下三十多名殺手，爲了對付楚三郎，早已悉數調到開封，分散各處候命。

若把三十多人一起召來動手，成功之機會當然比十多人強上一倍，但這是否等於一定成功呢？

若楚三郎傷重，不能動手的話，連老二所率領的十多人，應亦有機會一擊而中。

翠紅這丫頭的一口刀，雖然不容忽視，但她要照顧楚三郎，難以有甚麼作爲，只要不和她硬拚，頻頻在外圍以暗青子向他倆招呼，便大有機會。連老二在這方面之經驗非常老到，定會懂得這一着。

不過，若然楚三郎只是輕傷，並無大礙，甚至一點傷也沒有的話，即使動用三十多名殺手，也未能擔保可以致勝。

昨晚，少林派出動了二十名高手，還不是被他從容逃脫？當時還有不少其它門派好手協助攔截哩！憑鐵劍門中三十多名身手比少林僧侶差上一截的殺手，又怎能如願以償？

因此，史老頭不敢冒險，何況他還不會到達必須孤注一擲之地步。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只要楚三郎不知曉他的眞正身份，日後對付他的機會多着哩，何必急於一時？

所以，史老頭用上這一石二鳥之計，若成功把楚三郎除掉，奪得皓月

劍譜，那當然是求之不得。即使失手，也可藉此除掉連老二以及部份冗員，何樂而不爲。

連老二是史向榮昔日親信，且爲人陰險奸狡，有他在，對於他來說，實在是個極大威脅，正好趁此機會除掉。

蕭規曹隨，只是一些沒有眞實本領的人之作風。接手一個攤子，必須：變亦變之，不變亦變之；變之，權操諸己，不變，權操諸人。

應改的地方，當然要改，不該變的地方，亦要變。這樣，自己才能眞正控制這攤子。而那些自命兩朝元老的人，除非是自己的親信，否則一定要除掉，才能順利改革。

史老頭把連老二適才交給他那瓶藥粉小心地放在懷裏，也忽忽離開密室。

他必須進行一些部署，準備連老二一旦失手時，他的計劃不受影响！

* * *

深夜時分，十多名黑衣幪面人掩至史家。這十多人當然便是連老二所率領的鐵劍門殺手，來此對楚三郎不利。

楚三郎已恢復部份功力，以他靈敏的耳朵，當然能察覺有敵入侵。

他不動聲色的與翠紅躲起身形，手裏扣着數柄柳葉飛刀，靜靜地等待着。

窗輕輕地被拉開，一條黑影悄然躍進，翠紅也不客氣，便一刀揮出。

可憐那人根本便不知發生了甚麼事，還不曾着地便已身首異處，連呼叫聲也沒有。

其餘的幪面人見狀，那敢造次？其中一人低喝道：「用暗青子招呼！」

各式各樣的暗器，登時從窗口射進。只是，各人均是盲目發射，而楚三郎與翠紅兩人則躲在牆後，那會被暗器所傷着？

一陣暗器過後，楚三郎低喝一聲：「衝出去！」便揮舞着鋼刀護着身前，穿窗而出。

翠紅知道愛郎傷勢並未康復，當然緊緊追隨，嚴加保護。

天井裏，站着十多名清一色黑衣幪面人，楚三郎不用細看已知是鐵劍門的殺手。

「你們終於出現了！」他冷冷道。

「姓楚的，你嫌遲嗎？不用心急，本座稍後定會送你上路，替咱們老大、老三及衆多弟兄報仇！」正是連老二的聲音。

「憑你和這十多個見不得人之膿包？可不要引楚某發笑了！」從對方之腳步輕重以及呼吸，楚三郎知道除連老二外，其餘的人身手只是普通，不難應付。經過昨晚一戰，楚三郎對翠紅之身手已有着無比之信心，所以才這般輕鬆。

另外一名黑衣人對連老二道：「二當家……不，門主，這姓楚的似乎不像有傷在身啊！」

經過一整天的調息，楚三郎之傷勢已差不多好了一半，當然不能從行動及聲音裏看出有甚麼異狀。

「廢話，你以爲本座是瞎的嗎？何須你來多言！」連老二叱道。

楚三郎不禁大爲高興，原來眼前這人竟便是鐵劍門昔日之第二號人物，今天的門主。

剛才那黑衣人說溜了嘴，稱呼連老二爲二當家，誰知卻錯有錯着。楚三郎怎知他只是現在的二當家，還道是他接任門主不久，手下一時間未能習慣新稱呼，仍叫他作二當家哩。

楚三郎道：「翠紅，有信心嗎？」

翠紅嬌笑道：「三爺，你放心吧，更厲害的腳色小婢也毫不怯場，又怎會把這些不入流的小賊放在眼內。」

楚三郎道：「既然妳有如此信心，我們便並肩兒上吧！一個也不要放走。」隨即抽刀出鞘，飄身而上。

連老二登時進退維谷，也不知是戰還是逃才是。看樣子，楚三郎不像受了重傷，他的神勇，連老二早已領教多次，知道若和他硬拚，只是以卵擊石，毫無機會。

但是他能夠不戰而逃嗎？史老頭這時定在一旁偷窺着，若他不戰而逃，怎向史老頭交差？臨陣退縮，乃兵家大忌，鐵劍門門規，比諸軍法還嚴厲得多，在沒有試探着楚三郎虛實之前，回去也是死路一條，連老二只得硬着頭皮，拔劍迎上。

當他看見楚三郎之來勢並不如前數趟所見那般凌厲時，心裏頓即稍安，忖道：「難道這廝只是虛張聲勢？否則，他這一刀爲何勁度如此差？」心中一動，左手隨即一揚，打出三枚金鏢，品字形襲向楚三郎胸前。

區區三枚金鏢，怎能奈何身手高絕的楚三郎，雖然他這時之功力不足一半，却也能輕鬆地把襲來暗器磕飛。

連老二自然不對所打出的三枚金鏢存多大希望，他之目的只不過是希望把對手來勢拖慢，如今見目的已達，當下便不再怠慢，人隨劍上，一式「后羿射日」直取楚三郎咽喉。

「三爺，讓小婢來收拾這廝！」說時遲，那些快，翠紅的流星寶刀已從旁掩至，直向連老二劍身上硬砸。

連老二早已見識過翠紅手中寶刀厲害之處，那敢與之硬碰，急忙抽劍變招。翠紅得勢不饒人，立即施展楚三郎所授之刀法，把連老二籠罩在刀影之中。

這時，楚三郎亦已趁勢向橫移挪數步，揮刀攻向餘下黑衣人。他的傷勢雖不會十足康復，但對付這些身手只是普通的殺手，却是綽綽有餘。

在他那快如閃電，神鬼莫測的神奇刀法掩護之下，他左手所施放的飛刀，可說使人防不勝防，發揮了浩大之威力。

鐵劍門的黑衣殺手，顧得了楚三郎手中鋼刀，便顧不得飛刀，閃避了飛刀，那要命的鋼刀便已臨身。那種狠狽情形，實不難想像出來。

十多個照面後，黑衣殺手已倒下了四個。

驀然之間，院裏之假山後閃出多名史家下人，手裏持着一支古怪噴筒，正對準在場搏鬥諸人。

楚三郎江湖閱歷豐富，一眼便看出那噴筒是極爲霸道之武器，暗叫一聲不好，喝道：「翠紅，快退！」抽身便往後急退。

翠紅一向都是對楚三郎的話唯命是從，從不思考是甚麼原因，聞言急忙也撇下對手連老二，向後飛躍。

說時遲，那時快，一陣帶着無比腥臭味道的液體已從史家下人們的噴筒射出，射向場中各人。

幸好楚三郎當時面向假山，及時發覺，與翠紅雙雙躍後，避過一役。

但鐵劍門諸人，因背向史家的人，不知情況，二來距離太近，當發覺不妥時已是太遲，登時被那些從噴筒射出的腥臭液體濺得遍身皆是，痛楚難堪，倒地翻滾。

史老頭從一暗處跑了出來，手持長劍，不由分說地便向在地上滾動的鐵劍門殺手砍殺，只片刻間便把十多人殺光。

楚三郎不禁大爲驚愕，這液體究竟是甚麼東西，如此霸道？濺到身上，不但使人痛楚翻滾，且毫無反抗能力，任從宰殺！

「史老頭，你這是甚麼意思？」他不悅地質問着。

「三爺，老兒只不過是略盡棉力罷了。你們在寒舍作客，老兒怎能讓這些宵小打擾貴賓？只是寒舍的人武功低微，不得不用這些旁門左道之技倆。」

「我是說，你有這些準備，爲何不及早通知我，適才要不是楚某僥倖，豈不也着了道兒？」楚三郎的臉色極爲難看。

「三爺說笑了，三爺和姑娘身手不凡，怎會被這區區小技所傷着，現在不是好好的嗎？何況即使誤傷了兩位，老兒也有解藥啊。」史老頭嬉皮笑臉的道。

史老頭既然如此解釋，楚三郎還能把他怎麼樣，當下冷哼了一聲，便跑去揭開那「鐵劍門門主」的面罩。

「竟會是他！難怪他當日這麼卑鄙，不揚聲招呼使以淬毒暗器偷襲，打傷了傅鐵心。」他一看之下，喃喃道。

「三爺，他是誰？」翠紅雖也曾見過連老二，但卻不認識他的眞正身份，便問道。

「哼，他便是鼎鼎有名之大俠，亦是卑鄙之極之小人，貪生怕死之徒，鐵劍金鏢客連鎮英！我早該從他的名號聯想到他與鐵劍門有關的了！」

但他又怎知道連鎮英在鐵劍門中本是地位不高，只佔第四把交椅的人物，在門主及三當家被殺後才補上二當家之位，而他的名號與鐵劍門雷同，只是一個巧合！

「三爺，善後工夫由老兒處理便成了，兩位還是回房休息吧！」史老頭道。

楚三郎丟掉手中面罩，收刀入鞘，與翠紅回房。

楚三郎與翠紅離去後，史老頭便把其中一名手持噴筒的家人召到密室。

剛掩上門，他便破口大罵：「你們爲甚麼這麼早便現身？楚三郎兩人只要再移近一丈，便插翼也難飛的了！現在卻功虧一簣。」

那人委曲的辯道：「老爺，那些殺手們節節後退，只要再後退數步，便會發現我們藏身之處，所以只好現身發射毒汁。」

「混賬，即使被他們發現又何妨，他們只會認爲你們是接應的，怎會張聲？」

「老爺，小的怎知道啊？老爺又不曾於事前交代！」

史老頭爲之頓足不已，一時疏忽，忘記了交代這小事，竟把大好計劃弄糟了！事實上那人當眞是因爲恐怕被鐵劍門中人發現而提早現身嗎？當然不是，因爲這人便是昔日江東三虎的老三，遁地虎張永。亦即是翠紅父親金大爲的拜把弟兄。

他提早現身，當然是爲了侄女翠紅。

眞相大白　芳踪杳然

楚三郎的房間裏，翠紅低聲把遇見三叔的事告訴了他。

「翠紅，剛才他不會和妳相認，定有深意，幸好碰上他，否則不堪設想。」

「爲甚麼，三爺？」

「因爲若他剛才遲一些才出現，我們能否在毒液之下逃脫，尚是疑問。若我們被那歹毒汁液濺上身的話，史老頭這狡猾狐狸會給我們解藥才怪。」

「三爺，我們不如靜悄悄的找三叔，問一問他史老頭有甚麼陰謀？」

「萬萬不可，若妳三叔是有心人，自會與我們聯絡的了。貿貿然找他，給別人發覺了，會替他惹來不必要的痳煩。」

「三爺說的對，我們還是靜心等待張三叔作主動和我們聯絡。三爺，你剛才經過一番劇戰，定是很累的了，早點休息吧。」翠紅體貼地道。

楚三郎點點頭，回到床上閉目調息；適才那番搏鬥，雖然爲時短暫，但他有傷在身，體力消耗後難以迅速補充，的確需要好好調息一番。

功行三週後，楚三郎才緩緩睜開雙目，却適時察覺窗外有人潛近，連忙向爲他護法的翠紅打了個眼色。

翠紅會意，悄悄拔出流星寶刀，躲在窗側，只消來人推窗而進，便給他一刀。

來人卻不是偷偷潛進，而是在窗外低嚷道：「翠紅，我是張三叔啊，你們睡着了嗎？可否讓我進來？」

楚三郎連忙向翠紅點頭示意。

翠紅收刀入鞘，輕輕打開窗，悄聲道：「張三叔，快進來吧！」

張永閃身而進，向楚三郎拱手道：「三爺，請恕張永打擾清修。」楚三郎連忙回禮。

翠紅道：「張三叔，你不是早已洗手了嗎？為何會跑到這裏來？」

張永嘆了一口氣道：「這事說來話長，愚叔實在慚愧得很。當日我們兄弟拆夥後，愚叔因爲難以戒掉那賭癮，不久便把財富全散光。幾經辛苦，才找着你爹和二哥，誰知道他們都當了和尚，剛巧遇上一名舊日友好，憑藉他的關係，在此當上一名總管。」

翠紅道：「三叔，這麼辛苦才脫離那大染缸，何苦再度淪落呢？」

張永道：「當時我也不知道史老頭是這樣的人，進來後便難脫身了。三爺，史老頭對你有所不利哩，你們還是及早離開這裏吧！」

楚三郎道：「開封附近有不少人馬正在找尋着我的下落，這時離開也不大妥，倒不如留在這裏，待傷勢全部康復才作打算。只要小心防範，史老頭難有甚麼作爲的。張兄，你可知老狐狸有甚麼陰謀嗎？」

張永搖首道：「老狐狸爲人陰沉，對我們毫不信任。我當了數個月總管，對他的事還是一無所知，更不要說知悉他的陰謀了。不過，晚上那些鐵劍門殺手，卻是老狐狸暗中召來的，他更命我們躲在暗處，伺機把你倆及那些殺手們一網打盡。」

楚三郎道：「張兄，你可知老狐狸和鐵劍門有甚麼關係嗎？」

張永道：「這個我可不知道了，直至他把任務交代之時，我都不知道他和鐵劍門有聯絡。當時因不能脫身，故未能及時通知三爺，只得提早發動，希望三爺能閃過毒液之攻擊。」

楚三郎道：「張兄如此幫忙，楚某感激不盡。是了，那毒液是甚麼名堂，竟如此霸道？」

張永道：「老狐狸稱之爲神仙倒，只消沾上少許，便痛楚難擋，全身乏力，連說話也不能，端的是歹毒萬分，至於用甚麼來配製，我便不知曉了。我這裏有一瓶解藥，特拿來給三爺防身。」

楚三郎也不客氣，道謝後接過，交給翠紅妥爲收藏。

張永續道：「三爺，我也該回去了。若給別人發覺我偷偷跑來這裏，那便麻煩多多。三爺，請你小心點，這老狐狸詭計多端，令人防不勝防。我若聽着甚麼的話，再和三爺聯絡。不過三爺若有要事找我，可如此這般……」

楚三郎道：「張兄，你也得小心一點，非必要時，也不用和我們聯絡，我們自會防着的了。」

張永向二人略一拱手，探頭出窗外視察一番後，悄然離去。

「三爺，這史老頭竟如此卑鄙，召來鐵劍門對付我們，不如跑過去把他一刀殺掉。」翠紅道。

「萬萬不可，老狐狸老謀深算，既敢如此做，定有其它佈置，我這時傷勢還沒復原，實在不宜與他反臉，打草驚蛇。」

「三爺，你認爲史老頭與鐵劍門有否關係？會否也是鐵劍門一份子？」

「這可能性不大，若他是鐵劍門中人，又怎會對連鎮英等人下毒手？」

「也許他們是爲了爭權而內鬨呢？」

「鐵劍門經過多次戰役，損失了不少人手，如我推測不錯的話，他們應所餘無幾，史老頭若是爲了爭權，怎會這麼愚蠢把剩餘不多的人手進一步殺害，當其無兵司令？而且，史老頭身手平庸，當一個殺手也沒資格，何能服衆？」一向精明的楚三郎這次卻大錯特錯了，史老頭這老狐狸，處事詭異，怎能以常理來測度？而他的武功修爲又豈是楚三郎心目中所認爲那般平庸！

＊　＊　＊

接着的兩天平靜得很，沒有各門派的人找上門來，史老頭也沒有異動，使楚三郎能安心養傷。

但是，很奇怪地，楚三郎覺得自己康復的速度緩慢非常，可說滯留不前。

這晚，他大爲納罕地把這奇怪現象告訴了翠紅。翠紅也道：「三爺，不知怎的，小婢這兩天來也覺得有點兒不對勁，人總是懶洋洋的，心裏煩悶得很。」

「妳也有這感覺？」

「是的，難道三爺也……」

「不好，我們定是着了老狐狸之道兒！」楚三郎邊說邊盤膝坐在床上，細心運功檢查一遍各大小經脈。

良久，他才睜開雙目，「果然是着了老狐狸之道兒！毒素雖不强，但已散播到身體各處，若毒性再加强的話，便不堪設想了！」

「三爺，這是甚麼毒？我們已是謹愼萬分的啊，不但吃的、喝的都檢查過，連燈油也不會疏忽，爲何仍會中毒？」

「這點我也不明白，看情形這毒乃是逐少進入我們體內，待到達某種程度之時便會發作，最可恨的是根本不知毒源，不能防範！」

「三爺，那我們該怎辦？」

「唯今之計，只有離開這裏。若再停留多一天的話，難保毒性加深。翠紅，用緊急方法通知妳三叔，請他到來一叙。」

翠紅連忙跑到房外，依照日前張永所說在天井上留下緊急聯絡記號後，匆匆回房。

夜闌人靜時，張永才悄悄來到，問道：「三爺，有重要事嗎？」

「是的，張兄，我們兩人均中了毒。」楚三郎點頭道。

張永嚇了一跳，急道：「是甚麼毒？嚴重嗎？」

「是種潛伏性極强的毒，若非我懂得搜毒心法，還不能察覺，只是如何中毒，以及是甚麼毒，則不得而知了。」

「那麼三爺打算怎辦？」

「我們要靜悄悄離開這裏，張兄可有辦法嗎？」

「三爺，你傷勢還不曾復原，現又中了毒，這時離開，若碰上敵人時便不妙！三爺何不先設法解毒呢？」

「張兄，我們根本不知道老狐狸是如何下毒，無從防範，若多留一天，便會中更多的毒，所以必須在體內毒性不曾發作之前離開此間，先避免毒性加深，再想辦法解毒。」

「既然如此，你們便隨我來吧。」

張永是史家總管，雖不知史老頭之秘密，但對宅裏暗樁之位置卻是瞭如指掌，片刻後，已帶着楚三郎與翠紅走到屋外。

「張兄，請回吧，我們懂得怎樣走的了。」楚三郎道。

「三爺，史老頭這傢伙心懷不軌，我也不打算回去了，讓我送兩位一程吧。」

「張兄，你若在這時離開史家，老狐狸定會聯想到是你把我倆放走的，怎會放過你？而我日前因環境關係，亦沒有辦法把老狐狸剷掉，張兄不如暫留此間，待我日後回來對付老狐狸時作個內應吧。」

張永想了想，覺得楚三郎所言頗爲有理，他實無可能像侄女翠紅般追隨楚三郎，若落單的話，定難從老狐狸手下逃脫，與其終日逃命，倒不如暫時留在史家，說不定日後眞的對楚三郎有所幫助。

當下張永便點頭道：「三爺說得對，我這便回去，盡量查探老狐狸之秘密，希望日後對三爺有所幫助。」

「張兄，必須小心，老狐狸既然斗膽佈局陷害鐵劍門，他的背景絕不簡單，你不可操之過急，免露出馬腳，那時便不妙。」

「三爺，我懂得的了，兩位保重了。」張永向兩人拱手一禮後，便循原路回去。

「三爺，我們現在去那裏？」翠紅道。

「我們先回客棧，隔了三日，搜索我們行踪的人應已鬆懈不少，我們不難避開他們。」楚三郎道。

兩人回到開封府時，天色已是微亮。

兩人所居住的小客棧，位置僻、設備差，光顧的都是一些爲求節省旅費的跑單幫水客；楚三郎當日選中這小客棧，當然不是爲了節省幾文錢，主要的原因是在這裏不愁遇上武林中人。

那些武林豪客，腰間裏有的是銀兩，絕對不會跑到這片小店來住。

可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偏偏發生了！一個對起居飲食一向講究得很的人居然會跑到這片小客棧來！

甫進客棧，楚三郎便看見他坐在飯廳中，吃着他從來看不上眼的豆漿、油條。

「楚兄，你終於回來了？小弟在這裏已足足等了你兩日，若你再不回來的話，可把小弟悶也悶死了！」衣冠楚楚的傅鐵心，實在與這裏的環境絕不相襯。

「傅兄，找楚某有事嗎？」楚三郎一怔，表面上若無其事的道。

翠紅已下意識地把玉手按在流星刀柄上。

傅鐵心目光銳利，翠紅之舉動那能逃過他的眼睛？

「翠紅姑娘，妳不必如此敵視傅某，傅某今次是善意的。」傅鐵心微笑道。

「傅鐵心，你最好能把來意說清楚！」翠紅對傅鐵心的印象實在壞得很。

「翠紅，怎可對傅兄如此？傅兄，翠紅近日疲乏之過度，致脾氣稍差，請不要見怪。傅兄找楚某究竟是爲了……」楚三郎道。

「楚兄，傅某聽說你與悟性禿驢拚至兩敗俱傷，故趕來相助。」

楚三郎聽了，爲之一愕，傅鐵心來幫助他，這可能嗎？爲了白玉蓮，他巴不得自己早些死掉，又怎會……

傅鐵心已接下去道：「楚兄，你可能不會相信。是的，爲了種種原因，你我之間，終有一天會再度刀劍相對，但肯定不是現在。原因很簡單，因爲傅某雖然笑裏藏刀，但卻不是忘恩負義，乘人之危之徒。當日你曾饒過傅某一次不死，傅某亦要幫你渡過一次難關，這樣，我倆才各不相欠，日後即使動手，傅某也會心安理得。」

楚三郎道：「傅兄之好意，楚某心領了。目前雖然環境惡劣，羣敵環伺，但楚某足以應付，毋須傅兄費神。」

傅鐵心笑道：「楚兄，不用强撐了，你以爲傅某看不出來嗎？楚兄不但傷勢不曾復原，且身罹奇毒，時刻有發作之可能，楚兄，傅某不會說錯吧。」

傅鐵心當日在神劍堡搜得毒經，拿往藏劍谷交給白玉蓮之前，曾把毒經由頭至尾閱遍，他這人天資聰穎，過目不忘，對各種下毒之方法，中毒後之徵象，及解毒方法可說知之甚詳，故從楚三郎之臉色已看出他中了毒。

「你看出楚某中了毒？」

「不但楚兄中了毒，翠紅姑娘也是！如傅某沒看錯的話，兩位所中的是種慢性毒藥，名叫香妃粉。中了香妃粉毒的人，整個人都會懶洋洋，對甚麼都提不起勁，皮膚呈現一種淺粉紅色。這香妃粉厲害之處，便是任何內功高深之仕，也難以察覺自己中了毒，還道是感染了風寒，一旦毒性加深，皮膚開始出現斑點時，毒已入血，甚難救治。」

「傅兄可知道這毒是如何施放，如何解救？」楚三郎道。

「下毒方法只有一種，便是把藥粉混進水中，從皮膚滲進體裏。至於解毒方法嘛，那也簡單得很，只要把身體浸在白醋裏，浸上半個時辰，體內毒素便會被醋吸出。」傅鐵心毫不藏私地把解毒方法說了出來。

翠紅那曾聽過如此奇怪而簡單的解毒方法，不禁半信半疑，道：「你不是欺騙我們吧？」

「翠紅姑娘，傅某何須欺騙兩位呢？若傅某眞有加害兩位之心，乾脆拔劍便成了。以兩位目前之情況，怎是傅某之敵？」傅鐵心微笑道。

「哼，他這樣客氣，不願意拔劍，本姑娘却不會如此輕易放過你呢！姓楚的，出來受死吧。」客棧門外，出現了臉如寒霜的繁星劍後人溫柔柔。

楚三郎看見這狂妄倔强的溫柔柔，心裏不禁暗暗叫苦，以自己現時的狀況，那裏是她的敵手？翠紅雖曾學會皓月刀法，但畢竟時日尙短，且身中奇毒，功力大打折扣，和她動手也是白白送死。

難道他能不顧聲名，與翠紅聯手合戰一個出道不久的少女？

「溫姑娘，妳倒選着一個適當的時候來向楚某挑戰了！」楚三郎苦笑道。

「怎麼了，你自認不敵了嗎？本姑娘也不一定勉强你出戰的，只要你老老實實的回答本姑娘之問題便成。」溫柔柔冷笑道。

「對不起，楚某不習慣在此環境下答覆任何問題，若姑娘定要一戰，楚某便捨命奉陪。」楚三郎說畢，便要步出客棧。

傅鐵心朗聲大笑，飄身攔阻着楚三郎，道：「楚兄，何必大動肝火，這等無知丫頭，何須你親自動手，且讓予傅某吧，傅某早想見識見識繁星劍法到底有何精要之處，能與皓月、龍騰、鳳舞並稱四大劍法！」

「傅兄，這……」楚三郎道。

「楚兄，不用這個、那個了，你的皓月刀法已有過戰勝繁星劍的經歷，也該讓傅某一展身手了吧！」

溫柔柔想不到傅鐵心竟會插手，不禁柳眉倒豎，嬌喝道：「姓傅的，別人會害怕你這殺手，但在本姑娘眼中，你只是個跳樑小丑，乾脆便三人齊上吧，看本姑娘會否皺眉！」她若知道傅鐵心亦懂得四大劍法中的龍騰劍法，便不會如此大言不慚。

「小姑娘，妳眞的不知天高地厚。我們三人中，任何一個都足以令妳吃不了兜着走，妳有甚麼本領，敢向我們挑戰？」

一句不知天高地厚把溫柔柔罵得杏眼圓睜，也不理會身在客棧，拔劍便刺向傅鐵心。

傅鐵心的修爲，在不曾修習龍騰劍法之前，也只是比楚三郎稍遜，學會龍騰劍法後，楚三郎也差點兒敗在他劍下，又怎會把初出道的溫柔柔這黃毛丫頭放在眼內？

只見他隨手拔劍一揮，便把溫柔柔之來勢化解，兩人隨即在狹窄的客棧飯堂裏劍來劍往，鬥得不亦樂乎。

論劍招，繁星、龍騰各有精妙之處，可說難分軒輊。但是在對敵經驗以及內功修爲方面，溫柔柔比諸傅鐵心，可便差了一大截，因而甫交手不久，便被傅鐵心逼得手忙腳亂，只有招架的份兒。

楚三郎見狀，忙道：「傅兄，算了吧，何必和小孩子一般見識呢！」他實在不想傅鐵心把溫柔柔傷着。溫柔柔雖然狂妄，畢竟也是他先師上官雲昔日愛侶之徒啊！

「放心吧！楚兄，傅某從來不殺女流之輩，只不過一挫這丫頭之傲氣吧了！」傅鐵心說畢，手中劍徒增壓力，把溫柔柔逼往一隅。

溫柔柔做夢也想不到傅鐵心比楚三郎還難於應付，知道難逃一敗，乾脆便扔下劍，道：「哼，本姑娘技不如你，沒話可說，你殺了我吧！」她當然是聽了傅鐵心所說才會這樣。

她這一招，若拿來對付楚三郎，很可能有點功效，但傅鐵心又怎會被她難倒？

「小丫頭，我何必殺妳？反正傅某身邊少了一個聽候差遣的侍婢，正好拿妳來充當。只是妳這般冥頑不靈，必須先廢掉武功才行！」傅鐵心笑道。

溫柔柔大吃一驚，罵道：「你……你敢？」

傅鐵心收劍入鞘，道：「妳若再留在這裏的話，傅某便讓妳知道有甚麼是傅某不敢做的！」

溫柔柔連忙拾起長劍，溜得無影無蹤。

楚三郎連忙向傅鐵心拱手道謝：「傅兄解圍之恩，楚某在此謝過了。」

「小事一宗，何足掛齒？楚兄還是吩咐店家找來白醋，先把體內毒素清除吧，經這丫頭一鬧，可能很快便有敵人找到這裏來。」

楚三郎連忙掏出一錠足有十兩重的紋銀，交給店家，着他張羅白醋。

十兩紋銀，足夠一家人半年生活費有餘，那店家接過銀子，歡天喜地的趕忙照辦，片刻後已找來十多罈白醋，分別倒進兩個木桶裏，搬進楚三郎房中。

「楚兄，放心驅毒吧！有傅某在，絕不會讓那些宵小們騷擾着兩位的！」

在這情形之下，楚三郎除了信任傅鐵心外，別無他法。於是關上房門，與翠紅脫去衣服，浸在白醋中。

「三爺，這樣看來，傅鐵心並不太壞啊，怎會幹出那意圖强姦白姑娘及放火燒毀藏劍山莊之惡事？」

「翠紅，我也被弄得胡塗了，這當中可能有蹊蹺，我定要查個清楚。」

傅鐵心若眞的曾强姦白玉蓮，他心中便沒有恩義這一回事，又怎會因爲楚三郎曾饒他一次不死，而要幫楚三郎一次忙，務求兩不相欠？他應該知道放過今天，他日後能殺死楚三郎的機會實在不太大的啊！

究竟傅鐵心心中又有甚麼打算呢？

白玉蓮對傅鐵心之性格，可說是知之甚詳，他的確喜歡追求一些不曾到手的東西，得手後便棄之若屣，所以白玉蓮不讓他得償心願。

但白玉蓮疏忽了一點，那便是傅鐵心要求很高，他追求的都是一等一的。

白玉蓮不錯是人間絕色，但她忘記了自己失身於楚三郎，因此，在傅鐵心心目中，她已是有了瑕疵。當初，傅鐵心不顧一切找楚三郎拔劍，及其後回藏劍谷找白玉蓮算賬，都只是基於一時衝動，氣憤難平。

傅鐵心離開白玉蓮不久，對她的熱情已逐漸冷却，覺得爲一個破甑鞠躬盡粹有點兒不值，因此他另有一番打算，不會與楚三郎携手對付各大門派，與白玉蓮當日叮囑大有出入。

傅鐵心一向眼高於頂，對各大門派高手根本便從不放在眼內，在他心目中，只有一個對手，那便是楚三郎，這曾經擊敗他一次的人。

傅鐵心決定要把楚三郎擊倒，他要擊倒楚三郎已不是爲了要爭奪白玉蓮，若是爲了白玉蓮，他會毫不考慮趁楚三郎有傷在身的大好時機向他拔劍，輕易把他殺掉，奪得美人歸。

現時的傅鐵心，只有一個心願，那便是能夠眞正勝過楚三郎，這樣他傅鐵心才能成爲眞正第一高手。

在傅鐵心心目中，他與楚三郎只是相差一線，當日他不是曾佔盡優勢嗎？後來只不過被楚三郎看通他的劍法路數才落敗吧了。

因此，他才千方百計的殺死各派高手，使各大門派誤認是楚三郎所爲，從而追殺楚三郎。傅鐵心之目的並不是希望各大門派把楚三郎殺死，事實上，若楚三郎身陷困境的話，他也不會坐視，他怎會讓別人奪走他一雪前耻之機會？

那麼傅鐵心這般用心艮苦，目的若然不是借刀殺人，又是爲了甚麼？

他的目的很簡單，只不過藉此機會逼使楚三郎在受壓力之下，使出看家本領，這樣，傅鐵心便能從旁一睹楚三郎刀法之路數，從而找到破解楚三郎那無懈可擊的刀法。

經過數次觀摩後，傅鐵心雖未能眞正找出破解楚三郎刀法之秘訣，但對楚三郎之出刀，已有了相當之認識，這對於他來說，可算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因爲他已開始領略到「順其自然」之要旨。

他對自己巒有信心，知道自己開始踏足一個新的境界，若再與楚三郎決戰的話，縱不能戰勝，也不會如上次般敗得那麼慘。

他極有信心，擊敗楚三郎只是時日的問題，而且這日子不會太久。

因此，傅鐵心毫不考慮地對楚三郎施以援手，老實說，以他的性格，若眞的認爲永無機會勝過楚三郎，會否如此做，實屬疑問。

楚三郎與翠紅在白醋中浸了足足半個時辰後，果然覺得舒暢得多，再也沒有那種煩悶及懶洋洋之感覺，知道體內毒素已清，便雙雙從桶中躍出。

翠紅一向都體貼入微，也不顧得自己仍是赤條條，只顧着替楚三郎抹乾身體及服侍他穿衣。

「翠紅，讓我自己來好了，妳還是快點穿回衣服吧！這樣很容易着涼的。」事實上，楚三郎除了關心翠紅外，也有點兒恐怕自己受不住翠紅那成熟的胴體之誘惑，畢竟他已禁慾多天！

「三爺，小婢已習慣了，那會這麼容易着涼啊？三爺還是到床上調息一刻，看看傷勢有沒有好轉吧！」翠紅匆匆替楚三郎穿上衣服，把他拉到床上。

提起了傷勢，登時把楚三郎慾火驅散，連忙收起雜念，運功調息。

這兩天來，他的傷勢事實上已康復了不少，只不過因中毒關係，整個人顯得懶洋洋，全身乏力，才覺得傷勢沒有好轉罷了。如今毒素已除，楚三郎登時覺得精神爽利，眞力回復得七七八八。

功行三週天後，楚三郎緩緩睜開雙眼，看見翠紅關注地凝望着他，便道：「翠紅，妳爲何不也調養一刻？我來替妳護法吧！」

翠紅笑道：「三爺，不用了，小婢現在已覺得身心舒暢，甚麼事也沒有哩。三爺的傷勢如何了？」

「我現在好得多了，即使再碰上悟性這些高手也不怕。只是數天來可辛苦妳了。」楚三郎道。

驀地，房外傳來陣陣叱喝之聲。

「不好，傅兄遇上敵人了，我們出去瞧瞧！」楚三郎一聽，連忙帶着刀與翠紅穿窗而出。

天井中，擠滿了各式打扮的武林人物，有和尙，也有道士，看樣子各大門派的高手都已湧到。

楚三郎看見對方領頭者只是個年約六旬的道士，並非老和尙，知道這是武當掌門清虛道人，而自己略有顧忌的少林元老宏清大師尙不曾到達，

心中略爲安定。

「楚兄，怎麼樣了？沒事了吧？」傅鐵心看見楚三郎與翠紅雙雙躍出，精神爲之一振，揚聲道。

「傅兄，有勞關心，楚某已無礙了。」

「既然如此，我們便殺他一個片甲不留，讓他們知道厲害，再也不敢像冤魂般，終日纏着我們。」傅鐵心朗笑道。

「傅兄，且讓楚某與清虛道長說上數句話！」楚三郎道。

清虛道長身旁的太虛道長已搶着道：「姓楚的，事到如今，還有甚麼可說的？乖乖的束手就擒，說不定還可以保留一個全屍！」

楚三郎道：「太虛，你認爲憑着這裏數十人便能把我們三人留下嗎？你以爲楚某是怕了你們嗎？楚某只不過不想誤會加深罷了。」

武當掌門清虛道長合什道：「楚檀越，你認爲這其中眞有誤會？」

「當然，我們對付神劍堡史向榮之箇中原因，早已向悟性大師說過，你們應略有所聞，若還不相信的話，楚某無話可說，不過你們若逼我等出手，一切後果須由你們負責。」楚三郎道。

「哼，簡直混帳，殺了史盟主，還誣告他是鐵劍門主腦，貧道從沒見過你這般卑鄙無恥之徒。」太虛道長大怒。

「楚兄，這些胡塗蟲不見棺材不流淚，和他們說這麼多幹甚麼？乾脆動手吧，有人聽你的話才怪！」傅鐵心「嗆」的一聲拔劍在手。

楚三郎也知道絕難說服對方，只好道：「各位，楚某言盡於此，你們若一意孤行，逼我等出手，一切後果，楚某概不負責。」

清虛道長道：「楚檀越，你等妄造殺孽，實武林大患，請恕貧道等得罪了！各位同道，悟性大師曾有令諭，務必把三人擒下，生死不拘，亦不必顧忌任何武林規矩。」

在場羣雄聞言，紛紛掄起兵器，撲向楚三郎、傅鐵心及翠紅三人。

楚三郎實在不願多造殺孽，吩咐翠紅道：「我們衝出去吧，不要戀戰！」

羣雄人數雖多，但眞正高手却是有限得很，强如武當掌門也遠非楚三郎之敵，那能攔阻三人？只片刻間，已被三人衝破一個缺口，跑得無影無蹤。

三人把武林盟中人擺脫後，停下來略作休息。

「楚兄，對付這些胡塗蟲，實在輕鬆得很啊！我們何須跑呢？乾脆把他們殺個清光，豈不一了百了？」傅鐵心道。

「傅兄，殺了這數十人，明天還是會有另數十人，我們能殺多少？多殺一人，我們和各大門派的仇怨便加深一分，這又何必呢？」

「楚兄，即使我們不殺，各大門派都不會放過我們的了，難道你還希望他們會和我們握手言和嗎？」

「傅兄，世間上沒有絕對這一回事的，他們若能靜心細想，便會衡量如此和我們衝突是否值得。不過，我們得給予他們一個冷靜下來的機會，若繼續殺下去，只會弄致羣情更爲洶湧。試想想，即使把他們悉數殺光，我們又有甚麼好處？」

一言驚醒夢中人，傅鐵心登時呆了一呆，道：「噢，對啊！我怎麼沒想到這一層，沒酬勞而殺人，豈不是等於賠本生意？」

「我們還是想個辦法和他們化解這段仇吧！」

「可以嗎？」傅鐵心道。

「盡力而爲吧，即使不成功，我們也沒有損失啊，大不了屆時再來殺過！」

* * *

楚三郎等人自小客棧逃脫不久，專誠爲了楚三郎出關的少林寺長老宏法大師才與多名寺中高手匆匆趕到開封，自然未能截着楚三郎等人。

宏法大師無可奈何，只得率領寺中好手在開封一帶搜索，可是，找尋了數天，仍不能找着半點楚三郎一行人之蹤影，只得頹然回寺。

可是，大出宏法大師意料之外，楚三郎等人原來竟在嵩山少林本院中。

少林掌門悟性大師傷勢仍未復原，寺中大部份好手已隨宏法大師外出追捕楚三郎，山上只餘身手普通之二、三代弟子。

悟性大師聽見楚三郎登門求見，臉色爲之大變，暗忖少林劫數難逃。他早已見識過楚三郎高明的身手以及翠紅那一口流星刀厲害之處，光是這對男女煞星便足以使少林疲於應付，何況還有一個身手與楚三郎不相伯仲的傅鐵心同行？

悟性大師只好硬着頭皮接見三人，看看他們來意爲何！

「悟性大師，楚某日前留手不及，致傷了大師，實非常抱歉。」楚三郎道。

「楚施主，比武過招，難免有所傷亡，當日施主並非施展旁門左道，鬼域技倆，又何須爲此介懷。敢問三位施主今日過訪敝寺，是爲尋仇而來還是有其他目的？」

傅鐵心朗聲笑道：「大師請放心，傅某等並非趁貴寺好手空羣出山，乘虛而入，對貴寺有所行動。雖然此舉足可令貴寺元氣大損，傷亡慘重，但我等却不屑爲之。只是，若大師無視形勢，一意孤行，定要訴諸武力的話，我等也別無他法。」

「阿彌陀佛，那麼施主們之來意是……」

「大師，我們是善意而來的，這一

點你們可以放心，至於詳情，可否容我等內進細談？」楚三郎道。

悟性大師亦知日前於開封城郊時，楚三郎那一招是手下留情，臨時收回不少內勁，否則他那有命在，因此他對楚三郎存着數分好感，對他的話也信上數分。

「阿彌陀佛，貧道待慢了，請內進奉茶。」悟性大師躬身迎客。

三人隨着悟性大師來到會客室，分賓主坐下後，楚三郎開門見山的道：「悟性大師，楚某此來，乃是表明我等之心意，希望大師能與各派掌門冷靜一點，以免造成更大錯誤。」

「楚施主，老衲不明白你的意思。」

「首先，我等聲明與貴盟中人一向無仇，過往動手皆是爲勢所逼，因自衞而傷人。」

「楚施主，你這是把責任全推卸在本盟身上？」悟性不悅道。

「大師，楚某現在並不是研究責任問題，只不過希望說明一點，那就是貴盟若能停止與我等爲敵，楚某等將不會對貴盟各門派有不利行動。」

「楚施主，這敎老衲如何能相信呢？昔日神劍堡……」

「大師，楚某早已向你說得很清楚，史向榮及神劍堡，實則便是鐵劍門的化身，不足爲例。楚某更可告訴大師一事，貴盟之鐵劍金鏢連鎮英於日前曾率領十多名鐵劍門殺手向在下襲擊，如楚某推測不錯，連鎮英該是鐵劍門繼任首腦。」

悟性大師大訝，道：「竟有這麼一回事？施主可不要揑造事實。」

「大師，楚某沒有欺騙你的必要，說實在的，楚某等若眞有加害貴盟之意，也不會如此多費唇舌，找大師表明立場了。不是說我等自大，楚某三人聯手，若不顧一切，向各大門派下手的話，貴盟早有不少門派已被除名。大師可相信楚某此言？」

悟性大師不禁汗流浹背，因爲楚三郎所說的乃是鐵一般的事實，不說別的，若是楚三郎等人此刻動手，少林寺便會首當其衝，後果堪虞。

「大師，爲了一個殺手組織，而造成這麼大的禍害，這值得嗎？希望大師能爲大局着想，不要讓這殺戮局面繼續下去了，它對貴盟有百害而無一利，當然這對楚某等也沒有好處。」

「楚施主，請問這是朝廷的意思嗎？」

楚三郎爲之一愕，道：「大師，爲何你有這一問？這全屬楚某等人之意見，與朝廷有何關連？」

「楚施主，你敢否認自己是朝廷鷹犬嗎？」悟性大師終於忍不住，道出楚三郎之身份。

「大師，楚某不錯曾追捕不少江湖大盜，領取官府懸紅，但本身却是如假包換的江湖人，和官府毫無關係。」

「但是，你曾出入京師密探大本營，難道只是爲了領取花紅？」

「當然不是，納蘭海亮早已查出史向榮乃鐵劍門主腦，爲了種種原因，不曾對之採取行動，誰知楚某等早他一步出了手，因此找上楚某，希望楚某能替他清除鐵劍門餘孽吧了！而楚某與官府的關係，亦僅於此。」

「楚施主，你能否發誓並非朝廷中人，亦不曾接受朝廷任命對付本盟及各大門派？」

「當然可以，根本楚某便不是如大師所說，任何毒誓也沒關係。」

「既然如此，老衲暫且相信施主，只是，老衲雖忝爲武林盟主，如此大事也不能胡亂作主，必須與各大門派掌門商討後才能給施主一個答覆。」

「沒有問題，楚某可給予貴盟一個月時間商討此事，在這一個月內，楚某等絕不主動找貴盟中人動手。當然，若貴盟找到楚某挑釁，自當例外。一個月後，若貴盟不同意和解或不予答覆的話，楚某等爲保障本身安全，說不定會先發制人，向各派採取行動。」

「好，老衲定於一個月內給施主一個答覆，希望施主遵守諾言，於這個月內不造殺孽。」

「那麼，楚某告辭了！」

楚三郎、傅鐵心及翠紅三人隨即在悟性大師恭送之下，離開嵩山。

「楚兄，你認爲老禿驢會同意和解嗎？」傅鐵心道。

「他實在沒有選擇之餘地，我們三人居無定處，行蹤飄忽，他們難以集中力量對付我們。但是，我們却可輕易找上他們任何一派，避重就輕地給予他們沉重打擊，老和尚權衡利害之後，定會答應和解。」

「三爺，他們不惜一切地追殺我們，會否是因爲誤會我們乃朝廷鷹犬？」翠紅問道。

「極有可能，他們定是以爲我們奉了朝廷密令，對付各大門派，恐慌起來才聯手對付我們的，說實在的，有誰這般熱心，爲了一個神劍堡而冒門派覆亡之險和我們作對？」

* * *

在跟着的一個月裏，楚三郎等人爲了避免不必要之痲煩，找了一個僻靜之處躲了起來。

而在這段時間內，傅鐵心日夕沉思，尋求在武學上一個新的突破，他知道若不能有所突破的話，實在難以勝過楚三郎，所以把每一刻光陰都放在鑽研武功之上。

反之，楚三郎則大有不同了，他因領悟了自然這境界，再也不用在招式上花費心機，只早晚修練內功一遍便足夠，餘下的時間便是指導翠紅。

一個月後，三人重臨嵩山少林寺。

不出三人所料，各大門派的高手都齊集少林，等候着三人。

少林寺裏，除了悟性大師及各派

掌門之外，還有兩位年近古稀的高僧。

「楚施主、傅施主，老衲與各派掌門商討多日後，一致認為施主所提出之建議乃有誠意之舉，為了避免發生更多流血事件，決定取消向三位追殺之行動，但三位施主必須答應，今後不得向各門派無故挑釁，殘殺武林同道。」悟性大師說。

「楚某可以答應大師這一點。」

「傅某也可以答應。」傅鐵心道。

悟性大師見翠紅默不作聲，便道：「那麼這位女施主呢？」

翠紅忙道：「大師，小婢只是個下人，一切都聽從三爺之吩咐，若三爺不和你們為敵，小婢又怎會另作主張？」

「好，現在必須解決一些小問題了，三位施主這數月來曾殘殺了不少武林同道，姑勿論在甚麼情況之下發生，若就此輕輕抹過，老衲亦難以向各武林同道——尤其是那些門中弟子曾不幸遇害的門派有所交代。」悟性大師道。

楚三郎臉色略變，道：「大師打算如何？請老實說個明白。」

悟性大師道：「楚施主，老衲有一建議，希望施主等能接納。」

傅鐵心不悅地道：「有甚麼花樣，儘管說出來吧！」

悟性大師道：「這一筆恩怨，老衲建議以武林規矩來解決，三位施主意下如何？」

傅鐵心道：「以武林規矩來解決？是否便是以比武來了斷？」

悟性大師道：「對了，本盟推選三人，與三位施主來一次比武，以兩陣定勝負，若三位施主勝的話，所有恩怨一筆勾銷。」

「若我們敗了又如何？」傅鐵心搶着道。

「若三位施主不幸落敗，那便屈駕三位施主於本寺面壁十年，本寺保證以上賓之禮款待！」悟性大師道。

楚三郎聽了，向傅鐵心道：「傅兄，你認為如何？」

傅鐵心豪氣萬千的道：「若真的是一對一，傅某接受挑戰。」

楚三郎道：「大師，我們同意你之方法。請你說明比武細則吧！」

傅鐵心補充道：「比武方式必須我們能接受才行。」

悟性大師道：「這當然了，老衲定會依武林規則的。本盟上陣的乃是家師、宏法師叔以及武當清虛道兄，各自使用自己趁手的兵器，比武中不得施放暗器，直至一方不能再戰為止。若其中一方自認落敗，勝方不得再施毒手，否則當作敗論，三位意下如何？」

「這也公道，你們誰先來？」傅鐵心搶先出場。

「老衲宏法，領教傅施主高招。」其中一名古稀老僧從悟性大師身後步出。

「大師，傅某用的是劍，你即使用掌，傅某也不會空手出戰的，你可不要說不公平啊。」傅鐵心道。

「老衲用的是戒刀。」宏法大師道。

兩人隨即便動起手來。

宏法大師雖說是少林現任掌門悟性大師之師叔，但因部份少林絕技，必須是掌門人才能修習，故身手並不比悟性大師高明很多。

傅鐵心這個月來，潛心研究劍法，給他領悟了不少劍術上的要旨，因此武功猛進，比諸數月前和楚三郎交手時，高明得多，因此和宏法大師動起手來，倒也鬥得難分難解。

兩人劇鬥了接近千招，仍是一個不分勝負的局面。

「三爺，你認為誰可以勝？」翠紅問道。

「如無意外，傅兄應可勝出，因為宏法大師年紀老邁，體力難以支持長時間搏鬥。」楚三郎分析道。

他的分析一點兒也沒錯，事實上傅鐵心早應取勝，只是他恐怕近日來領悟所得，把龍騰劍法融滙於本身劍法之絕技使出來的話，會被楚三郎看見，故不會使出來吧了。

終於他窺準一個良機，趁宏法大師後力不繼，即使出其中一招最近領悟得來之絕技，逼得宏法大師棄刀後退。

宏法大師身為少林長老，兵器被逼脫手，當然不能厚顏再戰，故自認落敗。

先勝了一場，楚三郎自是大為安心，道：「翠紅，妳來出戰吧！記着一點，勝負不是問題，即使敗了，還有我。不要强來，更不要鋌而走險。」

武林盟方面見楚三郎竟派出武功最弱的翠紅出戰第二場，均有點訝然。本來打算出場的宏光大師立即退下，讓武當清虛道長出陣。

因為宏光大師修為深厚，比之宏法大師還要高出很多，對付翠紅，當然可輕易取勝。但如此一來，第三陣則變成清虛道長對楚三郎了，清虛道長比諸少林掌門悟性大師還略有不如，怎是楚三郎對手？

武林盟方面當然不會上當，因此推出清虛道長迎戰翠紅，打算由清虛道長勝回一場後，再由宏光大師與楚三郎決一死戰。

可是，他們低估了翠紅的實力。

經楚三郎數月來的悉心教導，翠紅的身手已足棲身武林頂尖高手的行列，比諸清虛道長實不遑多讓，加上她手上那柄刀，無堅不摧，可說是佔盡上風。

清虛道長因輕敵關係，甫交手便被翠紅佔去先機。及其後他愈戰愈急，要想奪回優勢已是力有不逮，欲速則不達，這是至理名言。

翠紅的皓月刀法，脫胎於昔日的

四大劍法，楚三郎曾憑此縱橫江湖十年，自有其淩厲之處，只見她一刀緊接一刀的，把清虛道長逼得透不過氣來，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終於，翠紅一招「皓月千里」，把清虛道長頭頂髮髻整個削掉，要不是翠紅手下留情，把刀勢略為抬高數寸，清虛道長早已不見了半邊腦袋。

他長嘆一聲，棄劍認輸。

楚三郎方面連勝兩場，第三場當然不用比試。

悟性大師無可奈何，只好道：「楚施主、傅施主，你們既然勝了，那麼過往的恩怨，便一筆勾銷。不過，希望三位能遵守今日之約，今後不得向本盟各派下手。」

楚三郎道：「這個當然，不過，若貴盟違反約定，再度無故向我等攻擊的話，楚某定必採取報復行動，屆時可不要怪我等不會先此聲明！」

驀地，一個滿身鮮血的中年人在兩名少林僧侶攙扶下，走了進來。

楚三郎目光銳利，一眼便看出是棲身開封附近史老頭別寓的張永，大吃一驚，道：「張兄，發生了甚麼事？」

張永從懷中掏出一本小冊子，道：「三爺，史老頭才是鐵劍門現任門主，連鎮英只是他的手下，這是鐵劍門殺手名冊，是我在他密室中找到的。」

楚三郎連忙扶他坐下，替他檢查傷勢，見他傷勢雖重，卻無生命之虞，才略為放心，接過小冊子道：「老狐狸在那裏？」

「我也不知道，當日你們逃走後，老狐狸大為光火，派遣了不少人手找尋你們。不久後來了一個美女，自稱是甚麼日月教的，逼使老狐狸加盟，老狐狸不從，被那個女子打傷，更强逼他服下一顆藥丸，自此老狐狸便不知隨着那女的去了那裏。我因老狐狸不在，便放心在屋內搜索，看能否找出甚麼秘密，誰知竟被我無意中發現一個小密室，內有這小冊子，載有全部鐵劍門中人的名字。我便拿出小冊，到處找你們，及其後知道你於今天來嵩山，便趕來這裏，誰知被鐵劍門中人追殺，幾經辛苦才能到達這裏。」

「張兄，可知那女人是誰嗎？」

「不認識，只知道她姓白。」張永道。

楚三郎心中一動：「難道是白玉蓮？」順手便翻閱那小冊，只見上面記載着鐵劍門各殺手之名字，史老頭、已死的黑風寨主李達，連鎮英均榜上有名，便把小冊交給少林掌門悟性大師。

悟性大師接過一看，發覺不少名門中人也榜上有名，不禁大為嘆息：「老衲等錯怪你了，可是為甚麼不見史向榮的名字在其中的？」

「大師，你可留意到為首的史老頭名字上寫着鐵二嗎？這是他們的身份，表示乃二當家，史向榮是門主，何須把自己的名字記上？」

「楚施主，這小冊子可否暫時交予老衲，讓老衲找出餘孽？」

「當然可以。只是楚某也有一個小小要求，希望大師能答允。」

「楚施主請說。」

「楚某必須繼續找尋史老頭這老狐狸之下落，斬草除根，敝友張兄有傷在身，不便隨行，可否請大師代為照顧？」

「這個沒問題，不知張施主可否願意暫留敝寺？」悟性大師道。

張永當然不便反對。

楚三郎隨即向悟性大師告辭，與傅鐵心、翠紅離開嵩山。

甫離嵩山，楚三郎便正式對傅鐵心道：「傅兄，有一件事希望傅兄據實答覆楚某。」

「傅某知無不言，言無不實。」

「傅兄曾否火焚藏劍山莊？」

「藏劍山莊被焚？傅某對此一無所知，這是何時發生的事？」

「傅兄曾否與白玉蓮動手？」

「不曾，傅某一生人之中，只曾與一個女子動過手，那便是溫柔柔。」

「傅兄，讓楚某說出一些經過，請傅兄看看其中是否有不對之處。」楚三郎隨即詳細說出不久之前回藏劍谷所見，及白玉蓮之一番故事。

傅鐵心大怒：「她竟然這麼說！楚兄，傅某也有一段故事，請你細聽。」當下亦把白玉蓮對他所說的一番話說出。

兩人所說，當然大有出入。

說謊的是誰，楚三郎、傅鐵心，還是白玉蓮？

最佳辦法是把白玉蓮找出來對質。可是人海茫茫，往那裏找她？

楚三郎與傅鐵心均有一套可與白玉蓮聯絡的辦法，但兩人都不曾用過。

於是兩人便嘗試能否與白玉蓮聯絡上，但試了足足一個月，白玉蓮仍是全無下落。

三人隨即趕到開封史老頭的外寓，但該處如所料般，已是人去樓空，連那些價值不菲的字畫、古董也一件不留。

白玉蓮及史老頭以及他們所率領的日月教、鐵劍門是否就此銷聲匿跡？楚三郎與傅鐵心會否刀劍相向？請留意獵鷹楚三傳奇另一個故事之發展。

（本文完）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卧龍生・文
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一）



江湖寧靜二十載　風雲暗中再翻湧

紛擾不息的江湖，一下子平靜了下來，而且，平靜了二十年，這眞是一段安閒的歲月，也是江湖上重未有過的安閒日子。

那是三位身負絕世武功、心懷大願的高人，策劃了三年，又說動了少林、武當兩大門派全力襄助，才在一次武林同道的大聚會中，一舉剷除了江湖上最惡毒的四大兇煞和十二邪神，也鎭住了胸懷野心的各方豪雄，訂下了一份嚴格的約定，一體遵守，不得逾越。

大會上，沒有推舉主持武林事務的盟主，因爲他們發覺到，認定的武林盟主之位，會引發很多江湖豪雄心中的不平，生出取代之心，反成爲江湖上禍亂之源。

因此，各門派都維持了原有的形貌，這使每個門派首腦人物的心中，都獲得了一份平靜，至少，他們都沒有甚麼損失。

大會在九華山上舉行，這份訂下的約定，就稱爲「九華盟約」。

「九華盟約」竟然維持了江湖上二十年的安靜歲月。

但那三位策劃武林同道大聚會的高人，却在大會之後失蹤了。

多少仰慕他們的武林後起之秀，費了無數心力，踏遍了千山萬水，希望能一睹他們風采，求教絕學，但三位高人像是滴入大海的水珠，再也找不到一點痕跡。

三位受人敬慕的前輩大賢，就這麼突然的消失了。

也許他們還活在這個世界上，只是隱藏得太好了，因此沒有人能找到他們。

於是，江湖上開始了紛紜的傳說。

最合乎情理、而又流行最廣的傳說有三個。

第一個是：他們雖然擊殺了四大兇煞和十二邪神，但他們三個人，也受了很重的內傷，只是當場以內功逼住傷勢，不使發作，但大會之後，傷發而亡。

第二個傳說是：他們開拓了江湖上從未有過的清平世界，心願已了，歸隱於深山大澤，追求仙緣大道，不再理會塵世上的紛爭。

第三個是：他們決心要維護「九華盟約」，不准有人背棄，易容改扮，巡行天下，暗裏查訪違約背盟的人，出手殲滅。

可能是第三個傳說的震駭，使整個江湖平靜了二十年。

但，江湖上眞的是平靜了嗎？

*　*　*

雪封大地，一片銀白，西風如剪，刺骨生寒。

鄂西摩天嶺絕峯之頂，寒風的凜烈，尤强十倍，深澗奇峯的景物，也全爲大雪覆蓋，除了偶而可見一兩隻鷂鷹掠空而過外，連走獸飛禽，也都在逃避這風雪交作的酷寒，躲在窠穴中。

奇怪的是摩天嶺的頂峯上，竟然站着有人，而且，是很多的人，兩排相對，各有十人。

他們雖然都穿着棉襖、棉褲，但都盡量紮結得貼身俐落。衣服的顏色，也淸楚分明，一方淺藍，一方銀白，但都已被飄落的雪花掩遮去十之七八，冷厲如刀的寒風，吹飛起身上一片積雪，立刻又被隨來的一片雪花補上。

遠遠望去，似是被堆起的雪人。

他們佩帶着兵刃，藍衣的佩劍，白衣的佩刀，看上去都是武林中人。

是的！他們都是武林中人，而且，都是內外兼修的高手。假若不是有深厚的武功基礎，就算身着重裘，也耐不住這山頂寒風，而會被凍僵、倒斃了。

但這些人都還畢直的挺立着。

一聲冷笑過後，響起一個淸朗的聲音，道：「胡兄，該是過午的時刻了？」

「嗯！也該脫下衣服了。」

呀！竟然那裏還有兩個人，他們盤膝而坐，大雪掩去大部份的身軀，如若他們不說話，還眞不容易被人發覺。

這兩個人年齡大一點，都已是四十幾歲了，胸前飄動着長髯。

但濃黑的長髯，早已被白雪沾滿。

第一個說話的人，霍然站起，抖落一身積雪，露出一身銀白衣服，哈哈一笑，道：「胡兄久居北國，不畏風雪，所以認爲兄弟和門下子弟，擋不住這點風雪之寒麼？」

「段兄言重了，胡某相信段兄和門下子弟，個個內功精深，區區一點風雪，豈能傷到他們？」

「不錯，這就要胡兄開開眼界了，兒郎們，脫下衣服，看看摩天嶺上的寒風大雪，能不能凍死南刀門下的人。」

他口中說着話，人却是領頭行動，雙手揮動，解帶寬衣，片刻之間衣褲盡除，只留下一條短褲和腳上的靴子。

十個白衣人仿效行動，脫下棉襖、棉褲，上身裸裎，但却伸手抓起佩帶的長刀，提在手中。

對面站立的藍衣人，也開始解去衣帶，脫去上衣棉褲，也抓起了佩帶的長劍。

老少二十二個人，一般模樣，光着上身，裸着雙腿，站立在風雪中。

這些人不是瘋了？在凍死人的大風雪中站了半天，還嫌不夠過癮似的，竟然脫下了衣服，只留內褲、靴子，迎着刺骨裂肌的寒風、鵝毛似的大雪。

兩個老的更絕，拂拭一下長髯上的積雪，竟然盤膝坐了下去，坐在逾

尺厚的大雪上。

乖乖，只那麼一刻功夫，這些人身上，已佈滿了雪片。

說他們不冷，很難叫人相信，因爲他們的身軀微微的顫動着，嘴唇也凍得發青，但他們能忍耐，沒有一個倒下去，也沒有一個人叫出一個冷字。

他們抵抗寒冷的辦法只有一個，就是提聚丹田眞氣，運集功力，和酷寒抗拒——

這是一場對決，別開生面的對決。

南刀、北劍，各選十名門下武功最高的弟子，作這場瘋狂的對決。

他們佩帶着刀劍，但都不用刀、劍搏殺，而是要在臘月的大風雪中、摩天嶺絕峯之頂，脫光了衣服，比賽忍耐寒冷的本領。

刀、劍可以殺人，大風雪中的酷寒，也會把人凍死，凍死的滋味，絕不比刀、劍殺死好過。

人雖然是充滿着智慧的萬物之靈，但愚蠢起來，也實在可怕，絕不比一般動物聰明，動物雖弱肉强食，但牠們想不到折磨對手的方法。

可是，人能想到，人會折磨別人，也會折磨自己。

不過，人也會想出很多理由去解釋他們的愚蠢行爲，他們破壞了別人的幸福、美好，却又能說出一番動聽的理由。

南刀段九，北劍胡萍，就是這樣的人。

他們各帶着門下十個最傑出的弟子，千里迢迢的跑上摩天嶺，來比賽大自然孕育出來的酷寒風雪。

*　*　*

凜冽的寒風，無情地吹刮着，像刺骨的鋼針，裂膚的利刀，來自江南的南刀門弟子，始終是比不過成長在風雪中的北劍門人，兩個人已倒下去了，激起了一片飛雪。

南刀段九睜開微閉的雙目，看了一眼，又緩緩閉上了眼睛。

沒有一語慰問，也沒有一聲歎息。

胡萍淡淡一笑，道：「段兄，勝負乃兵家常事，認了吧！大丈夫能屈能伸啊！」

「南刀門下無降兵，胡兄，別忘了熬過這一陣風雪之苦，段某人也有一番玩命的安排！」

「玩命？哈哈，段兄，別忘了『九華盟約』第一戒，不准出刀殺人啊！拔刀殺人者死！難道段兄要背棄盟約，來一場刀、劍拚搏？」

「段某是何等人物，豈會背棄天下武林同道一體遵守的盟約？段某如是背盟棄約的人，也不會讓我這等生長在杏花江南的弟子們，承受這等寒風透肌之苦了。」

「說的也是，不過，北劍門下弟子，可也是血肉之軀，他們不是鐵打銅澆的人，這些寒風大雪，一樣侵襲着他們的肌膚的。」

「哼！胡兄，用不着說風涼話了，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你想出這種比試的辦法，眞夠高明，也夠歹毒。就算南刀門下弟子凍死光了，我也要撐過這一陣，到了第二陣，就由兄弟作主。胡兄，你有好瞧了。」

「胡某人實在想不出，不動刀、劍搏命，你段兄會有甚麼辦法，能使胡某和門下弟子們認輸。」

「段某的辦法，可以讓你胡兄拔劍，當然，我也可以抽刀，不過，不是用它殺人。」

「拔劍、抽刀，不是用來搏命？胡某人就想不通作甚麼了。」

「胡兄慢慢的想吧！兄弟暫時不會告訴你。」

但聞蓬蓬蓬三聲輕响，又有三個人倒了下去。

兩個是南刀門，一個是北劍弟子。

雖然，他們選的都是門下武功最好的弟子，但畢竟藝業有深淺，功夫有高低，北劍門下，一樣有難熬酷寒的人。

南刀段九輕輕吁一口氣，道：「兩個時辰到了吧？」

胡萍目光掃掠了門下弟子一眼，發現那飄落在他們身上的雪花受到體溫的蒸發，外爲寒風逼迫，已然結成了一層薄冰，如若這冰層再加厚一些，結滿全身，任何人都無法支撐下去。

再看段九全身冒出白氣，雪花都被逼離開去，偶有落在身上的，也會化作水氣流失，內功的精湛，似已到了寒氣難侵的境界。

事實上，頂峯上二十二個人中，也只有他和段九身上未結薄冰。

如是再苦拚下去，南刀門下弟子，故難倖免，只怕自己門中弟子，也將有大部份僵斃之虞。

但最使胡萍不安的是，十名北劍門人中，有一個是他的獨子胡元。

何況，天色已暗了下來，兩個時辰的約定是該到了。

絕峯之上，沒有漏斗流沙計時，漫天陰雲蔽空，也無法看淸日影計算辰光，只能憑猜估算了。

暗中盤算過場上情勢，胡萍乾笑一聲，道：「既然段兄認爲約定的時限已到，就算是到了吧！」

段九忍下一口氣，喝令門下穿上衣服。

但能夠遵照行動的，就只有兩個人，餘下的四人，雖未摔倒下去，也已被凍得全身僵硬，無法行動了。

回頭望北劍門下，九個人中，有七人能夠自己取衣穿着，另外兩個雖然手腳不聽使換，但身子還可扭動。

這一陣比試，南刀門下敗得很慘。

段九沉不住氣，雙手齊出，逼出

內力，分助四人，但也只有兩人借助了內力，緩開了手腳，另外兩個，却蓬然倒了下去。

先穿好衣服的兩個弟子，施展了一陣拳腳，活開血脈後，才幫助同門穿上衣服。

段九咬牙出聲，冷冷說道：「郭天同，他們傷勢如何？」

「七師弟，九師弟，還有氣息，五、六、八、十，四位師弟，似已被凍死了。」

「給他們服下一顆護心丹，他們凍僵了，未必就會凍死！送他們到篷帳中去，把我準備好的東西帶來。」

「是！」郭天同是南刀門下的大弟子，指揮三個還能活動的弟子，揹起兩個氣息尤存的師弟，又挾起另外四人，奔向篷帳。

「段兄不用難過……」胡萍微笑着說：「胡某門下，也凍傷了兩個……」

「胡萍，等一下希望你還能笑得出來！」段九的臉上，泛現出一片狠酷之色。

胡萍知道段九搭起了一座篷帳，絕不是爲了防寒之用，因爲段九根本就想不到，他胡萍會想出了這麼一個比試的辦法。

這辦法，從來也沒有人用過。

胡萍很得意這份出人意外的聰明之計，果然令他大獲全勝。

如果，段九救不活凍僵的六個弟子，南刀門的實力，便將消退一半，因爲他們都是南刀手下的精英。

但胡萍也猜不透段九的設計，究竟他要用甚麼出奇方法對付北劍門。

但胡萍安心的是，目下段九實力大損，不管怎麼比試，北劍門都佔了絕對的優勢。

但見南刀門下首徒郭天同，帶着一位師弟，各舉一個很大的棉被圍遮之物，大步行了過來。

另外兩個還可行動的南刀門中弟子，大概是留在那裏，照顧六個凍僵的同門。

胡萍瞧不出拏出來的是甚麼東西，立刻以手勢下令門下弟子戒備。

段九却哈哈大笑，道：「胡兄可是害怕了？」

胡萍沒有回答段九的話，兩道目光，却凝注在棉被掩遮的事物之上。

段九一手揭開棉被，胡萍立刻大爲寬心。

原來，那是兩個很大的鳥籠，各裝着一隻巨大的褐色蒼鷹。

「怎麼？段兄要用這兩隻大鷹對付我？」

段九冷冷說道：「這是產自十萬大山的巨鷹，爪利力强，有一次飛行千里之能，喜食毒蛇，故而口內爪上，皆有劇毒，但這摩天嶺上，寒風如剪，牠在這樣的天氣下，能飛多遠，兄弟就不敢論了。」

胡萍心中奇道：蒼鷹能飛多遠，和比試有甚麼關係？難道要比賽騎鷹不成？

仔細看去，只見鳥籠上有兩條絲索，繫在蒼鷹的腿上，鷹頸之間，還套了一個鋼環。

任是胡萍有着豐富的江湖閱歷，一時間也看不懂這些安排作用何在？

但聞段九說道：「胡兄，這一次不用門下弟子參加，而由兄弟和胡兄一決勝負，不知胡兄意下如何？」

胡萍乾笑一聲，道：「只要段兄計劃下的道兒公平，胡某捨命奉陪。」

「好！丈夫一言，駟馬難追，希望胡兄不要後悔才好。」

「段兄放心，胡某人說出口的話，如板上釘釘，絕不反悔，不過，這公平二字，却是最爲重要。」

「放心，絕對公平，這對蒼鷹，都是雄鷹，但爲讓胡兄安心，你先選一隻。」

胡萍忽然間變得小心起來，仔細看了兩隻蒼鷹，果然一般神駿，連大小也幾乎一樣。

但他並未立刻決定，沉吟了一陣，道：「這麼吧！段兄先把比試的佈署安排妥當，兄弟再選不遲。」

「好！天同，打開鷹籠，繫上鷹韁。」

「是！」郭天同雙手揮動，熟練地開了鷹籠，並在鷹頸的鐵環上，繫了一條三丈長短的絲索。

囚鷹的大木籠，是經過特別的設計，打開之後，變成了兩個兩尺高的木籃子。

「胡兄，看清楚了吧？」

胡萍仔細地打量了一陣，心中似有所悟，但還不是完全瞭解。

他是個謹慎的人，不全瞭解，就不肯硬充英雄，因此笑一笑，道：「段兄這部署，看來複雜新奇，最好能解說一下。」

「其實很簡單，以胡兄之能，恐是早已瞭然於心，但既要段某解說，兄弟是恭敬不如從命了……」

長長吁了一口氣，接道：「這木籃，繫在雙鷹的腿上，你我站在籃中，驚飛蒼鷹，然後各出兵刃，斬斷對方的絲索，逼使對方跌摔下去，至於跌落在甚麼地方，是生是死，那就各憑天命了……」

胡萍點點頭，道：「那繫在蒼鷹頸上的一條絲索呢？」

「更簡單，段某的鷹頸絲索，交在胡兄手中，胡兄亦然，所以雙方的蒼鷹均無法飛得太遠，當然，胡兄可用手中之劍，斬斷絲索，那就雙鷹分飛，各不相關，生死亦是各憑運氣了。」

「操縱蒼鷹的升降，全在頸間的絲索之上，絲索斷去，人的生死，就由鷹作主了？」胡萍低聲的問。

「胡兄能舉一反三，果然是見識非凡，最好是能把對方手中絲索奪了過來，來控制自己蒼鷹的升降，不過，雙方手中都有兵刃，你斬索，我封擋，奪過來，只怕是不太容易，因爲，

咱們要遵從『九華盟約』，刀、劍只能斬對方的絲索，不許攻擊人身。」

胡萍點點頭，道：「能不能斬對方的木籃呢？」

「可以，除人之外，都可以斬割、破壞，只要胡兄覺得這對自己有利就行。」

「好！胡某人再請教最後一個問題。」

「請說。」

「漠北的大鵰、燕山的鷂鷹，胡某見過不少，但這南蠻大山中的產物，兄弟還是初見，不知這對蒼鷹受驚之後，反應如何？」

「胡兄果然細心得很，這種大鷹受到驚駭，性向是全力高飛，不過，人重過鷹，牠們能飛多高，段某也無法預料，如果胡兄沒有別的問題，咱們可以開始了。」

胡萍點點頭，佩好長劍，回頭對圍守身側的弟子道：「我和段兄乘鷹遨遊，不管生死，都不許你們插手，蒼鷹飛起，你們就離開這裏，回到燕山黃葉谷去，如若三個月後，爲師仍不回燕山，一切都聽你們師娘作主。」

「師父，這……」北劍門下十個弟子，九個都還是活蹦活跳的人，一個受到凍傷，亦可行動，正在活動血脈，看樣子，也無大礙了。

「不許多說……」胡萍冷厲的喝止門下弟子，回頭對段九說道：「段兄，可有甚麼話吩咐門下？」

段九點點頭，道：「天同，立刻率領你的師弟們，回到蘇州段家堡去，一切向你們師叔請示，聽命行事……」

「師父，弟子想……」

「不許多想，帶你師弟們下山去吧！凍傷的立刻就醫，如果救不活，就把屍體運回江南，厚予埋葬，每人送紋銀三千兩，安撫他們的家屬。」

「是！」

南刀、北劍門下的弟子，雖然個個頷首領命，但却肅立在原地不動。

段九哈哈一笑，道：「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胡兄，請啊！」

這就是江湖豪傑的草莽性格，生死盡付談笑中。

胡萍默立片刻，跨入木籃，段九也緊隨着跳入籃中。

兩個人同時抓住了對方繫在鷹頸上的索繩。

段九把索繩迅快的繫在腰間。

胡萍立刻學樣跟進。

段九大喝一聲，拍出雙掌，巨鷹受驚，展翼起飛，但木籃沉重，一飛不起，向前跳躍了一陣，才飛離峯頂。

這對特別選捉的巨鷹，力量果然强大，起飛之後，很快便把兩人帶入百丈高空。

凜冽的西風，把兩隻繫在鷹身之下的木籃，吹得東飄西蕩，隨時可以完全的翻轉過來，迫使兩個人一手抓住木籃，一手抓住維繫木籃的索繩，以保持身體的平衡，免於跌落之危。

這兩大武林高手，身上佩着刀、劍，但却無法騰出一隻手來，拔出刀、劍斬割對方的索繩。單是維持那木籃的穩定，就迫使他們全力應付了。

他們低估了大自然的威力，陸地上人力可以抗拒的風力，升空之後，風的威力似是增强了很多。

胡萍、段九突然都有一種感覺，他們練了幾十年的武功，具有相當的成就，自覺得已到了寒暑不侵的境界，現在，却有着身陷冰窟的寒意。

應付這種自然變化的能力，似乎是人不如鷹。

其實，兩隻巨鷹飛得也很吃力，但牠們却有着順應自然的本能，忽然間改變了方向，順風而飛，飛行的路線，也隨着風勢旋轉變化，以節省體力。

兩個人似是已沒有襲擊對方的打算，而把所有的應變能力集中在維護自身的安全上。

這眞是瘋狂的對決，但過程却又完全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原本，他們都覺得自己很强大，數十年苦練的武功，已激發人類隱藏的潛能，他們自信已能生裂虎豹，力敵百人。但現在，却有着不如一隻飛鷹的感覺，人的力量，竟是如此，只不過升離陸地一百多丈，就完全失去了主宰自己的能力。

向下看去，一片皚皚白雪，飛舞的雪花混亂了視線，看不清眼前數丈之物。而且，强風吹飄過來的雪花，打在臉上，竟然有隱隱作痛之感覺。

胡萍突然嘆息了一聲，道：「段九，你想出了這等奇怪的對決方法，想必是早已深思熟慮，計劃週詳，你有甚麼對付胡某人的辦法，可以施展了，此地白雪堆積，一片荒涼，就算你動刀殺了我，也不會有人知道啊！」

「兄弟確有一些算計，只可惜少算了一件事，就是摩天嶺上的風力，竟是如此强大，不瞞胡兄說，現在的情形，兄弟只能全力自保，連拔刀的時間也抽不出來了……」

「你這算甚麼設計，連自己也坑進來了？哈哈，等一下我跌下木籃摔死了，你段兄一個人，駁駕雙鷹，在空中好好遊玩一番吧！」

「說眞的，胡兄，我倒是不希望你摔下去！」

「這……這是爲甚麼？」

「你死了，段某一個人在這大雪封鎖的深山中，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豈不是寂寞得很？」

「說的也是啊！咱們天南地北，相隔數千里，當眞是井水不犯河水，想想這一番相約對決，實在是無意義得很。」

忽然間，飄蕩不停的木籃，穩定了下來，雙鷹的飛速，也大爲減緩。

原來，他們飛行到一座高峯背後，高峯擋住了凜冽的風勢。

「胡兄，我看這兩隻巨鷹氣力將盡，很難再向前飛了……」

「是啊，也眞難爲牠們了，帶着比牠們還重的兩個人，迎着風雪，飛行了幾十里遠，不知幾時，才會降落下去。」

「這種鷹生性堅强，除非咱們跌摔下去，還牠們自由，否則讓牠們帶着如此深重之物，牠們決不會認輸的，必會飛到力盡墜斃……」

「看來段兄對這兩隻大蒼鷹，倒是十分瞭解啊！」

「兄弟化了半年多的功夫，請教了不少瞭解這類巨鷹的人，如其等牠們力盡之後，迫墜而下，把咱們摔死，何不自己降落下去。」

「好是好啊！可是這種扁毛飛禽，聽不懂人話，胡某又不會鳥語，如何能令牠們落地呢？」

「那倒不難，胡兄只要牽動繫在巨鷹身上的索繩，牠們就會向下降落，不過，不能太過用力，要是勒得太緊，牠們呼吸不暢，無力展動雙翼，跌落下去，那就……」

胡萍大笑接道：「可是兄弟牽的是你殷兄的鷹啊！」

「這就要咱們合作了。」

兩人同時開始，小心翼翼的收緊繩索，果然，雙鷹同時下降。距地還有數丈，已難控制，因而直墜而下。

落着實地，兩人才發覺那是一座深谷之中，地上積雪數尺，兩側絕壁峙立，前後雖不見山壁阻擋，但目力所及，不見邊際。

唯一好處是，此地雖有雪花飄落，却無寒風吹襲。

兩人躍出木籃，伸展一下手脚，同時長長吁了一口氣。

那兩隻巨鷹雙腿繫着重物，似是受了重傷，落在地上，已難站立，全身撲伏在雪中，羽毛顫動，好像十分痛苦。

段九苦笑一下，道：「咱們早了一步，看樣子牠們已近力竭，只可惜失去了嚐試一次由百丈高摔下來的滋味如何。」

胡萍看看地上的積雪，笑道：「積雪這麼厚，大概不會摔死的，但受傷恐是難免了。」

不知那一刻開始，橫梗在兩人之間的仇視，已在無形中化解了。

段九仔細打量了一下週圍的形勢，道：「以雪代水，大概可以活過十天半月，如能找一處山洞躲避風雪侵襲，就不會活得太苦了。」

「不錯，十天半月，是可以撐得過去，只是餓了如此之久，體能消退，一旦遇上猛獸，豈不成了牠們口中之物？」

「這一點，胡兄可以放心，兄弟帶有食物，咱們省吃儉用，大概可以保持體能，眞的遇上虎、豹之類的猛獸，倒是可以供咱們大快朶頤一番了。」

「怎麼？段兄帶有乾糧？」

「風乾的牛肉粉，數量雖然不多，但此物可口耐飢，在這等大雪封山的深谷中，也算是上等美味了。」

「可惜少了一罎老酒……」胡萍歎息一聲，道：「段兄，兄弟心中有不少疑問，想向段兄請教，不知段兄願否告之？」

「彼此，彼此，段某也有很多不解的事物，想請胡兄解說，咱們先找一處可以容身之地，再作詳談如何？」

兩個人的運氣不錯，化費不到一個時辰，就找到了一座山洞，洞雖不大，但亦足夠兩人棲身之用。

兩人並帶着受了重傷的蒼鷹入洞。段九已有養鷹的經驗，故此拔刀斬斷雙鷹腿上的繩索，扭斷頸間的鐵環，在傷處敷了葯物，輕撫着鷹背，道：「兩位食量驚人，惜此地無物可供，你們束縛盡去，又可翺翔長空，還我自由，養息一會，自己去吧！」

說罷把兩隻蒼鷹移放洞口。

胡萍一直靜靜的坐着，看段九爲鷹醫傷，直到忙完坐下休息，才低聲說道：「段兄，我們可要燃堆火來，逐逐寒意。」

原來，胡萍已把兩隻木箱拆開，堆在一側。

「胡兄，入夜之後，這裏的寒氣，會不會增强很多？」

「絕壁隔風，入夜之後，就算稍增寒意，也不會增强太多。」

段九道：「那就好了，這點寒冷，兄弟還可承受，此刻大雪滿山谷，尋找乾薪不易，不如暫存起來，以應急需，不過咱們在離此之前，要把它完全焚燒，不能留下痕跡……」

語音稍頓，接道：「想不到南刀、北劍一場瘋狂對決，落了這麼一個好的下場，唯一使段某不安的是門下十個最傑出的弟子，竟有六人凍死，對段家堡的實力，是一個很大的挫傷……」

「這一點，段兄不用擔心，我看他們的內功已有相當的基礎，體能優於常人，只是被寒氣內侵，凍得僵倒下去，十二個時辰之內，灌上一碗薑湯，休息一兩天就可以復元了，如得大夫處方下葯，復元更快。」

「眞的？」段九驚喜的說：「他們如依原路下山，估算六個時辰，便可到達一處集鎮，六個人都可得救了。」

「胡某可以擔保，他們不會有甚麼損傷，也許下了摩天嶺，避開峯頂酷寒，以他們優越的體質，自己就會醒過來，連大夫都不用看了。」

「多謝胡兄指教，這就使兄弟安心多了。」

兩人由開始時僵滯的對決，突然間轉變成了朋友，彼此謙讓關懷，簡直是相敬如賓了。

但聞羽翼扇風，兩隻站在洞中的蒼鷹，已悄然行出洞外，展翼而去。

望着破空而去的雙鷹，段九低聲說：「海闊憑魚躍，天空任鳥飛，看來

，牠們比我段某人自由多了。」

胡萍心中一動，道：「段兄準備幾時回蘇州段家堡去？」

「只怕段某有家歸不得了，胡兄呢？準備幾時離開？」

胡萍哈哈一笑，道：「回不去了，燕山黃頁谷的北劍門，早已非兄弟所有……」

段九並無驚奇之色，微微一笑，道：「落入甚麼人的手中？」

「老婆……」胡萍臉上微現忿怒之色，說：「段兄想不到吧？同床共枕的二十年老婆，竟是謀霸我北劍門的元兇，段兄呢？」

「好不到那裏去了！我愛惜了十幾年的師弟，忽然露出眞正的面目，一舉盡奪南刀門的實權，我段某人兩年之前，已經是個掛名的掌門人了，就連這一次約鬥胡兄，也是奉命行事。」

「兄弟也是一樣，老婆一聲令下，兄弟就帶人上路，原想摩天嶺這個地方，距武當不遠，也是武當弟子出沒的地方，我們對決之前，必有武當弟子出面阻止，想不到老雜毛們竟然全部冬眠了，不見一個出來。」

段九點點頭，道：「胡兄果是有心人，這裏距武當三元觀，不過二百里，正是武當弟子巡戈之區，兄弟來此赴約時，雖一路招搖，卻未驚動武當弟子，是不是有些可疑呢？」

胡萍吃了一驚，道：「你是說武當派和咱們一樣，掌門人早被架空了？」

「不錯，段某那位師弟，雖然聰明絕頂，但他在武功的修爲上，應該和兄弟還有一段距離，但雙方動上手，我竟然接不下他十招，刀法之奇，內力之强，勝我十倍，而且都不是南刀門中刀法，所以兄弟覺得，他們背後，必有一股支持的神秘力量。」

「正是如此，我那老婆雖也習過武功，但絕非胡某之敵，誰知一動上手，我就招架不住，不到十招，就被她擊落長劍，迫我交出實權，自是藝有所宗，但胡某費盡心機，却查不出一點痕跡。」

段九道：「胡兄作何打算？」

「查！查不到水落石出，胡某死不瞑目。」

「段某亦有此心，我設計這飛鷹對決，就存了借機隱身的打算，倒也天從人願，再得胡兄合作，使兄弟信心大增。」

「好！咱們易容改扮，遊行江湖，追查個水落石出。」

「北劍、南刀，携手同心，查明這段江湖逆流中潛伏的陰謀，段某就死而無憾了。」

「對！不讓武林先賢專美於前，胡某捨命奉陪，但得留名江湖，何懼重重險阻，明天，咱們就準備下山。」

南刀、北劍對決摩天嶺的事，在江湖上哄傳開了，胡萍、段九乘鷹升空，消失在茫茫風雪之中，所幸門下弟子沒有甚麼傷亡，雖然對決的過程仍然遵守了「九華盟約」，未以白刃相見，但却吹縐了二十年江湖上平靜歲月，首次以門戶中精銳，作集體之爭。

更震動武林人心的一個消息，緊接着傳入了江湖，二十年前主持「九華盟約」的少林、武當兩大門派，突然宣佈關閉門戶，不再理會江湖中事，也不再收錄弟子。

除非昔年策劃九華聚會的三位高人，重現江湖，登高一呼，重振盟約精神，「九華盟約」似是已消散飄零，受到了徹底的破壞，江湖上大亂萌始，又將開始了血雨腥風的爭鬥……

暗流在江湖上湧現，雖然表面上還保持相當的平靜，可是一股無形的壓力，已綳緊了各門派首腦人物的心弦！

寒風仍然的吹，大雪依舊的飄，關洛道上車馬稀，長安街頭行人少……

但寒風大雪却阻不住湧往「洛陽居」的人潮。

「洛陽居」不在洛陽，而在長安。

長安！多少人嚮往的地方，那裏曾經是冠蓋雲集，名利滙聚，雖然宋代時國都東移，但長安的市面，繁華依舊，夜夜笙歌到處聞。

「洛陽居」開業不過半年，但已搶盡了長安市面的繁華風光……

「洛陽居」的建築宏大、精巧、佈置也清雅怡人，以多種花樹組成花牆，分隔出歌壇、賭場、飯莊，各具特色的建築，佈局分明，互不干擾，却又在千萬株不同的花樹環繞中，又把它串連成一個整體。

設計這座建築的人，肯定是匠心獨具的一代大師。

這裡的飯莊中有最好的酒菜，只要叫得出名字，他們都能燒得出來，還絕對保持了原有的風味，所以，這裏是長安城中最貴的一家飯莊，但也是最好的一家飯莊。

賭場中，設有各種賭枱，最齊全的賭具，而且賭得十分自由，你可賭一兩銀子的小注，也可賭十萬兩一注的豪賭。

就算你不會賭博，也不喜歡喝酒和品嚐佳餚美味，單是在花樹環繞的青石小徑上，行走一番，看看那四季不同的花色，聽聽花樹林中放出悠揚樂聲，也夠讓你心曠神怡了。

總之，這裏建築美麗，又極盡園林之勝。

但最使人留戀忘返的，還是這裏的歌壇「洛陽樓」。

洛陽樓建築在叢林環圍之中，花色怡目，清香傳送，這裏供應清茶、細點，是洛陽居中花費最少的地方，但一個人坐上個把時辰，泡杯茶，吃一盤瓜子、細點，也要花上五錢銀子，這已是夠一個節儉人半月的開銷了。

洛陽樓中也設有特別的雅座，垂

廉間隔，視界廣闊，有專門侍候的美麗丫頭，她們溫柔有禮、巧笑倩兮，不過，價錢就貴得嚇人了。

這裏本是長安城中的銷金窟。

但洛陽樓中一千多個座位，却是天天人滿爲患，坐無虛席。

因爲，這裏有最好的歌姬演唱。

每日午後開始，一天兩場，你就算化上五錢銀子喝杯茶，也只能坐一個時辰，聽完一場就得走。當然，你也可以不走，再聽一場的，但你需要再付五錢銀子。

演唱的歌姬，有南國佳麗，也有北地胭脂，個個都有着秀麗的姿色，歌聲好，人也漂亮，使人聽得悅耳，看得出神。

但最紅的一位歌姬，名叫青鳳，據說是來自洛陽。

也許，七步成詩的曹植，寫了一篇洛神賦，描述洛神之美，使人認爲這座九朝古都，眞的能孕育出絕世美女。

不論「招魂定情，洛神清思。」洛水之神的傳說，是眞是假，但青鳳姑娘之美，却是有目共睹的，眞是容色無匹，嬌媚絕倫。

人已經漂亮得拘魄勾魂了，偏偏歌聲又婉轉動人，叫你聽得如痴如醉。

你不相信嗎？好！你來聽聽流行在長安城中的一首歌謠——

洛陽女兒長安遊，一曲消人萬古愁，

歌罷百花失顏色，餘音猶繞鐘鼓樓。

鐘鼓樓，是長安城中的一座古老建築，在城的中心，晨鐘暮鼓，全城可聞。

絡繹不絕，接踵擦肩的人潮，湧入了洛陽居，十之八九是爲了看看青鳳之美，聽聽那消人愁苦的歌聲。

沒有人知道這座洛陽居的老闆是誰，也沒有人關心這件事情，大家關心的只是青鳳。

沒有看過青鳳的人，寧願餓上三天不吃飯，也要省下五錢銀子看一眼；沒有聽過青鳳歌聲的人，不惜賣了三分地，也要去聽一次，看過了，還想再去看、再去聽。這就是迷戀！被青鳳的人和歌給迷住了。

青鳳，就像是初升旭日泛起的彩霞，紅遍了整個的長安城。

事實上，絕大多數的人去看青鳳，就算坐在最前面的位置上，還有一丈多的距離，青鳳站在一座高高台子上，一個人兩隻手臂接起來，也碰不到青鳳的繡花鞋。

這樣一個集吃、賭、聲色之娛的地方，當然會常常引起爭執，但很快就平息下去，很難鬧到大打出手的境地，因爲，這裏有保鏢。

他們不會和客人衝突，但却保護客人的安全，兩個人一旦動手，他們就出現在中間，你永遠也打不到客人的，因你打出的一拳，會打到保鏢的身上，他們不會還手，却忍着痛，勸你息怒停手，你那一拳已發洩了不少怒氣，又打到了別人身上，心中已有點慚愧不安，別人被打不還手，忍着痛勸你息怒，大部份的人會接受勸告，息爭了事。

當然，也會遇上一些存心鬧事，軟硬不吃的人，別人越勸，他就越火，大吼大叫，踢桌子砸碗，他們也不會和你對打對駡，最多是把你架離現場。

這裏的保鏢，不是擺樣子的，他們是眞的要介入客人之間衝突糾紛中，以維持安寧，所以他們沒有穿着制服，讓人一眼就能瞧出身份。

他們穿着便服，形同客人，混在人羣中，很難看得出來，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這裏的堂官、茶房，都很勇敢，有人鬧事，他們就丟下手中的工作趕過去勸解。

他們是茶房、堂官、似乎也負責保鏢的工作。

另一個特色是，這裏的茶房、堂官、保鏢和整理花樹的工人，都很年輕，但處事老練，脾氣溫和，和一般年輕人的毛燥不同，他們似是經過了嚴格的訓練，才能有這樣的成就。

江湖道上的人物好客，朋友往來，自然需要盛大的招待一番，而「洛陽居」這種地方便最爲適合，豪華雅緻，應有盡有，吃上一餐飯，會使人終身難忘，很可能全國也沒有第二個這樣的地方，至少，在關洛道上，找不出第二家來。

今晚，飯莊部的貴賓廳，佈置得特別輝煌，廳中的八盞垂蘇宮燈，也全部點起，照得一片通明，花樹上也掛了燃起的風燈。

四個青衣少女，守在廳中司酒，每個人都拏着酒壺，分裝着不同的酒，客人一乾杯，不用招呼，就立刻替你斟上。

大廳的四角，燃燒着四盆炭火，那是上好的精炭，經完全燃燒之後，搬入貴賓廳的，使得門窗緊閉的大廳中，沒有一股炭火的烟燻氣味。

這裏的一切，都盡量講求完美，最好的酒菜、最好的陳設，讓客人有着最好的享受。

你如仔細看一下那四個侍酒的姑娘，就會發覺她們是經過嚴格挑選的人，個個貌美如花，動作靈巧，連高低都相差不多。

她們一色穿着藍緞子綉紅花絲棉夾襖，藍緞子綠花羅裙，一般的巧笑倩兮，嬌媚動人，走動時，柳腰欵擺，蓮步細碎，斟酒時，舉止輕柔，動作熟巧。

但她們舉止快速，行走時一對小蓮足有如滑轉的飛輪，穿花蝴蝶似的游走在客人的身側，鬢間飄垂的兩綹長髮，隨着她們快速移動飄飛，似有意無意的輕拂在酒客臉上，動作之美

，已到了一種藝術的境界，很少酒客能在她們的挑逗下，擺出一副嚴肅面孔。

但現在，貴賓廳吃酒的四個客人，就擺了一副嚴肅的面孔，四個人四副冰冷的神情，不見一點的笑意，在最豪華、最輕鬆的場合裏，拉長着一張臉，一點不爲四個侍酒美女的嬌美所動，一付視若無睹的樣子……

反而是四個客人的冷肅神情，感染了四位侍酒美女，竟然也變得嚴肅起來，一進門就掛在臉上的嬌美笑容，也漸漸的消失不見……

但這四個神情僵木的客人，却是既會享受，又極會挑剔的客人，四個人喝了四種不同的酒，有的要熱燙、有的要冷飲，所以，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專司侍酒的美女。

可是他們的僵木和冷漠，却又深深刺傷了四位姑娘職業上的尊嚴，因爲她們施出了全身的本領，竟無法博取到客人的一抹笑意，極盡嬌柔，也無法獲得一下青睞。這就使四個姑娘覺得索然無味，再也提不起逢迎客人的興緻，懶洋洋的站在一側……

這時，坐在南首的客人，突然開了金口，道：「四位姑娘今年貴庚啊？」

說話的聲音，雖然冷若冰霜，但總算開了口。

四個侍酒的少女，竟然不若而同齊聲回答：「十八歲。」

「好！好！四位是同年了，都是十八歲。十八姑娘一朵花，青春年華，艷色照人，老大爲四位姑娘浮一大白。」端起面前的酒杯，一飲而盡。

說話的是坐在西面的客人，說話的聲音雖然也冷冰冰的，但言詞之間，已大讚四女之美。

四女目光交轉，臉上泛起了一抹微笑，心中却是暗暗忖道：我還以爲你們眞的是鐵打、銅澆的人，原來也一樣能感受到艷色照人，那就好了！只要你們開啟了一線心扉，嚐試一下春花四婢的厲害……

四女一般的心意，不禁精神一振，嫣然一笑，同時挽起酒壺，替四人斟滿酒杯。

但面坐在北首的客人說道：「四位姑娘嬌媚可人，却又身手不凡，不知是那位名師，調敎出如此出色的高徒？」

語氣平和，似是那顆堅冷的心，已爲溫柔軟化。

但見秋波流轉，分站在南、北、西方位上，三位姑娘的目光，齊齊投注到東面少女身上，似是等待她的決定。

無意中露出了破綻，顯然站在東首的少女，是四女中的領頭人物。

「婢子桃花……」在三女六道目光逼視之下，桃花無法不開口了，輕啟櫻唇，婉轉吐出一縷嬌甜的聲音，道：「春花四婢，只習歌舞，不會武功，大爺只怕是看走眼了。」

「說的也是……」坐在東面，桃花身旁的客人笑道：「四位步履輕盈，對歌舞一道，必然下過一番工夫了，嗯！春花四婢，果然使人有如沐春風的感受，只是這個婢字，用的太謙了一些，以四位姑娘之美，用上春花四嬌，那就更爲貼切了。」

「大爺誇獎……」桃花道：「侍酒奉客，賣笑廳堂，與婢何異，這個婢字，豈不是更適合我們的身份。」

「賣笑廳堂，這是表明了賣笑不賣身了？」接口是坐在南面的客人，語聲中已沒有那股冷冷的味道。

果然是春花宜人，春風解凍，四個冷厲、僵木的客人，似已逐漸溶化在四女的溫柔之中。

「大爺以爲呢？」桃花語氣曖昧的笑一笑，道：「弱女可欺，如是遇上了財大氣粗，不擇手段的爺們，婢子們眞還不知道如何去抗拒那沉重的壓力呢？」

這番話曲折有緻，但桃花又立刻接了下去，道：「幸好婢子們還未遇到過這種事情。」

四個客人齊齊點頭，似是很欣賞桃花這番辯解，齊齊端起酒杯，道：「說得好！四位請盡此杯，以表示我等的敬意。」

四女也不推辭，接過酒杯，一口喝下。

東首客人笑道：「桃花姑娘，有春必有夏，繼之秋、冬、春風四花爲首，另必有夏、秋、冬三季花魁了。」

桃花道：「不錯，只不過，春花四婢，夏、秋二女，說到冬嘛！那就只有一位了。」

「這是怎麼一個說法……」西首的客人問道：「桃花姑娘能不能詳爲說明一下？」

桃花道：「婢子已經說得很明白了，春花有四婢，夏、秋各有兩位姑娘，冬花爲魁，只有一人，梅傲霜雪，再無別的花，可在徹骨寒冷中和它競艷了……」

但聞蓬然輕響，那緊閉的木門，突然被人推開，一陣寒風吹了進來，也帶着一個身穿黑色長袍的年輕人。

春花四婢看了來人一眼，身子震顫了一下，急急挽起酒壺，替四位客人斟酒。

黑衣人掩上木門，轉身行近桌前，躬身說道：「四位大爺要加添酒菜嗎？」

東首客人看看四女臉上驚恐神色，站起身子，道：「不用了，酒已八分，再喝就醉了，結賬吧！」

桃花急急說道：「四位大爺剛剛引起談興，怎麼就要走了呢？」

東首客人探手入懷，取出一錠黃金，道：「這十兩黃金，大概夠這一餐之費了吧！」

黑袍人笑一笑，道：「用不了，還要找回一些銀兩。」

（未完．一）

社會秘聞／狄奇．文 可飛．圖

色魔

色魔頻現　人心惶惶

在這個舊型的屋邨內，時常都傳來女性被非禮的消息。

陳坤立一家雖然住在這屋邨已經有二十年，對區內的環境亦相當熟悉，但他仍然時常提點着他的女兒美寶：「晚上不要單獨回來啊！」

美寶去年剛唸完秘書班，在尖沙咀一間商行裏做秘書。

她做事十分勤力，所以很受公司的器重。而公司今年的生意特別好，所以美寶加班亦多了，同時，放工的時間亦晚了不少。

每次遇到回家晚的時候，美寶都會在下車的地鐵站打電話回家。於是，她的父親陳坤立，或正在唸中五的弟弟國强，就會到那裏去接她。

「你們父女不要太緊張嘛！」起初的時候，陳坤立的太太對他們父女的過份緊張感到有點好笑。

但是，當屋邨接連多次傳出了非禮的消息後，她也開始緊張起來。

「下一次你們父子要兩人下去，可以有個照應。我們寧可小心一點，否則，出了事就後悔莫及了。」

這是一個舊型的屋邨，每一層樓都住上了近六十伙人，除了東西兩翼有樓梯直通各層外，中間也有電梯，樓梯直通各層。可以說是四通八達的設計。本來，這個設計是方便了住客的上落，但一到夜晚，上落樓梯的人稀疏了，就成爲罪惡的溫床，住在十二樓的陳坤立，豈能不爲這個問題而担心呢！

一天晚上，當陳坤立和兒子國强接了美寶回家不到半個小時後，就聽到走廊外有人大叫非禮的聲音。

「爸爸，我們出去看看。」國强說。

「好。」陳坤立點了點頭，應道。

「你們要帶備武器啊。」陳坤立的太太一邊說，一邊遞給他們父子二人兩枝木棒。

「那來的木棒？」陳坤立問。

「是買來的。」陳太太答道：「不錯嘛。」

「不要多說了，快點出去救人吧，不然就太遲了。」

陳坤立點了點頭，和國强拿起木棒就走出門口。

他們走出門口時，已經見到鄰舍的黃先生和他的兩個兒子也走了出來。

「你們可聽到呼救聲是由那裏傳來的？」陳坤立問。

「好像是由中間的樓梯傳來的。」黃先生答道。

「那我們就一齊往那邊看看吧。」

於是，他們五個人便急步走向中間的那條樓梯。

他們推開了兩重防煙門，就聽到一陣的嗚咽聲。

當他們向那聲音的位置張望時，就看到一個少女伏在牆上不停地嗚咽，而她的衣服已經凌亂不堪。

「有甚麼事嗎？」陳坤立問。

那少女聽到陳坤立的說話，徐徐的轉過頭來。

「淑敏，你怎麼啦？」黃先生看見那女孩子的面貌時，不覺驚訝地問道。

「爸爸。」那女孩子撲向黃先生。

「淑敏，告訴我發生了甚麼事？」

淑敏這時不單是嗚咽，她的哭聲比剛才還要大還要响。

「不要哭，快告訴我發生了甚麼事？」黃先生摟住了他的女兒，但又有點不知所措。

「姊姊，不要哭了。」黃先生的兩個兒子也過來安慰着他們的姊姊。

陳坤立看到這個情景，心裏也明白是發生了怎麼樣的一回事。

良久以後，淑敏才恢復過來，嗚咽地說：「當我剛出電梯門口之際，忽然一個男人推開了防煙門衝過來。我本來想呼叫，但頸被勒住，根本就叫不出聲來。」

「那怎麼樣？」黃先生緊張地問。

「我被他拖到樓梯去，他想向我施暴。」

「簡直無法無天。」黃先生衝動地說。

「我拚命反抗，他就緊勒着我的喉嚨，而我就向他亂打亂抓。」

「怎樣？怎樣？」

「但他很健碩，而且以口音很重的鄉音說：『再抵抗就勒死你。』」淑敏嗚咽地說。

「你不叫救命嗎？」黃先生好像埋怨地應道。

聽到爸爸這樣說，淑敏又再泣不成聲。

一段時間之後，淑敏才能說出她如何被姦的經過。

陳坤立知道到這件事以後，就更加關注女兒美寶的安全，尤其是女兒夜歸的每一個晚上，他更如熱鍋上的螞蟻，渾身不自然哩！

「我們不如搬屋吧。」陳坤立的太太說。

「談何容易，現在外面的樓價差不多要千多元一呎，我們那裏可以負担得起。」

「不錯，但我們不可以在這種環境下讓女兒冒這麼大的險呀！」

「女兒遲早會嫁人的，她出嫁以後，我們就可以舒一口氣了。」

「……」

陳坤立雖然這樣說，但畢竟女兒還未開始拍拖，要她嫁出去也不是短時間的事。

而在這一年內，屋邨裏又連續發生了幾次强姦的案件，警方認爲可能是同一個人所爲，據說，疑犯是個二十多歲，身高約五呎八吋，帶有濃厚鄉音的人。

雖然接二連三發生了强姦案，但警方仍沒有足夠的線索，所以案件始終沒法偵破。

而在二月下旬的一個星期六晚上，屋邨的强姦案終於演變成一件命案。

被殺的並不是被强姦的女人，而是一個聽到呼救聲，準備去營救的青年。

「這個青年眞可憐，他竟然被那些狂徒施毒手。」陳太太對丈夫說。

「是啊，據說他還是一名大學生呢。」

「不知道這裏怎麼攪的，竟然接二連三的發生了强姦案。」

「互委會已經安排在今天晚上召開特別會議，希望可以想出一個妥善的辦法吧。」

「坤立，這眞不是一件容易事。這裏的樓梯四通八達，而且又近馬路，歹徒得手後要離開可眞容易。」

「我想建議安排巡更制，每一層樓派出若干人負責巡邏。」

「希望這會有效吧。」

其實，陳坤立這幾天晚上就更加擔心，因爲女兒往往留在公司加班至深夜，要乘最後一班地鐵回家，每過午夜時候，屋邨的環境就更加駭人。

「今天晚上叫國强接美寶回來吧。」陳坤立在出門口的時候，千叮萬囑的對太太說。

「知道了。」

「記着啊！」

「知道了，你放心吧。」陳太高聲地對着在走廊走着的丈夫說。

這一天晚上，陳太扭開電視機欣賞歡樂今宵，一邊在等待着女兒的電話。

這麼晚還要加班——陳太心想。

此時，屋外正傳來扭開鐵閘鎖匙的聲音。

難道女兒自己單獨回來？——陳太太奇怪。

陳太太打開了木門，發現只是丈夫開完會回來。

「美寶還沒有回來嗎？」

陳太搖頭。

「這個女兒眞是，每天晚上都要加班，眞擔心死人！」

「對嗎！」陳太附和地應道。

「看看電話放好了沒有，否則她的電話就接不上來了。」

「唔。」

陳太立刻走過去檢視一下。

「咦！電話爲什麼沒有聲的？」

「讓我聽聽。」陳坤立立刻走過來，接過了電話聽聽。

「啊，電話壞了。」

「眞的嗎？剛才看電視時還是好好的……國强還用過電話。」

「不過，現在電話什麼聲音也沒有。」

「糟糕……」陳太露出焦急的表情。「不知道美寶回來了沒有？你要去接她呢！」

「啊，好，我就去接她，叫國强也一起來吧。」

「他明天測驗，不如你自己一個人去吧。」

「唔。」

陳坤立再披上一件外衣，就往屋外走。

當陳坤立走出走廊，走往電梯口的時候，突然他聽到在樓梯間傳來了一陣女性的尖叫聲，而且是一把熟悉的聲音。

「噢！是美寶。」

陳坤立用力地推開了防煙門，直撲向樓梯去。

不知道爲什麼，樓梯的燈沒有亮着，只是一片黑暗。

「美寶，美寶，你在那裏？」

「爸爸。」是美寶的聲音，大約就在八樓的梯間發出。

「我來了。」陳坤立風也似地衝下去，但黑暗中他根本看不清楚梯級，整個人踏空了一步，就像滾地葫蘆的跌下了一層。

陳坤立勉强再站起來，但脚痛得簡直要他的命。不過，他仍然拚命扶着欄杆站起。

這時，他在黑暗中看到一團黑影在扭着，瞬息間，他聽到男人的慘叫聲。

當地面發出笨重物件跌下來的聲音時，陳坤立彷彿看見一個人在他身邊擦過飛也似的逃跑了。

陳坤立本來想一手將他擒住，但無論如何，他總是力不從心的。

「美寶。」陳坤立再次叫出來。

「爸爸。」是美寶的回答聲音。

「你沒事嗎？」

「我沒事。」

這時，陳坤立的心才安定下來。

而同時，已經有些左鄰右里的人出來照應了，而他們帶出來的電筒，亦將梯間照得光亮起來。

隔壁的黃先生，已經扶着美寶由樓梯一步一拐地走上來。

「美寶，你沒事嗎？」

美寶全身發抖，點了點頭。

「下面有一個男人仰躺在地上呢。」黃先生說。

「讓我們去看看。」

一大伙人一起往樓梯下走，果然見到七樓和八樓的梯間有一個人躺在那裏。

而那個男人的右胸正插着一把刀，而且還傳來一陣濃烈的酒味。

大家都覺得那個男人很面熟，但無法肯定是住在那一幢樓的，不過，可以肯定是這附近的居民。

「兇徒眞殘忍。」黃先生說。

「這些人眞沒有人性。」另一個居民附和着，說完就在口袋中掏出一塊手帕，覆蓋着死者的臉。

不久，警方的人員亦已到來，開始偵查這件案件。

「陳小姐，你還記得兇徒的樣貌嗎？」魏帮辦正忙於搜查現場的証據和錄取口供。

「我記不起來了。」

「陳小姐，妳再慢慢想清楚，或者妳將回家的過程再複述一次，也許能幫助妳再次記憶起。」

「唔，我試試看。」

美寶沉思了一會，試圖再將腦海中的記憶再次組織起來。

「我下了班以後，就立刻趕到地鐵站坐最後一班的地鐵，當下了地鐵以後，就走到公共電話亭打電話回家了，但打了幾次都打不通，我就只好自己回家。」

「然後又怎樣？」魏幫辦問。

「走到樓下的時候，發覺往來我們那層樓的電梯良久也不下來，我見電梯大堂只有我一個人，我有點害怕，所以就改乘可以往十一樓的那部電梯，直上十一樓去。」

「入升降機的時候只有你一個人？」

「對。」美寶點了點頭，然後繼續說：「當我由電梯出來，彷彿聽到後面傳來脚步聲，而且好像是提起脚尖走路的輕輕脚步聲，我心裏害怕，於是就拔腿便跑。但當我一跑的時候，彷彿聽到背後的人加快了脚步追上來。」

「然後呢？」

「我推了防煙門走出去，準備直奔回家。但是，當我推開門時，發覺樓梯的燈全都熄滅了，簡直是漆黑一片，這時我感到前無去路，後有追兵，所以我拚命走上樓梯去，但當我走不到幾步，已經有一隻很大的手勒着我的頸部，而我亦只有機會呼叫一聲，已經再沒有機會呼叫了。」

「那你有沒有看到那個人的樣子？」

「沒有，完全沒有機會，因爲他差點將我勒死。」

美寶定一定神，猶有餘悸地繼續說：「這時，我彷彿看到有人在樓梯間走上來，跟着就聽到那個人說：『喂，你想做甚麼？』但他這一句話剛說完，就聽到他慘叫一聲，接着就倒在地上。」

「啊。」魏幫辦點了點頭，「你眞的看不清楚兇徒的眞面目？」

「眞的看不清楚。」美寶搖了搖頭，「對了，那個好心幫我的人是誰呢？」

「他是住在六樓的裁縫師李師傅。」魏幫辦答。

「你們一定要將兇徒緝捕歸案啊。」美寶說。

「我們一定會，不過，可惜的是沒有人見過兇徒的面貌。」魏幫辦答道。

＊ ＊ ＊

遇害的李師傅，是住在六樓的六〇二室，他的太太兩年前離開了他，就剩下他一個人養活他的兩個兒子，而最大的也只有十歲，最小的就只有五歲，而他的生活也過得頗爲吃力，因爲單靠他的薪金，也不足夠應付家庭的開支，更何況近年來，他的身體

又不大好，所以收入就更加少了。

在兩個月前，李師傅在鄉間的弟弟偷渡來了香港，因爲沒有身份証的關係，所以不能找工作做，李師傅就更加要多負担一個人的生活費。

而李師傅因爲辛勤過度的關係，所以健康就一天比一天的壞，而左鄰右里許多時都聽到李師傅的咳嗽聲。

可憐的李師傅，因爲遇害身亡的關係，家裡就只剩下兩個兒子，生活也頓時成問題，可幸政府有關部門及社會上許多熱心人士紛紛予以支持，兩個孤兒的生活尚算過得去。

而在這一件慘案發生以後，李師傅的弟弟就失踪了，所以，魏幫辦覺得事態有可疑。

「會不會是李師傅的弟弟做的呢？」魏幫辦反問自己。

「許多非禮案的受害人都說疑犯帶有鄉音，那麼是李師傅的弟弟也說不定。」魏幫辦自己在答着。

他細心地再翻閱以前一切有關區內非禮案的資料，許多受害者都答稱疑匪是帶有鄉音。

但當他再小心地看李師傅兩個兒子的口供時，他不禁對自己這個假設帶有存疑了，因爲李師傅的弟弟在兩個月前才由鄉間來到香港，而這一區的非禮案已連續發生了超過一年了。所以，假設李師傅的弟弟是那個瘋狂的色情犯就眞的有很大的商榷，但究竟李師傅的弟弟現在在那兒呢？

魏幫辦一直是無計可施，因爲香港雖然地方不算大，但一個人藏匿起來，完全不現身，是很難將他找着的。

不過，魏幫辦卻覺得李師傅的弟弟……

魏幫辦認爲李師傅的弟弟不可能不現身的，因爲他在香港再無親人，又沒有身份証去找工作做，生活一定出現問題，所以現身是必然的事，但現在差不多一個星期過去了，也不見到他的出現，他相信只有一個可能性，那就是他已經再次潛回鄉下。

於是，魏幫辦決定和他的伙計李沙展乘車到李師傅的鄉下走一趟。

* * *

「幫辦，我們此行會有收穫嗎？」李沙展問。

「李沙展，我也不知道。不過，社會輿論給我們相當大的壓力，因爲色魔事件已經發生逾年，但仍沒有破案，而不幸最近這一次又發生命案，社會輿論的矛頭就一直逼向我們。所以我們重案組接辦這件案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可不能放過每一個有機會破案的線索，你說對嗎？」

李沙展點了點頭。

「我知道你鄉下也是在佛山的，所以我特別派你來幫我負責這件案。」

「我一定盡我所能的。」

魏幫辦和李沙展經過一整天的車程，傍晚時份已抵達佛山。

「幫辦，我們現在先安頓好，還是立即去查案。」

「當然立刻去查案，尤其是現在是入夜時間，對我們調查有一定的方便。」

「知道了。」

於是李沙展帶着魏幫辦，訪尋李師傅鄉間的地址。

「可不要找錯啊。不然，就會打草驚蛇了。」

「知道。」

「記着我們此行是沒有帶武器的，而我們雖然已經知會了公安局，但我們仍要加倍小心。」

「幫辦，放心吧。」

李沙展小心視察着周圍的環境，亦小心地看着每一間屋的門牌。

「這一條巷是了，不過，這裏是巷頭，李師傅的地址應該是巷尾的那一邊。」

「好，我們立刻去找吧。」

魏幫辦和李沙展急步地走向巷尾的那幾間村屋。

「那一間就是了。」李沙展指向巷尾一間紅色的磚屋。

「好，我先看一看動靜，才再決定是否採取行動。」魏幫辦答。

當魏幫辦正欲探頭視察屋內的情況時，忽然，一隻手拍一拍他的膊頭，嚇了他一跳。

當他轉過身的時候，看到背後站着一個陌生人。

他正在想問對方是誰的時候，對方已經在袋裏掏出一張證件，上面寫着——程洋，中國公安局。

「啊……」

「不要多說了，我已經瞭解過你們這件案件，所以我和兩個同志已預先埋伏在這裏，準備和你們配合，將疑匪繩之於法的。」

「疑匪在裏面嗎？」

「在，我們三點鐘來到的時候，得到村長的幫助，已經知道疑匪在裏面，但我們一直未有採取行動，因爲屋內還有其他人，相信他們是來探訪的，我們恐怕那些人會被疑匪脅持，所以我們到現在仍在屋外埋伏着。」

「那麼，我們現在怎樣？」魏幫辦問。

正在這個時候，屋內有幾個人走出來。

「看，那個穿藍色衣服的就是李細牛了。」

「趁這個時候，我們就採取行動吧。」

公安局的程洋點了點頭。

他們三個人閃身地撲出來，一把就將李細牛擒住，按在地上。

程洋在身上拿出手扣，鎖住細牛的手。

「放開我。」李細牛拚命地呼叫、掙扎。

「不要叫了，等我們將你交予香港警方後，你才解釋吧。」

「我犯了什麼事？我雖然偷渡到過香港，但我不是返回鄉下了嗎，難道這樣也有罪？」細牛叫破了喉嚨地大聲說。

「我們不是指這件事，我們是指你在香港殺死大哥的那件事。」程洋說。

李細牛聽到「殺死大哥」的這幾個字，頓時面色轉白。

魏幫辦看到細牛的面色轉白，就立刻說道：「我們香港警方要控告你謀殺。」

「我沒有謀殺，我沒有謀殺。」李細牛呼冤地喊道。

「還說沒有。不然，你爲什麼要千辛萬苦地偷渡到香港，又潛回鄉下呢？」李沙展說。

「我沒有！」

「不要說了，如果交由我們公安局起訴你，你必死無疑。」程洋說。

「不要，不要，我不要死。」

「那你說吧，你是不是殺死你的哥哥？」

李細牛見到自己已經無路可逃，於是唯有喪氣地垂下頭來，說：「一個月前的一天，我的哥哥對我說，他剛往醫院檢驗過，我見他臉色凝重，知道不是一個好消息，所以我就問他是什麼事，他說醫生驗出他的肝和肺都有癌的腫瘤，相信已經是時日無多了。」

李細牛說到這裏，眼珠中掉了一滴滴的眼淚。

「我見哥哥這個情況，我感到非常傷心，因爲我根本沒有辦法幫助他，而哥哥就安慰我說，他最感到担心的，就是那兩個小孩，他托我要好好的照顧他，但我聽到他這句話，我就感到更慚愧，因爲我根本不知道怎樣才可以照顧到那兩個小孩子。」

「那你就殺了你的哥哥，是嗎？」程洋衝動地說。

「不是，不是。我哥哥托我做一件事，便可以幫他照顧那些孩子。」

「是什麼事？」魏幫辦問。

「他原來買了一份意外人壽保險，他說如果他意外死去，就有二十萬的保險金，那麼兒子的生活就有着落了。」

「那你們就串謀……」李沙展說。

「是，我們佈置一個假局，做成哥哥是意外被殺身亡的。」細牛說。

「你親手殺死你哥哥的？」程洋問。

「是，因爲我不忍心見到哥哥終日受疾病的折磨，亦不忍心見到幾個姪兒的孤零，所以我才忍痛下手。」

細牛被追問下，就將所有的經過及逃亡回鄉的情況原原本本地說出。

「想不到拘捕不到真正的色魔，卻揭發了這件事，我們又要再努力了。」魏幫辦說。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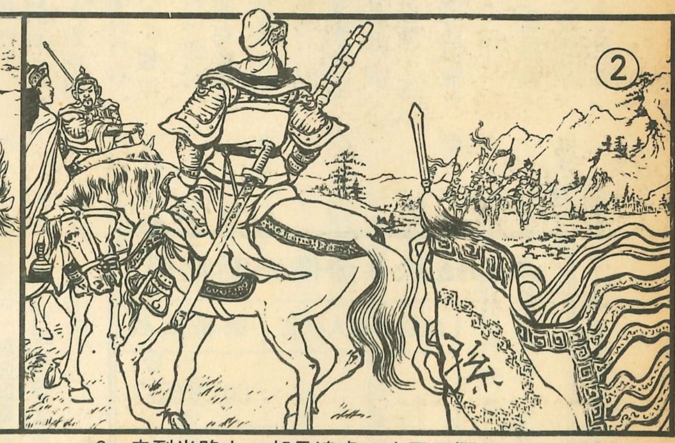
磐河會戰（一）

徐正・編繪



1 孫堅在洛陽宮中，得了傳國玉璽，被袁紹得知，向他索討。孫堅不肯承認，與袁紹鬧了一場，索性帶領部下，離開洛陽，自回江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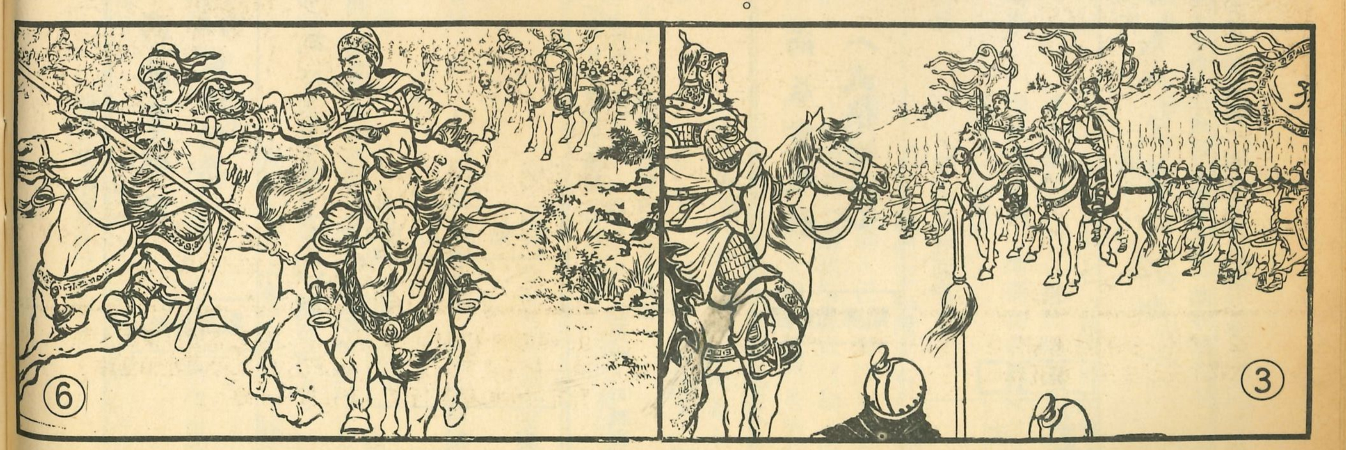
4 蒯越道：「你既是漢臣，爲什麼私藏傳國玉璽？快快交出，便放你過去！」孫堅大怒，即命黃蓋出馬。



2 走到半路上，却見遠處一支軍馬攔住去路。原來是荊州刺史劉表得了袁紹的信，要他在中途襲擊孫堅，奪下玉璽，因此劉表派了部將蒯越、蔡瑁前來尋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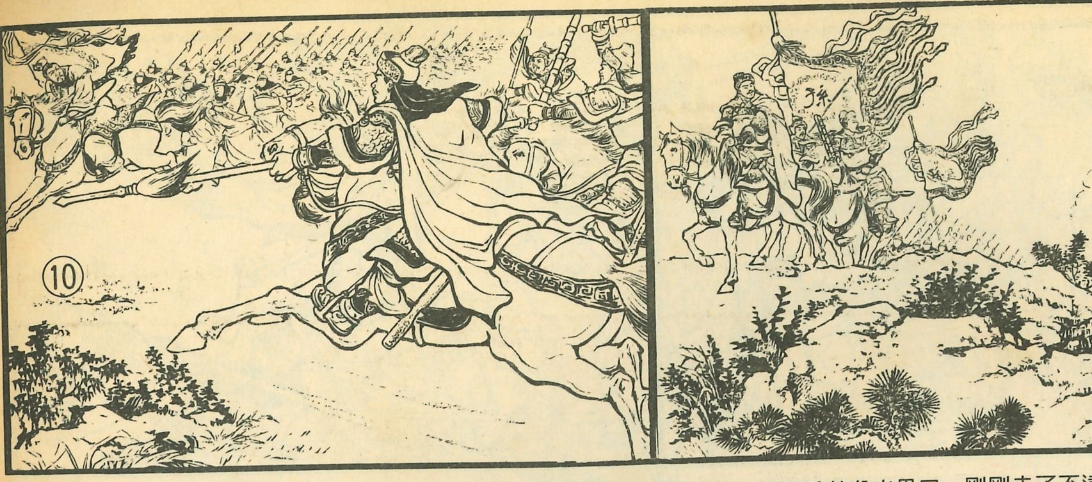


5 荊州陣中，蔡瑁舞着大刀迎殺上去，兩個人在陣前厮殺起來。



3 蒯越等孫堅一到，排開陣勢，當先出馬。孫堅驚奇地問道：「蒯將軍爲什麼攔住我的去路？」

6 戰了幾個回合，黃蓋一鞭打中蔡瑁的護心鏡，嚇得他撥馬便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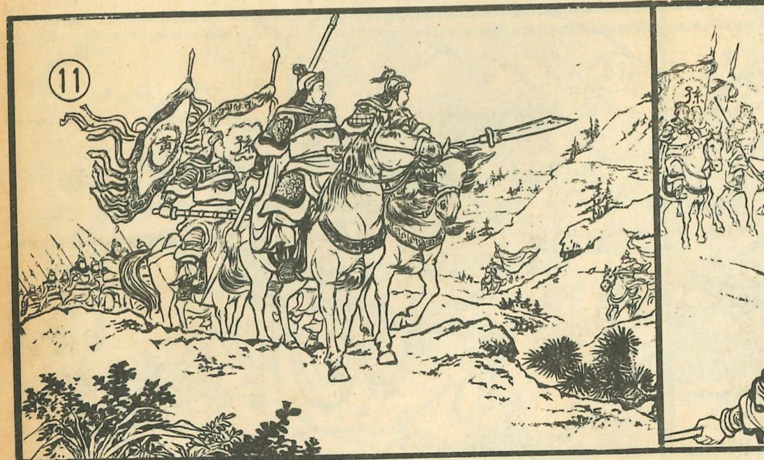


7 孫堅乘勢殺出界口。剛剛走了不遠，就聽山後戰鼓齊鳴，原來是劉表親自領兵趕到。

10 孫堅勃然大怒，喝道：「你有什麼了不起，敢這樣小看我！」說着，挺槍直刺劉表，劉表撥馬就走。



8 孫堅在馬上向劉表行禮道：「景升爲什麼要相信袁紹的話，對鄰郡這樣苦苦相逼呢？」劉表道：「你私藏玉璽，不是想造反嗎？」



11 孫堅縱馬趕去，忽然，兩山背後殺出兩隊伏兵，背後蒯越、蔡瑁也追殺上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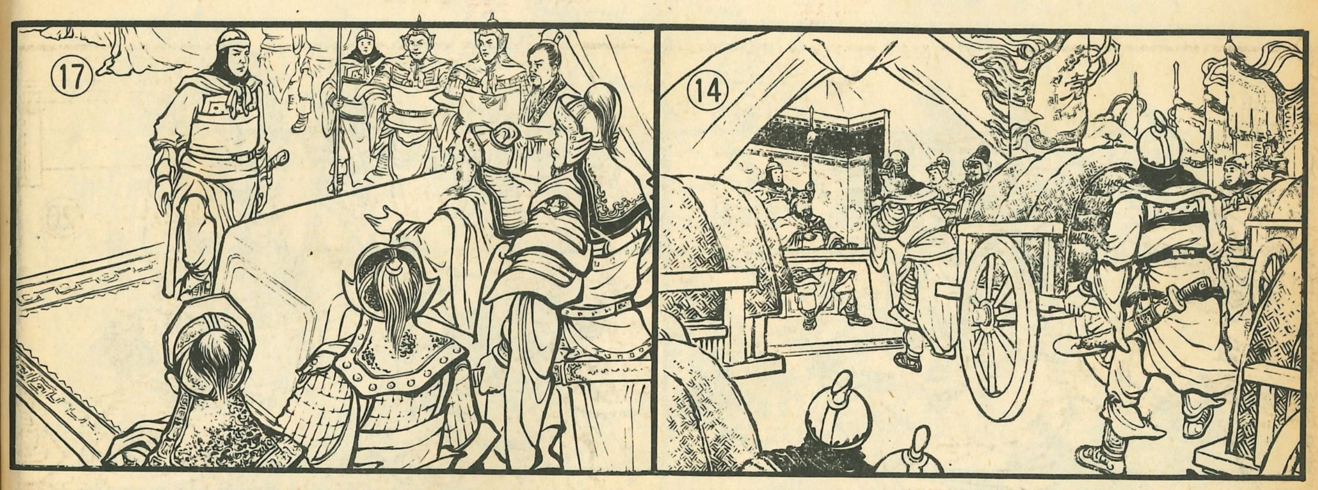
9 孫堅指天劃地的發誓說：「如果我有這件東西，將來一定死在刀箭之下！」劉表道：「如果要我相信你，除非將你的隨軍行李，讓我搜查一遍。」

12 霎時，孫堅被團團圍住。程普、黃蓋、韓當三員大將，左衝右突，拚死相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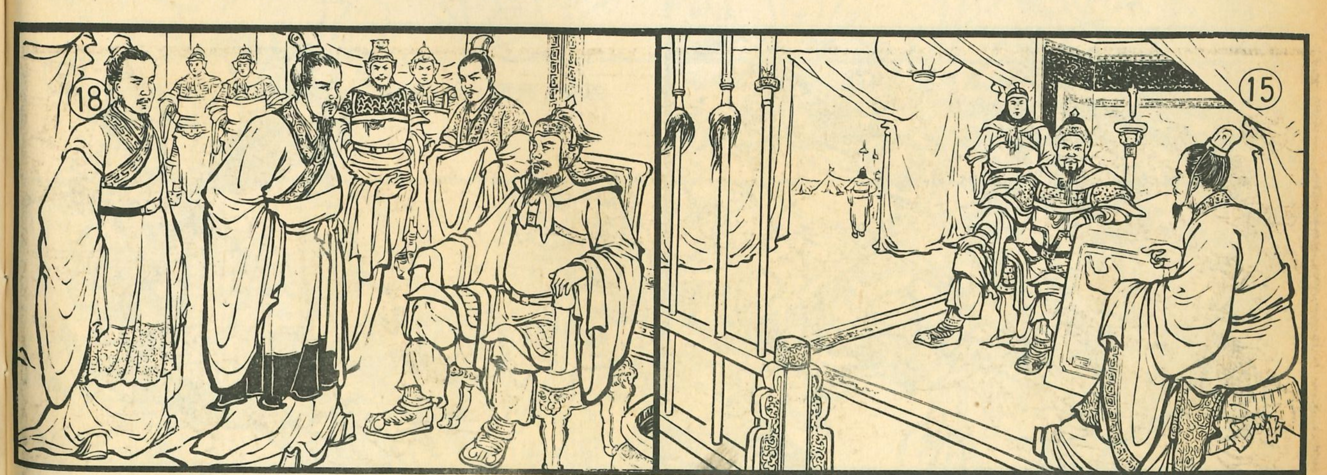
13 等到殺出重圍，奪路逃回江東，兵士已經損折了大半。從此以後，孫堅便和劉表結下了怨仇。

16 袁紹大喜，馬上寫了一封信，派人送給公孫瓚。



14 再說，袁紹離開洛陽，便在河內屯兵，軍中缺乏糧草，冀州牧韓馥派人送來糧米，接濟袁紹。

17 公孫瓚接到袁紹來信，見是約他夾攻冀州，平分土地，不禁大喜，答應即刻出兵。



15 謀士逢紀勸袁紹奪取冀州，並獻上一計道：「將軍可以寫信給公孫瓚，請他進兵冀州。韓馥是一個糊塗蟲，一聽公孫瓚出兵，一定來請將軍代領州事。冀州垂手可得！」

18 袁紹又把公孫瓚出兵的消息，派人通知韓馥。韓馥一聽着了慌，忙和謀士荀諶、辛評商議守禦的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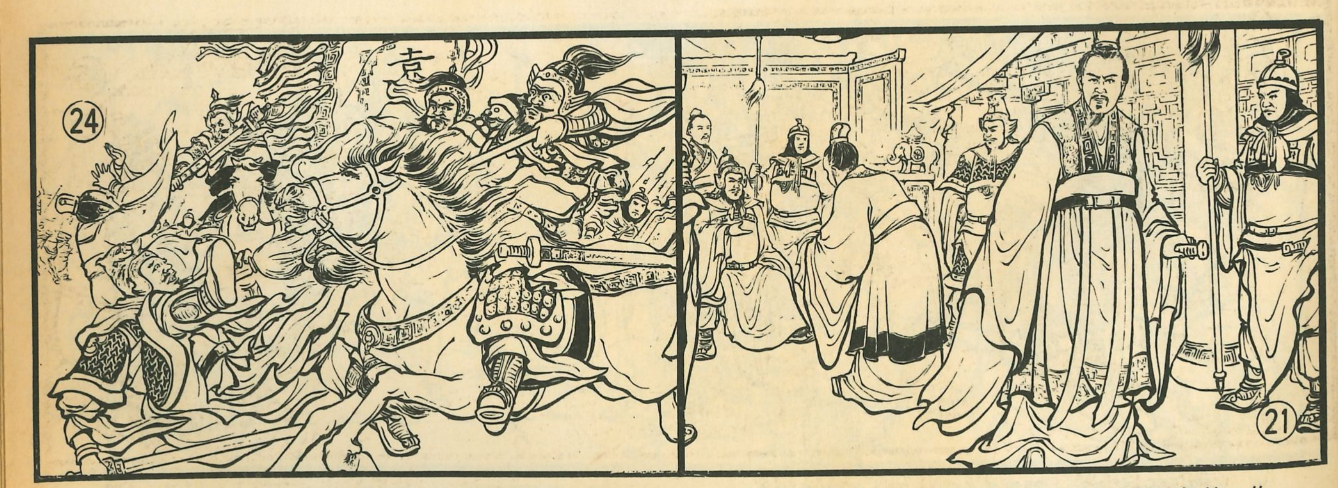
19 荀諶道：「公孫瓚擁有燕州、代州的大軍，更有劉、關、張幫助，恐怕我們很難抵敵。袁紹智勇過人，手下名將極多，將軍可以請他來同治州事。有了袁紹幫助，就不怕公孫瓚了。」

22 於是，棄職而去的有三十餘人，只有耿武和別駕關純想刺殺袁紹，在城外等着。



20 韓馥聽了荀諶的話，立刻要派人去請袁紹。長史耿武勸諫道：「袁紹爲人，野心不小，倘把州事委托給他，這等於把老虎引入羊羣來了！」

23 過了幾天，袁紹領兵來到，耿武、關純突然拔出刀來，奔上去行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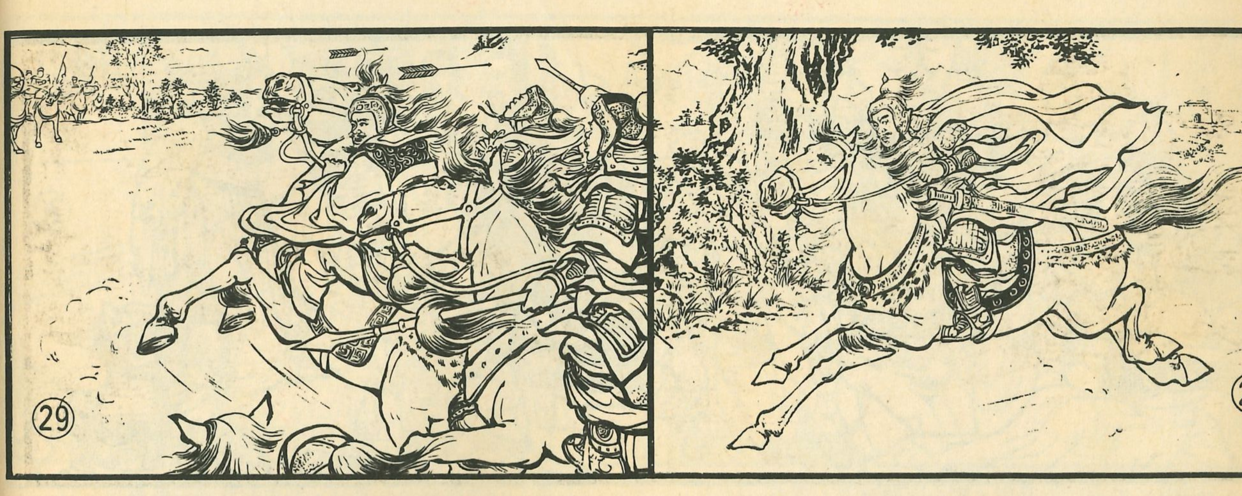
21 韓馥道：「我和袁紹是世交，才能又不如他，你們何必嫉妒他呢？」說罷，生氣地派荀諶去請袁紹。耿武嘆道：「冀州完了！」

24 顏良、文醜一見有人行刺袁紹，連忙攔住，一個揮刀斬了關純，一個拔劍砍死耿武。



25　袁紹進了冀州，命令謀士田豐、沮授、許攸、逢紀分別掌管州事，奪取了韓馥的大權。

28　袁紹道：「請你回去把你哥哥請來，我有話商議。」公孫越只得告辭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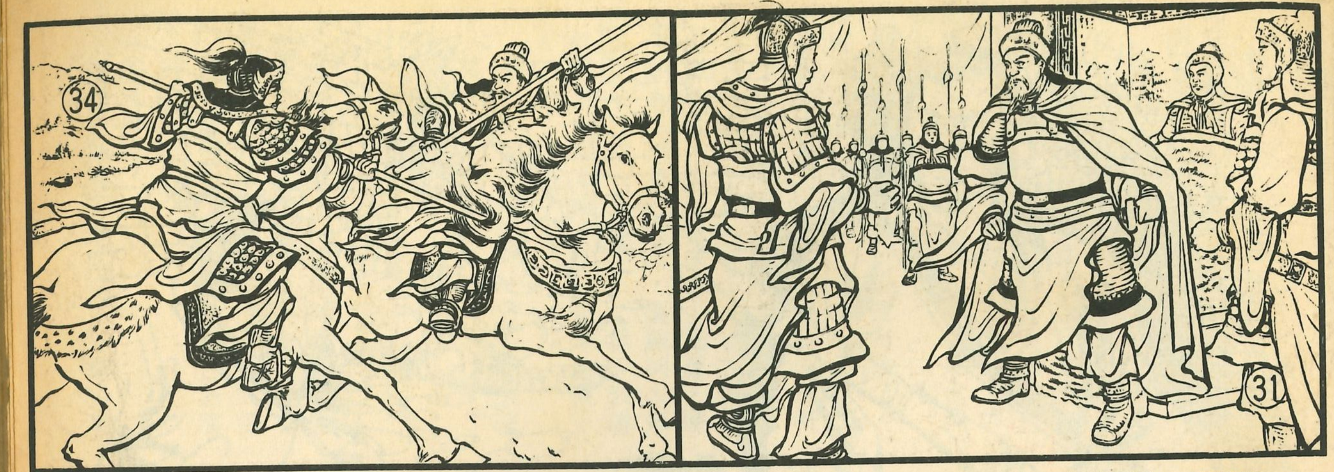
26　韓馥這才懊悔起來，只好拋棄了家小，單身投奔陳留太守張邈去了。

29　公孫越走到半路，忽然遇見一隊人馬，自稱是董卓的家將，一齊發箭向他射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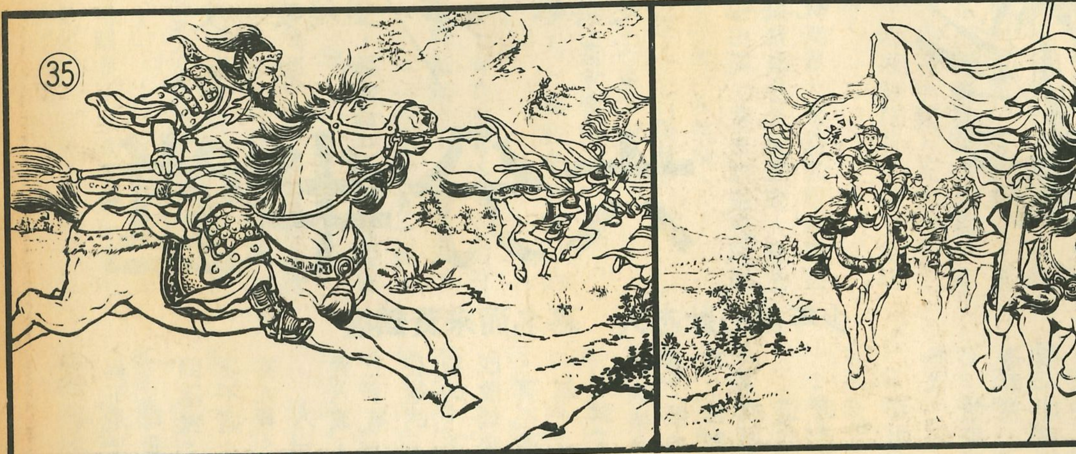
27　公孫瓚探知袁紹已經佔有冀州，就派他的弟弟公孫越來見袁紹，要求平分冀州。

30　公孫越猝不及防，被亂箭射死。從人僥倖逃得性命，飛奔報告公孫瓚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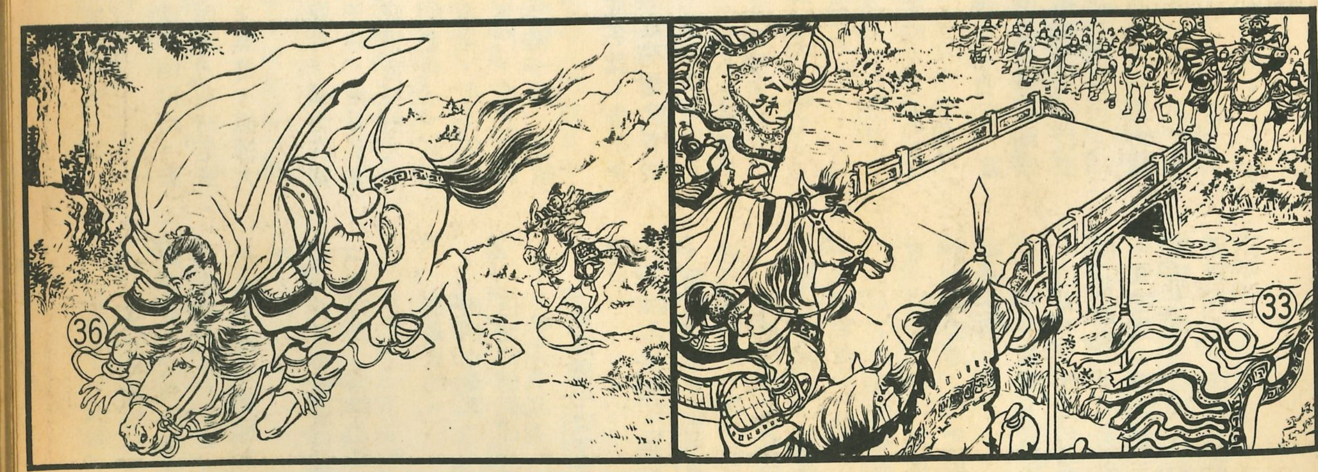
31　公孫瓚聽到這個消息，氣得渾身發抖，咬牙切齒的駡道：「袁紹騙我起兵攻打韓馥，他却乘機奪取了冀州；如今又假借董卓家將的名義，謀殺我的弟弟，這冤仇如何不報！」

34　袁紹的大將文醜，挺槍殺上橋頭。公孫瓚就在橋邊和文醜厮殺。



32　當下，他率領全部人馬，殺奔冀州來。

35　戰不到十個回合，公孫瓚抵擋不住，敗回陣中，文醜飛馬追上，來往衝殺，如入無人之境。



33　袁紹聽說公孫瓚兵到，也領大軍出戰，雙方在磐河邊上會陣。公孫瓚在橋西高聲大駡道：「不講信義的東西，竟敢出賣我！」袁紹道：「韓馥沒有才能，自願把冀州讓給我，與你有什麼相干？」

36　公孫瓚喪魂失魄地向山裏跑去，慌亂中連頭盔弓箭都丟掉了。正披髮縱馬，要逃上山坡，不料馬失前蹄，公孫瓚翻身落於坡下。　（待續）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六分半堂

少年雄心壯志大　慕名而來黃鶴樓

從古至今，人到世間來走一遭，莫不是來碰碰運氣的。

夠運的，名成利就；倒霉的，潦倒落魄；有的是懷才而遇，有的是懷才不遇；更有的雖無才無德，但卻大富大貴。

人一出世，呱呱墜地，誕生在富貴人家，或成爲貧寒子弟，便算是碰上了第一次的運氣，好壞皆不由人。往後的，便要看自己的造化了。碰運氣的，不一定就碰上幸運，但不能因成敗無定數，便不去奮鬥。有志氣的，莫不憑自己本事，去闖一闖，去試一試。

試了又如何？功成名就，是不是就快樂？兩袖清風，是不是就不如意？眼前榮華富貴，是不是可以永存？無數的掙扎努力，是不是值得？成又如何？敗又如何？

這些話，都不要去問王小石。

因爲他正是來碰運氣的。

* * *

到北京城來碰運氣的人，王小石是其中之一。

他年輕、俊秀、志大、才高，遠道而來，一貧如洗，但他覺得金風細細、煙雨迷迷，眼前萬里江山，什麼都阻不了他闖蕩江湖的雄心壯志。

就連春雨樓頭、曉風殘月裏的簫聲，他也覺是一種憂愁的美，而不是悽涼。

王小石跟許多人有點不同。

他帶了一柄劍。

他的劍當然用布緊緊裹住，他並非官差，也不是保鏢，衣着寒酸，而且是個過客，若不用布把這利器遮掩起來，難免會惹上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被厚布重重包裹起來的劍，只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劍柄是彎的。

* * *

劍是直的。

劍柄也是直的。

但他的劍柄卻是彎如半月。

* * *

「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如果王小石不是因慕黃鶴樓之名，藉路過特意在湖南勾留，遊覽一下這名樓勝景，就不會見到白愁飛。

假使他沒見着白愁飛，那麼，往後的一切就不一定會發生，就算發生，也肯定並不一樣。

人生其實就是這樣，無意中，多看一眼，多聽一句話，可能就會造成極大的改變，刻意爲之，反而不見得如願以償。

漢水濤濤，風煙平闊，樓上樓下，仍有不少風流名士的墨迹詞章，但因「黃鶴樓」下的街道上，市販聚集，叫賣喧囂，洋溢着一股魚腥味和其他鷄鴨犬豕的雜味，髒水滿地，本來充滿詩意的一棟黃鶴樓，經已風味全失了。

不過，街上販攤齊集，各式各樣的貨品都有，叫賣拉客之聲此起彼落，而又混雜在一起，顯得熱鬧異常。

這些販夫、高賈們都知道，慕名而來此地的人，未必旨在瀏覽風景，乘機可以逛逛市集，連同煙花女子，也停舟江上，笑招琴撫，陪客侑酒。

王小石觀覽了數處，商販眼光素來精明，見他衣飾寒傖，料他身上無多少銀子，也不多作招呼。

王小石只覺掃興，想登州渡江，忽聽見隆隆一陣鑼響，一時吸引住了王小石的注意力。只見街頭的一角特別空了出來，是給走馬賣解的人表演的，佔地相當之廣，不少人正在圍觀，交頭接耳，待表演者告一段落，便有小僮過來納錢，通常，圍觀的人都會丟下幾文錢，賣解的人才拱手致謝，說幾句承蒙捧場的話，繼續表演下去。

王小石也想湊熱鬧，於是過去望了一望。

他就是這樣望了一望。

一切就發生了，免不了了。

* * *

連他過去看上一看的時候，也有一個念頭在心裏閃過：會不會正好有個江湖賣武的美麗女子，正在比武招親，這一瞥就定了情，就像戲台上演的一般？

不是的。

他倒是看見了令他吃了一驚的事物。

人。

不像人的人。

* * *

青石板地上，人們圍成一個大圈，圈子裏，有幾名精壯的漢子，在敲鑼打鼓，邊插科打諢，道說戲文，兩名粗壯的婦人，牽着兩頭小馬騮，戴上面具，手持小刀小劍，正在繩索上、矮凳子上作翻滾的花巧，頸上都縛着細細的鎖鍊。

另外還有幾隻大馬猴被粗鍊縛在架上，兩隻眼睛都老氣懨懨的，在注視場中小猴的表演，看去跟垂死的老人家眼看小童嬉戲一般無奈。

這都不能讓王小石震驚。

眞正令王小石驚異的是人。

石板地上，還有幾個「人」。

說他們是人，實在是件殘忍的事。

這幾個人，有的沒有手，有的沒有脚，有的手脚都斷了，只剩下單手單足，或只一手、一足、更有一個，手脚全都沒了，張開嘴巴，只啞啞作响，看了令人心酸。

另外還有幾個「人」，形象更是詭異，有一個全身埋在三尺長的甕裏，只露出一顆嘻嘻傻笑的頭，這頭顱稀疏白髮，但卻是小童般的嫩臉。

另有一「人」，上半身是人臉，但下半身卻長得跟猴子一樣，全身是毛，還長了半截尾巴，只是身體絕不似猴子靈捷罷了。

其中一「人」，是兩個人體的背部，接連在一起，等於兩人一體，一背黏着兩個軀體；更有一人，身體四肢，還算正常，但臉容全都毀了，五官擠在一起，鼻折唇翻，眇目獠牙，十分恐怖。其餘還有幾個用黑布遮蓋着的大箱子，不知裝着的是什麼東西。

王小石乍看一眼，便不想再看了，只覺上天造人何其不公，竟有人生成這個樣子，他一面嘆氣，一面掏出一小塊碎銀往場中扔去。

他這樣只瞥一眼，雖不曾看完，但留在心中的印象，是很難磨滅的。

他走了幾步，心中仍十分不快樂。

——爲什麼有人那麼健康，有人却天生殘缺？

這時，他還沒有走過人們觀賞的行列，忽有人扯了扯他的衣角。

王小石低首一看，只見一個三尺不到的侏儒，頭顱出奇的大，雙目無神，四肢都萎縮瘦小，宛若幼童，正捧着一個瓷鉢，指了指場心，又指了指瓷鉢。

王小石知道這是向他討錢。

王小石剩下的銀子，只有這一點點了。

這是十日前，他把伴隨着他的一匹馬賣了，剩下來的一點銀兩。

他賣馬的時候，心境格外消沉。沒想到剩下這一匹千里相隨的灰馬，竟然伴不到他來京城。

壯士賣馬，豈不就是英雄掛劍、將軍卸甲同樣的潦倒無奈？

不過他很願意解囊捐助這些天生殘障的可憐人。

那侏儒咿咿呀呀的比手劃脚，他點了點頭，正在掏錢，一面道：「可惜你遇到我這個窮人，眞希望有善長仁翁，把你們收養，不致在街頭道口，吃盡江湖風霜。」

王小石說這句話的時候，是非常誠心的。

但他却聽到一聲冷笑。

冷笑起自耳畔。

他抬目一掃，身旁的人，全在看場中畸型「小人」的表演，時發出鼓勵的喝采拍掌聲，卻不見有人向他望來。

只有一人，抬頭望天。

此人華衣錦服，俊朗年輕，在人羣中那麼一站，猶如鶴立鷄羣。

他仰首朝天，眉目便看不清楚了。

因爲衆人視綫都投場中，只有他一人擠在人堆裏望天，王小石才注意起他來，但也不清楚冷笑的是不是此人。

王小石說出這幾句話，那侏儒臉上流露出感動的神色來，比手劃脚，咿咿胡胡的說了幾句聽不懂字音的話。大約是感謝王小石的意思。

王小石抓了幾塊碎銀，正要放到

瓷鉢裏，目光投處，忽然心念一動。

那侏儒領了銀子，又去扯另一個人的衣角，討錢去了。

王小石似想到了些什麼，好像跟「舌頭」有關的，但一時間又捉摸不到究竟是什麼事情，忍不住又向場中張望一下。

這時候，鑼聲激响，兩隻大馬猴正在模倣人類在比刀比槍，圍觀的人拍手讚嘆。人在看獸類模擬人的動作時，越是打打殺殺，似乎越是覺得刺激精采。

王小石的意念更清晰了起來，因爲他看見了一件事物：

刀！

——舌頭！

他馬上聯想到侏儒可能不是天生的啞子，他是斷了舌頭。

他可以準確地判斷得出來：侏儒的舌頭，是被人用利刃割斷的！

他甚至可以判斷出一條頭髮，是被劍斷斷還是刀斷的：因爲他是王小石！

「天衣居士」的唯一衣鉢傳人——王小石！

* * *

當王小石發覺那侏儒並不是天生的啞巴，而是舌頭被人割掉時，只覺得心坎一痛。

這種感覺很奇特，他連在市集中看人在殺魚，也令他有這種肉痛的感覺，彷彿那一刀不止是剖開魚的肚子，也在切入自己的心坎似的。

像你這種人，實在不適合練武——這是天衣居士對王小石的評價。

一個眞正的武林高手，一定要如天地無情，心如止水，方才可以高情忘情，無正無對於世間。

王小石却不是。

王小石多情。

不過，在十年之後，王小石把一柄無情的劍，練得多情深情，竟然戰敗天衣居士手上的那一把「絕情劍」後，連天衣居士也只好歎道：「我看他小時候，連一隻兔子也不肯追獵，在路邊見到小狗小猫便抱回來撫養，跟別派小孩打鬥，寧可自己受傷也不願打傷別人，我就以爲這小子沒有出息。沒想到……」他又歎了一聲，「給他練成了『仁劍』，他的劍法，縱或不是無敵，但也還可冠絕羣倫了。」

王小石於是帶了這柄劍，以及微薄的名氣，往北京城裏碰碰機會。

但却先在這裏碰上一個被割掉舌頭的侏儒！

* * *

王小石發現侏儒的舌頭是被人用刀割斷的，同時也發覺另外令他更憤不可抑的事：

那些斷肢殘腿的人，大部份都是給利器砍斷的。

先天殘障的人，決不會這個樣子，莫不是他們全遭了禍，或是被流寇所傷？如果眞是這樣，又怎會弄到發育如此不良，而又全集中在此地？王小石狐疑的忖思着。

王小石忍不住蹲下來，看一個斷了兩足一手的畸型人。

那人咿咿啞啞，似乎也奇怪王小石這樣的端詳他，也似是向他傾訴，他在世間所受的無盡疾苦。

王小石一看之下，登時手指禁不住抖了起來——這可憐人不但兩足一臂都是給人砍斷了，連舌頭也是遭人剪下來的！

——是誰那麼殘忍可惡！

忽然，一條大漢撲了過來，推了王小石一把，怒目向王小石瞪了一眼，低聲喝道：「要給錢就給錢，不給錢就別擋着！」

王小石道：「他的手是給人砍斷的？」

漢子吃了一驚。橫眉冷望王小石，只見是一個溫文的寒士，登時不把他放在心上，乃低聲喝道：「你問這幹嗎？」

王小石道：「他的脚也是被人斬斷的？」

橫眉漢子想要發作，但又不想驚動圍觀的人，只好强忍低吼：「這關你屁事！」他用手粗魯地一推王小石的肩膊，王小石並不相抗，藉勢退了五步，口裏仍道：「他的舌頭也是給人割斷的？」

橫眉壯漢搶進了一步，發覺圍觀的人們有的已向他們望了過來，便强笑了一下，伸手拍了拍王小石的肩膊：「站好，站好！」隨又低聲威嚇道：「告訴你，沒你的事，少惹痲煩！」說罷雙手兜起殘障者，轉身走入場子裏，但不時仍用一雙凶暴的眼珠往王小石身上盯。

王小石發覺那些殘肢者的臉上露出驚懼欲絕的神色。

王小石正想有所行動，忽聽一個聲音道：「小不忍則亂大謀，未知底蘊，發作何用？」這聲音近得直似在王小石耳畔响起。

王小石霍然回首。

只見百數十人中，那本來仰首看天的碩長漢子，忽低首自人羣中行去。

王小石心念一動，正想擠入人叢中追踪此人，忽然，迎面也有人擠了過來，兩人一進一出，引起人羣中爆起駡聲，幾乎與來人撞個滿懷。

那人左肘一抬，護胸而閃開。因爲閃得太急，不意踩到一個圍觀婦人的後踭，那婦人忍不住駡了一句：「不長眼睛的！」

那人眉宇一剔，忍不住想要發作，但又忍了下來。

王小石却在一瞥中呆住了。

他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美的男子。

那薄刀似的柳眉一起一伏間，有說不盡的俊俏，陽光透過遮陽帽的葵葉縫隙照在臉上，一光一暗似的美玉

，黯影柔倩，就這麼一刹那，那人已皺了皺眉，不耐煩的按下席帽，繞了過去，看起來，正似在找什麼人。

王小石注意到他腰畔斜繫着一個長形的包袱。

王小石一看就知道那是刀。

那人已沒入人羣裏不見。

王小石還待往場中看，卻見場中的數名漢子和壯婦已收拾兵器、雜具，匆匆的離去，圍觀的人羣也開始散去。

王小石忽然想起「小不忍則亂大謀、未知底蘊、發作何用」這幾句話。他便打算遠遠跟這一羣賣解的人去。

他們穿過大街，又走過小街，有時人多，有時人少，那幾個賣解的人走走談談，一面說着葷話，不時在那幾個畸型人和侏儒背後，踢上一脚，打幾鞭子，這樣看去，好像他們並不是和人走路，而是主人在趕着鴨鵝或什麼畜牲，主人對待奴隸總要叱喝鞭打才顯示自己威風。

王小石看得怒火上昇，正在此時，遠處迎面來了一個高高瘦瘦的人。

這高瘦個子，穿一襲陰灰色長袍，臉上白得似終年不見陽光，鋪了一層寒粉似的，他背上有一個又老又舊又沉重的包袱。

這人走近。

賣解的人全都靜了下來。

這人越走越近。

王小石甚至可以感覺得出那一羣賣解的人，緊張得透不過氣來，有的人甚至雙腿在打着抖，幾乎要拔腿就跑。

陽光依依，秋風迎面，帶來幾片殘葉，遠處玉笛，不知何人斷了又續，續了又斷，欲說還休，欲說還休。

誰人吹笛畫樓中？

閒舍人家前秋菊盞盞，在這秋意寂寞街頭，有什麼可怕的事物，使人覺得恐怖？

這人已經走過那一羣賣解的人。

甚至不曾抬頭望一眼。

賣解的人這才鬆了一口氣，其中有幾個，還回過頭來望望這瘦長陰寒的人，眼中還帶有深懼之色。

這人已走近王小石。

王小石覺得這個人，臉色森寒得像一具匿伏在地底裏的屍體，可是他背上包袱的寒氣，要比他身上所散發出來的煞氣更重，一直到他快要經過王小石的時候，才突然抬頭，眼光陰寒如電，盯了王小石一眼。

王小石心中一寒。

這人已走了過去。

王小石又發現了一項奇怪的事。

他發現街上，至少有五、六個不同的方向，十一、二個人，有的像遊人，有的像是小販，有的是拿着招牌相士，有的是捧着鳥籠的公子，有老有少，他們服裝不一，動作不同，但王小石眼裏卻看得出來，這些人，武功都相當不弱，而他們目標也只有一個：

——跟踪那瘦高個子！

* * *

——怎麼驚動那麼多人？

王小石好奇心大動。

這時，前面賣解的人，已走進了一家客棧的大門。

王小石記住了客棧的名字。

再回頭看，高瘦個子已轉入一條冷僻的小巷裏，那十一、二人也各裝着有不同的事，同時跟入巷子。

王小石心中已有了計議，走進客店內，賣解的人都已上房，他冷眼看他們走進的是那一間房門，正要回頭就走，忽見較早呼喝他的那名賣解橫眉大漢，正在二樓欄杆上，怒氣冲冲的向他俯視。

王小石只向他一笑。

隨後他步出客店，迅速走向那條轉角小巷。

——那班賣解的人就住在店裏，一時之間逃不掉，但那瘦長個子究竟是什麼人？會發生什麼事？倒不能輕易放過。

王小石追了過去。

秋風刮在臉上，有一股肅殺之氣。

王小石一轉街角，眼前的景象，教他震住當堂。

巷口有一棵梨樹，自舊垣伸展出來，葉子已落了七八成。

然後就是血和死屍。

那十一、二名追踪者，橫七豎八的倒在地上，竟無一生還！

——王小石進入客房，再跑出來，轉入小巷，不過是遲了片刻的功夫，然而那十二名追踪者，就在這片刻間遭了毒手，別說連一個活口都不留，就連一口氣也不留。

——是誰那麼快的出手？

——是什麼血海深仇？

* * *

王小石在這頃刻間有兩個抉擇：一是逃，一是查。

他決定要查。

他以極快的速度，對地上十二具死屍搜查了一遍，作出了三個判斷：

一、這十二人都沒有其他的傷處，只有在胸口，被刺了一個洞，這一個血洞，正中心房，中者無不即時氣絕。

二、這十二人死的時候，都來不及發出叫喊。巷子外是大街，來往行人極多，只要有人奔逃呼叫，一定會驚動行人，而今死了十二個人，但草木不驚，則可以肯定這十二人死前，連半聲呼救都來不及。

三、這十二人大部份腰畔襟下都有令牌，或袖裏衣內藏有手令，莫不是六扇門的捕頭、街裏的差役、和吃公門飯的好手。

而今卻是十二個人，一齊死在這裏。

王小石還待細看，卻聽見女子的

尖叫。

原來有一名女子跟他的情郎走過巷子，忽爾情濃，想轉入街角死巷濃情蜜語一下，不料却看見一地的死人。

還有一個活人，正在翻查地上的屍首。

兩人一先一後的叫了起來，待一大羣路過的人和兩名捕役趕到的時候，秋風瑟瑟裏，巷子裏只剩下一地死人。

而沒有活人。

捕役一見這等死了不止一人的大案，而自己恰好在這一帶巡邏，連臉都青了，問那對男女：「凶手呢？你們不是看見凶手在這裏的嗎？」

那男的說：「是啊，本來，是在這裏的，可是，後來，不知到那裏去了。」

那女的道：「我看是他——」

捕役忙問：「去了那裏？」

女的用袖子比着道：「剛才，他一飛就飛上了圍牆，再一飄——」

捕役瞪大了一雙眼睛。

他吃六扇門的飯，吃了二十年，從來沒聽過這種鬼話——兩丈高的圍牆，怎麼一飛就飛上了去……而那個穿灰袍的白臉瘦子，也夾在人羣裏觀望。只不過，他的臉寒意更甚了。

＊　＊　＊

王小石飛身上了屋瓦，輕如一片飛絮、四兩棉花，倒勾廉掛在椽柱上，就像風裏樹枝，一片似落未落的葉子。

不過這不是白天，而是一個有星無月的晚上。

王小石伏在客棧的屋頂上。

他用手指醮了醮舌頭，輕輕戳開一個小洞，湊眼一看，只見那大房子裏，端坐了七八個彪形大漢，另外還有三四名男子般的壯婦，正是日中市內所見的賣解人。

被刀砍斷的肢體和舌頭、不准人探聽的橫眉漢、耳畔响起冷峻的語音、人叢裏的美男子、令賣解人震愕的高瘦個子、死巷裏的屍體……究竟是怎麼回事？王小石決定從這一班賣解人身上找出線索。

沒有線索。

那幾名漢子和壯婦全聚在一間房子裏，無不臉色凝重，誰都沒有先開聲說話。

只見那幾名漢子，不時站起來唉聲歎氣，搓手揮拳，就是沒有交談。

王小石不想在這裏喝西北風。

他想：看來，是沒有消息的了。

他在準備離去之前，忽生一念。

他輕輕撬一張瓦片，然後用手一按，在瓦片未落下去之前，他已鷹滚兔翻朝天凳，往下落去，起伏間已落在門側。

只聽嘩啦一聲，瓦片打在地板上，房裏的漢子，呼喝聲中，有的從窗子裏撲出，有的開門喝罵，王小石躲在門邊，那幾人一窩蜂的跑了出來，王小石已閃入房中，趁亂藏身於大木櫃子裏。

他一進木櫃，即把櫃門掩上，忽覺一陣毛骨悚然。

因爲他感覺到一個人的呼吸聲。

這呼吸聲異常的慢、異常的調勻，平常人的呼吸不會如此的輕且慢而細，就連熟睡中的人也不致如此調勻，何況，有一個人突然闖了進來，正常人的呼吸都會有些紊亂，可是，這呼吸却如常。

——有人早先伏在這櫃子裏！

——是誰？

王小石全身都在戒備中。

只聽到外面店家和賣解人的對答：

「什麼事？什麼事？」

「沒事，好像有人惡作劇罷！」

「什麼惡作劇？」

「有人扔下瓦片，幸好走避得快，不然要傷人了。」

「瓦片？怎該好端端會摔下來的？」

「我怎麼知道，正是這樣才要看看。」

「本店老字號開了十三年，還不曾鬧過這樣的事。」店夥計對這一干執棍提刀的江湖人很不存好感。

「你這是什麼意思？是說我們鬧事來着？你說，我們犯什麼要無事鬧事？」

「不是不是，椽瓦有時年久失修，遭耗子弄鬆脫下來，也有的是，對不起，對不起，客倌請多多包涵，包涵，包涵。」老掌櫃見這人凶神惡煞，也不是什麼好來路，只求息事寧人。

那七八名壯漢這才悻悻然回來。

壯婦守在門邊、窗邊，才又關掉門窗，聚在一起，圍在燈前，那名橫眉怒漢把刀往桌上放，忿忿地道：「操他奶奶的，要不是有事在身，便可忍不了這惡氣，一刀一個，宰了再說！」

王小石屏息在櫃子裏。

櫃子裏的「人」也沒有任何反應。

只聽到另一個威嚴的聲音道：「沈七，你別毛燥，今晚此地『六分半堂』的高手要來，你這麼一鬧，你一個人不想活不要緊，大家可都想有個好死。午間你差點對人動武，我就看你耐不住性子，儘替我惹事！」

王小石自櫃門的縫隙望出去，只見說話的人是一個矍鑠老漢，腰間斜插一柄鐵尺，他身邊還有一名長臉豹眼的婦人，兩人站在那裏，旁的人都不敢坐下。

那橫眉漢低下頭去，拳頭握得老緊的，但對老頭的話不敢反駁。

隔了一會，另外一個獐頭鼠目的漢子插口道：「老七，這就是你不對了，把厲爺氣得這樣子，你吃屎拉飯的麼？」

橫眉漢仍不敢反駁半句，但拳頭握得青筋畢露。

只見那姓厲的老頭捋着他那稀疏的灰白鬍子，用凌厲的眼光一掃衆人，道：「爲了幾個不相干的人，值得打草驚蛇？李越，那三個房間可都叫人看住了？」

那獐頭鼠目的人立即恭聲道：「剛才我已帶人過去看過一遍了，每房兩位把守的兄弟都說沒有什麼變故。」

姓厲的老頭悶哼一聲道：「那最好。」

獐頭鼠目的漢子趁機加了一句，「三江六省，五湖七海，誰有這個熊心豹子膽，敢來招惹走馬賣解一脈的龍頭老大厲單厲爺？何況，這次連厲二娘都移玉步親自出動，誰敢自觸霉頭？」

王小石一聽，登時想起武林中幾個極具盛名的人物來。江湖上，有各種不同的教派，其中放筏的，就叫做「排教」。凡是「排教」中人，必有點眞本領，遇上天災，木筏逢着了急流，或在河上打着漩頭，「排教」高手自有應付的法子；如果遇上劫筏的，也可以憑身手應付。另外走江湖賣解的，也自結成一個教派；醫卜星相，士農工商莫不亦然。七十二行三十六業，凡此種種，都有一個龍頭老大主掌大局。

厲單是其中之一，他跟胞妹厲燕紅，均是武功極高，心狠手辣，在湘北一帶甚有威名，不知何故全都在此處？那叫沈七的，想必就是「過山虎」沈恒，而這個叫李越的，活動在黃鶴樓一帶的流氓頭子，這兒的人背底裏稱他作「虎前狐」。

王小石的記性極好，他每到一處，便把一地的武林人物性格與名號記牢。

他不知道爲的是什麼，但總是覺得，有一天，這些對他都非常有用。

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天呢？

王小石不知道。

他却知道一件事：天下衆教各流，都隸屬於北京城內「金風細雨樓」的管制。

天下英豪，都服膺「六分半堂」。

他們把所得到的一切，分三分半給「六分半堂」，若遇上任何禍難，「六分半堂」必定付出六分半的力量全力支助。

天下即一家——「六分半堂」的總堂主雷損，天下英豪都奉他爲「老大哥」。

也許，眞正能跟「六分半堂」抗衡的，只有「金風細雨樓」而已。

在北京城裏而能跟雷損並稱雄峙的，也只有「金風細雨樓」樓主「紅袖刀」蘇夢枕一人耳。

這些在江湖上，未列入什麼名門正家的武林人士，不是投靠「金風細雨樓」，便是投靠「六分半堂」。「金風細雨樓」有朝廷官衙撐腰，「六分半堂」則是在武林和綠林紮好了穩定的根底，各有千秋，不分軒輊。

故此，有一句話傳：「六成雷，四萬蘇」，意即是天下雄豪，至少有四萬人歸於蘇夢枕門中，但就總比例來說，仍是有六成以上寄附雷損的堂下。

只見那在厲單身邊身材魁梧的女人，咧嘴笑了一笑：「李越，難怪你在這一帶越混越得意了，這一張嘴皮子最會騙得人心，看來，他日在江湖上訛騙千詐那一幫人物，得要奉你爲龍頭老大了！」

李越眉開眼笑的道：「二娘別逗我開心了，龍頭老大要手底下硬，我只有這張嘴，想當老大，不如想去昇天。」

厲單却皺着灰眉，滿臉都是深溝似的摺紋，一點笑意也沒有，「今晚『六分半堂』到的是什麼人？怎麼還沒有到？」

李越小心謹愼的道：「據我所知，來的至少有三人，十二堂主趙鐵冷也會親自駕臨。」

厲單兄妹一齊失聲道：「啊，他也來嗎？」

李越點了點頭，「看來，總堂那兒說不定眞有大事交給我們去辦。」說着眼睛興奮得閃亮。

厲燕紅却搖頭道：「我却有些躭心。」

厲單不解地道：「你躭心些什麼勁兒？」

厲燕紅道：「以前，我們只是走江湖賣武，看不順眼的，明裏動刀，砍下一顆人頭是一個，遇上棘手的，暗裏磨槍，戳得一下算賺了，那似今天，儘抓些不相干的孩兒，把他們割肉殘肢的，有的强塞入甕中，有的扯裂了背肌强裹紮在一起，有的强他跟畜牲交配過血，全都變成了侏儒、畸嬰、半人半畜的怪物，這種事未免傷天害理，咱們又不是不能拿刀動槍，行劫戮殺過招殺十來個人，我厲燕紅保管眼也不眨，但把人家的小孩好好糟踏成這個樣子，我忍不下心。哥，咱們在走江湖的兄弟裏，也有兩三番名堂，何必做這不願做的買賣？要是給人揭翻了底，底下弟兄也未必服氣，這豈不是喪了我們的威名？總堂要是交代這樣子的差事，幹不幹也罷。」

她說到最末一句，一衆人等全變了色，厲單尤其厲喝道：「妹子，你瘋說什麼？」

厲燕紅給這一喝，也喝出了脾性，聲音又加大了一倍，「我難道不該說麼？現在，把聞巡撫的獨生子也擄了過來，萬一東窗事發，咱們這一教的人都難免牽連在內，到時哥你怎麼服衆？」

只見厲單臉上青一陣、白一陣，桌上的八角燭燈也閃一陣，晃一陣。

最震驚還是躲在木櫃內的王小石。

——原來那些殘障的可憐人，全是他們一手造成的！

——他們爲什麼要這樣狠？

——難道是「六分半堂」下的命令？

——「六分半堂」又為何要做這種喪盡天良的事？

厲單長吸了一口氣，忍住忿怒，道：「大妹子，三十六分舵，七十二瓢，水陸二道，不聽蘇公子，就從雷堂主，咱們在兩湖足可呼風喚雨，但在武林裏，咱兄妹算是什麼？你剛才那番話，還望李兄和在座各位弟兄多多包涵，左耳聽了右耳忘，勿再傳開為幸，姓厲的他日有各位用到之處，必竭力以赴就是了。」

沈七率先道：「老大放心，我們都沒聽清楚二姊剛才的話。」其他幾人，男男女女，均異口同聲這般說。

李越眼珠一轉，也附和道：「這種話，是萬萬不能說出去的。」見衆人都目不轉睛的望着他，知道自己是場裏唯一的「外人」，難免遭受懷疑，這干人莫不是慣走江湖，殺人如麻之輩，萬一怕自己賣友求榮，難保不失來個殺人滅口，忙正色道：「我來跟諸位發個雷公誓，以表心迹，我李某若把二娘的話透露一言半句，叫我李某如過街老鼠，不得好死。」

他還待立誓下去，厲燕紅已忍不住笑啐：「你本來就是『過街老鼠』，早就人人喊打了。」

李越尷尬地道：「二娘笑話了。」

但一顆空懸的心這才放下來。

厲燕紅歎了口氣，道：「哥，眞要作孽下去麼？」

厲單再也忍耐不住，葵扇般大的手掌在桌上一拍，怒道：「住口！你這樣說，不怕總堂的『決殺令』，自己不要命，可別累了一衆弟兄！」

厲燕紅還待分辯，忽聽外面有兩聲哀悽的犬嗥。

在房裏衆人臉色俱是一變，油燈滋滋作响。李越細聆一陣，只聽又是一長一短兩聲犬鳴，才展容喜道：「是自己人。」

厲單灰眉一揚，雙目煞氣閃現，「還約了旁人來？」

李越陪笑道：「是。這次總堂把『硯墨齋』的顧大主管和戲班的丁老闆都約了過來。」只聽樓下傳來了輕微的兩下拍掌聲。

厲燕紅厲聲道：「他們也來？」

李越道：「我有弟兄守在外面，錯不了的。」

忽聽五下連續的敲門聲，然後是「篤」地一响。

李越開門，燭光一晃，房裏走入了六個人。兩個人走在前面，身後左右貼跟着兩個人，彷彿生怕別人搶去他們所保護的人身上一塊玉似的。這後面四個人，兩個是書生模樣，但眼光流露出來的不是文氣，而是殺氣。這兩人護着一名錦衣中年人，這中年人留了兩撇小髫子，長得福福泰泰，像個殷實商賈，看兩隻眼睛，笑瞇瞇的，在他身旁是一個白淨臉蛋、雙眉高挑的青年。兩人同時但並非並肩的走了進來。這青年後面，又有兩個人，像幽魂一般的貼近他，腰襟上都繫有魚皮水靠囊，一看便知道是發放暗器的好手。

這兩人一見厲氏兄妹，即拱手道：「厲老大、二妹子，別來無恙？」

厲單兄妹也拱手說了幾句客氣話，李越招呼各人坐下，厲單劈口就說：「看來，今天總堂可是大陣仗得很，不然，也不致驚動文房四寶『硯墨齋』的大主管顧寒林和戲班行裏大老闆丁瘦鶴也同時出動了。」

那錦衣商賈顧寒林笑着拱手道：「好說，好說，我只是個幫閒角色，厲兄和二妹子，還有這位丁老弟才是總堂的紅人。」

那戲班老闆丁瘦鶴却不客套，雙眉微蹙，憂慮的道：「今晚的事，定是小心些好，我接到報告，『金風細雨樓』的薛西神也來了這一帶。」

厲單兄妹失聲道：「果然是他！」

顧寒林即問：「你們見着他了？」

厲燕紅道：「昨天，咱們收拾傢伙，回到這裏時，路上碰到一個人，很像這個傳話中的煞星！」

顧寒林的笑意馬上全都不見了，寒着臉喃喃的道：「薛西神，薛西神，要是『金風細雨樓』出動了，這個西天神煞，可不是容易啃得下去的。」

丁瘦鶴臉有憂色，但說話却十分清脆好聽，柔和而又字字响亮：「要是薛西神來了，那麼，午間在覃家宅子舊垣那十二名捕快案件，一定是他下的手。」

顧寒林喃喃地道：「十二條人命，一伸手就擷了下來，像擷掉一片葉子。」

厲單冷哼道：「我們可不是葉子。」

丁瘦鶴淡淡地道：「那也沒什麼兩樣。」

厲單怒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丁瘦鶴道：「就憑我們幾個，還不致驚動得了『金風細雨樓』裏的『四神煞』。」

厲單一時發作不得，厲燕紅問道：「那麼他是為誰而來的？」

丁瘦鶴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京城裏，『六分半堂』與『金風細雨樓』已鬧得緊，有一個人，已為薛西神專誠趕了下來。」

厲單聳然道：「十二堂主趙鐵冷？」

丁瘦鶴搖頭道：「是九堂主霍董。」

厲氏兄妹驚道：「霍九堂主！」

丁瘦鶴點首道：「聽說今晚總堂來了三個人，霍董是一個，趙鐵冷也是一個。」

厲單正想問：「還有一個呢？」忽聽外面又兩聲犬鳴，只不過，這次是急促得多了。

只見房中的人，神色全都凝重了

起來，厲單道：「是總堂的人到了。」說着邊整袍相迎。

丁瘦鶴道：「未必。」

厲單本就看這人不順眼，但「六分半堂」的要人將到，不能發作，只瞪了他一眼，丁瘦鶴道：「我也有人伏在附近。」忽聽遠遠傳來兩聲蟬鳴，丁瘦鶴這才舒容道：「果眞是總堂的人。」要起身開門。

顧寒林却伸手一攔。

他身後兩名書生，一晃身到了窗前，一個推窗，一個摸出把火石火刀碰擊一下，星火一閃，不久，只見遠處黯黑裏，也有星火一閃。

顧寒林這才展眉道：「確是總堂的人。」

厲單冷喝一聲：「顧大主管和丁老闆果然耳目衆多。」

顧寒林繃着臉道：「好說好說，今晚是總堂來賓，不能不周全一些。」

厲單深深吸了一口氣，强作鎭定的問：「總堂還有一位來人，不知是誰？」

丁瘦鶴也不由自主有些不安起來，隨口應道：「好像是……」，還未說完，就聽到樓下傳來的拍掌聲，就連在木櫃子裏的王小石，這時也禁不住緊張與好奇。

他來這裏的目的本來是想要知道那些殘障的可憐人，為何會遭此傷害，不料却瞧上這一場熱鬧，連名重大江南北的人物——趙鐵冷、霍董也將出現在眼前。

這時候，門房又响起了五急一緩的敲門聲。

厲單兄妹、顧寒林、丁瘦鶴等一齊整袍站近門前，由李越開門。

門打開，沒有人。

李越奇道：「怎會沒人——」

王小石在櫃縫裏看出，只見燭光微微一幌，房裏便多了三個人，像落葉從窗子裏飄進來一般，無息無聲。

三個人。

一個枯瘦禿頭的老人，銀眉白髯，一雙手全攏在袖裏，似乎內裏握着什麼珍寶一般，不容人看見。

一個是冷硬如鐵的人。

他的臉是四方型的，身裁也是方型的，連手也是方型的，整個人就像一個箱子。

鐵箱子。

另外一個人，一進來就似有意無意的，往王小石這兒看了一眼，剛好正跟王小石眼光對了一對。

王小石一震。

那人就是日間所見那個仰臉看天的人。

這時候他不看天。

他看燭火。

燭火閃在他眼中。

他的眼是亮的。

他的眉是飛揚的。

他的人在房裏一站，彷彿燭火只為他一人而亮，但他又洒脫得連燭火都沾不上他的衣衫。

——他是誰呢？

這時候，那一干武林人物已發現房中多了三人。

* * *

「趙堂主。」

「霍堂主。」

却沒有去招呼那第三個人。

誰也不知道他是誰。

那人也悠然自得，不以為忤。

趙鐵冷清了清喉嚨，也不坐下來，就用沙啞的聲音道：「今天，總堂召集大家來，是要問三件事情，和要你們辦三件事。」

厲單等人全畢恭畢敬的道：「請堂主吩咐。」

趙鐵冷道：「厲單，我叫你把名單上的人全抓來，把他們全變了形，你可有做到？」

厲單道：「名單上四十二人，已拐到了十九名，有的閹了，有的醃了，總而言之，照堂主的吩咐，把他們變作侏儒或醜物，保管教他們爹娘認不出來，他們自己說不出去。」

趙鐵冷道：「很好，聞巡撫的獨生子已抓起來了嗎？」

厲單立刻點頭道：「已到手了。」

趙鐵冷道：「你找人通知那姓聞的，如果他仍偏幫『金風細雨樓』的人，我們就拿他兒子作猴兒，當街耍把式，跟你班子賺銀子去！」

厲單忙道：「賺銀子不重要，我只聽堂主的意旨行事。」

趙鐵冷冷笑道：「賺銀子也是要事。你們走江湖耍把式的，把人用沸水燙了，塗上蝎子毒，又或把人手脚反細接在一起，再踩斷他的腰脊，賣解時就說是『豕頭人』、『人球』，這種戲法我見得多，倒能搏途人同情，多投幾文錢呢！只不過，你知不知道我為何要你作這樣的事？」

厲單忙道：「請堂主見示。」

趙鐵冷道：「剛才便是我問你的第一件事，現在我告訴你第一件事：這是處罰！」他遊目如電，迅速地看了場中每人一眼，「這些孩童的長輩，以前多是『六分半堂』中人，而今因『金風細雨樓』有朝廷大官撐腰，多投靠了過去，我們在未下手對付他們之前，先把他們的後人狠狠的整治得人不似人、鬼不似鬼，日後再趕這些畸型人回去，讓他們痛心疾首，我們才一一剪除。這足以阻嚇判徒。姓聞的巡撫收了『金風細雨樓』一些暗銀，就大事捕緝我們的人，我們也要先拿下他的獨子，看他還敢不敢再作惡？」

他又冷眼看衆人一會，道：「看還有沒有人造反！」房裏沒有人敢搭腔。

趙鐵冷又道：「丁老闆，顧管事。」

丁瘦鶴和顧寒林躬身道：「在。」

趙鐵冷道：「我囑你們在戲班子裏和翰林裏物色文武可造之材，可有成果？」

顧寒林忙道：「我早已着手留意，有幾個人，功名不第，卻志高才博，正要稟呈趙堂主定奪。」

丁瘦鶴也道：「別班子有幾個出色的武生，有一兩個是從鏢局裏轉過來的，我已把他們留在班子裏了。」

趙鐵冷嚴峻地道：「好。我們堂裏，現在恰逢敵人擴張羽翼，正要招攬人材。我們是唯才是用，德行不拘。『金風細雨樓』已控糜了鏢行與仕林，我們無法再在這地頭物色文武好手，因此你們多出力了。這便是我要告訴你們的第二件事。」

顧寒林道：「能爲總堂效勞，萬死不辭。」

丁瘦鶴道：「爲總堂分憂解勞，實在是我們的殊榮。」

趙鐵冷道：「這倒沒有叫你們去死，也沒什麼好光榮的。你們辦事得力，就有遷陞，辦不成，就受罰，這是堂裏的規律，誰都一樣。」他頓了一頓，又道：「你們知不知道有個叫薛西神的來了這裏？」

顧寒林道：「這數日來，我都聽到報告，知道有這麼一個人來了湖南。」

厲單道：「我們今日在道上也跟他碰了一面，要不要找人收拾他？」

丁瘦鶴道：「我倒知道他是住在繁昌街的河神廟裏，如今我只等堂主下令。」

趙鐵冷忽然笑了起來。

霍董也笑了起來。

兩人相視而笑。

趙鐵冷一面笑着，一面拍了拍那青年的肩膊，笑着說：「老弟，你說可笑不可笑。」

「可笑。」青年微微一笑。那一笑裏蘊藏了許多瀟洒與冷傲，然後他跟衆人道：「薛西神是『金風細雨樓』蘇夢枕蘇公子的身邊紅人，憑你們怎奈何得了他？霍堂主這次來，便是專門對付那姓薛的，這便是今晚兩位堂主要告訴你們的第三件事。」

厲單、厲燕紅、丁瘦鶴、顧寒林、李越、沈七等只好陪笑，臉上却現出尷尬之色。

霍董笑着笑着，銀髯白眉齊動，突然在笑聲裏一字一句道：「伏看的人，聽夠了沒有？還不滾出來！」

衆人這才發現霍董雖然笑着，但眼睛卻一點笑意也沒有，那句話使他們同時吃了一驚。

王小石也大吃一驚。

——霍董發現他了？

他正要硬着頭皮現身，面對這一大羣高手的時候，霍董倏然自雙袖裏「拔出」雙手，就像「拔出」了一雙獨門的兵器！

這是一雙奇異的手。

淡金色的手。

這手一拍在桌上，立即吸住了桌面。

桌子往上一翻，飛擲上屋頂。

這刹那間迅若星火，除了王小石及時看清楚霍董一對怪手外，其他的人只見點子像一隻大鵬般揮上屋椽，而桌上的燭火，全都落在地上，整整齊齊的嵌在地板上，一根火也不曾熄滅。

屋頂喀喇一陣响，桌子撞破了屋瓦。

然後就見到一道刀光。

像美麗女子在情人的詩句裏圈下一道眉批的刀光。

悠遠的刀光。

刀光淡淡，但挾風厲嘯的柝木大桌，就化成八片，像八面風箏，飛散而去，從中冉冉落下一個人來。

這是王小石第一次看見這道刀光。

他第一次看見這道刀光的時候，這把刀是拿來砍碎一張桌子的。

＊　＊　＊

霍董大喝一聲，雙掌拍在地板上。

衆人以爲這次可以看清楚他的雙掌了，但地板上的六枝蠟燭，全迸射而上，飛擊那如燕子飛翔而下的人！

但刀意未盡。

刀色淡淡，如遠山的黛眉，夕照的依稀。

刀光處，蠟燭霎時全熄，誰也看不到誰。

只有一支蠟燭仍亮。

蠟燭托在來人的掌上，像一隻小蜻蜓落在荷葉上，不驚落一滴露珠，刀光映着燭光，燭光映在他溫柔的臉上，刀光閃在他眼中，他落在衆人包圍的場中。

輕盈若詩，悠美如夢。

＊　＊　＊

這是王小石第一次看見溫柔。

他第一次看見溫柔的時候，全世界只亮着一支燭光。

一支只亮在他掌上的燭光。

＊　＊　＊

很奇怪的，在這樣的燭光下，王小石還沒看清楚來人的臉，就先想起一個人。

那個曾在人羣裏仰首看天的錦衣書生。

他想着那常仰首望天的人，但他已隱身在黑暗裏，想必也正在注視這個隨着一片刀光，一朵燭光飄進來的人。

＊　＊　＊

來人右手執刀，左手掌中，托着蠟燭，燭光映照在他的臉上，正是王小石在日間人羣擁擠裏差點碰個滿懷的年輕人。

依然是杏靨桃腮，燭光彷彿替他頰上添了一抹豔痕。

屋裏燈火盡滅，就只他手上的燭光仍是亮着；敵人已在黑暗裏圍成一個鐵桶也似的圈子，他的眼睛依然閃亮着晶瑩的神采，只有興奮之意，全無畏怯之色。

霍董叱道：「原來是個小姑娘，好刀法！」

來人聽有人讚他的刀法，忍不住想笑，忽聽對方叫他「小姑娘」，柳眉一豎，道：「你怎麼知道我是小姑娘？」

她這句話一出口，本來在黑暗裏仍爲她刀法震住的人，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霍董指着自己的鼻子笑道：「你看我是男的還是女的？」

那年輕刀客沒好氣的說：「當然是男的，難道還會是個女人不成？」

霍董學着她的口音，嬌聲嬌氣的說：「你當然也是個女子了，難道還會是個男人不成？」說着還用手比了比胸部。

那女子氣得一跺足，提刀逼前一步，忿道：「你們『六分半堂』的人做的好事！傷殘幼童，拐騙小孩，我要抓你們到衙裏去！」

霍董退了一步，指着自己，眉花眼笑的道：「抓我？」又怪笑着向衆人道：「她一個人抓我們全部！」大家都笑了起來。霍董一面取笑着她，一面瞇着眼睛直盯着刀鋒，他心裏是淸淸楚楚的：這女子談不上什麼江湖經驗，但刀法却一點也不含糊，先把她激怒了才好出手。

顧寒林順着霍董的語氣，調笑道：「你抓我們去幹嗎？」

丁瘦鶴歪笑着伸手道：「你抓，抓啊！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難得小姐錯愛，請，請，請！」衆人都故意大笑出聲，笑聲裏全帶邪意，唯獨厲單不笑，他聽出來人話裏已識破他的所作所爲，雖說自己是爲「六分半堂」而賣命，不過一旦洩露出去，還是要自己和弟兄們硬扛，所以打定主意：決不能讓這女子活着出去！

那女子登時寒了臉色。

燭光一晃。

霍董喝了一聲：「小心！」

丁瘦鶴閃身急退，砰砰二聲，把身後兩人撞飛出去，但見他身形立定，長袍腰腹之際，已裂開兩道口子。

昏暗的燭光微映下，丁瘦鶴臉無人色，看着自己袍上的裂口，又望向那女人，再也不敢走近。

衆人心中俱是大爲震驚：人人在取笑這女子之時，都暗自防範，不料這女子刀法何等之快，明知她破臉便要出刀，卻只見燭火一晃，丁瘦鶴險些被砍爲兩截，要不是丁瘦鶴一向長於輕功，可能已不能站着說話了。

霍董鼻子重重的哼了一聲，正待出手，卻聽趙鐵冷冷冷地道：「你是蘇夢枕的什麼人？」

這回輪到那女子一愣，反問：「你怎麼知道我跟大師兄——」自覺失言，一時頓口。

趙鐵冷點點頭，道：「難怪你會使小寒山的星星刀法了。」

霍董失聲道：「原來是近日武林中的天之嬌女——『小寒山燕』溫柔溫女俠。」

趙鐵冷說話的聲音好像金石碰擊一般，鏗鏘有力，他看對方的眼光也冷而鐵：「既然你是『金風細雨樓』的人，今晚是別想活着回去了，你怨不得我們！」

那女子溫柔仰了仰秀麗的下頷，道：「我不是『金風細雨樓』的人，我這次赴京，正要代家師向大師兄問個清楚，爲何要鬧得這般風風雨雨。不過，你們人多我也不怕，你們在這一帶做得好事，我正要找出罪魁禍首，你們誰都別想逃！」

霍董銀眉一攏即剔，笑道：「我們誰都沒有逃哇！」

衆人跟着哄笑，但心下都防備溫柔突然出刀，以免一疏神間着了道兒。

顧寒林笑道：「難得溫女俠肯自投羅網，眷顧我們，我們恭迎敬候還來不及哩！」

霍董道：「嗄，把蘇公子的小師妹擒住了，『六分半堂』近半年來可很少見着有這樣的大功。」

他這句話一出口，包圍的人已合攏了起來，隨時一觸即發，尤其厲單與厲燕紅兄妹，更是躍躍欲試。

丁瘦鶴因受一刀之辱，加上他個性本就好色，在燭光下一見青年裝扮的溫柔，還是有千種風情，黛眉如畫，目若凝波，膚色更是欺霜勝雪，更想把她擒住，以雪前耻。

厲單、厲燕紅、丁瘦鶴還沒有動手，笑態可掬的顧寒林卻已先下手。

顧寒林動手的原因，爲的是兩個字：

立功！

他一聽霍董的話，就知道這是必爭之功，不等旁人先有所動，他已一閃身從側欺近，雙掌十指刹間正要連下七道重手，準備一舉制服溫柔。

厲單兄妹、丁瘦鶴的功力跟他本相去不遠，顧寒林心生意動，尚未施展，三人也不甘後人，同時出手。

這四名各有造詣的武林好手，幾乎是同一瞬間往溫柔搶進。

四人看似同時進攻，但仍有先後之分，顧寒林最先動手，亦最先見刀光。

他才一動，刀光已至。

他急退。

刀光倏沒。

厲單是第二個發動攻擊的。他的武功要比厲燕紅高上一籌，故雖是同時出手，畢竟他快上那麼一些。

可是刀光第二個便找上了他。

刀光來得太快。

而且又太輕柔。

輕得就像一陣微風，柔得就像一抹月色，厲單能獨臂擋千斤，也曾一刀降十會，但遇上這麼輕這麼柔這麼曼妙的刀法，一時也不知從何抵禦。

他唯有退。他一退，刀光已釘上厲燕紅。

（未完・一）

上文提要：燕無雙找了高飛、施恩、安平爲拍擋伙伴，繼續再找九洲醉癲紀留年，他願意協助，而對方收買七煞聯手狙擊，可惜紀留年被好友金星照偷襲而死，死前只知小霸王殺了他，幸得燕無雙爲他報了仇，誘出眞的小霸王對話，武陵春也現身，三人對質，還有高飛，討論金子，地圖問題，結論是：許霸天還未死，金子藏在小霸王的床底下，地圖是假圖……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楊柳・文

可飛・圖

金劍銀鏢

玉盒留詩藏圖　假鳳虛凰誘敵

這一席酒一直吃到初更將近，高飛等人早已爛醉如泥，連燕無雙也有了十成酒意，只有武陵春還算清醒，她好不容易把高飛等人分別送回房內，才扶着燕無雙走回新房。

這個新房雖然經過高飛刻意佈置一番，但除了床單及一對紅燭是新的，其餘都是簡陋得可憐。

燕無雙不在乎這些，武陵春當然也不在乎這些了，因爲連她本身都不是「新人」。

紅燭仍在高燒，羅幃已在緩緩下垂，燕無雙酒意未退，却帶着夢囈般語聲道：「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數。亂山深處水瀠洄，可惜一枝如畫爲誰開，陵春，妳沒醉吧？」

武陵春低低的道：「沒有，可是你醉了！」

燕無雙道：「沒有的事，把酒問嫦娥，怕白髮欺人奈何？今宵何宵，我怎麼會醉呢……」

只見羅幃輕輕擺動，武陵春的衣服已一件一件的滾落床前。

但不知是什麼時候，窗外已靜悄悄的站着一個夜行人！

這人身着勁裝，腰掛長劍，一臉猙獰之色，目中閃着殺氣！

他正是小霸王雷天生。

室內春色無邊，室外殺氣騰騰，但燕無雙似乎毫無所覺。

羅幃仍在輕擺，床板响聲不同，隱隱傳出武陵春忸怩聲音道：「你眞的一點經驗都沒有？」

燕無雙喘着氣道：「我是強盜，只有偷搶的經驗……」

站在窗外偷聽的雷天生，再也憋不住氣，大吼一聲，連人帶劍，從窗戶中衝了進去！

只見劍光急閃，一陣鏗然之聲過後，羅幃被劈成了碎條，武陵春全身赤裸，蜷伏在床上，燕無雙雖也赤胸露背，但他匆忙中仍然抓起劍，跟小霸王互搏一招。

雷天生目中幾乎噴出火來，厲聲道：「你們這一對狗男女，眞是無恥到了極點。」

燕無雙道：「男婚女嫁本是正當行爲，咱們雙方情願，且又經過明媒正娶，你憑什麼來橫插一脚？」

雷天生怒聲道：「你忘了武陵春是許霸天的妻子……」

門外突然傳來高飛的聲音道：「許霸天死了，武陵春就有權再嫁。」

雷天生道：「穿雲鵰，這是你做的好事嗎？」

高飛道：「不錯，老夫受了鬼見愁臨死重託，不僅是做媒，連陪嫁的黃金都準備好了。」

雷天生一怔道：「黃金在那裡？」

高飛道：「暫時存在你住的地方，你現在來得正好！」

雷天生臉色大變道：「放屁，許霸天再混賬，也不會託你把他妻子改嫁給別人。」

高飛道：「事實是如此，信不信由你，但你既然來了，對那批藏金總該有個交待。」

他說着話，一拉長劍，已擋在門口！

雷天生道：「你要我怎樣交待？」

高飛道：「很簡單，你留在這裡做賀客，通知你手下把金子送來就行了。」

雷天生哈哈大笑道：「就憑你穿雲鵰這兩手劍法，能留下我雷某人嗎……」

他左掌突翻，一股强猛暗勁，硬把高飛逼退大半步，身形微旋，右手長劍疾刺燕無雙前胸！

他一招兩式快如電光石火，燕無雙左手還抓着衣服，不便硬接，只好向旁邊閃開，但就這一點點的空間，雷天生已奇快的跳上了床，彎腰抱起武陵春穿窗疾飛而去。

室中燕無雙與高飛互看一眼，過了好久，証實外面已經沒有人，燕無雙才把衣服穿好了道：「老鵰，你眞沉得住氣，我還以爲你眞醉了……」

高飛冷聲道：「老夫如果連你那點鬼門道都看不透，我這幾十年江湖不是白跑了？」

燕無雙道：「你看出了什麼門道？」

高飛道：「我絕不相信你會看中那個小寡婦，原先我還以爲你是在武陵春身上打主意，却沒想到你旨在引出雷天生。」

燕無雙道：「你從那裡看出來我是在引誘雷天生？」

高飛道：「就是他攻你那一劍，你如果施出連環三式，隨便那一招都可以把他逼退，但你閃開了。」

燕無雙吁了口氣道：「希望小霸王沒有看出來。」

高飛道：「我相信他沒看出來，因爲江湖上知道你劍路的人沒幾個。」

燕無雙道：「施恩他們沒醒吧？」

高飛道：「這兩個混賬醉得像死人，我是看清了雷天生一個人來才敢出面，否則還要保護他們呢。」

燕無雙突然壓低聲音道：「老鵰，這一次你看走眼了，來人不是雷天生。」

高飛有些意外的道：「是誰？」

燕無雙聲音更低的道：「是鬼見愁許霸天！」

高飛跳起來道：「怎會是他，咱們白天所見到的小霸王也是他了。」

燕無雙點點頭道：「先前我還只是猜想，但現在已經証實了。」

高飛道：「你是根據什麼証實的？」

燕無雙道：「男人最受不了的莫於綠巾壓頂，我跟武陵春演了這場戲，就是給許霸天看的。」

高飛佩服的道：「小子你這一手眞絕，如果老夫是許霸天，我也同樣的會找你拚命！」

燕無雙苦笑道：「我知道這種手段太卑鄙了一點，可是許霸天太滑了，想接近他實在不容易。」

高飛道：「兵不厭詐，這倒算不了什麼，但我擔心的是許霸天在一怒之下，殺了武陵春。」

燕無雙道：「武陵春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女人，她曾經說過藏金劫金都是她一手策劃的。」

高飛一怔道：「既然如此，你們今天夜裡雙方都在演戲了？」

燕無雙道：「很難說，千手羅剎並不是蕩婦，但她今晚却脫得一絲不掛。」

高飛笑笑道：「小子，也許你眞的交了桃花運。」

燕無雙道：「我擔心的也是這點，你天亮後找個人打聽一下，許霸天是怎樣對付武陵春的。」

高飛道：「這件事容易辦，但老夫不明白，你一直想接近鬼見愁是什麼原因？」

燕無雙從懷中掏出一個玉盒子道：「就是爲了這個，所謂武林秘密，也許都在其中。」

高飛目中一亮道：「小子你眞行，雙方僅過手一招，你就把這麼重要的東西摸過來了。」

燕無雙道：「究竟是不是那件東西，現在還言之過早。」

他說着話已把玉盒揑開了，盒子是上好黃山玉雕刻的，裡面是紅絨作襯，但除此而外，却空無一物。

高飛失聲道：「許霸天早已開過了，東西一定是他拿去的。」

燕無雙仔細看了一遍道：「玉盒他是開過了，但東西却不一定被他取走。」

高飛道：「是不是這盒子有雙層？」

燕無雙搖搖頭道：「東西就在這襯絨上，只是不注意很難看出來。」

高飛接過去凝視很久，才發現襯絨上有些不規則的條紋，因爲這些條紋是以疊皺方式形成的，所以很難被發現。

他端詳了很久，才隱約的看出似有三個和尚，坐在一座塔下，而在和尚身旁，却有一隻死雁。

高飛搖搖頭道：「這是什麼意思，寶塔，和尚，死雁，難道就能代表武林奇珍？」

燕無雙道：「很難說，不過我想起了一個故事，你願意聽嗎？」

高飛一怔道：「你的雅興不小，在此時此地，還有心情講故事。」

燕無雙看他一眼，繼續道：「聽說從前有三位和尚在山中苦修了很久，沒有吃飯，腹中苦飢，恰巧有一羣大雁列隊從天空飛過，其中一位和尚抬頭看見，感嘆的道：『爲什麼天上不掉一塊肉下來給我們充飢呢？』話剛說完，眞的有一隻大雁從天上掉下來，落在他們身邊……」

高飛道：「老夫聽過這個故事，但這只是一種神話。」

燕無雙道：「不是神話，這三個和尚就是武林三聖，他們都是修爲數甲子的有道高僧，由於一念之私，就傷害到一條性命，內心愧疚無比，覺得罪孽深重，於是就將這隻大雁埋了起來，在上面建一座塔作爲紀念。」

高飛道：「你說這個寶塔是代表雁塔？」

燕無雙道：「武林三聖所建的雁塔，是在中印度摩揭陀國。帝釋窟山之東，但西安也有兩座雁塔。」

高飛道：「這樣一說不是變成三座了？」

燕無雙道：「不一樣，西安雁塔始建於唐代，以外表分辨，稱爲大雁塔和小雁塔，這兩座塔歷經翻修，已經成爲我國國寶。大雁塔在慈恩寺，小雁塔在薦福寺，原來都在唐代京都長安城裡，自安史之亂，黃巢之亂以迄唐亡，天下大亂，叛將流寇，無不以長安爲掠劫對象，以致在天祐元年，朱全忠迫使昭宗遷都洛陽，佑國軍韓建重建長安時，不得不把長安城規模縮小，以致大小雁塔都被送到南門以外去了……」

高飛道：「老夫不是來聽你講歷史的，我問你這三座雁塔，到底那一座有關係？」

燕無雙道：「關鍵就在這裡，如按照和尚與死雁推斷，應該是東印度摩揭陀國的雁垂戒，可是在盒蓋上偏偏又加了幾句詩。」

高飛一怔道：「盒蓋上還有詩？」

燕無雙道：「這兩首詩既不同年代，也不同意義，原作者與雁塔更是風馬牛扯不上多大關係。」

高飛道：「大關係扯不上，小關係應該可以拉近一點。」

燕無雙心中一動道：「不錯，這幾句是白居易與章九的詩，明明就是指的西安大雁塔。」

高飛道：「說些什麼？」

燕無雙道：「什麼也沒說，白居易的詩僅有兩句：慈恩寺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

高飛道：「怎麼又扯出一個慈恩塔來呢？」

燕無雙道：「慈恩塔就是雁塔，始建於高宗年代，出於印度取經的玄奘設計，仿效印度雁塔形成，三十丈高，乃爲存放佛像和經典之用。」

高飛道：「章九又說些什麼呢？」

燕無雙道：「十層突兀在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章九這兩句詩倒是比較接近一點。」

高飛道：「老夫以爲這都是些不着邊際的混賬詩，怎麼接近法？」

燕無雙笑道：「老鵰，看來你這些年一點長進都沒有，怎麼連個普通常識也不知道？」

高飛雙目一瞪道：「混賬，你忘了老夫是個强盜出身！」

燕無雙道：「當强盜也要有學問，如果你光知道殺砍，最多也只能做個强盜頭子。」

高飛還想說什麼時，燕無雙已擺手道：「在唐代進士及第之後，由皇帝在曲江之旁，杏園之中賜宴，而後遊覽左近的慈恩寺，公推進士羣中書法最好的，題寫一榜全體同寅大名。留待刻碑立於雁塔之下。以後同寅中出將入相者，他的名字就用朱漆描紅。白居易春風得意時，正是二十七歲，所以才有十七人中最少年的句子。」

高飛道：「章九的詩又該怎麼解釋呢？」

燕無雙道：「章九只是說明塔的構造和高度，倒沒什麼好解釋的，因爲雁塔正是十層。」

高飛想了一下道：「老夫以爲這才是最重要的關鍵，也許雁塔第十層上，正隱藏着一件武林重大秘密。」

燕無雙笑笑道：「我剛才還說你只能當個强盜頭子，現在你却變聰明了。我也是這樣想法，那個在玉盒中留圖的人，光用白居易的詩說明地點，而後又用章九的詩指出秘密所在，否則以雁塔之大，咱們就是找上百年，也不一定能找出所藏的東西。」

高飛道：「許霸天如果已開過這個盒子，不知會不會想到？」

燕無雙道：「很難說，鬼見愁並不是一個簡單人物，他如果不是把五湖病叟改扮成雷天生，我還眞想不到他會沒死。」

高飛道：「也虧你心細，老夫雖覺金星照發出的天雷掌火候不夠，却沒想到他是冒牌貨。」

燕無雙道：「最重要一點，是他不該在五湖病叟掌心塗上毒，天雷掌雖然有毒，但以紀留年的武功修爲，受傷有可能，中毒却未必。」

高飛道：「你就是根據這一點，猜出他是鬼見愁？」

燕無雙道：「易容術上也有毛病，金星照是冒牌貨已被揭穿了，而他們兩人手臂上的膚色，却仍是一樣的。」

高飛終於嘆口氣道：「小子你眞了不起，老夫如果能當强盜頭子，你足可登上武林霸主的寶座。」

燕無雙剛想開口，門外已傳來一陣大笑道：「要是眞有那一天咱家倒可出了這口鳥氣！」

說話的人是托塔大王施恩。只見他倒提着一對鐵錘，形像狼狽，像是鬥敗了的公雞。

高飛一怔道：「你不是喝醉了嗎，怎麼弄得這個樣子？」

施恩道：「咱家雖然醉了，心裡却明白得很……」

高飛臉色一沉道：「你明白什麼？」

燕無雙趕忙接口道：「老鵰你不能怪他，施恩雖是個粗人，却粗中有細。」

施恩道：「不錯，咱家雖愛喝兩杯，但從不誤事，此地離巴東很近，我怕大家都喝醉了，給雷天生一個可乘之機……」

高飛冷聲道：「你是在裝醉？」

施恩紅着臉道：「其實我是眞的有點醉，正好在雷天生來的時候，我酒就醒了。」

高飛道：「所發生的事你都知道了？」

施恩點點頭道：「咱家是跟在你後面的……」

高飛大怒道：「好啊，你到釘起我來了！」

燕無雙道：「老鵰，假如你只有這麼一點肚量，連個强盜頭子也做不成，施恩跟在你後面是爲了關心你，如果不是他，可能安平會遭到意外。」

高飛道：「我一直跟在許霸天身後，他怎會有機會下手。」

施恩反而一怔道：「許霸天？難道鬼見愁又死而復活了？」

燕無雙道：「這件事以後再談，先說說你的經過吧。」

施恩道：「老鵰跟在雷天生後面，我就跟在老鵰後面，後來我發現安平房外還藏着一個人，我裝作沒見到，快經過他身邊時，我雙錘突發仍未能把他擊倒，此人劍法很怪，我拚着前胸硬挨三劍，才把他腦袋砸碎，正準備去追老鵰時，却又發現另一株大樹下面有一大灘血，我飛身上樹，找到兩具屍體，喉結上各插着一隻銀鏢，等我下來時，看見雷天生抱着武陵春飛奔，我就一路追了下去……」

高飛瞪大着眼睛道：「他們來這麼多人？」

燕無雙道：「可能鎭外還有呢，追去的幸虧是托塔大王，如果換你老鵰，可能沒有這麼便宜的回來。」

高飛怒聲道：「混賬，你既然殺死躲在樹上的兩個人，看來一切都在你計劃中了。」

燕無雙聳了下肩道：「這只是巧合……」

高飛跳起來道：「放屁，天下那有這樣巧的事情！」

燕無雙却笑笑道：「老鵰，你應該想到我的苦衷，不管怎樣，我總得把武陵春這個包袱甩掉，我如果不裝得像一點，能騙過許霸天嗎？」

高飛道：「騙不過又怎樣，大不了放手一拚。」

燕無雙道：「你把鬼見愁估計太低了，你問問施恩他追下去遇到些什麼樣人？」

施恩道：「什麼樣人都有，和尚尼姑最少也有二十個。」

高飛道：「有二十個和尚尼姑？」

施恩道：「和尚尼姑只有一個，其他的人還有很多。」

高飛道：「跟你動手的有那些人？」

施恩道：「有三個人，一個是道人，一個是尼姑，還有一個和尚。」

高飛臉色一變道：「空門三怪，你跟他們交手幾招？」

施恩搖搖頭道：「他們每人攻我一掌，但每一掌都把我打得在地上翻滾。」

燕無雙道：「幸虧你沒有還手，否則你就回不來了。」

高飛神色凝重的道：「不錯，空門三怪都有一個怪毛病，一掌無功，絕不發第二掌，三人依次出手，如有人硬挨三掌而不受傷，即被他們視爲平生知友。」

施恩道：「咱家爬起來本要還攻他們幾錘的，但那老尼姑却說咱們已經成了朋友，用不着再打了，並且還送我五粒仙丹。」

高飛道：「這眞是你的造化，空門三怪中的怪尼，原是最不講理的一個。」

燕無雙道：「怪尼雖不講理，却不濫殺無辜，但怪僧跟怪道就不同了。」

高飛道：「老夫眞想不到，許霸天怎麼跟這三個怪物搭上了線。」

燕無雙臉色突然一沉道：「鬼見愁有了五百萬兩金子，還怕沒人替他賣命！」

高飛似已有所覺，冷冷一笑道：「物以類聚，許霸天既是見利忘義，殺友求榮之輩，跟他合夥的人也不會有好東西……」

室外傳來一聲冷笑道：「穿雲鵰，你如果也能撐住咱們三掌，和尚從此就退出江湖。」

高飛臉色一變，伸手一按劍柄，就想撲出去，但燕無雙却用眼色把他止住了道：「來的可是空門三怪？」

外面傳來冷漠聲音道：「你這不是廢話，傻小子不早說過了。」

燕無雙哦了一聲道：「施恩在鎭外遇到的眞是三位嗎？」

門外傳來憤怒聲音道：「小子你以爲咱們是誰？」

燕無雙道：「空門三怪乃武林高手，在下雖未見其面，却久聞其名，絕不致像閣下如此窩囊。」

這個說話的正是三怪中的怪僧，他忍不住大叫道：「小子你再不出來，咱們就要殺進去了。」

燕無雙冷聲道：「我讓你走進這座院子，已經算是客氣了，你們如再無禮取鬧，可別怪我不講情面。」

怪僧厲聲道：「放屁，老衲闖江湖殺人時，你還在娘胎裡沒出世，你以爲我會和你講情面？」

燕無雙冷笑道：「你的江湖資格老，並不就是代表權威，你們爲什麼不互相看看自己的背上！」

怪僧還想說什麼時，怪道這時却突然發出一聲驚哦道：「和尚，你的命門穴上怎麼插着一隻銀鏢？」

怪僧不信的道：「怎麼會有這種事……」

陡然之間他的臉色也是一變道：

「老雜毛，你跟老尼姑背上也有一隻！」

鏢未觸膚，緊貼在衣服上，但位置却是死穴。

三怪互看一眼，一語不發的拔空飛奔而去。

高飛雖未出去，站在窗下却把現場情形看得一目瞭然。

他忍不住嘆口氣道：「小子眞有你的，這一下恐怕要嚇破三個老怪物的膽。」

燕無雙神情凝重的道：「我發的是無風鏢，以空門三怪的一身修爲，最多也只能嚇唬他們一下，却傷不到人。」

高飛道：「能嚇唬他們一下，也就夠了，這三個老怪物一向眼高於頂。」

燕無雙道：「我怕的是弄巧成拙，今天雖把他們嚇跑了，難保明天不來。」

高飛想想道：「不錯，以這三個老怪物的爲人，絕不會就此罷休。」

燕無雙道：「他們眞來了我並不在乎，只是怕被他們纏上，一時無法脫身。」

高飛神色一動道：「你可是想先去西安一趟？」

燕無雙點點頭道：「咱們必須搶在許霸天前面，他現在可能還沒有發覺秘密已洩。」

高飛道：「既然如此，咱們何不現在就動身？」

燕無雙道：「我也是這樣計劃，但巴東必須留下兩個人，注意許霸天的行動。」

高飛道：「咱們只有四個人，力量已嫌不足，如再分開……」

燕無雙道：「留在巴東的人，只能暗中注意鬼見愁的行動，不得正面與他們衝突。」

高飛道：「看來只有老夫留下比較適當了……」

燕無雙淡淡一笑道：「老鵰，你可是怕我一個人獨吞？」

高飛道：「老夫不相信你有那麼大的胃口，但我擔心你這趟去西安是白跑。」

燕無雙聳了下肩道：「也許會有點收穫，至少巴東還有五百萬兩金子。」

高飛嘆口氣道：「九洲醉癲的棺材本還沒有着落，老夫想分點金子不是痴人說夢。」

燕無雙道：「老鵰，你當年的豪氣到那裡去了，空門三怪一出面，竟嚇得你連巴東都呆不住了。」

高飛臉色一沉道：「小子，你眞的以爲老夫是怕空門三怪嗎？」

燕無雙道：「當然不是，但我如不這樣說，你就不會留下來了。」

高飛道：「你以爲老夫爲什麼不肯留下來？」

燕無雙道：「你怕我不能活着回來，因爲雁塔危險太大。」

高飛終於苦笑道：「你知道就好，我也不便說什麼，咱們每次都是從見面開始，一直打到分手，雖沒分出勝敗，但我知道都是你讓着我的，但這一次我該讓你一點了。」

燕無雙道：「你是不是以爲我此去就死定了？」

高飛道：「事實如此，我不得不有這種想法，你是帶施恩去呢，還是帶安平去？」

燕無雙道：「我想帶安平去，施恩與空門三怪動過手，他留下對你或許有點幫助。」

高飛道：「老夫只要不參與爭奪金子，留下誰都是一樣。」

燕無雙道：「你不參加我却沒有放棄，這邊一旦有了消息，你得盡快通知我。」

高飛道：「沒問題，長江水道總瓢把子鬧海金龍李大文，也是老夫打出來的朋友，我叫他撥一批人來，專門負責跟你連絡。」

燕無雙道：「借用人手可以，但價錢不能開得太高……」

只聽一聲大笑傳自室外道：「皇帝還不差餓兵，老夫總不能叫手下弟兄揹着鍋去替你們拚命！」

高飛微微一怔，還沒來得及起身，一個身背九環金刀的老人，已走了進來。

燕無雙笑道：「李總瓢把子來得正好，咱們可以當面談談價錢。」

高飛怒聲道：「小子你胡說什麼，老李不是那種人……」

燕無雙道：「李總瓢把子手下弟兄數萬，既不上山，也不下田，總不能叫他們去喝長江水。」

李大文神色一動道：「兄弟喝的正是長江水，燒的却是崑山柴。」

燕無雙道：「那就好辦了，長江之水取之不竭，崑山之柴用之不盡，老鵰能交上你這個朋友，眞是走了大運。」

李大文却臉色大變道：「燕大俠……」

燕無雙哈哈大笑道：「在下頭頂九十九，手扶一零一，身上披的却等於零，當了幾年强盜，什麼也沒賺到。」

李大文趕忙走前兩步，似想行禮，但燕無雙反而先拱拱手道：「不是在下小氣，五百萬兩金子，不是小數目，當一輩子强盜，也難得遇上一次。」

他雖是輕輕拱了拱手，但李大文却身不由己的退回兩步。趕忙接口道：「對對，李某當盡全力而爲，協助燕大俠完成任務，且不收任何酬勞……」

燕無雙道：「那可不行，李總瓢把子剛才還說過的皇帝不差餓兵，咱們按工計酬，自明天開始，長江水道弟兄，每人每天一錢金子，數目雖少，却是在下的一片敬意。」

李大文道：「不少不少！」

高飛見他們兩人似曾相識，但又像從未見過面，有些不解的道：「小子，你到底是在搞什麼鬼？」

燕無雙道：「談生意，你跟李總瓢把子是朋友，不好開口，由我跟他當面講明，不是更好嗎？」

高飛冷冷的道：「你知道長江水道弟兄有多少嗎？」

燕無雙道：「就算一萬吧，每天也不過一千兩金子，一百天也只有十萬兩。」

高飛道：「如果找不到那批金子，你拿什麼給人家？」

燕無雙聳了下肩道：「那可不是我的事，你們留在巴東的主要任務，就是找那批金子！」

高飛怒聲道：「放屁，好人讓你小子做絕了，把要命的差事推給老夫。」

燕無雙道：「你可以不接受，如果你以爲去雁塔是肥差事，咱們不妨對調一下。」

高飛嘆口氣道：「老夫認了，留在巴東雖未必就能得到金子，但去西安却無異是送死！」

燕無雙道：「如果我眞的死在雁塔，你就是那批金子的主人。」

高飛搖搖頭道：「老夫不是爲了金子，更不是怕死，但如換了我去西安，恐怕一無所穫。」

燕無雙正色道：「我去也同樣是碰運氣，許霸天這個玉盒子不見得可靠，就算確有其事，去的人也必定很多。」

李大文道：「巴東的事情燕大俠如放得下心，就交由在下來辦好了，你們四位一起趕去西安，人手多一點也好辦事。」

燕無雙道：「這樣也好，但李總瓢把子不能大意，許霸天那批金子絕不能讓他運走，萬一這邊有什麼動靜，請隨時跟我連絡。」

李大文道：「一切都遵照燕大俠吩咐行事，在下馬上就交待下去，把長江水寨遷到巴東來。」

高飛一怔道：「那怎麼行，長江水寨乃李兄的根據地，怎可輕易遷動。」

李大文道：「長江水寨並非是離開水道就不能生存，何況咱們遷駐巴東只是暫時之計。」

燕無雙想了一下道：「李總瓢把子辦法很好，有了長江水道近萬弟兄駐進巴東，許霸天一時絕不敢輕動。」

高飛還想反對時，李大文突然神色一動道：「是雲彪嗎？」

窗外立時有人接口道：「是屬下，鬼見愁把千手羅刹放了，他本人已帶着十名高手離開巴東。」

隨着話聲，室外已走近一名中年大漢。

燕無雙朝他打量一眼道：「閣下是混世神蛟趙雲彪？」

趙雲彪拱拱手道：「正是在下。」

燕無雙道：「你是跟踪許霸天去的？」

趙雲彪點點頭道：「在下奉總瓢把子之命，帶十二名弟兄分三路跟踪，不料剛進巴東，許霸天就把武陵春放走，他却另外帶了一批人手離開巴東。」

燕無雙道：「看來李總瓢把子已被他發現了，咱們即刻上路，此地一切事均請李總瓢把子代勞吧。」

高飛道：「許霸天是否已經發現玉盒遺失了？」

燕無雙道：「我以爲這一着可能是他有意的安排，只是他沒想到長江水寨會跟咱們聯手。」

高飛道：「他安排這一着是爲了什麼？」

燕無雙道：「爲了消滅咱們，這一路上可能不太平靜。」

高飛道：「這樣說雁塔眞的還有點明堂了？」

燕無雙只是點點頭，他叫趙雲彪去攔劫武陵春，依然以藏金圖爲詞，如能得手，就把她關在長江水寨，而後又低聲交待了李大文一陣，四個人立時起身上路。

這時天已大亮，好在他們走的盡是郊區，雖在大白天，幾人仍是放開脚程奔行。

但他們還沒有離開巫山，迎面就奔來一個和尚。

這個和尚似是從天而降，剛剛發現，雙方已到面前。

高飛暗中一驚，趕忙放慢脚步，正待閃身讓路時，和尚却反擋在他身前道：「施主可是叫穿雲鵰？」

高飛點點頭道：「不錯，大師怎樣稱呼？」

和尚道：「老僧了凡，特來向高施主化點東西！」

高飛一怔道：「大師知道在下是幹什麼出身嗎？」

了凡道：「老僧既是找上施主，豈有不知你的出身之理？」

高飛哈哈一笑道：「大師是爲了黑吃黑來的？」

了凡道：「見面即是有緣，老僧找上施主，也是緣……」

高飛臉色一沉道：「老和尚，咱們用不着說廢話，你還是說明來意吧！」

了凡道：「施主快人快語，老僧希望你交出武陵春！」

高飛道：「武陵春被許霸天搶走了，你爲什麼不去找鬼見愁要人？」

了凡道：「鬼見愁早死了，施主難道想欺負出家人不知道江湖消息嗎？」

高飛怒聲道：「老和尚你別裝蒜了，既然你在此時此地出現，可見你是受了許霸天的指使，也許小霸王就是你殺的。」

和尚雙目一瞪道：「施主怎知道雷天生已經死了？」

高飛道：「是許霸天告訴老夫的！」

了凡一怔道：「許霸天怎麼會告訴你這件事？」

高飛冷聲道：「他沒告訴我，你告訴我也是一樣。」

了凡先還不解，隨即知道自己說

溜了嘴，不由大怒，身形輕晃，右手已經按近高飛的前胸！

高飛暗中一驚，猛然一提眞氣，身形硬拔起四丈，反腕拔劍，一片青芒凌空洒落下來。

了凡似沒想到他反應如此快，一側身疾退七尺，但他右肩上仍被長劍劃了一道口子！

傷雖不重，但鮮血却染遍了他半邊身子。

高飛飄身落地，哈哈一笑道：「老和尚，你的身手不錯呀！」

了凡一臉獰色道：「穿雲鵰，你的死期到了，下一招你這頭鵰如果還能飛得起來，就算你狠！」

高飛道：「老夫知道你掌上有名堂，但我只要不讓你近身……」

他突然臉色一變，雙手抱腹，彎下腰大叫道：「賊和尚你練過五毒掌！」

了凡陰聲道：「你現在知道已經晚了，被佛爺掌風沾上的人，絕對活不過半個時辰。」

燕無雙不信的道：「他並沒有被你掌風直接擊中。」

了凡道：「間接的也是一樣，只要沾上非死不可。」

燕無雙道：「我不信，你也給我一掌試試。」

了凡道：「可以，但在未動手之前，佛爺還有一個要求。」

燕無雙道：「你想得到武陵春？」

了凡道：「不錯，你交出她我可以饒你不死。」

燕無雙搖搖頭道：「你要是早幾個時辰找到我，也許還來得及，可是現在晚了。」

了凡道：「怎麼會晚呢，許霸天放了她前後不過幾個時辰。」

燕無雙道：「許霸天放她不晚，可是我殺她太早了。」

了凡跳起來道：「什麼，武陵春被你殺了？」

燕無雙道：「不錯，她跟許霸天一樣狡猾，留着她是個累贅。」

了凡怒聲道：「許霸天眞是第一號混蛋，洒家早就說過放她回去危險……」

燕無雙道：「許霸天是怎麼說的？」

了凡厲叫道：「他什麼也沒說，武陵春死了你就活不成！」

燕無雙道：「你如果是爲了金子，似乎用不着找我拚命。」

了凡道：「洒家不是拚命，我是殺你！」

燕無雙道：「好，我也想試試你的毒掌……」

高飛不等他說完，已吃力的走過來道：「小子你滾遠一點，老夫跟他的事還沒完。」

燕無雙道：「老鵰，你這是何苦呢？」

高飛道：「老夫不甘心這樣死，我必須撈回一點本錢！」

燕無雙道：「你的高招全靠輕功配合，現在你既然中了毒，怎麼還能動手。」

高飛怒聲道：「混賬，你這不是把我底子都抖出來了嗎？」

燕無雙道：「抖不抖都是一樣，許霸天對你的底子比誰都清楚。」

了凡哈哈一笑道：「不錯，穿雲鵰依仗的是一身輕功，所以洒家見面就給你一掌，使你飛不起來，就無法穿雲了。」

高飛冷聲道：「你以爲你那一掌，眞能要得了老夫的命嗎？」

了凡道：「不死也差不多了，如果你想報仇只有死得更快。」

高飛道：「老夫情願死得快一點，也要撈回這一掌的代價。」

燕無雙嘆口氣道：「老鵰，你這是何苦……」

高飛道：「小子你還是等等吧，反正我是活不久的人，你何不讓我完成這個心願，萬一我不行，你就等我死後再替我報仇。」

燕無雙有些黯然的道：「老鵰，你知道這個和尚是誰嗎？」

高飛道：「管他是誰，反正老夫絕不白死，我的輕功雖失，但長劍仍在。」

燕無雙搖搖頭道：「長劍抵不住碎佛掌，除非你還能飛！」

高飛驚聲道：「碎佛掌，這個老禿子會碎佛掌！」

燕無雙道：「大概不會錯，除了碎佛掌，誰能在輕輕一拂之下，使你受此重傷。」

高飛變色道：「賊和尚，你到底是那個廟裡出來的？」

了凡道：「老僧參的是野狐禪，根本就沒有廟。」

高飛怒聲道：「放屁，碎佛掌乃佛門絕學，怎會被你一個野禿子學去。」

燕無雙道：「你這不是廢話，他既穿着袈裟，當然也是佛門中人。」

高飛道：「你知道他的來歷？」

燕無雙點點頭道：「空門三怪中的怪僧有個師父，叫做喜歡佛，大概就是他！」

了凡哈哈一笑道：「難得難得，你一個後生小子，居然還能認得老僧……」

燕無雙臉色一沉道：「有什麼難得的，空門三怪現身，我就想到你可能也要出世了，只是我替你可惜！」

了凡道：「可惜什麼？」

燕無雙道：「可惜你幾十年苦修，仍未能去掉這身邪氣，你是個出家人，總不會是爲了金子吧？」

了凡道：「黃金美人，皆我所需，你如交出武陵春，洒家答應饒這頭老鵰不死。」

高飛怒聲道：「放屁，姓燕就算答應了，老夫也不答應。」

他說着話，挺劍疾刺。

燕無雙一把沒有拉住，他連人帶劍已衝進了凡身前。

他完全是在拚命，劍身幻起千層光幕，放開自己空門不顧，却專找了凡要穴。

了凡倒是被逼退好幾步，但高飛欺身跟進，攻出第二劍時，不僅身形緩了下來，招式也沒有先前凌厲。

燕無雙暗中一驚，了凡把握時機，一聲大喝，雙掌閃起一片紅光，夾着雷霆萬鈞之勢拍出！

他這一擊乃全力施爲，連燕無雙也只有眼睜睜的看着，不敢隨便出手硬接。

可是就在了凡雙掌拍出之後，高飛的人却突然不見了，緊接着是空中響起一陣疾厲的劍氣銳嘯聲，密密的劍幕，像是一面網，閃電似的罩落下來！

了凡反應也異常迅速，他發現掌風落空，身形立時暴退九尺，就地急旋，正待運掌上擊，却驀感右臂一陣刺骨劇痛，而抬起的雙臂也只剩下一條！

一陣鮮血飛洒，帶着一聲慘哼，了凡居然忍着痛，破空逃走了。

這一切變化都出乎燕無雙意料之外，他怔怔的望着高飛道：「老鵰，想不到你還是深藏不露。」

高飛喘着氣道：「小子你這不是說風涼話嗎？老夫有幾根腸子也瞞不住你。」

燕無雙道：「了凡是三十年前名震江湖的淫僧不會錯，而他施的碎佛掌……」

高飛道：「他施的是道道地地碎佛掌也不會錯，並且還有了九成火候。」

燕無雙道：「你怎會沒有受傷？」

高飛苦笑一下，插回長劍，却解開外衣，裡面露出一塊兩寸來厚的護胸鋼板。

這是經過特別設計的，尺寸大小不僅配合身材，也正好護住了胸前要害。

燕無雙不解的道：「你好像早就知道了凡會找上你？」

高飛道：「這原是爲了防備雷天生用的，却沒想今天碰上這個淫僧，如不是靠着它，老夫恐怕連骨頭也碎了。」

燕無雙見鋼板上現着五道深深的指印，也不禁搖頭道：「老鵰，你太冒險了，這種唬人玩藝，絕不能再用第二次。」

高飛道：「我也知道太冒險了，才裝出受傷的樣子。」

燕無雙道：「可是你裝得太勉强了，了凡的碎佛掌如練到七成，你絕騙不過他。」

高飛不信的道：「賊和尚的碎佛掌還沒有七成火候？」

燕無雙道：「碎佛掌練到七成中人無救，除非你會尅制他的掌功，否則你功力根本就無法凝聚，尤其你中掌後，第一劍招式那麼凌厲，却發不出第二劍，就是一個大漏洞。」

高飛道：「眞想不到碎佛掌如此霸道，否則老夫拚着挨一下子，也要把賊和尚留下來。」

燕無雙道：「他右臂既失，碎佛掌已不足懼，是我放他走的。」

高飛一呆道：「對，你小子爲什麼眼睜睜的讓他逃跑？」

燕無雙道：「不是讓他逃跑，而是要他給我們帶路！」

高飛道：「難道鬼見愁已趕到咱們前面去了？」

燕無雙道：「除了鬼見愁之外，恐怕空門三怪的師父都來了……」

突聞一陣怪笑，自左面林中傳了出來道：「小子，你說的不錯，咱們幾個老不死的都來了！」

隨着話聲，林中陸續走出六個人；前面是個老道，第二個是尼姑，跟在尼姑身後正是斷臂而逃的了凡，最後却是空門三怪。

燕無雙冷冷的看了六人一眼道：「喜歡佛隱身三十年，學會五成碎佛掌，不知九指道人與八臂神尼學了些什麼絕世武功？」

九指道人厲聲道：「小子，你就是那個什麼金劍銀鏢獨行盜嗎？」

燕無雙道：「就是在下，許霸天就派你們這幾個來嗎？」

九指道人怒聲道：「放屁，鬼見愁是什麼東西，他有資格派道爺！」

燕無雙道：「就算是他請你們來的好了，那又有什麼分別。」

九指道人道：「你知道咱們的來意嗎？」

燕無雙道：「你是爲了金子，喜歡佛是爲女人，但不知老尼姑爲了什麼？」

八臂神尼目中精光乍閃，冷聲道：「老尼是爲了要你的命，你還記得五年前你在長江三峽殺了一個尼姑嗎？」

燕無雙心中一動道：「你說的那個尼姑，可是叫散花尼，江湖上都把她稱做琵琶手的？」

八臂神尼點點頭道：「不錯，就是她！」

燕無雙道：「她是你的什麼人？」

八臂神尼道：「她是老尼的關門弟子……」

燕無雙哈哈一笑道：「原來散花尼就是你的高足！」

八臂神尼怒聲道：「你笑什麼，有什麼好笑的！」

燕無雙道：「因爲妳有那麼一個好徒弟，所以我才笑。」

八臂神尼道：「她已得老尼的眞傳，你如不是仗着詭異的暗器偸襲，絕傷不了她。」

燕無雙道：「散花尼的能耐，是全部得自妳所傳了？」

八臂神尼剛一點頭，但怪尼已趕忙接口道：「散花師妹的武功，是得自師父所傳，但她私人行爲，應由她個

人負責。」

燕無雙冷聲道：「連妳師父都承認了，妳又何必掩飾，有其師必有其徒，散花尼既集淫惡於一身，她的師父也絕不會是好東西！」

八臂神尼厲聲道：「小子你說甚麼？」

燕無雙道：「我說的都是妳知道的，散花尼出現江湖不到三年，被她殺死的人却超過六百，她看中的男人，沒有一個能逃過她的邪術控制，而這些男人又沒有一個能在她的石榴裙下活過三天，她玩膩了再換一個，其淫惡之名，遠超過空門三怪，她這些能耐，大概都是妳傳給她的心得吧！」

八臂神尼跳起來道：「放屁，老尼的門下，不禁殺戒，却從不犯淫戒。」

燕無雙道：「怪尼是妳的徒弟，妳怎麼不問問她！」

八臂神尼道：「用不着問，散花年輕貌美是實情，被她殺的那些男人，可能都是先起邪意，才招致殺身之禍。」

燕無雙道：「妳以為我也會對妳那個寶貝徒弟有意思嗎？」

八臂神尼道：「那是她對你有意思了？」

燕無雙道：「是她找錯了對象，我是個强盜出身，根本不解風情，所以殺了她。」

八臂神尼冷聲道：「你小子也不看看自己的德性，散花會看上你……」

燕無雙道：「母狗不蹺起尾巴，公狗絕對不敢上前，妳那個徒弟招蜂引蝶功夫，連你這個做師父的也是望塵不及！」

八臂神尼忍無可忍，衝出去就是一掌！

燕無雙長劍疾揮，迎着她右臂削去，左臂疾沉，一招反鎖琵琶，扣向她左腕脈門！

他出手全是一派硬碰硬的打法，八臂神尼倒很意外，趕忙沉臂閃身，拍出的右掌也不收回，屈指疾彈，數縷勁風，迎着燕無雙金劍撞擊過去！

而她右手也在這同時，沉臂出掌，一記倒打金鐘，反拍燕無雙的小臂！

雙方出手都快，眼看招式接實，八臂神尼却突然一聲悶哼，身形疾忙退出六步！

她反應雖然夠快，右臂仍被劍尖劃了一道很長的口子，鮮血染紅了半邊身子。

燕無雙却停身未追，但他攻出的左手收回時，掌心已多了八種暗器！

那是八種不同種類的暗器，每一種都有八支，合計起來是六十四支！

而八臂神尼身前期門穴，及左臂肩井穴，却各插一支銀鏢，入膚甚深，僅露一點鏢尾在外！

兩人動手僅僅一招，掌劍往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但暗器出手，却是誰也沒有發覺。

八臂神尼所以被稱為八臂，即是以暗器聞名江湖，不僅出手快，且一次能發出八種不同的六十四支暗器！

但燕無雙却在攻擊中，沒有露出任何痕跡，接下她的六十四支暗器，同時還鏢傷她的兩處要穴！

這種近乎神奇的手法，幾乎連八臂神尼自己也不相信，她中的兩處穴道雖不致要命，一身功夫却廢定了。

等她身形站穩時，怔了半天，才厲聲道：「小子，你手段夠狠，為甚麼不殺了我？」

燕無雙道：「妳只是受了許霸天利用，罪尚不致死。」

八臂神尼怒聲道：「放屁，老尼找你只是為了報仇，與許霸天有甚麼關係？」

燕無雙冷冷的道：「九指道人與喜歡佛，他們找我是為了甚麼？」

八臂神尼道：「你不是說過了嗎？他們是為金子和女人。」

燕無雙道：「江湖上人誰都知道我是一個獨行盜，如果有金有女人，我躲藏都來不及，還會自動的找去巴東。」

八臂神尼道：「那是以前的事，現在你却黃金美人都有了。」

燕無雙道：「是鬼見愁告訴妳的？」

八臂神尼道：「如果你沒有到手，又為甚麼急着離開巴東？」

燕無雙道：「巴東地方太大了，跑了鬼見愁，誰也找不到那批金子。」

八臂神尼道：「鬼見愁是為了追你才離開巴東，他怎麼會跑！」

燕無雙道：「我人在這裡一直沒有動過，許霸天怎麼不現身前來？」

八臂神尼一呆，看看九指道人道：「老道，咱們別眞的受了人家利用。」

九指道人道：「不管怎麼說，咱們絕不能放過這小子，等殺了他再去找許霸天算賬都行。」

八臂神尼道：「和尚傷勢很重，我的武功已失，你一個人行嗎？」

九指道人指指空門三怪道：「一起上，姓燕的由我對付。」

八臂神尼搖搖頭道：「這樣一來，我們所付出的犧牲就太大了。」

九指道人道：「目前的犧牲是大了一點，但等咱們擺平這幾個人，就可以撈本了。」

八臂神尼還想反對時，了凡已怒聲道：「老尼子，妳要是怕死就走遠一點，反正咱們已用不着妳了。」

八臂神尼冷聲道：「你兩隻手都收拾不了穿雲鵰，現在剩下一隻手還行嗎？」

了凡道：「行不行都沒關係，大不了洒家賠上一命，但高飛那個混賬，也絕不好受。」

燕無雙道：「如果你們眞是為了金子，似乎用不着把命丟在這兒。」

九指道人道：「不宰了你這小子，黃金能輪到咱們嗎？」

燕無雙道：「我只好說替各位可惜，你們一起上吧，我不想多躭誤時間。」

九指道人道：「道爺也不想跟你們客套，和尚，那頭老鵰還是由你去對付，三怪一齊出手，先放倒兩個傻瓜，再來幫你忙！」

他說着話，當先揮劍朝燕無雙攻去！

他的劍法看似很平常，其實每一招後面均蘊藏殺着。燕無雙接他幾招後，發覺這個老道比了凡，八臂神尼武功都高。

他一方面與九指道人動手，一方面還要注意高飛。了凡指名向穿雲鵰挑戰，必定有甚麼殺手，雖然他只剩下一條左臂，但他碎佛掌功力仍然存在，倒是高飛的護胸片已經擺明了，只要隨便換個地方再挨一下，都受不了。

三怪聯手攻擊賽行者與托塔大王，根本就不成比例，這兩個渾漢雖然都有一身橫練功夫，但在空門三怪聯手合擊下，却只有挨打的份。

燕無雙默察一下戰局，他知道時間越久，對他們越不利，尤其是高飛一搭上手，就被了凡的獨臂困住了，先機盡失，絕招一招也發揮不出來，同時還要躲避對方的碎佛掌。

燕無雙在攻出第十招之後，突然發出一聲長嘯，身形拔空四五丈，凌空疾旋，一片銀光與他上升的身子成了反比射落下來！

九指道人似是早已有備，在他身形上升的同時，左手却多了一把拂塵，銀絲怒張，馬尾竟自動的脫柄飛出，把燕無雙的銀鏢全部串住了！

這一手功夫倒是把燕無雙驚呆了，馬尾洞穿銀鏢，單憑這份勁力已經夠駭人了，何況還又取得那麼準確！

燕無雙在一怔之後，突然發出一聲大喝，左手再揚，三點銀星不疾不徐的，分朝九指道人上中下三處穴道射去！

九指道人也是個識家，他對於這三隻銀鏢既不封也不躱，採取以靜應變方式，站在原地不動。

但燕無雙懸空的身子却不能久停，銀鏢出手，人也緩緩向地面飄落！

正在與施恩動手的怪僧，這時却看出了便宜，他知道燕無雙眞氣將竭，如不落地換氣，已無力動手，趕忙緊攻一掌，把施恩打得在地上滾出好遠，跟着飛身反撲，雙掌貼地向燕無雙攻去！

他這個動作出乎任何人意料，燕無雙發覺時想閃讓，已經來不及了，只好勉强伸出左手硬封！

在一聲輕响中，燕無雙的身子竟被震得一路翻滾出去！

但當他快要滾到了凡與高飛打鬥之處時，雙脚突然一蹬，身形像疾弩般，離地而起，跟着長劍疾揮，了凡已被攔腰斬成兩段！

這一來連九指道人也看呆了，怪僧怔了半晌，才厲聲道：「小子你太卑鄙了！」

燕無雙道：「你們三個成了名人物，聯手圍攻兩個渾人，難道算光榮。」

怪僧道：「佛爺是逗着他們玩的，如果我眞想殺他們，十個托塔大王也沒命了。」

燕無雙冷笑道：「你太看得起自己了，施恩安平都有一身橫練功夫，別說是你們空門三怪，就算九指道人出手，也未必傷得了他們。」

九指道人怒聲道：「我倒想試試……」

他不等燕無雙有所表示，身形輕晃，右手已拍近施恩前胸！

由於九指道人出手太快，高飛雖然站在旁邊，却來不及阻擋，他知道施恩如挨上一掌絕難倖免，在情急之下，大喝一聲，長劍竟當作暗器脫手飛出！

他的長劍出手，九指道人的右手，也堪堪拍近施恩前胸！托塔大王是個渾人，根本不知厲害，仗着橫練功夫，挺起胸正想硬挨一掌，但就在這時，他胸前突然飛出一道銀光，其疾如電，一下子就擊中九指道人掌心！

這是一隻銀鏢，勁力很强，幾乎把九指道人掌心射穿！

他在驟受重創之下，身形急忙後退，却正好迎上高飛擲出的長劍，在毫無防備下，他左肩已被擊個對穿！

在雙重傷勢之下，九指道人發出一聲厲嘯，右掌帶着銀鏢，左肩帶着長劍，人却破空逃走了。

這又是一個想不到的意外，了凡伏誅，九指道人傷重逃走，八臂神尼功力已失，剩下的空門三怪却不知如何是好。

這三個人雖也算得上是江湖中一等一的高手，但他們眼看着燕無雙超凡入聖的功力，以及殺人的手段，在心裡上已經失去了鬥志，尤其是怪僧怪道，這兩個人平時在江湖中向以殺人為樂，一旦當他們自己面臨死亡時，才體會到死亡的可怕。

怪尼在空門三怪中，是性情最怪的一個，但她從不濫殺無辜，九指道人受傷逃走後，她就知道今天是怎樣一個結局，她除了全神戒備，保護着失去武功的八臂神尼外，同時也在計劃着如何應付未來的局面。

經過一陣激烈打鬥之後，場面並沒有冷落下來，怪僧和怪道由於過度的恐懼，也更激起了他們拚命的念頭，二人互看一眼，也不說話，一左一右的朝燕無雙撲去！

他們心存拚命，出手盡是狠招，猛烈的掌風，與銳嘯的劍氣，竟把燕無雙逼退好幾步！

二人見機不可失，暗中一提眞氣，正待飛身跟進時，一旁閉目調息的八臂神尼，突然沉喝一聲道：「你們回

來！」

怪僧停下身，有些不解的道：「師伯，妳的功夫已失，怎麼還不走呢，咱們替你擋一陣。」

八臂神尼冷聲道：「就憑你們兩個人能擋得住嗎？」

怪僧道：「這小子武功並沒甚麼驚人之處，只是他的銀鏢……」

八臂神尼道：「那就夠了，老尼如接不下他的廻旋三式，江湖中只怕沒有幾人能接得下的……」

只聽一聲冷笑，自左首林中傳出道：「老尼子你把自己估計太高了，老夫如果接下這小子廻旋三鏢，你可願意打個賭？」

隨着話聲，林中走出一個老人，他的年齡可能比八臂神尼還大，腰懸藍布袋子，雙目閃着逼人殺氣。

八臂神尼見了這個老人，神色有些激動的道：「是你？」

老人哈哈一笑道：「怎麼，你不歡迎我來嗎？」

八臂神尼冷聲道：「你有你的自由，高興來就來，高興走就走，與老尼何干！」

老人道：「老夫不來，你們能走得了嗎？」

八臂神尼道：「那是老尼的事，走不了咱們就留下來！」

老人一怔道：「這樣說是老夫多管閒事了？」

八臂神尼道：「本來就是多管閒事。」

老人目中精光驟然一閃道：「你們走吧，老夫這個閒事是管定了！」

八臂神尼冷聲道：「你最好還是少管爲妙，如果你敢和我打賭，我保證這一場你是輸定了。」

老人道：「老夫就是不信邪，我在關外就聽到金劍銀鏢的大名，難得今天有機會碰上，老尼子妳說咱們怎麼個賭法？」

八臂神尼道：「老尼是出家人，身外之物一無所有，只好賭上這條老命了！」

老人一呆道：「妳要跟老夫賭命？」

八臂神尼點點頭道：「不錯，你靠賭起家，一生從未輸過……」

老人道：「妳以爲老夫這一次輸定了？」

八臂神尼道：「夜路走多了，難免不碰上鬼，你一見面不是就找老尼打賭嗎？」

老人道：「老夫愛賭是不錯，但我不願意賭命，就算眞的賭命，我也不願拿自己命作賭注。」

八臂神尼道：「別人的命肯讓你作賭注？」

老人道：「既被老夫看中的人，肯不肯已由不得他做主了……」

燕無雙冷冷接口道：「你看中了誰？」

老人道：「老夫看中的就是你！」

燕無雙哈哈一笑道：「在下能被天外八魔看中，倒是我的榮幸。」

高飛臉色一變道：「他是天外八魔？」

燕無雙點點頭道：「八魔之首，賭魔賴勝！」

賴勝也是神色微動的道：「小子，你能叫出老夫的名號倒是不簡單。」

燕無雙道：「天外八魔退出江湖時，在下還沒有出世，對於你們這班牛鬼蛇神，我雖有耳聞，却以爲你們早就死了，想不到會在此時此地碰面。」

賴勝陰笑道：「希望咱們死的人太多了，只是閻老五不肯收，所以咱們八個人都還是好好的活着，小子你怎麼知道老夫就是賭魔的？」

燕無雙道：「是你自己告訴我的，八魔各有所好，你還沒露面，先找八臂神尼打賭，我就知道你是八魔之首的賭魔了。」

賴勝點點頭道：「你小子頭腦還算靈活，老夫現在要拿你做賭注，你可答應？」

燕無雙道：「被你賭魔看中了，不答應行嗎？」

賴勝哈哈一笑道：「你倒是有自知之明，老夫也不虧待你，咱們互攻三招，如果你贏了，老尼子就是你的賭注。」

燕無雙道：「在下如果輸了呢？」

賴勝冷聲道：「那你就該死，老夫說過拿你做賭注的。」

燕無雙沉下臉道：「賭博如果是包贏不輸，在下也就用不着當强盜了，乾脆改行當個賭徒。」

賴勝却認眞的道：「對，你如果改行，倒是一塊可造之材。」

燕無雙道：「我如果改行，你這個賭魔則勢必自江湖中除名。」

賴勝怒聲道：「放屁，當年的武林三聖，比起你這小子如何？」

燕無雙道：「武林三聖是出家人，他們與世無爭，在下是個强盜，咱們怎麼能比。」

賴勝道：「老夫是說他的武功比起你如何？」

燕無雙搖搖頭道：「不清楚，吾生也晚，恨未能逢上當年那場盛會，但據在下所知，你們這批牛鬼蛇神退出江湖，好像是被三聖趕跑了的？」

賴勝道：「不錯，但武林三勝聯手，都未能使老夫等除名江湖，你小子行嗎？」

燕無雙道：「因爲他們是三聖，如果他們也是强盜，恐怕你們天外八魔早就除名江湖了。」

賴勝似乎還沒有聽懂他話中含意，燕無雙只好再加以解釋道：「出家人仰承上天好生之德，以慈悲爲懷，但强盜却以殺人爲手段，你們遇上十次三聖沒有關係，遇上一次强盜可能就會丟掉腦袋……」

賴勝不等他說完，已跳起來大叫道：「放屁，你忘了老夫也是强盜出

身！」

燕無雙冷聲道：「你們天外八魔充其量也不過是一些鷄鳴狗盜之流，那裡算得上强盜，所謂盜者道也，眞正强盜其地位不亞於聖人。」

賴勝忍無可忍，衝過去就是一掌，燕無雙右手輕抬，金光連閃，反把他逼退三步，冷笑道：「天外八魔也不過如此，下一招你可要小心了。」

賴勝獰聲道：「小子你死定了，包括老尼子在內，你們一個也別想活着離開……」

他說着話，身形已像閃電般，再度撲出！

燕無雙出劍攔擊時，只聽一陣鏗然錚鳴，不但金劍被盪開了，右臂還感到一陣痲木，尚未及變招，而賭魔的左臂却在突然之間，暴長一倍，鬼爪般五指已抓近他前胸！

燕無雙暗中一驚，急忙吸氣仰身，斜退出七步，但他袍襟仍被抓去一大塊！

賴勝冷哼一聲，不等他身形站穩，右劍左爪，又像鬼魅般攻了過來！

他右手不知在何時，已多了一柄短劍，從他震開燕無雙金劍上看，這柄短劍顯非凡物。

雙方交手兩招，燕無雙已知道遇上平生唯一强敵，對他三度攻出，一點也不敢大意，凝神靜氣，抱元守一，金劍擺出一個很古怪的姿勢！

賴勝見了這個姿勢，臉色不由爲之一變，身形撲出一半，就停下了！

雙方都沒有說話，氣氛却顯得異常緊張，誰都看得出這是個石破天驚的一擊！

就是這樣，二人僵持了很久，燕無雙似已感到不耐，劍身輕輕動了一下，但他還沒有作進一步的行動，賴勝已是一聲大喝，拔身而起，直飛升到三丈多高，在空中猛然一旋，一片閃光，夾着淩厲掌風，向燕無雙當頭罩下！

燕無雙自始至終，都站在原地未動，直待掌風近體，他的身形才輕輕動一下，緊跟着是一片耀眼金光暴射而出，像是密密的雲層，一下子就把賭魔下撲的身子掩沒了！

在一連串的輕爆之聲過後，燕無雙倒提金劍，身形連退五步，但賭魔的身子却自空中斜飛出兩丈多遠，咚的一聲，摔在地上竟爬不起來了！」

八臂神尼看他一眼，搖搖頭道：「你終於認輸了……」

賭魔猛一挺身又站了起來道：「放屁，誰說老夫認輸了！」

八臂神尼道：「你以近甲子的修爲，連燕無雙一劍都接不下，他如果發出銀鏢，你還有命嗎？」

賭魔厲聲道：「老夫就是因爲把他的銀鏢估計高了，所以才吃了一次大虧。」

八臂神尼不解的道：「這是怎麼說？」

賭魔道：「老夫在出手時，留下一半功力準備應付他的銀鏢，誰知這小子狡猾得很，他只裝腔作勢了一下根本就沒發鏢，却把十二成功力用在劍上……」

燕無雙冷笑道：「想不到天外八魔如此幼稚，咱們動手拚命，我總不能事先告訴你我用幾成功力。」

賴勝道：「小子你別神氣，錯過今天咱們這筆賬有得算！」

他說完飛身疾躍，背影已在林中消失了。

八臂神尼嘆了口氣道：「燕施主，你不該樹立這個强敵的。」

燕無雙道：「既然遇上了，躲也躲不過。」

八臂神尼道：「我已聽小徒說過了，散花確有取死之處，咱們之間過節，也就一筆勾消！」

燕無雙道：「多謝神尼諒解，你的傷只需……」

八臂神尼趕忙使了個眼色道：「老尼久有退出江湖之意，就是因爲受了這身武功的累贅，施主這兩鏢，等於是幫了我一個大忙。」

她說完領着怪尼轉身走了。

燕無雙反倒有些不好意思道：「神尼請多保重！」

對方只是擺擺手，背影很快就在林中消失了。

一場暴風雨等於是過去了，但留在現場的怪僧與怪道，却不知如何是好。

燕無雙看看二人道：「你們也走吧！」

二人似乎很意外，高飛趕忙低聲道：「小子這兩個怪物放不得，他們嗜殺成性，你今天放了他們，不知要有多少無辜生命遭殃。」

燕無雙冷聲道：「他們都是聰明人，應該知道怎麼做的。」

怪僧怒聲道：「咱家不領你這個情，你今天放了咱們，下次落在我的手裡，可有你瞧的！」

燕無雙哈哈一笑道：「我既然敢放你，就不怕你報復，你們三個人的師父下場，你已經見到了，如果你敢再說兩句狠話，可得留下點東西。」

怪僧臉色一變，他知道燕無雙說得出就做得到，暗中朝怪道使了個眼色，悄悄的轉身而去！

高飛望着他們的背影，却憂於形色的道：「小子，咱們這一路上恐怕片刻也得不到安寧。」

燕無雙點點頭道：「被天外八魔碰上，誰也別想安寧。」

高飛道：「我覺得賭魔來得太突然，可能他們已跟許霸天那老小子有了勾結。」

燕無雙道：「豈止勾結，他們根本就是一路來的，只是許霸天沒有露面。」

高飛一怔道：「鬼見愁有那麼大的道行居然巴結上天外八魔？」(未完・三)

上文提要：丐幫長老白富貴遵照幫主常虛谷之命，在後殿爲余顧南治療腿傷，白長老知道余顧南是齊雲高的徒兒，想利用他來作人質，脅迫齊雲高交出丘野，後經常虛谷制止才罷，而且幫主同情余顧南尋師之苦心，願意在南北丐幫的談判會上，希望他找到師父，然而在談判的會議上，雙方劍拔弩張，余顧南盼望師父出現……



天涯俠客無双刀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烽火孤雛

南北丐幫動武　鐘鼎掌門息爭

高修坂聲音响，台下人都聽得見，剎那間，只聽北幫弟子大聲怒罵起來，攻打更烈，雙方都有死傷，更有人撮唇尖哨，此起彼落。余顧南本來站在一旁，這時候已被波及，一個北丐幫弟子揮棒攻至，「南幫的人都是縮頭烏龜！」余顧南本想分辯，謂自己不是丐幫中人，又恐越描越黑，只好瘸着腿應戰。說時遲，那時快，林外又湧進一大批北丐幫弟子來，喊殺聲驚天動地。

林外伏兵之多，聲勢之强，雖然白富貴事前已得訊，但此刻看了仍然吃了一驚，高聲道：「高修坂一早已有預謀，在林外設伏兵，其心可誅，凡我丐幫弟子都得鄙視他！」

常虛谷亦急道：「北方的弟兄們，南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請大家冷靜一點，萬萬不可受人蠱惑，做出兄弟鬩墻的蠢事來！」

山樵子亦大聲道：「弟兄們，別聽南方人放屁，常虛谷卑鄙，用毒計傷了高長老，咱們今日必須爲他報仇！殺呀！」

北幫援兵氣勢更盛，見到南丐幫弟子便打，不但用棒，還用刀槍，一時間慘叫聲和喊殺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台前黃土佈滿了猩紅的鮮血。

青長河打翻了兩個北丐幫弟子，長身而起，向木台飛去，大聲道：「幫主，今日再不能有婦人之仁，速帶領弟兄們回江南再圖報復！」他幾個起落向木台躍去，意圖先擒住高修坂，誰知高修坂滾身由台後翻下去，被幾名手下救去了。

常虛谷心中仍存希望，高聲道：「北方弟兄們聽着，我常虛谷當衆發誓，今生絕未使用過毒針，更不會用暗器對付自己的弟兄，這純粹是一場誤會！」

可是此刻兩方都已殺紅了眼，還有誰聽他的？只聞北丐幫弟子紛紛罵他放狗屁！

青長河向山樵子撲去，道：「老水，你退下讓我來；幫主，快率人突圍，大丈夫行事須當機立斷，不可婆婆媽媽！」他料今日難以善了，因此一出手便使出拚命的招式。

山樵子冷笑道：「只怕你們來得去不得。」

常虛谷見台下血流成河，料不到會場會變成屠場，好事變成慘劇，當下長嘆一聲，縱身下台，向外掠去，邊道：「南方弟兄們快隨本座突圍！」他雖在盛怒之中，但出手仍然頗有分寸，可是北丐幫人數倍於南丐幫，要想突圍，談何容易？

就在此刻，忽然遠處傳來一道長嘯，嘯聲宏亮綿實，而且來得極快，亦越來越响，鋪天蓋地而來，使得不少人都停下手來。

嘯聲响徹雲霄，震得在場的丐幫弟子耳鼓嗡嗡作响，眨眼間已至林外，激鬥中的南北丐幫弟子，不期然全

部停下手來，而至此刻，嘯聲方止！羣丐心頭都有如釋巨石之感，把眼望着樹林。

山樵子氣通丹田，沉聲道：「來者何人？丐幫在此開大會，不歡迎朋友臨場！」

只聽林外傳來一個清越的聲音：「常虛谷在何處？」

常虛谷忙道：「常某在此，未知是那位高人光臨，請恕本幫不知，有失迎迓！」

那人道：「想不到閣下居然認不出某之聲音！你們丐幫不是到處張揚，要將某碎屍萬段麼？某今日便自己送上門來！」言畢林外走進一位青袍中年漢，肩上扛着一個人，隨意踏步而來，却似流水行雲，好生快速！

余顧南目光一及，竟然高興到叫不出聲來，心中只不斷地唸着：「我終於找到了，我終於找到師父了！」原來來的正是「獨飛鐵雁」齊雲高！

場上沉寂了一陣，忽然同時爆出一陣怒喝：「齊雲高，你還敢來？」

齊雲高臉色不變，冷哂道：「天下間有什麼地方我齊某去不得的？何況齊某今日是送丘野回來！常虛谷，接住！」言畢將肩上的人向常虛谷拋去。

常虛谷正想伸手去接，山樵子已凌空橫飛，先常虛谷一步伸手去接。誰知眼前青影一閃，也不見齊雲高如何作勢，身子如離弦之矢，向山樵子射去！

山樵子不敢伸手去接丘野，雙掌向齊雲高拍去。齊雲高凌空一旋，左掌輕輕在丘野身子一撥，丘野改變方向斜向常虛谷飛去，緊接着，只聽山樵子悶哼一聲，倒退了幾步，齊雲高左脚尖在右脚面上一點，身子硬生生拔起，突然來個平射，一式「雁落平沙」，翩然落在木台上，姿勢從容瀟洒之至！

在場數百丐幫弟子大部份都看不清楚齊雲高如何出手迫退山樵子，待定下神來，齊雲高已在台上，但聞一片「啊啊」之驚嘆聲。

半晌，場中才有人高聲喝起采來，却原來是余顧南，余顧南對齊雲高露身幾個動作，神往之至，不期然往台前擠去。

山樵子道：「齊雲高，你武功雖高，但咱們丐幫也不是好欺侮的，你今日到此到底有何目的？」齊雲高未至之前，丐幫弟子口口聲聲欲生啖其肉，待他現身之後，却又無一人敢提報仇之事。山樵子聲音雖响，但每句話均無尾音，顯然已受了內傷。

齊雲高道：「齊某行事有時雖然過份一點，但從來不欺侮人，除非那人先欺侮善良！」

高修坂在兩位手下攙扶之下，高聲道：「丐幫弟子快上前殺了他，替黃幫主報仇！」

齊雲高忽然大笑，常虛谷抱拳道：「齊雲高，今日得你交還本幫的丘長老，常某感銘五內，但往日之賬却不能因此而一筆勾銷！」

齊雲高笑聲更响，半晌方止，面對高修坂道：「閣下不是一直想擊倒南丐幫麼，怎地現在又將南丐幫扯在一起？若不是齊某及時趕到，今日南丐幫弟子縱然不是全軍盡墨，亦是元氣大傷！齊某做事是非分明，而且一件還一件，不似你們那麼簡單，好人做的事便都認爲好的，惡人做的事，便都是壞的！而好人惡人只憑表面現象下結論！」

白富貴見他話中有話，抱拳道：「適才聽聞閣下自認趕來此處，莫非有內情！」

齊雲高頷首道：「當然，因爲齊某從丘野口中，得悉高修坂的陰謀，故而……」話未說畢，忽見齊雲高袖管一甩，發出一股罡風，陽光下，只見幾根閃閃生光的銀針，飛落在台上！

羣丐都是一愕，齊雲高沉着臉道：「高修坂，你想偷襲齊某，還得多下點苦功才行！」

白富貴厲聲道：「原來發針的是你自己，却反誣常幫主用毒針偷襲，你若是身中毒針的，如今還能活着！」剎那間南丐幫弟子紛紛怒罵起來。

齊雲高輕咳一聲，羣丐心頭被錘子敲了一下，登時靜了下來。只聽他續道：「丘野對我供出一切，故此齊某才趕來將他交給常虛谷！」

白富貴抱拳道：「閣下此份大禮，丐幫生受了，但大丈夫恩怨分明，咱們以前……」

齊雲高道：「齊某的話尚未說完。」

高修坂道：「你收買了丘野，欲以此躲過本幫向你報仇，這主意騙得了別人，却騙不了老夫！」

齊雲高冷哂道：「是否如此，大家心中明白，齊某也不想分辯，本來丐幫與我無關，只是近來聽聞貴幫宣稱要殺齊某，齊某心中奇怪，蓋不明所以也，若非那天在六安城經過，聽到貴幫弟子因我而起爭執，齊某尚不知內情，故而出手擒了丘野回去問個明白！」

台下丐幫弟子均翹首而望，靜聽他解釋，高修坂哈哈笑道：「閣下裝得眞像，丐幫弟子無人相信你會不知道本幫仇恨你的原因！」

齊雲高看也不看他一眼，道：「人人均知何蓮香是黃峯之妻，但有幾個人知道黃峯是如何娶她的？」

山樵子冷哼一聲：「難道你會知道？」

「不錯，不過信不信由你，齊某但求把話說清楚，若果你們仍欲視我爲敵者，齊雲高也不害怕！」齊雲高沉聲道：「但齊某也得先將話說清楚，與我爲敵，須付出極大的代價！」丐幫弟子聽了此言，再想起剛才齊雲高所露的幾手，都不寒而慄。

常虛谷道：「閣下已至，何不先說

來聽聽？本幫弟子向來講理，若果其錯不在閣下，則咱們不但不視你為敵，且將視你為友！」余顧南擠出台前，與常虛谷並肩而走，心情比常虛谷更加緊張。

「有一次，黃峯因避雨到一破廟邂逅了何蓮香。廟小又穿了頂，兩人渾身上下均濕透了，未幾，何家有轎子至，扛着何蓮香回家，黃峯悄悄跟着去，到何家求借宿……」

高修坂又道：「此事你如何知道？」

齊雲高道：「待某家說了再問！」一頓又道：「黃峯見過何蓮香之後，驚為天人，遂向何家求親，却為何家所拒，而此時何家財勢仍强，豈肯讓女兒嫁與一個乞丐頭子？而何蓮香亦已有意中人！此便是溫文光，一名失意的秀才。黃峯離開之後，終日念着何蓮香，茶飯不思，悶悶不樂，時李子龍仍在其身邊……」

說至此，台下丐幫弟子都發出「啊」地一聲响，原來這李子龍因屢受黃峯大恩，遂自願為其貼身保鏢，但後來却不知所踪，至今仍是一個謎。

齊雲高道：「李子龍發覺黃峯有異，問其原因，得悉之後，謂包黃峯心想事成。他離開丐幫，設下幾條毒計，將何家害得傾家蕩產，最後還惹來强敵。這時候，黃峯方至何家再度求親，何父為却强敵，答應黃峯若將强敵除掉，便將女兒嫁與他，結果黃峯果然心想事成，但後來黃峯恐李子龍洩漏其秘密，暗中將他殺了……」

話未說畢，台下的丐幫弟子又罵了起來。常虛谷忙道：「大家且莫打岔，先聽他說畢再作計較！」奇怪，此刻他的話連北丐幫弟子也服從，場上又靜了下來。

齊雲高道：「此是何蓮香告訴齊某的……」

高修坂又道：「何蓮香那賤人的話，又怎能相信，分明一派胡言！」他因被齊雲高揭穿陰謀，恨不得將其碎屍萬段，為了打擊其威信，不惜改變立場，擁護黃峯。

只聽齊雲高冷哼一聲：「齊某當然調查過方敢說出來。至於何蓮香亦是後來因黃峯病重，夢中發出囈語，無意中說出秘密方知道的，恰在此時，其表哥溫文光來找她，兩人說起前事，唏噓不已，時溫尚未成親，又不計較何已為人妻，兩人遂決定遠走高飛，後來至渡頭，因無船過河，追兵又至，某剛在遊湖，乃請他們上船，在船上問清了來龍去脈，其後的事，你們都知道了！」

常虛谷道：「閣下所言不虛？」

「齊某天不怕地不怕，何須打誑？」齊雲高道：「信不信由你們！」

余顧南直至此時才放下心頭大石，暗道：「師父果然是好人，是位大俠！哎，我怎地這般糊塗？呂大俠不是一早已經暗示過了麼？師父不顧聲譽，可任性而為，而他因受盛名之累，諸多顧忌，結果不敢救人！原來這兩件事有許多相似之處，難怪呂大俠心生感慨！」

高修坂道：「閣下去何處調查？」

「調查當年陷害何家之人！至於是誰，齊某因為答應不公佈他們的姓名，不說了！」

高修坂哈哈笑道：「如此怎叫人心服！」

齊雲高笑道：「高修坂，齊雲高早已有心領教你的高招了，閣下既然不服，何不上台一較高低！」

高修坂臉色一變，怪笑道：「你倒會檢便宜，明知老夫受傷才來邀鬥，何況閣下是丐幫的公敵，要殺你的人，舉目皆是，也用不着老夫出手！」

齊雲高道：「看來丐幫的公敵不是某家，而是閣下！」

「齊雲高，你欲憑丘野之口轉移丐幫弟子的視線，是痴心妄想！」

「閣下根本沒有受傷，有種的快上台與齊某決戰，若連這個膽量也沒有，還想控制丐幫，不怕人笑話？」

白富貴也道：「老高，所謂人死留名，虎死留皮，你再不上台，則連老夫也替你難過！」

高修坂道：「白富貴，你助長敵威，居心何在？」

齊雲高道：「高修坂，你勾結遼國朝廷，欲對我大宋不利，罪該萬死，齊雲高若非怕染汚雙手，早就已動手斃了你這老匹夫！」

此言一出，衆皆嘩然，高修坂又驚又怒，却用一陣大笑來掩飾。常虛谷抱拳道：「齊先生，適才之言未知有否証據？須知此事非同小可！」

齊雲高道：「是眞是偽何不問丘野？齊某可要失陪了！」

余顧南急道：「師父，請帶徒弟一起走。」齊雲高一呆，循聲望去。

忽然高修坂喝道：「老夫跟你拚了！」

只見高修坂推開扶着他的兩名手下，縱身向木台躍去，齊雲高竟然不懼，微退一步，臉露笑容，不料高修坂凌空突然發出一蓬銀針，飛向齊雲高，又見他突然落地，改向余顧南撲去！

原來高修坂心機奸狡，知道今日陰謀被揭穿，多年來的經營付諸流水，拚死賠上一條老命，故此作孤注一擲，適才聞余顧南呼師父，知道內有隱情，便欲擒住他，以此作人質，先脫離此處，再作打算的。

齊雲高一則不知余顧南在此，二則亦料不到高修坂反應如此靈敏，是以見銀針飛至，再退一步，雙袖注滿內力，袖管漲了起來，左右一陣揮舞，一陣「嗤嗤」聲响，銀針紛紛落地。

余顧南的心只放在師父身上，高修坂銀針發出，他失聲呼道：「師父小心毒針！」

說時遲，那時快，高修坂已撲至

，幸好常虛谷就在旁邊，立即雙掌齊出，反擊高修坂小腹，他攻其必救，本是上上之策，但高修坂此人心計的確高人一籌，他早已估計常虛谷會出手，故而招至半途，突使「千斤墜」飛撲地上，扭腰斜走，自另一邊向余顧南攫去。

白富貴在背後救援不及，急叫道：「小心！」

余顧南已定過神來，又因見師父威風凜凜，技懾全場，雄心頓起，毫不畏懼，一側身一拳反搗高修坂的脅下。

這一拳亦無使錯，問題是彼此武功距離實在太大，高修坂見狀大喜，左爪一收一翻，右袖一拂，擋住余顧南的視線，左手五指已向余顧南手腕抓落。

常虛谷見余顧南不知天高地厚，心頭大急，喝道：「快退！」左掌在他肩上一推，將其帶開，高修坂見陰謀不能得逞，殺機頓生，右腿橫飛，向余顧南踢去。

余顧南剛被帶開幾步，脚步未穩，高修坂那一腿那裡還閃避得開？只聞「蓬」的一聲响，竟被踢得飛了起來。

白富貴暴喝一聲：「高修坂你還要不要臉！」急忙撲前伸手去接，與此同時，又聞一道喝聲响起。

只見台上的齊雲高急射而下，道：「高修坂，你心狠手辣，饒你不得！」

常虛谷掠身橫前，抱拳道：「齊大俠，今日多得閣下之助，否則本幫將陷萬劫不復之境，大恩大德不敢言謝，他日如用得着本幫之處，敝幫上下都願效犬馬之勞，至於高修坂自有本幫處置！」

齊雲高見青長河和白富貴已攔住高修坂，亦打消了原意，哈哈笑道：「齊某須先聲明一下，齊某既不是大俠，也不願做什麼撈什子大俠，請閣下不可以大俠相稱！二則齊某做事不求報復，但憑快意恩仇，至於所說是否屬實，貴幫還須去求證哩！」

常虛谷正想回話，耳際又聞山樵子大聲道：「弟兄們聽着，南幫勾結惡魔齊雲高，已再非本幫之弟兄，大家不用顧忌，殺他們一個片甲不留吧。」他忙轉頭望去，見北丐幫弟子又蠢蠢欲動，不由大驚。

齊雲高笑道：「今日齊某是幫定了南丐幫，你們都衝着我來吧！山樵子，你叫得震天價响，何不自己上來？」

常虛谷連忙跳上台去，高聲道：「弟兄們聽着，高修坂是否勾結遼國，欲對大宋不利，雖尚未證實，但他今日的所作所為，大家都親眼目睹了！而今日之局面，亦是他一手造成的，請大家冷靜一點，莫再殘殺自己的弟兄！」

白富貴在台下接道：「山樵子若果仍然支持高修坂，便是其同黨，弟兄們勿受其蠱惑。」他嘴上說着，手上絲毫不慢。

高修坂在青長河和白富貴的圍攻之下，雖然屢施暗器，但仍脫不了身，迫得用兩敗俱傷的打法。

山樵子見高修坂脫不了身，手下顯然已生疑，都踟躕不前，知道大勢已去，忽然縱身向林外飛去。水鏡汀欲追，常虛谷急喝：「不可追。」

丘野却道：「不可讓他溜掉！他與高修坂暗通款曲已久。」當下立即有人攔截水鏡汀。丘野又道：「高修坂奸詐過人，今日須速戰速決，以防生變！」

常虛谷聞言立即躍下，向高修坂走去，高修坂慘然一笑：「我高修坂有幸丐幫三大高手合力侍候，雖死亦榮；齊雲高，老夫做鬼也不會放過你！今日若非你，老夫豈會落得此地步！」言畢翻掌擊向自己的天靈蓋，腦漿迸裂，當場氣絕身亡。

高修坂一死，北丐幫弟子羣雄無首，都無精打采地站在一邊，水鏡汀亦索性住步，齊雲高見大事已定，抱拳道：「貴幫有事，齊某就此別過，若要找齊某報仇，齊某在江湖上隨時候教，後會有期！」

歐陽凱抱着余顧南走前，道：「齊……先生，令徒受傷不淺，請趕快替他療傷！」

齊雲高微微一愕，問道：「他不是貴幫弟子？」

「據他自稱是你掛名徒弟，姓余名顧南，由西京來此找您的。」

「是余顧南？齊某找他好幾年了！」齊雲高驚喜地伸手將余顧南接過去。

白富貴道：「齊先生大恩，丐幫上下沒齒難忘，令徒的傷，請由老叫化盡點棉力。」

「不必了，齊某還能治療得了。」

白富貴掏了一個白瓷瓶來，道：「齊先生能人所不能，些少內傷自然難不了您，不過這瓶傷藥是老叫化費了三四年工夫才煉成的傷藥，請代轉贈與令徒！」

齊雲高不想拒人於千里外，伸手接過，抱着余顧南匆匆離開，幾個起落已逝於林外，羣丐見他抱着一個人，身法仍然如此輕捷，都咋舌不已。

* * *

余顧南醒來時，見面前是一張既熟悉又陌生的臉龐，興奮地叫了起來：「師父師父，雁兒終於找到你了。」

齊雲高伸手在他頭上輕撫了幾下，道：「師父知道你的心意。嗯，你如今覺得怎樣？還痛不痛？對啦，你娘怎肯讓你離開她，浪蕩江湖？」

余顧南撲簌簌滾下兩行熱淚，哽咽地道：「娘，娘已經……死了，雁兒如今只剩下你一個親人。」

齊雲高微微一愕，問道：「令堂是患了什麼病逝世的？這幾年你們去了何處？為師到處找不到你，還道你們母子已經……如今總算……咳咳，你

肚子餓不？咱們邊說邊吃如何？你喜歡吃什麼？」

「雁兒什麼都吃，師父，您不會後悔……後悔收我爲徒吧？」

齊雲高見他神情既緊張，又充滿渴望焦慮，心頭又感動又好笑，又伸手撫摸了他一下，笑罵道：「傻子，對師父沒一絲信心，還想做我徒弟，爲師不是已說過麼？齊雲高言出如山！」

余顧南這才放下心頭大石，道：「師父假如您後悔的話，雁兒可就無臉見人了！您不知道，我告訴很多人，都說我是師父的徒弟！」他有滿腹的話要說，可是待見到師父，心中一高興想到什麼便說什麼。

齊雲高道：「雁兒，你一件一件說來，先說你這幾年的經歷吧！」

余顧南這才由頭說起，從五回嶺雙虎寨來偷襲，擄走他母子到去西京落脚，然後是自己爲救朋友，無意中殺死金庭樑，娘親畏罪自殺，自己南下找尋師父，望能學成武藝好回去報仇爲止。

這一說足足花了一個時辰才說得清楚。這時候，晚飯也已吃飽了。「師父，西京大俠呂鳳先你認識不？嘿嘿，他十分佩服您哩，還囑我說假如您去西京，一定要請您哩！」

「哦？呂鳳先爲師雖未與他正式見過面，但却聽過他的大名，嘿嘿，他這人愛惜羽毛之至，又怎會佩服爲師？」

余顧南這才將過往說了一遍。齊雲高微微一笑，道：「好啦，你身上傷未癒，今晚早點睡吧，來，快躺下去，待爲師替你治傷。」他又取出一隻白瓷瓶來，道：「嗯，我倒忘記了，這是白富貴要給你的，是他秘製的傷藥！」

齊雲高替余顧南解開衣服，盤膝在床，運起內勁，先搓熱雙掌，道：「摒除雜念！」他雙掌在余顧南小腹上推拿。

余顧南只覺師父雙掌燙熱，似有一股暖氣透過皮膚湧入體內，渾身上下說不出的舒服，一會，他體內的氣血忽然沸騰起來，約莫兩盞茶工夫，一切方正常，睜眼一望，見齊雲高滿頭大汗，吃了一驚，忙問道：「師父，您身子不適？」

齊雲高笑道：「傻子，師父用本身的內力爲你迫散體內的瘀血。」

「既然白長老有傷藥在此，爲何不用？白富貴的醫術十分高明哩。」

齊雲高冷哼一聲：「這一點小傷還難不了爲師，適才你昏迷時，爲師已爲你治療過一次，效果不錯，何須用他的藥。」余顧南這才知道齊雲高自視極高，齊雲高道：「睡吧，有話明天再說。」

次日余顧南又被一股熱氣弄醒，齊雲高先替他在小腹上用功，最後雙掌却在他全身筋骨關節之處敲打。余顧南但覺全身舒泰，但體內却有無數的暖氣在流動，過了良久，齊雲高才停了手，累得他滿頭大汗。

「多謝師父替徒弟療傷！」

齊雲高道：「爲師累你受了許多苦，咳咳……既是師徒，這種話以後別說了，爲師不受禮教束縛，最恨繁文褥禮，以後說話千萬不要客氣，要不爲師便要生氣啦！嗯，看來你這幾年還下了不少苦功，身子十分結實，再過幾天便能痊癒。」他用內力替齊雲高打通全身經脈，耗去不少精力，言畢即盤膝調息。

這一天師徒仍不出房門一步，都在談話，齊雲高不健談，但他對余顧南有一份愧疚，故此耐着性子陪他，到第三天可就不同了，沉着臉問道：「雁兒，你的廢話說完了沒有？以後廢話少說，你若想學好本領，便得把精神放在武學上！」

余顧南忙道：「是，雁兒以後絕不說廢話。」

齊雲高臉色稍霽，道：「爲師先授你入門內功，夫內功者爲一切功夫之本，故沒有速成之法，除了天賦之外，必須勤練……」

余顧南忙道：「雁兒一定勤練，請師父立即教我！」

「你先記住口訣，」齊雲高道：「本門傳到爲師這一代是第五代，而你則是第六代，由於本門幾乎代代單傳，故此武林中知道本門名鐘鼎門者，幾乎絕無僅有，日後你可對人說是爲師的弟子，却不許提及本門之名稱！切記切記，否則後患無窮。」

余顧南吃了一驚，問道：「師父，這是甚麼原因？莫非本門屬邪派？」

「胡說，」齊雲高瞪了他一眼，道：「蓋祖師的內功乃得自一古鐘鼎之上，故以此爲名，而鐘鼎神功爲武林中人數百年來，夢寐以求之物，若讓人知道，還有不以種種手段迫你交出口訣之理？爲師尚且不敢對人言，何況你麼！爲恐秘密外洩，故代代均以口相傳，並無筆錄，爲師終日在武林中行走，難免有一日會有意外，至今亦該將口訣傳你，以免湮沒！」

「原來如此，弟子記下了。」

「快摒除雜念留心聽。鐘鼎神功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內功，第二部分則是其他武技之口訣，第一部分又爲五個階段，換言之，鐘鼎神功共有五重，可以自修，但第一部份因並無招式，只是一些旨要，是故須待武功到某一境界才能體會！」

「師父，您如今練到第幾重？」

齊雲高嘆了一口氣，道：「鐘鼎神功易學難精，第一二重進境較快，以後每進一重，困難越大，爲師在第三重徘徊了十多年，仍無進展……」

余顧南失聲道：「若果練到第五重，豈非變成神仙中人？」

齊雲高道：「據說是如此，但本門傳到爲師只有祖師一人練到第五重，其餘者都只練到第三重，你師祖更只練到第二重便死了，故此你絕不能心

存僥倖，再者，練內功不比其他，須循序漸進，絕不能冒進，否則……」

余顧南快口道：「否則輕者走火入魔，重者喪命！」

「少貧嘴，先記第一重之口訣！」

齊雲高唸一句余顧南背一句，只唸了一兩遍，余顧南將第一重的內功口訣記住，齊雲高大喜，道：「當年爲師要背三遍才能全部記住，想不到你比爲師還强！」

艮師固然難求，佳徒亦同樣難逢，齊雲高精神大振，本想今日只教給他第一重口訣，結果改變主意，將第一重口訣仔細解釋一番，再將自己的體會和練功的經過，一股腦告訴余顧南。

齊雲高恐他忘記，又要余顧南再背一遍，余顧南一字不漏背了出來，齊雲高有心試他，抽句考考，余顧南亦解釋得頭頭是道，並無曲解，齊雲高這才放心。

余顧南讀書時，雖然已表露了其記憶力比人强，但他天生是學武的材料，又因一來响往已久，專心致意，二來有艮師指點，天賦方得徹底發揮。

晚上齊雲高又讓余顧南背熟了第二重的口訣，然後再替他療傷，順便拍打關節，替其通關鬆脈。

如此一連八九日，師徒兩人每天均關在客棧房內，寸步不出門，心無雜念，一個只顧傳授，一個只專心强記，不知時日已過，齊雲高授完鐘鼎神功口訣，未教余顧南一招半式，第十天開始，齊雲高着余顧南開始學習，他自己則出去走了一趟，午飯前才回來，道：「滿城乞丐走得一個不剩！」

余顧南這才知道他們還在六安城內，吃飯時，余顧南忍不住問道：「師父，徒兒上次見你腰懸長劍，爲何如今不見了？」

「你瞧清楚！」齊雲高手持竹箸，略一運功，忽然打在桌角，但聞「喀嗤」一聲，桌角已斷，摔落地上，「以爲師如今之功力，何須用刀劍？」

余顧南喜道：「假如弟子能練到師父這般境界就好了！」

「沒出息，這還不是最上乘之功夫，若練到飛花摘葉也能傷人才算化境！」

「師父，練到第五重，可否臻此境界？」

「當然可以，師父無空，不能長期陪你，更不能等你內功有了基礎才傳授其他武功，由今日開始，爲師每日抽一個半時辰授你輕功提縱術之口訣，日後咱們便到郊野練習！」

少年人本就貪多貪快，余顧南聞後大喜。於是齊雲高又開始傳授輕功口訣，和一套掌法的口訣。此刻余顧南的內傷亦已痊癒，這天齊雲高出去買了幾套衣服回來，道：「徒兒，你換過衣服，咱們上路吧！」

余顧南喜孜孜地問：「師父，咱們去那裡？」

齊雲高道：「爲師四處行走，沒個定處，嗯，咱們先去河北東路大名府找位朋友，沿途也可教你輕功！」余顧南當然高興。也不管齊雲高要去何處，總之能夠與師父在一起便心滿意足了！

當下也沒有甚麼東西收拾，帶上衣褲，齊雲高會賬之後便帶余顧南上路。來六安城時，余顧南仍然患得患失，未知能否找到師父，離開時與師父聯袂而行，心情大不一樣。由於欲教余顧南的輕功，兩人也不乘車騎馬，沿途每到無人處，齊雲高便着他練習，有時齊雲高高興也會教教掌法。

練武當然辛苦，但余顧南全然不懼，他已渴望了好幾年，今日才得償所願，自然如飢似渴地學習和練習，齊雲高看在眼中，深慶沒有看錯人，中年得此佳徒，頗爲快慰。

這天到了陳州，因天已入黑，便進城投宿，齊雲高果然不好合羣，也不上酒家晚飯，只着店小二預備了幾式小菜和一壺酒，就在房內吃喝。師徒倆無拘無束，倒另有一番風味，余顧南也陪師父喝了兩杯。

「師父，徒兒有一件事一直想開口，却不知該不該問？」

齊雲高道：「爲師早說過，不必拘束，問吧！」

「師父，弟子有沒有師娘和師兄弟？」

齊雲高一呆，料不到余顧南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他忽然抓起酒壺，以嘴相就，狂飲起來。

余顧南惶恐地道：「師父，弟子說錯了話？」

齊雲高嘆了一口氣，道：「爲師到今尚未娶妻……此事與你無關，不怪你！」

「憑師父您的武功身份，怎會娶不到妻子？」

齊雲高哈哈一笑，笑聲甚爲苦澀，道：「男女間的事，你年紀還小不懂得。就算有女人貪爲師之名而肯嫁與我，也得爲師喜歡她！嗯……你可知爲師因何肯在未明眞相之前便讓何蓮香和溫文光上船麼？」

余顧南一呆，結結巴巴地道：「莫非師父以前也有一位心上人，只是她後來……後來又嫁給別人？」

「雁兒聰明，猜到一點，爲師本有一位心上人，但她父貪圖富貴，硬生生拆散咱們，將她嫁進豪門，後來她每日雖有山珍海錯，錦衣玉食，却得不到一絲快樂，沒幾年便鬱鬱而終……」

余顧南「啊」地叫了一聲，忙問：「師父爲何不與她遠走高飛。」

「問得好，」齊雲高臉上現出痛苦之情。「當時爲師不知道她父親不允許咱們的婚事，而她父親是在爲師不在時，匆匆將她嫁出去的！待爲師聞訊

趕回來，她已成為人婦，為師不計較這些，願與她遠走高飛，可是她却沒這份勇氣……故此為師當日十分佩服何蓮香的勇氣，她在知道黃蜂娶她是使了見不得光的手段時，不顧他有病在身，在表哥找到時，毅然與他遠走高飛！」

余顧南心中暗道：「難怪師父亦不顧得罪丐幫，協助他們逃跑。」

齊雲高問道：「雁兒，你說為師這樣做對不對？」

余顧南毫不思索地道：「當然對啦，黃蜂用那種手段實在死有餘辜，虧他還是丐幫之主！難怪呂大俠說很多人掛着俠義的招牌，却常做些邪魔的行逕！」

「也不是人人如此，且黃蜂亦只做過這一件錯事，人誰無錯，唉，若評論一個人是好還是壞，實在困難得很，不說別人，就說為師自己……」

余顧南快口道：「師父當然是好人！」

齊雲高哈哈笑道：「傻子，不說了，為師一向我行我素，不理會別人的看法！」他頓了一頓續道：「不過為師是曾經滄海難為水，因此以後也就沒有成家立室之意了，一個人也有好處，無牽無掛，否則『獨飛鐵雁』這個外號，豈非要改過？」

「師父這幾年都在何處，弟子問了許多人，他們都說這幾年沒有您的消息。」

「為師自上次受傷之後，深知自己武功尚有不足之處，故而在狼山隱居了三年，苦練武功，之後到江南一帶行走，少到黃河兩岸，故他們不知為師行踪，絕不為奇。」齊雲高一頓又道：「為師帶你到朋友那裡，你且在他那裏居住半年，待為師辦妥了幾件事之後，再去找你，然後咱們師徒再覓地而居！」

余顧南忙問：「師父要去何處？徒兒也要跟您去，咱們師徒永不分離！」

齊雲高用愛憐的目光瞪了他一眼，道：「胡說，沒出息！天下無不散之筵席，豈有永遠在一起之理？為師要去西寧，與『西鴻』決鬥。」

「便是與師父齊名的那位西鴻？師父他叫甚麼名？武功差你多少？」

「東雁西鴻，南龍北虎，四人武功各有千秋，誰也沒有把握贏誰，西鴻姓翦名仲台，十年前因與師比武，被為師僥倖勝了半招，遠走西域苦練，事前言明十年後報仇，為師答應他，故不能爽約！」

「師父十年前已能勝他，現在又經過練苦，更應取勝，弟子敬您一杯，祝師父再勝一場！」

齊雲高哈哈笑道：「你說得倒輕鬆，人家十年埋頭苦練，而為師大部份時間在東奔西跑，進步有限，我自己也沒有把握哩！」

余顧南這才替他擔憂起來，道：「師父，既然如此，為何不帶弟子同去，路上也有個照顧。」

齊雲高道：「為師主意已決，你不必多說，有你在身邊，為師也有牽掛，反不易發揮水準。」

「但假如翦仲台請來了幫手，師父單槍匹馬，豈不是吃虧？」

齊雲高笑道：「你以為翦仲台是甚麼人？他是武林有數的高手，找人助拳即使能打敗為師，傳了出去，他豈還能在武林立足？」

「那他到底是好人還是惡人？」

「看一個人是好還是壞，不能只是聽人言，必須靠自己觀察，總之你以後對任何人都須小心，尤其現在武功尚未登堂入室。」

余顧南再問：「師父，咱們去大名府找誰？」

「袁伯高，他雖學過武功，但不是武林中人，是為師小時候的朋友，後來由京東東路搬去大名府，改行營商，被他發了大財。」

* * *

大名府是大地方，比西京洛陽更加繁盛，但齊雲高不想帶余顧南到處遊玩，直趨袁府。袁府頗為宏偉，而且才新建不久。不過門外却不立石獅，也沒寬闊的石階，看來反而有股樸實感。

門公顯然認得齊雲高，一見到他，也不用通知便引他兩人進去，袁伯高在城內有好幾家店舖，這時候還未回家，家丁立即去找他。未幾，袁伯高回家，却是位肥胖的中年漢，圓嘟嘟的臉，看來十分和氣。

齊雲高替他倆介紹：「這是小徒余顧南，小弟帶他來你家裡吃半年飯！」

袁伯高道：「莫說半年，只要是你的徒弟，就算到舍下吃十年飯也沒所謂，嗯，上次你來時還未提及收徒弟，這是甚麼時候收的佳徒？」

齊雲高這才將經過說了一遍，袁伯高道：「今後在寒舍半年，老齊難道你不留下來？」

齊雲高道：「不錯，兩個月後小弟便要去西寧州，此去也不知能否再回來！」

袁伯高吃了一驚，問道：「怎地你惹了甚麼大魔頭？那是誰？」

「翦仲台，」齊雲高笑道：「不必緊張！這是十年前訂下的決戰，小弟自己都不害怕，你擔心甚麼？不過這兩個月可要打擾你……」

袁伯高知道他要趁這兩個月練功，忙道：「這個包在我身上，今晚便闢座獨立小院給你師徒住，包無人去騷擾你，不過今晚你可得陪小弟喝幾杯！」

齊雲高哈哈笑道：「今晚可以陪你喝到醉為止，日後便只能適量了！」袁伯高亦大笑。

晚飯酒菜十分豐富，袁伯高還拉了兒子袁立信相陪，四人喝得大醉。

* * *

袁府佔地廣，府內有幾座獨立小

院，而人口又不多，齊雲高師徒在小院內練功，果然無人打擾，但有需要時往門口喊話，便有下人進來聽候吩咐，比起住客棧好多了。

齊雲高每日上午教余顧南掌法，下午和晚上師徒各自修練，齊雲高那套「飛雁摘目掌法」，十分奧妙，雖然只有三十六招，但每招都有幾個變化，共一百八十式，因此余顧南每日都需專心勤學力練，才能掌握，幸而他天賦奇高，三十六招只花了三十六日便記熟。

余顧南的進展令齊雲高大感意外，因此用四日的工夫與他練對打，餘下之二十日又教他一套劍法，只可惜劍法未曾學全，兩月時間已屆滿。

這天練了武之後，齊雲高道：「雁兒，你坐下為師有話交代你！」

余顧南依言坐在他身邊，齊雲高道：「為師後天便去西寧，半年之內，你必須住在袁府，無事不可出外，待為師回來再作計算，日後須勤練武功，不可有一日荒廢，因為你入門的年紀較大，更須比人多用功！」

余顧南忙道：「師父放心，弟子曉得！師父，你與翦仲台決鬥之期是在何時？」

「十月初一，故此後天便須起程。」

外面忽然傳來袁伯高的聲音：「決鬥之期既然是十月初一，那你就應該多住幾天，反正憑你之腳程，此去西寧，也用不着一個月。」

齊雲高忙道：「老袁快請進來，你不知道翦仲台是勁敵，我必須先到那裡熟悉一下環境，匆匆應戰不是良策！」

袁伯高咧着嘴走進來，道：「但你也該知道，後天正是中秋佳節，豈有在那天離開之理？」

齊雲高恍然道：「原來一年佳節又中秋，這些天日夕練武，竟把此忘記了！不過也別怪我，小弟雲遊四海，又孑然一身，節日對我來說，無甚意義！」

袁伯高道：「不管你怎樣說，中秋節你總得留下來，待十七才起程，小弟就是怕你忘記，故此特地來通知你，順便問你準備喝甚麼酒？」

齊雲高笑道：「你該知道我至今口味未變！」

袁伯高目光一亮，道：「仍然喜歡喝高粱？嗯，還有一件事，你以前寄放的劍，這次帶不帶去？」

齊雲高道：「如今小弟已用不着它了！」一頓又道：「既然如此，不如贈與小徒，請伯高兄取來與他！」

袁伯高道：「小弟見令徒以樹枝代劍，終非上策，早有此意！」當下立即出了小院，未幾取來一柄劍，先遞與齊雲高。

齊雲高抽出長劍，道：「此劍並非寶物，是你師祖傳與為師的，如今為師轉贈與你，你可以此練劍，但此劍仍未合你用！」

余顧南訝然問道：「師父，這是甚麼原因？」

「你仔細瞧瞧，」齊雲高將劍交給余顧南。

余顧南伸手接去，但覺手上一沉，脫口道：「師父，這劍好重！」

「此是玄鐵所鑄，不畏寶刀寶劍，但這只是其中一個特色而已，你再瞧瞧！」

余顧南看了一下，道：「這柄劍似未曾開刃。」

「不錯，此為無刃劍，故為師謂尚不適宜你使用，且劍重，你內力淺，亦難以發揮。」

余顧南道：「師父，這劍為何不開刃？是故意的麼？」

齊雲高哈哈笑道：「那天為師不是已經告訴過你麼？武功練至高處，摘葉也能傷人，本門功夫，第一階段用利劍；第二階段用鈍劍；第三階段用木劍樹枝；第四階段飛花摘葉傷人，為師已臻第三階段，而你則在第一階段，故而兩者不宜，你取來練習尚勉強可以，用來對敵，則等於自取其辱！」

袁伯高道：「既然如此，反正寒舍尋常刀劍多得很，若不嫌棄者，小弟送一把與令徒練習！」

「這敢情好，小弟也不客氣，此劍請你收起。」齊雲高心頭一動，道：「老袁，你家內不是有五個護院麼？小弟想請他們陪小徒試招，未知意下若何？當然皇帝不差餓兵，事後小弟會奉上酧金！」

袁伯高哈哈笑道：「錢還不容易解決？都包在我身上。如今小弟怕死得很，又多僱了五個護院，令他們分批與令徒印證，料無問題。」

齊雲高喜道：「如此每天兩個吧，上午一個，下午一個，小弟就再躭他五六天！」

袁伯高走後不久，帶了一位中年漢來，那漢子長相斯文，但眉宇間却有一股英氣，乃袁府護院領班頭子，姓崔名振中，袁伯高指着齊雲高道：「這位便是『獨飛鐵雁』齊雲高，此乃其高足！」

崔振中抱拳彎腰道：「齊先生大名，如雷貫耳，今日有幸拜會，實乃三生之幸！」

「不敢當，崔兄請坐，齊某不喜繁文褥禮，一切隨便，無須客氣！」

崔振中看了袁伯高一眼，乾咳一聲又結結巴巴地道：「齊先生，至於陪令徒拆招……此乃先生抬舉小弟等人，榮幸之至……不過小的也有不情之請……酧勞小的等萬萬不敢收，再說東家待咱們如友，更不能收，只是小的等斗膽要求……望齊先生能順便指點一下小的等的武功，未知……」

齊雲高心想徒弟在此麻煩人家，且袁伯高顯然已同意，便一口答應。

（未完・七）

上文提要：小唐救了尉遲春，但他神經很不正常，故更要追查善堂被焚之事，三十五萬兩銀票是否也被焚去或兌了現？再去北京查票號，知道是被人兌現，除榮貝勒之外還有誰？於是決定和岳小憐等三人喬裝錢莊、藥店掌柜，到榮親王府向榮善詐賭，贏了五十萬兩，同時，還贏了一個榮善稱之為「前輩」的中年人壹佰萬兩，三人才揚長而去……



小霸王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亡命江湖

安全押走金子　誘使帶路脫逃

樂掌柜的道：「我還是不信！」

小唐道：「古來荒腔走板的皇帝多的是，宋朝那位徽宗皇帝不是常嫖名妓李師師和臣子周邦彥同走一條路？明朝那個正德皇是不是也嫖過酒家女李鳳姐，那時候色狠皇帝正德常常跑到山西大同一帶去奸淫民女，李鳳姐不過是其中一個例子而已，至於賭，宋太祖不是和隱士陳摶在華山賭棋，把華山都輸給陳摶了？」

樂、孟二人連連點頭道：「小唐，你懂的事可真不少。」

「小憐來了！不信可以問問她！」

岳小憐迎上來，道：「怎麼樣？我好躭心！」

小孟道：「躭心甚麼？小唐是個天才！」

岳小憐道：「成功了？贏了多少？」

小唐道：「妳猜猜看？」

「二十萬？」

小唐搖搖頭。

小孟道：「差得太遠了！」

「四十萬？」

小樂道：「本是一百五十萬，後來退還了五十萬。」

「淨剩一百萬？」

小唐點點頭，道：「小憐，我和司馬老兄都有一個心願，一定要重建『武林善堂』。」他說了賭「梭哈」的一切。

岳小憐道：「小唐，這件事我支持你到底。」

小唐道：「小憐，我們要及時準備，你在北京地面上很熟，請馬上準備十四健馬，其中七匹附加馱簍。」

岳小憐道：「幹什麼？」

小唐道：「馱運金條出城。」

岳小憐道：「一百萬兩要全部兌現？」

小唐道：「七八萬斤的金子，十四馬也馱不完，如果以數十四馬馱運又太招搖，只好先兌現半數。」

岳小憐道：「你是說明天，不，是今天一早就去兌現？」

「對！立刻裝運出城。」

岳小憐看看天色道：「天色近五更，這要快點才成。」

小唐道：「對，辰時末，就要到票號去兌現，屆時馬匹一定要定時到達大德通票號門外才行。」

岳小憐道：「就憑我們三個人能弄出城嗎？」

小唐道：「我以為那銀票是那主兒的，榮善也不便插手管閒事，如果他未揭穿咱們的身份就有可能。」

岳小憐道：「以三位易容術之高明，且加上這三個大字號的名頭，以及榮善未見過三位大買賣的二掌櫃或三掌櫃等來推斷，他絕對不會疑心是假的。」

「對，他是想不到的！」

「所以他就不會以為蔚泰厚的二掌櫃贏了一百萬兩，會馬上緊三火四地去兌成現銀！」

「對，他的確不以為會如此的。」

「況且，我還把榮善輸的還了他，這夠大方吧？」

「夠！榮善雖富有，也在乎這五十萬兩。」

「更何況，我還暗示過，一旦兌現了這一百萬兩，還會再去拜訪。他應該能懂我的意思！」

「能，一定能，他會等你送上一筆可觀的意外油水。」

小唐道：「所以他不必擔心，他可以獲得油水，不會多管閒事。何況同仁堂和大內的關係密切，榮善也不敢從中敲竹槓的。」

岳小憐道：「這說法我信。現在我馬上去辦事。」

「另外，這兩位朋友捨命幫忙，盛情感人，這點點小意思一定要收下……」小唐各送上三千兩銀子。

那年頭有三千兩銀子，可以作個相當大的生意了。

只要經營得法，也許一生享用不盡呢。

假孟及假樂二人堅拒，岳少憐道：「小李，小王，你們不要，小唐以後反而不敢再求二位了！」

小李道：「我們樂於幫忙的，好朋友怎可……」

岳小憐道：「這些銀子也是贏來的，不是自家裡帶出來的，再不拿就是矯情了，收下吧！」

二人只好收下。小李和小王以前是岳小憐的玩伴，也一起進過私塾讀書。

也可以說是小憐的忠心崇拜者。

* * *

榮親王府早膳的時間是辰時中，由於榮親王幾乎每天早上都準時吃早餐，所以府中上下無人敢睡懶覺。

此刻他梳洗完畢，進入他們父子專用的餐室。

早餐不外是稀飯和餑餑，小菜倒有七八種之多。

榮貝勒也不便睡懶覺，早晚定和父王同餐。

近來他盡量迴避榮善，他發現父親的臉色不對。

「近來閱賬，有四十萬兩轉了賬。」榮善道：「賬房說是你經手的，那筆款子作何用途？」

榮貝勒自然已有應對之辭，道：「父王，那是幾家糧行及綢緞莊的週轉金，準備大量進貨的。」

「轉到何處去了？進貨了嗎？」

「這……」榮貝勒道：「定了價也付了款，貨馬上就進來了——」榮善「叭」地一聲放下筷子道：「是這麼樣的嗎？這種雪裡埋屍的花樣能永遠瞞人嗎？」

榮貝勒急忙離枱跪了下去道：「孩兒該死！」

「怎麼？輸了？」

「父王，孩兒該死！請父王治以應得之罪！」

榮善由心慚愧，這正是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的道理吧？他不也輸了五十萬兩？要不是呂掌櫃的大方退還，五十萬兩不是早已入了別人的荷包了？

來得容易去得快，榮府的財富是如何來的？

「說，是怎麼輸的？和那些人賭？」

榮貝勒照實說了，榮善一楞，道：「什麼？宗令的內親？他會是唐山人？這只怕不太對吧？」

「父王，這件事已經查明是有人冒充！」

「誰有這麼大的膽子，敢冒充太妃娘家的人？」

「是個江湖中的小亡命！」

「江湖中人會混進朝廷之中詐賭？」

「啓稟父王，這個小亡命太張狂，孩兒已派出人手抓他。」

「武林善堂」早已付諸一炬，未起火前，已有內賊取去了三十五萬兩銀子，還給了榮貝勒。

榮貝勒以為，反正父王只是罵他一頓，不會有什麼大紕漏，那三十五萬兩銀子就可以不交出來自行處理了。

「你是說一個武林小亡命冒充了宗令的親戚在軍門安貴別墅中詐賭？」榮善還不太相信。

「是的父王，他是個不折不扣的郎中。」

「賭什麼？」

「『梭哈』！」

榮善又是心頭一動，就是賭「梭哈」他輸了五十萬兩。

怎麼都是賭「梭哈」？在那年頭，「梭哈」傳入中國不久，根本不流行，也可以說很少有人會賭這玩藝。

甚至有些賭徒從未見過。

不過榮善雖然內心不無慚愧，却也有自我解嘲的理由，當今的主子不也賭了？而且還輸了一百萬兩？

這一百萬兩名義是主子輸的，却八成要他掏腰包了。

所以他希望呂掌櫃的兌現了之後來孝敬他貼補一下。

榮善起了疑心，原因是，一個蔚泰厚票號的二掌櫃，就算嗜賭吧！「梭哈」能賭得那麼精嗎？

由於榮貝勒說的江湖小亡命善賭「梭哈」，不由起疑，他記得呂掌櫃的偶爾會露出童音來。

小唐只有十七歲半，還未到十八歲，却因易容為三十多歲的中年人，易容術很高明，但偶爾亦會露出童音來。

只是榮善當時未加注意而已。

榮善心頭既驚又怒，會不會自己和那主子也上了那小亡命的當？那小亡命為何不找別人，却找上他們父子？

「你以前見過同仁堂的樂二掌櫃，瑞蚨祥的孟三掌櫃和蔚泰厚的呂二掌

櫃嗎？見過沒有？」

榮貝勒道：「啓稟父王，孩兒只見過同仁堂的二掌櫃。」

榮善道：「你和同仁堂的二掌櫃、瑞蚨祥的三掌櫃以及蔚泰厚票號的呂二掌櫃的一起賭過嗎？」

「沒有，父王！他們也好賭嗎？」

榮善放下筷子，大聲道：「起來！」

榮貝勒不知父親因何面色大變，怯怯地站起來。

榮善道：「馬上去把我剛說的三個人叫來。」

「是的，父王——」榮貝勒吶吶道：「不知是什麼事？」

「你不必問是什麼事！記住！要快，一個時辰內，他們要站在父王面前，騎馬也好，乘車也好，一定要快！」

「是的，父王——」榮貝勒一頭霧水地奔了出去。

榮善幾乎已料對了八九成，至少那個呂二掌櫃的有點不對勁。

他內心也十分害怕，由於一時的衝動，也可以說動了貪念，以爲買賣人不會精於賭博，想贏他們，結果反而大輸。

他自己輸了還不要緊，使主子輸了才是一件憾事。

從此以後，他在主子面前永遠也抬不起頭來的了。

果然不到一個時辰，兩位二掌櫃和一位三掌櫃就到齊了。

「請坐——」榮善張羅着，因爲他雖惱火，這三個人如果未來過，却是無辜的，不能得罪。

榮善一邊寒暄一邊仔細打量。

昨夜在一起一個多時辰的人，今晨應該記得清楚。

不管小唐和小憐的朋友小李及小王，化粧及易容如何逼眞，絕對也不可能和本人一模一樣的吧？

況且，口音就不像。孟掌櫃的有山東口音。

蔚泰厚呂掌櫃的是山西口音。

樂掌櫃的是北京口音，因爲同仁堂已在北京傳了幾代。

榮善立刻吩咐榮貝勒，道：「馬上盡一切的辦法到大德通票號去阻止有人提銀一百萬兩。」

榮貝勒一驚道：「一……一百萬兩？」

「對！快去，遲了就會被提去，只不過太重太多，不論他們用什麼工具，也不可能已經弄走了！」

「父王！這一百萬兩銀子是……」

「叫你去就快去！如果誤了事，只怕咱們父子二人……」當着三個商人的面，他不便說得那麼嚴重。

此刻已是巳時初。

小唐、岳小憐和袁懷恩三人加上小李和小王協助，把沉重的巨大金條裝入馬背上的馱囊之中。

岳小憐當然是化裝爲男人，五個人的行動夠快，裝好綑好，小唐等三人上了三匹馬，牽着七匹馱了黃金的馬離去。

現在才和小王及小李珍重道別。

十四馬不能太快，因爲馱金子的七匹跑不快，而北京又是個大地方，岳小憐領先，走出幾條大街，就和小唐商量：「小唐，只怕這樣太慢。」

小唐道：「的確，甚至我有預感，榮善已經覺察了。」

小憐道：「只要他覺察了，我們插翅也飛不出去。」

小唐道：「能不能想個辦法？」

岳小憐道：「我有個地方，挺偏僻，只有暫時先藏在那兒。」

「對，目前只有此法可行。在那裡？」

「鴨子廟那一帶十分荒涼對不？」

「好，那就到鴨子廟。」

十四馬急急行，到了鴨子廟一帶兜了一圈，再離開那兒，却在鴨子廟附近的一個胡衕內停下來。

叫開一家民房，三人加快卸下黃金。然後把馬車趕回鴨子廟放掉，讓牠們自由活動。且弄掉路上留下的蹄印。

這一手很有用！正好榮貝勒的人追了來。

馬上馱了數百斤的黃金，路上自然存留下蹄印。但最後一段行程的蹄印却已堙滅不見了。

榮貝勒的人四人找尋，他們相信就在鴨子廟附近。

人手多，作地毯式搜索，却沒有找到，但他不死心。

現在，他已知道，皇上輸了一百萬兩銀子。

他以爲這是個建大功討好皇上的大好機會，只要擒小唐就成了。他調動了大批人手，其中有高手多人。

小唐和岳小憐及袁懷恩三人藏在岳小憐的親人家中，這兒連軍門安貴都不知道，這已是第二天了。

「小憐，外面搜得緊，遲早會搜過來。」

岳小憐道：「還要再想辦法。」

小唐道：「最好是盡快運出北京城。」

岳小憐道：「可能還要利用小王和小李二人。」

小唐道：「由於他們二人身體太差，我怕連累他們。」

「不妨，叫他們冒充水肥車伕——」

「妳是說用水肥車把黃金運出城外？」

「不錯，水肥車人人見之掩鼻，容易矇混。」

「這也是個辦法，妳這就去辦！」

＊　＊　＊

黃金是運出城外了，三小放下一顆心，由於袁懷恩是第一次來北京，留連不去，小唐決定多住兩天。

可是，就因爲戀棧這兩天而出了紕漏。

榮貝勒眞不簡單，居然踩上了他們的脚印。

雖然他們不敢住客棧，住在朋友的空屋中，這天晚上三人剛上了床，小唐就急忙叫他們二人的門。

「快起來準備，恐怕被踩上線了！」

果然，榮貝勒在後院道：「姓唐的，乖乖地跟我走，可以保住你一條小命，別再生僥倖心理！」

小唐等三人在無燈的屋中，向外望較爲清楚。

因爲天上有弦月。

袁懷恩道：「讓我給他一箭！」

小唐道：「對，擒賊先擒王，快點！」

袁懷恩搭上箭，道：「要死的還是活的？」

岳小憐道：「別殺他，榮善只此一子。據說他頂了兩支，八大鐵帽子王中的禮烈親王代善有意要他繼承，此人殺不得。」

小唐道：「我們並不怕他的來頭大，而是此人尚有用處，但他唆人燒死了五百多個同道，此仇非報不可！」

岳小憐道：「袁懷恩，射他不重要的地方！」

袁懷恩道：「要不要再放倒幾個？」

小唐道：「找三四個高手試試看，那些人就不必留情。」

袁懷恩輕輕弄破了窗紙瞄準了榮貝勒。

榮貝勒站在後院約四丈以外，他以爲任何暗箭都不會射這麼遠，自然未想到有人善射巨箭。

「颼」地一聲，巨箭穿窗而出，榮貝勒大叫「小心——」巨箭由他左邊呼嘯而過，他哂然道：「差勁！」

那知「差勁」二字甫畢，呼嘯聲又自後面傳來。

有人大叫「貝勒爺小心後面……」

榮貝勒急閃而迴身，那巨箭已到了他的左肩，「蓬」地一聲，把他的肩頭射穿，使他退了一大步。

榮貝勒自認身手了得，剛才回身本想抄住巨箭的。

沒有想到快得出奇。他一中箭，部下立刻亂了起來。

因爲榮貝勒要是死了，這些侍衛要負疏失之責。

「颼颼颼」又是三箭，一些侍衛圍攏來探視榮貝勒，三箭又中了二人，這二人自然都是身份較高的。

再倒下三人，一時之間更加混亂，有的救人，有人大叫「放火」！

但在大叫「放火」的同時，三人已自側面突圍。這邊是人手最少也最混亂之處，剛才傷了兩個就在這兒。

甚至三人趁混亂時溜了，這些人還不知道呢。

三小出北京城後，相擁大笑。

小唐道：「老袁的箭術眞了得！」

岳小憐道：「有所謂：開弓沒有回頭箭！他的怎麼會回頭了？」

袁懷恩道：「並不是箭能自己回頭，而是要藉其他東西，使之轉彎。這當然要做到精準估計，熟能生巧。」

事實上就像打彈子吃幾顆星再轉回來的原理一樣。

工夫到了家，就能百發百中。

像花式撞球一樣，很少失手。

岳小憐道：「晚飯的菜太鹹了，我好渴！」

袁懷恩道：「我也好渴！」

小唐道：「我去弄水！」他來到半里外山泉處，先喝一個夠，裝了一袋水，一迴身，五步外站着一個幪面人。

小唐打量一會，看不出是誰，道：「尊駕何人？」

幪面人悶聲不響撲了上來。

小唐一閃，幾乎沒有閃過，對方一掌擦頂掃過。

小唐心頭一凜，此人的招術詭奇無比，要小心應付才行。

打了二十來招，小唐越打越心驚。此人的招術中有很多人的絕學影子，如「天魔手」崔崧、「陰陽判」曹嚴、「血燕子」姜蘭花、「五步搜魂」尉遲春，甚至還有「十不全老人」司馬天等人的。

小唐此刻的身手已可躋身一流高手之林了，但應付此人，似乎處處礙手礙脚，且已守多攻少了。

一不小心，胸衣被對方的指風掃破，另一掌砸來，掌勁十分猛烈。小唐道：「在下如未猜錯，你是『武林善堂』中的人……」

此人不出聲，似已證明他正是「武林善堂」的人。

這時此人奇招一出，小唐幾乎不知如何破解。

情急之下，又施出了那一招怪學。

兩人「啪啪」兩聲接實了兩掌，各退一步，小唐的第二掌又到，這人感到十分驚異，有點手足無措，疾退五步以外。

這人似乎有點不信這一招是小唐使出來的，但他還是悄然無聲地離去，所以小唐十分折服這一招奇學。

小唐想了一會，忽然拍了後腦一下道：「對了！這個幪面人的身材頗似老哥哥的忠僕倪賓……」

「不錯。」他越想就越以爲此人是倪賓。也只有倪賓可能會那幾個人的武功，難怪李湘曾警告他，見了倪賓要特別小心。

小唐想不通，倪賓爲何要殺他？難道「武林善堂」的大火是他放的？

這似乎也不大對勁，據尉遲春說縱火的人有兩個以上。

他取回水時對岳小憐和袁懷恩說了。

岳小憐道：「你以爲是倪賓，也並非不可能。」

小唐道：「他是老哥哥的忠僕對不？」

「對！」

「他是好人老哥哥才會信任他對不？」

「對！但人類的假面具連自己的親人都會被瞞過，何況只是一個僕人，說不定此人私通朝廷鷹犬而召人縱火的。」

小唐道：「另外還有幾人呢？」

「朝廷鷹犬哪！」

小唐道：「據估計，縱火的正是善堂中的人，才能神不知鬼不覺，而且能立刻變成火海，使大多數人無法脫逃。」

岳小憐道：「這當然是最可能的，你是說縱火者全是『武林善堂』的人？動機何在？」

小唐道：「大致來說，是奉了榮貝勒之命，奪回輸掉的銀子，爲了滅口而不得不全部燒死！」

岳小憐道：「也許這只是表面上的、最淺顯的理由，可能還有其他更重大而不可告人的理由吧？」

小唐道：「這當然可能。小憐，黃金弄出城已經安全了。原訂計劃要在伏牛山重建『武林善堂』，似應改變計劃。」

「對，消息走漏，也許還未建妥就有人找上門了！」

「可以考慮建於黃山之中，所以黃金還要南移變賣，作爲建善堂的基金，這件事必要仰仗你們二位了！」

「那你呢？不與我們同行？」

「我要回頭探探榮善府，尤其是榮貝勒和一干江湖人物的關係。既然大概已知榮貝勒唆使，就要弄個水落石出，看看他的走狗是什麼人？」

岳小憐道：「小唐，只你一個人我不放心！」

小唐道：「我會小心的。小憐，妳是知道我的爲人，老哥慘死，數百同道葬身火海，我誓報此仇！」

「我知道，但不能操之過急！要從長計議！」

小唐道：「黃金運出，總算解了一困，此刻我悄悄回去，他們一定不會提防，因爲他們必然以爲我們會逃得遠遠的了。」

岳小憐道：「我們在何處見面？」

小唐道：「我希望在你們的黃金尚未運走之前聚齊一起南下，如我躭擱了，就到黃山清虛道人那兒見面，那是我的忘年之交。」

袁懷恩道：「小唐，你要快點來，和一個女人在一起，我總是感覺不大習慣，我跟你一道好不好？」

小唐笑笑道：「你不再把女人當作妖怪，就已經進步多了！我不能帶任何人，你的目標太大了……」

三人規定連絡暗號分了手。

* * *

北京西山上，有太多重臣和巨商官賈的別墅。

就連榮貝勒也有一幢。

而這兒，正是榮貝勒與武林中人見面連絡發號施令之處。本來是十分秘密的所在。

由於榮貝勒還在派人在鴨子廟附近找黃金，所以這西山別墅中的戒備反而鬆弛了。

中春三月之夜，別墅中很寧靜。

榮貝勒不在，戒備不嚴，一條人影瀉入後牆之內。

這人正是小唐，他是跟踪一個頗熟的人來此的。

此人居然是「武林善堂」被人縱火前不久，前去投靠的「東海雙鯊」「塞外七鷹」以及「嶺南三虎」歐陽兄弟的老二歐陽冲。

當初這十二個人去投靠，司馬天老哥就曾懷疑，爲何一下子去了那麼多的人？不久就有人縱火。

所以這些人是很有嫌疑的，尤其發現有人未死。

小唐自榮親王府中跟此人到這兒來，眼見此人筆直走到別墅的客廳，但廳中沒有人。

由於暗卡都不攔阻他，可見此人在此算熟人了。

現在小唐已確定了，此人正是「嶺南三虎」之一的歐陽冲。

此人由客廳折返，走向西跨院，小唐暗暗跟上。

西跨院的東廂本是閉着門，歐陽冲上前抓住右邊門環向左扭三道再向右扭兩道，門就開了。

而且屋內一角出現了一個地窖入口。

歐陽冲閉上廂房門，下了地窖之後，地窖口又封了起來。

這一切小唐都看得很清楚，但要依樣葫蘆，恐怕十分危險。他在外面聽了很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決定冒險一探。

他照樣扭轉門環，果然門就開了。入內一看，地窖入口也開了，他閉上廂房門，走下地窖入口。

下面有談話聲，但聲音很低。

下了石階，上面的門就封閉起來，小唐心想，不知在下面如何開啓這出入口的門？

下面很暗，有一盞燈掛在較遠處，這下面佔地頗大。

小唐貼壁而行，隱隱聽到交談聲。其中一人的口音頗熟，小唐慶幸不虛此行。

原來其中之一是歐陽冲，另一個的口音居然是倪賓。

小唐終於証實了李湘的警告，倪賓是縱火的主謀。

至少也是榮貝勒的走狗，縱火的內應。

此刻小唐在二人交談的屋子門外左邊，屋內的歐陽冲道：「倪大俠，榮貝勒迄未找到金子。」

只聞倪賓道：「也沒有找到小唐？」

「沒有。」

「這小子眞不好纏。我相信金子可能已經不在城內了。」

「他有那麼大的神通？」

倪賓道：「那小子太聰明，花梢也太多了！榮貝勒呢？不在親王府中？」

「不在。」

「你自親王府中出來，直接來到此處？」

「不錯。」

倪賓道：「歐陽老弟，你已經被人盯上了！不過却在不知不覺之中建了一大奇功——」

「我……我建了功？」歐陽冲茫然。

「不錯！因爲你是個餌，已經把大魚引上門來了。」

小唐一驚，不能不佩服倪賓的反應。知道已經暴露身形了。這時倪賓走了出來，道：「小唐，你的膽子太大了！」

小唐道：「你的膽子比我大得多。」

「怎見得？」

「惡奴欺主！這理由夠不夠？」

倪賓神秘地笑笑，道：「小子，你知道得太少了，所以你才會有一個極爲悲慘的下場……」

小唐道：「我也得承認，被困在此，總是有點麻煩。」

「不是一點麻煩，而是插翅難逃！」

「也許！」小唐道：「倪賓，在『武林善堂』縱火，是你奉榮貝勒之命幹下的滔天大禍？」

倪賓笑笑道：「小子，我不承認，却也不必否認，總之，你已經沒有機會把這秘密傳出去了！」

小唐道：「這話也不算過份誇大，這地窖也不啻龍潭虎穴。倪賓，你的同夥是那些人？」

「眼前不就有一個？」

「除了歐陽冲一定還有別人。」

「當然有。不過你已經不必操這份心了！」

小唐道：「倪賓，縱火的目的是爲了三十五萬兩銀子以及爲榮貝勒報仇，還是另有目的。」

倪賓冷冷地道：「你已經不配與聞了！小子，你出手自衛吧——」凌厲怪異的一招已經攻出。

小唐還未接就知道非同小可。果然，尚未接實，就感覺內力和機變都是一流的，急閃之下，讓過這一招，第二招又到。

小唐的身手和反應都非等閑，却覺得壓力沉重，應接不暇。一連接了十七八招，總是攻少守多。

小唐又攻出那一怪招。

這一招詭奇怪異，勢如風雷，但是，倪賓全力接架終於接了下來，只是被震退三大步而已。

小唐大驚。

倪賓居然是個絕世高手，小唐發現這秘密却太遲了，他道：「倪賓，想不到你是個頂尖高手。」

「『頂尖』二字不敢當，收拾你却是綽綽有餘！」一連十二三招，把小唐逼得團團轉，在另一怪招下，小唐應指而倒。

歐陽冲道：「倪大俠果然身負奇技絕學，在下大開眼界了。」

倪賓道：「過譽！歐陽老弟，把榮貝勒請來吧！」

「是！」歐陽冲匆匆出了地窖。

倪賓坐了下來，道：「小唐，金子放在何處？」

小唐道：「你猜猜看。」

「是不是已經出了城？」

「再猜！」

「不要和我耍骨頭，我會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

小唐道：「交換個秘密好不好？反正我是包死不活，只是想作個明白鬼而已！說說看，誰是縱火的主謀，目的到底是什麼？你說了我也會告訴你金子藏在何處？」

倪賓道：「如有誠意，你就該先說。」

小唐道：「眞的嗎？」

「當然！」

小唐道：「東西在鴨廟後院埋着。」

倪賓不敢全信，却不能一點不信。

因爲那幾匹馬在鴨子廟附近放了，馱簍已空。

如此推想，黃金自然必在鴨子廟附近。

倪賓道：「小子，你會說出藏金的正確地點嗎？鴨子廟佔地不少，埋在哪個位置也要說清楚呀。」

小唐道：「你是不是也該說出一點秘密？」

倪賓還沒有啓口，地窖口處走下三個人。

此人不正是榮貝勒，後面跟了兩個人，一是嘉珞喇嘛，另一個是二品侍衛郝九。倪賓迎上道：「貝勒爺，這小子終於落網！」

「好極哩！倪大俠，還是你成！」

倪賓道：「也是因爲這小子太大膽了！居然敢到地窖中來，貝勒爺要如何拾奪他？」

榮貝勒走近，抬起一腳，把小唐偏到一邊的面孔扭過來打量着，道：「這小子理應千刀萬剮。只不過，也不能否認，他是個人才！」

「是的，貝勒爺，要不他怎麼會……」

榮貝勒打斷他的話道：「倪大俠，第一步先廢了他的武功，然後我想和他研究一下賭技。」

「貝勒爺，這小子的賭技，可眞不是蓋的！還沒有聽說他栽過觔斗……」

力貫雙手，身子微挫，向小唐的前身數大要穴抓去。

「倪賓……」有人在石階上沉聲道

：「收回爪子！」

倪賓陡然一震，覺得這口音陌生，但那語氣非但有命令的威嚴，中氣也足，有金鐵聲。

他收爪扭頭望去，一個老人緩緩走近。

地窖中很暗，都未看清來人的面貌，只有小唐躺在地上，也許由於先入爲主的意念，他內心大叫「天助我也」！

至少來人不會是他的對頭。

此人長了一副猴相，上身頗爲佝僂，雙臂奇長，大約可摸到他自己的膝蓋。臉上的長毛雖然脫光，細毛還在。

小唐相信這老人必是袁懷恩的師父「袁老爹」袁不忘。

袁老爹越來越近，首當其衝的是榮貝勒。一掌掃去，袁老爹用手一撥，榮貝勒幾乎轉了一轉，甚至被撥的右手手骨奇痛。

就這一手已把榮貝勒的雄心挫了下去。

此刻袁老爹已走近倪賓，而倪賓就在小唐身邊。

倪賓抬脚往小唐心窩處一踩，道：「再進一步我就踩下去。」

袁老爹道：「你不敢！」說完繼續前行。

倪賓厲聲道：「你再進一步我就踩死他！」

袁老爹又道：「你不敢——」用手一指，倪賓覺得右腿一痲，不由心頭一驚，而這時他也看清楚了老人。

他雖未見過袁老爹，却聽人說過。

他吶吶道：「前輩可是袁……袁老爹……」

「不錯！」

「前輩要幹什麼？」

「想救一個不計自身榮辱利害，專爲別人設想的渾小子！」這工夫二人只有一步的間距，袁老爹伸手一撥，倪賓右腿本就是痲的，不由往前一栽。

他陰得很，很想在一栽之時，用另一隻不痲的左脚踹向小唐的心窩，但是，袁老爹似知他會來這一手，伸脚一勾，「卜通」一聲，倪賓摔了出去。

然後以足尖在小唐前胸連點數下，小唐一躍而起，躬身道：「前輩可是袁不忘、袁老爹？」

老人道：「正是。」

小唐道：「前輩若來遲一步，晚輩就完了！」

袁老爹道：「那也未必！現場上還有幾個高人，小子咱們要脫困還要折騰一番才行！」

嘉珞喇嘛道：「不錯，袁不忘，今夜你恐怕脫不了。」

袁不忘道：「總要試試看對不？」長臂一舒，已到嘉珞面前，臂長手大，自然凌厲無匹。

嘉珞不敢輕接，扭身一旋。沒想到，臂長而靈活，也跟着一旋，又到了嘉珞面前。

嘉珞也是一流高手，不禁暗驚，眞正是名不虛傳。

此刻倪賓突然自後側向袁不忘施襲，小唐接了下來。

倪賓固然厲害，在小唐有備之下，要擊敗他也很難。

袁不忘只用了二十五六招，就把嘉珞逼得團團轉。

袁不忘的招術頗多猿猴的動作，猿猴對敵抓人時，動作奇快而且抓勢詭異多變。

一般人在猿猴的攻擊下往往滿臉開花，體無完膚，就是這道理，因爲牠的抓法都是最簡捷的路線。

所以袁不忘偶爾可以爲小唐助攻，小唐這才能立於不敗之地。榮貝勒道：「袁大俠請不要動手，我們可以交個朋友。」

袁不忘根本不理他，攻勢更緊，怪招乍出，長臂忽然作了個不應有的轉折，一把抓住嘉珞的左肩。

嘉珞被榮貝勒倚重，此刻榮貝勒又在一邊觀戰，他是絕對不能敗的，沉嘿一聲，扭步卸肩。

肩頭是卸了下來，但「啪」地一聲，小腹上却中三掌。

嘉珞踉蹌後退，口角滲出血漬。

袁不忘趁一震之力側掠三步，長臂疾舒，一把抓住倪賓的衣領，倪賓大駭全力一掙，「颯」地一聲，衣領裂斷，立刻掙脫。

此刻榮貝勒和嘉珞已竄上地窖石階。

袁不忘是老經驗，不留下一個人質，很可能被關在地窖中，無法出去，所以倪賓剛脫身，他又欺上。

小唐眼見袁不忘的怪身法和怪招，眞是開了眼界。

袁懷恩也許只能學射法，却不善於學絕技，他所得到袁老爹的絕學不到十之三四。

倪賓身負絕技，武林中能勝小唐的高手已不多見。剛才竟能制住小唐，可見他的身手之高，但是，在袁不忘的攻擊下，立刻攻少守多，危機四伏。

小唐掠上地窖口一試，出口竟然封閉。

小唐大聲道：「袁前輩，一定要生擒倪賓，出口被封閉，也許倪賓可以帶我們出去。」

袁不忘道：「也許——」攻勢加强，兩條長臂已把倪賓裹定，主動全失，倪賓已中了一掌。

倪賓的信心已失，不久再中兩掌被制住了穴道。

袁不忘道：「倪賓，這兒一定另有出口。」

倪賓道：「你們要保証不殺我，我才帶你們出去。」

袁不忘看看小唐，二人點點頭，袁不忘道：「可以不殺你！老夫說了就算。」踢了倪賓一脚，倪賓站不穩跌了一跤。

現在他只能帶路，經脈已不太流暢了。

小唐道：「倪賓，帶路吧！」

倪賓一言不發，領先帶路，到了地窖盡頭，袁不忘小心提防他弄鬼，萬一他藉機關逃走，二人就只好束手就擒了。

那知道倪賓以掌按着牆角石壁左右轉動，石壁只響了一下，却沒有動靜，倪賓嘆口氣道：「完了！」

小唐道：「怎麼回事。」

倪賓道：「這兒本有個秘密出口，但已被封閉，再也沒有出路了！」

小唐道：「我不信他們連你也不顧了！」

倪賓道：「不信也得信，榮貝勒爲了生擒你們二人，也只好犧牲我這個人了……」

袁不忘道：「再也沒有出路了？」

倪賓搖頭道：「事實上我也希望及早出去。」

袁不忘道：「你知不知道哪裡的牆壁較薄。」

「這是地窖，沒有什麼牆壁，除了暗門之外。」

袁、唐二人到處敲打，却是一無所獲。

小唐道：「倪賓，你如果不說實話，你就要先走一步。」

倪賓道：「小唐，你們要相信我，我比你更想出去。」

「可是我總以爲你應該知道其他出口。」

倪賓道：「我發毒誓好不好？二位要知道，我的份量，絕對沒有兩位加起來重些，所以犧牲了我而賺到了二位，他們只賺不賠！」

小唐內心已經大致相信了倪賓的話。

剛才要是制住榮貝勒，就不會發生這事了。

袁不忘道：「我相信倪賓的話，他也一籌莫展，我們先休息一下養養神吧！」立刻坐下來閉目養神。

小唐也坐在倪賓的另一邊。

停了一會，倪賓倚在牆上傳出了輕微的鼾聲。

小唐本也在閉目養神，此時睜眼一看，袁不忘向他眨眨眼。

不久，倪賓微微睜眼打量二人。

此刻袁不忘閉目打坐，似乎入定進入物我兩忘之境。

又停了盞茶工夫，倪賓輕輕地站起來，橫移三步，突然身子上昇，雙手手掌一托屋頂，出現了一個活板，人頭已向出口鑽去。

他絕未想到，袁、唐二人都是有心人，時時戒備。所以倪賓穿上活板出口，上面像天花板內一樣，要出去顯然另有出路。人站在上面還要彎腰。

活板扣上，倪賓一回頭，不由大吃一驚。

原來袁、唐二人緊跟其後。

倪賓一呆，袁不忘道：「倪賓，狐狸尾巴露出來了！走吧！一起出去，我們還是保証不殺你的！」

但倪賓到此地步，知道多說無益，領先走到一端，以指節連敲牆壁七下，却是一點動靜也沒有。

連續幾次，都是一樣。

袁、唐二人自然不信，以爲他又在玩噱頭。

倪賓道：「剛才在下面我說沒有辦法是說謊，現在不是，我敲七下是暗號，外面有人，本應開動機關，但他們不理，顯然眞要犧牲我這個人了。」

小唐道：「在外面能不能看到我們這兒？」

「看不到。但可以聽到說話聲，只不過剛才我敲壁之前，我們的交談外面未必會聽到。」倪賓的解釋，二人都不信。

倪賓坐下來，乾脆也不解釋了。

時間溜走，大約是一天過去，夜又來臨。

倪賓再次敲那牆壁七下，居然有了迴應，外面也敲了七下，倪賓楞了一下，因爲暗號是內七外三下的。

但無論如何，總是有了反應，這工夫壁上緩緩地裂開一縫，待這縫能容納一人的身子時，倪賓穿了出去。

他一出壁縫，就看到兩個人倒在地上。

屋外有打鬥聲。他發現竟是李湘在和人動手。

八成是李湘來救他，所以才會弄錯了暗號。

外面五個人和李湘惡鬥，仍然困不住李湘。

倪賓自後窗穿出。他目前不想去見榮貝勒。

他相信，榮貝勒本想犧牲他的。

所以他出了這榮貝勒的別墅，李湘也跟了出來。

他們一口氣就出了外城，在一林中山泉處停了下來。

李湘道：「倪賓，你看出沒有？榮貝勒本想出賣你。」

「我知道。」

「如果你眞的知道，就該掏出眞心與我合作。」

「怎見得我不是眞心的？」

李湘道：「你不是有很多秘密沒有告訴我？」

倪賓道：「什麼秘密？」

李湘道：「關於『武林善堂』付之一炬的事。」

倪賓道：「有人縱火，但不知是誰？」

「我知道兩個，一個是你，一個是『嶺南三虎』老二歐陽冲。」李湘篤定地笑着，倪賓木然不答。

倪賓停了一會，道：「李姑娘，妳不能血口噴人。」

李湘道：「如果你不是縱火者，爲

什麼受傷十分輕微，而且和榮貝勒互通聲氣？」

倪賓道：「和榮貝勒互通聲氣是一回事，縱火却另有其人，榮貝勒只是要我通風報信，報告小唐的行踪，以便抓他報詐賭之仇。」

李湘道：「只怕未必那麼單純吧？你當初是如何認識榮貝勒的？」

倪賓道：「他的侍衛之一和我有點私交，這只怪我利慾熏心，答應他供給消息……」

「你供給小唐的消息，他幫你……」

「他幫我什麼？」

李湘也說不出榮貝勒幫他什麼？如果說是爲了三十五萬兩銀子，那也不確，因爲銀票已由榮貝勒收回。

「爲了什麼理由？是不是聽命榮貝勒燒死數百武林同道？」李湘道：「這其中必然有重大的理由——如無理由，你會甘冒這大不韙？」

倪賓喟然道：「事到如今，我也只好說實話了！榮貝勒答應我，事成之後爲我弄個官職……」

「想作官兒呀？」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嘛！況且在武林中刀頭舐血的營生，終非久計，有適當的機會，爲什麼不抓住？」

李湘斜着眼望着他，道：「他能給你按插個什麼官兒呀？」

倪賓道：「文官嘛！要功名，咱們肚子裡的墨水不多，不必妄想，只有往武職方面求發展。」

「對！以你這兩套幹個武官是綽綽有餘了！」

「一個綠營的守備而已，說是不久會提昇爲游擊。」清朝兵制軍官爲：提督、總兵，副將、參將、都司、游擊、守備、千總及把總等。

提督有如今日之上將、總兵、副將似中將，參將似少將，游擊似上校、守備大約是少校的官職。

李湘道：「爲了一個芝蔴綠豆的官兒就出賣同道？」

「李姑娘，我只是通風報信有關小唐的行踪，可別把縱火的事也扯到倪某的頭上來。」

李湘道：「現在你該知道，榮貝勒不是和你一條心了吧？」

「我也看出來了！謝謝姑娘搭救援手之情。」

「不必謝我，我們有約法三章，你爲我跑跑腿，我付你酬勞，最近可有什麼消息？」

「沒有任何頭緒。」

二人分手之後，李湘離去。她顯然還不知道袁不忘和小唐也曾陷入地窖中被他救出之事。

倪賓望着李湘的方向，曖昧地笑笑，道：「妳利用我，我又利用誰？嘿嘿……」

不久，不遠處林中射出一條身影，也許由於穿了一身的黑衣，像個黑色大球一樣滾了過來。

此人一停下來，即可看出身材不高，頭臉以黑布罩套起，只露出一雙電目，炯炯逼人。

倪賓立刻跪了下去，邊拜邊道：「奴才……」

這人揮揮手，示意他不必大禮參拜，叫他起來。

倪賓仍然跪着，道：「榮貝勒並不是一條心……」說了剛才在榮貝勒地窖中被困的事。

蒙面人點點頭。

倪賓道：「李湘利用奴才，奴才也在利用她……」

蒙面人又點點頭，然後丟給他一個紙團，掉頭離去。這人仍像一個大黑球似的，快速滾動而失去踪影。

倪賓展開紙團看了一下。這時人影一閃，一條長臂已抓了過來。倪賓大驚急閃。

閃過之後，來人又自另一角度攻上，而且去奪他手中的紙條，他知道來人志在這紙條，他是絕對不能洩漏這蒙面人的身份的。再次急閃，同時把紙條放入口中。

倪賓居然把紙條吞入腹中。

除非能盡快開膛破肚取出來，稍久就無效了。

來人正是袁不忘和小唐。

剛才二人在此隱伏，也看到了倪賓對那蒙面人的恭謹。

他們都猜不出這蒙面人是誰。所以必須弄到紙條，才能知道那人的身份。剛才一抓正是袁不忘。

倪賓見是這兩個人，不由心頭暗驚。

他最怕洩了那主兒的秘密。

接了五七招，又陷入苦戰。而且知拖下去更慘，又接了兩招，趁機逃走。但他如何能自袁不忘手中逃走？

兩個起落，袁不忘已凌空截住。

這工夫，忽然斜刺傳來了破空聲，顯然是暗器高手射來的暗器。袁不忘只好應變閃避。

原來只是三塊小石，這工夫倪賓又射出七八丈外。

袁不忘再近，仍被一蓬石頭阻止，只好放棄而和小唐去找施襲的人，却沒有找到，而倪賓也溜了。

袁不忘道：「小子，你可知這蒙面人是什麼人？」

小唐道：「晚輩不知道。」

袁不忘道：「這人必是一個不好纏的人物。剛才以小石施襲干擾，似可以証明。」

小唐道：「剛才倪賓跪地自稱奴才，似乎那人是他的主人。」

袁不忘道：「正是。這稱呼十分使人不解。倪賓把字條吞下，就足見對此人的忠心耿耿！」

「是的，」小唐道：「蒙面人一直不出聲，是不是代表此人是啞巴？善堂中有七八個人是啞巴！」

袁不忘道：「善堂中的啞巴有這麼大的威風？」

「沒有，而且武功也沒有這麼高。」

「關於武功，却不能以此來作認定，就以倪賓來說，他以前有這麼高？」

「是的，前輩，這麼說此人不出聲，可能是怕洩漏身份了？」

「八成如此。還有一點，以此人的奔行，像一個人球來推測，此人八成有一腿是跛的，所以施展特殊輕功，遠遠望去活像一個人球在滾動。」

「是的，前輩，這麼說，蒙面人會是善堂中人？」

「一定是。」

「那會是誰？」

袁不忘吶吶又止，道：「袁懷恩在你身邊，我很放心，將來爲他討房老婆，因我無兒無女。」

小唐道：「這件事晚輩一定留意，只不過袁兄第一次遇上女人時，竟把女人當作了妖怪！」

袁不忘道：「那小子太單純，以前也沒見過女人，他學武不大成，但學射法，却也是塊材料！」

小唐道：「晚輩請他和岳姑娘負責運黃金……」他說了和榮貝勒、榮親王以及皇上賭博的事。

袁不忘大笑道：「這件事居然發生在你和當今皇上的身上，簡直是千古奇聞了！」

小唐道：「如果皇上知道我不是皇親國戚，而是一個武林中人，羞怒之下，必然派人殺我的。」

袁不忘道：「你猜得不錯，除非他不知道，小子，你照料袁懷恩以及爲武林善堂之事不畏艱險，老夫要教你幾招武功，作爲防身之用！」

「謝謝前輩成全。」

看看四下無人，袁不忘教了他一套掌法後分了手。

* * *

袁懷恩和岳小憐護着七輛大車南行。走了五六天相安無事，但在第七天傍晚就有了麻煩。

這兒是一個十分荒涼的山峽，兩邊有岩石和矮林。

一聲怪嘯，左邊亂石中先掠出一個喇嘛來。是嘉珞喇嘛，瘦瘦小小，輕功極高。

這工夫右邊矮林中又掠出一個人。嘿！兩個喇嘛。

岳、袁二人不由一驚，岳小憐低聲道：「袁懷恩，有點不妙呀！快射……」說話工夫左邊又出來一個喇嘛。

三個喇嘛年紀都差不多，可能是嘉珞的同門。

袁懷恩取出兩支箭，也未看他瞄準，「颯」地射出。

嘉珞知道他的巨箭厲害，道：「小心！」

兩箭一取嘉珞，一取另一身材最高的喇嘛。二人一閃，未想到閃動時的勁風能帶動巨箭使之偏向。

兩箭一偏，其中一支竟射向另一喇嘛，另一支划了半個彎子，在石上一蹭，濺起一蓬石粉，速度反而加快，射向嘉珞的小腹。

嘉珞一凜，提氣上昇，這次不敢帶動勁風，總算閃過，但另一支巨箭却把那高大的喇嘛的衣袖射穿。

能用箭射穿這等高手的衣袖，箭法自然高超。

當然，也引起了三個喇嘛的殺機。

高大的喇嘛疾撲而上。不用箭而動手過招，袁懷恩自然相差甚遠，因爲這個喇嘛不比嘉珞差。

未出二十招，袁懷恩竟被制住了穴道。

岳小憐比他高出不少，但却非嘉珞的敵手，何況另一喇嘛也出了手，因爲他們必須速戰速決。

岳小憐也沒有超過三十招被制住，把二人丟上車，驅車改道而行。大約二更就地停下休息，因爲山路不好走。

三個喇嘛把牲口放開吃草飲水，三人也坐下來，嘉珞自車上取下一個口袋，倒出三個油紙包，那是六張油餅和三隻燻鷄。

當然，還有兩壺烈酒。

出家人戒酒，這幾個喇嘛却不戒。事實上出家人能守住戒的屈指可數，一旦離開寺廟，葷腥照吃不誤。

因而發明了暗語，他們稱魚爲「水梭死」，鷄爲「穿籬策」。稱吃葷爲「朝混」！

三人吃得差不多，酒也乾了，意與遄飛。最高的那個喇嘛道：「兩位近來有沒有弄『攀善』？」

嘉珞和另一喇嘛一個搖頭，一個點頭。

嘉珞搖頭，另一個點頭。原來「攀善」是江湖黑話，女人的別稱。搖頭的並非不作弄女人，而是最近沒有。

高的神采飛揚地道：「我近來弄了個『攀善』，『尖山子』和『勞門子』妙不可言……」「尖山子」是乳蒂，勞門子是屁股。

三人一齊笑了起來，矮的那個喇嘛道：「是幹什麼的？」

「不知道，住在山野中的華厦內，一搭就上手！」

嘉珞道：「沙拉，你大概是在饞我們吧。」

「不，不！是眞的，那『攀善』三十左右，不但長得很養眼，既白又嫩，而且像一把火，要不是我的房中術有點火候，八成應付不了。」

嘉珞道：「在什麼地方？」

「不遠，如果二位有意，今夜可以先去一個，下次再帶另一個去，保証來者不拒。」

「世上那有這等便宜事？」

沙拉喇嘛道：「是眞的，而且是三個，其中只有一個不行，另外兩個隨便上哪個都行。」

（未完・五）



上文提要：

怕「老婆會」的會長宋大頭、唐蜜、摩登鴇母方姣姣都是金燕子組合的人物，幕後人金燕子主人只聞聲不見影，小神通三人被打下山谷，幸好三人都不致死，小神通較差，要治好傷才和小金、小痴去找寶，發現聖僧坐化洞穴，得到舍利子造的骰子、無形劍法、不空眞經，還有一本賭經，三人馬上研讀修練，酒肉和尚趕到，因來遲失望，只好遵小神通之命，拜他爲師……

新派諧趣江湖遨遊錄／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賭國豪雄

花叢宮殿搜秘　終南山莊追查

小神通道：「把火搞大點，這那像烤肉，根本是在烤火嘛，別讓人家誤會了咱們的決心。」

用心撥弄一下，再添一些乾柴枯枝，火苗突告竄高起來。

很快，三人的鞋底便烤焦了。

炙熱的火氣灼人，汗如雨下。

煙，燻得更難受，咳嗽與眼淚齊來。

骨頭夠硬，就是忍着不肯投降招供。

柴，再添多。

火，再加大。

鞋子，已經着火了。

褲襠，也被燒焦了。

痛苦，早已超過他們所能承受的極限。

掙扎，拚命的掙扎，奈何綁得太牢太緊，根本掙不脫，如同烤鷄、烤鴨、烤乳猪，無可逃避。

喊啊，呼天搶地的喊，聲嘶力竭，淒厲絕倫，宛若野獸死亡前的悲鳴，是人類赤裸裸的泣訴。

依舊不肯招供，寧死不屈。

小神通也懶得再開口，但已離座而起，親自在方姣姣的脚下添柴火。

不久，方妍的綉花鞋便燒光了，一雙粉雕玉琢的小脚馬上冒出火苗，眞正的烤肉大戲這才算是正式登台。

小神通笑問白小痴：「小痴，喜歡吃蹄蹄嗎？」

「肉太少，比不上猪蹄，湊合着吃啦！」

「別急，越往上，肉越多，尾椎（屁股）肉最多。」

「可惜沒能『趴』一下。」

「算啦，二手貨不值一『趴』。」

「但也總比『獨守空幃』好。」

「小痴，以後不許亂來，喜歡長頭髮的，乾脆討一房媳婦好啦。」

話至此處，被方姣姣的慘叫聲打斷了。方姣姣道：「我受不了啦，受不了啦，我招，我招，快快殺死我吧。」

口裡說招，人却暈了過去。

將火弄小許多，待她甦醒，小神通橫跨數步，來到唐蜜面前。

唐蜜的鞋已着火，但未燃盡，一見小神通要添柴枝，嚇得面無人色，忙不迭的道：「快請熄火，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小神通略一沉吟，當眞將火熄掉，道：「好，妳說吧，金燕子的主人到底是男是女？」

唐蜜道：「是個女的。」

「叫甚麼名字？」

「何碧雯。」

「何碧雯？與何必問同音，是假的吧？」

「有可能是一個假名。」

「連妳自己都懷疑，竟敢拿來搪塞？」

「這是我所知唯一的一個名字。」

「她的來龍去脈如何？」

「主人從來不提過去。」

「妳難道一無所知？」

「事實確是如此。」

「此人相貌怎樣？」

「有時年輕貌美，彷彿仙女下凡，有時人老珠黃，儼然古稀老嫗。」

「妳是說，何碧雯精於易容術，不會以眞面目示人，是一個千面女郎？」

「是的，主人確是個不折不扣的千面女郎。」

「她似乎很有錢，功夫也超人一等，對不對？」

「對，技深若海，富可敵國。」

「巢穴在何處？」

「到處都有，爽爽爽賭坊，及金香園妓院，就是她的分支機構。」

「風流俠士燕無雙這個人妳知道吧？」

「祇聞其名，未見其人。」

「可知他現在何處？」

「不知道。」

「眞的嗎？」

「小女子說的是實話。」

「如果欺騙本少爺，妳應該知曉烤人肉有多痛苦。」

「有一個人可能知曉。」

「誰？」

「宋特使。」

小神通神色一緊，本待去逼問宋大頭，見方妍已醒過來，就近沉聲說道：「方經理，希望妳能再提供一些補充說明。」

方姣姣顫聲道：「我知道的事跟小唐差不多。」

「妳不曉得千面女郎的眞名實姓？」

「是的。」

「妳也沒有見過她的廬山眞面目？」

「沒有。」

「可知燕無雙其人其事？」

「最好去問宋特使。」

「好，小痴，她的任務已畢，可以鞠躬下台了。」

白小痴已非昔日的杭州[illegible]三，內外功夫俱達一流水準，單掌往方妍的乳下一貼，立將她的心脈震斷，毫無痛苦的送上西天。

宋大頭的兩隻「蹄蹄」業已烤熟，人油橫溢，不時在火堆中激起火花，人已昏迷三次，皆被歡喜頭陀用水澆醒。

滿口的牙齒，亦被酒肉和尚全部打脫，因爲他曾有自殺的舉動。

然而，這位曾以虛僞的怕老婆之名，「享譽」賭國武林的宋大頭，骨頭却硬得不得了，始終不曾哼一聲，遑論其他。

不輸少爺過來說道：「親愛的徒弟，他招了沒有！」

歡喜頭陀已經習慣了這種老徒少師的關係，道：「回師父的話，老小子惜言如金，許是吃了啞藥啦！」

小神通冷哼一聲，道：「哼，就算他是天生的啞巴，師父我也有辦法叫他開金口。」

拿起一支燒得最旺的樹枝來，將宋大頭一頭的頭髮全部燒了個精光。

本來就又黑又瘦，又矮又醜，這時更黑更醜，一臉的灼傷焦臭味，猪八戒站在他的面前，簡直變成了小白臉。

是一條漢子，一條鐵錚錚的漢子，宋大頭仍然不肯開口。

「媽的，我就不信你是鐵打的羅漢！」

小神通又取了兩支火勢最大的乾柴，放在宋大頭的腋下。

「哇——」

慘叫聲中，宋大頭第四次暈厥。

歡喜頭陀端來一鐵缽的水，將他澆醒。

宋大頭的體力已經耗盡，再也撐不下去了，當小神通再度拿起火把，要往他腋下放的時候，終於豎起了白旗，哀求道：「小神通，你就賞我一枚奪命釘，殺了我吧。」

小神通冷笑道：「想痛快？可以，把話說清楚，本少爺馬上送你上路。」

「事實上老夫知道的並不比唐蜜多多少。」

「你不清楚何碧雯的眞實身份？」

「除她本人之外，可能無人知曉。」

「也不曾見過她的本來面目？」

「主人從來不以眞面目示人。」

「起碼有一點，你比他們知道的多。」

「你是指風流俠士燕無雙？」

「就是他，姓燕的現在在那裡？」

「對燕無雙，老夫所知也極其有限，無從得知他的行方去向，不過——」

「不過怎樣？」

「宋某懷疑一個人，是他的化身。」

「誰？」

「諸葛先生。」

一語驚四座，小神通、金不換、白小痴、歡喜頭陀，甚至連綁在樹上的唐蜜也算在內，齊皆大吃一驚。

諸葛先生名滿天下，貴爲武帝賭王的老公，會是燕無雙，這事簡直匪夷所思。

本待繼續追根究底，孰料，宋大頭禁不起燒烤煎熬，人已氣絕而亡。

小神通跺一跺脚，重又回到唐蜜的面前，道：「小唐，本教主想聽一聽妳的高見。」

唐蜜見三人行已死了兩個，嚇得她魂不附體，惶聲答道：「諸葛先生人稱情場聖手，賭國豪雄，而燕無雙同樣好色嗜賭，他二人確有類似之處，如說諸葛風就是風流俠士，的確大有可能。」

「可曾見他與千面女郎勾搭？」

「沒有。」

「有無風聲傳聞？」

「也沒有。」

金不換玉面一寒，道：「三條笨猪

裡面，數妳最便宜，連鞋子都沒燒掉，大概是欠烤！」

方欲再度放火來烤，唐蜜大驚失色的道：「別烤，別烤，你們乾脆給我個痛快，一掌劈死好啦。」

小神通道：「妳想死？我偏不答應，決定要大赦妳。」

金不換一怔，道：「小翔，你——你舊情復燃，要饒她？」

小神通正容道：「小金，妳想到那裡去了，留她一條命在，大有用處，不但可以利用她，將千面女郎引來，而且還可以從她的身上得到許多珍貴的情報。」

當即命歡喜頭陀、白小痴將唐蜜鬆綁放下，繼又說道：「唐蜜，記住，妳是已經死過一次的人，這條命完全是本公子賜給妳的，將有關這個恐怖組織的事全部說出來，並且設法將何必問引來此地。」

唐蜜戰戰兢兢的道：「我說，凡是我唐蜜知道的事，一件也不敢留，一定會想辦法將金燕子的主人引到這裡來。」

小神通冷冷一笑，道：「妳能夠這樣想就好，希望咱們合作愉快，否則，小心本教主將妳烤成『人乾』，磨成『人粉』，當肥料賣掉。」

唐蜜等於是再世爲人，早已嚇破了膽，當即將所知道的一切和盤托出。

奈何，千面女郎保密的功夫十分到家，唐蜜所知亦極其有限，對揭開此人神秘面紗的工作並無多大助益。

小神通遵守諾言，療傷三日，待她脚部的火傷復元後，便放她離開。

行前，小神通鄭重叮嚀：「唐蜜，從現在起，妳就是神通教的一名間諜，而且是死間，本教主派妳到金燕子主人身邊去做反間諜，命令妳務必在七天之內，將她引誘來此，擒而殺之，果能圓滿達成任務，絕不會虧待於妳，在本公子妻妾的名單上，或許會有妳的一席之地。」

金不換一聞此言，醋性大發，花容立變，冷冷的哼了一聲。

不待她出言問罪，白小痴搶先說道：「退而言之，就算小翔食言而肥，或者是小金、阿嬌、乃至易盈盈容不下妳，我白小痴可以打包票，一定願意收破爛，娶妳做細姨。」

唐蜜死裡逃生，最關心的莫過於生死大事，其他的事根本無暇考慮，一本正經的道：「奴才能夠從鬼門關轉回來，完全是主人的恩賜，有生之年，都是感恩圖報的日子，再也不敢作非份之想，一定會遵照教主的指示行事。」

話落，便要轉身告辭，小神通道：「且慢，爲了表示妳忠心不二，還必須服一粒『效忠丹』。」

唐蜜一怔，疑雲滿面的道：「甚麼『效忠丹』？」

金不換道：「是一種一旦服下之後，就會忠心耿耿，保証不會投降叛變的靈藥，吳家兄弟所以會表現得那樣忠貞壯烈，就是服下靈藥的緣故。」

白小痴道：「也是一種毒藥，絕毒無比，只要妳有一絲一毫背叛的意念，毒性就會發作，全身潰爛，屍骨不全，說多痛苦就有多痛苦，比火燒還要難受十分。」

小神通已取出一粒療傷的靈丹來，交給她，道：「是否誠心歸順，全在妳自己一念之間，現在就是一個考驗。」

此刻的唐蜜，如俎上之肉，甕中之鱉，那還有她選擇的餘地，聞言一語未發，立以行動代替了答覆，勇敢的將藥丸吞入腹中，告辭而去。

可是，表面上的馴服，並未開花結果，這一去，便如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七天的期限眨眼即過，却沒見她將金燕子的主人引來，連唐蜜本人亦如斷了線的風箏，杳無音訊。

第一個發火的是白小痴，怒沖沖的道：「媽的，看來這個賤人是背叛了咱們啦。」

歡喜頭陀道：「許是發生了別的意外。」

金不換道：「甚麼意外？」

歡喜頭陀道：「譬如她根本沒去找千面女郎，而獨自遠走高飛。」

金不換道：「不可能，已經死過一次的人最怕死，諒她也不敢如此輕視『效忠丹』的毒效。」

白小痴道：「小金，妳別忘，『效忠丹』只是一個神話，根本就不發生作用。」

金不換道：「然而，唐蜜並不知道是假，假東西發生的作用，跟眞東西完全一樣，這也是心理戰。」

小神通振振有詞的道：「小金之言不差，她絕對沒有遠走高飛，置身事外的膽，而且，如果本公子料想沒錯，她一定會回到金燕子主人的身邊去。」

酒肉和尚道：「師父何敢如此肯定？」

不輸少爺道：「道理很簡單，找到那個婆娘，將方妍、宋大頭的死訊，尤其是聖僧圓寂的處所說出來，無疑是大功一件，若能將金燕子的主人帶來此地，則不論是誰勝誰敗，誰生誰亡，對她而言，都是有益無害的，唐蜜是個聰明人，這個道理她應該很清楚才對，絕不會做出兩面不討好的蠢事來。」

白小痴道：「但是，唐蜜未執行命令是事實，究竟是那裡出了毛病？」

常勝公子道：「想必是發生了事故。」

金不換道：「發生甚麼事故？」

白小痴道：「誰知道，這正是咱們急於查明的事，眼前練功的事大致已告一段落，我們現在就下山去。」

白小痴、金不換、歡喜頭陀一聽說要下山去，皆欣喜莫名，酒肉和尚

興沖沖的道：「好極了，徒兒這一坐，從來不曾在同一個地方待過這麼久，都快要憋死了，要走馬上就走，我這就去收拾東西去。」

小神通却給他澆了一頭冷水，道：「慢着，你現在還不能下山。」

歡喜頭陀愕然一楞，道：「爲甚麼？」

「因爲你的『無形劍法』、『不空神功』，以及賭技，尚未達到一定的境界，有繼續修練的必要，須知『不空眞經』、『貝者經』都是無價之寶，一離此谷，必然羣起而爭，千萬不可掉以輕心。」

「那要到甚麼時候才可以離開？」

「到你自己認爲可以保護這些寶貝的時候。」

「徒兒遵命。」

「但也不能躭誤了參加羣英大會的事。」

「是。」

「還有，別忘了找一位有名氣的人，請他好好設計一下，當爲師的登上武帝賭王的寶座時，決定要在此地蓋一座『聖僧不空大師紀念館』。」

「是，師父！」

在歡喜頭陀的恭送下，小神通、金不換、白小痴立如出柙猛虎般下山而去。

＊　＊　＊

陝西．臨潼。

在臨潼的東南方有一處名勝——驪山。

這驪山可是一座名山，以溫泉名聞全國。

而在我國的歷史上，更是赫赫有名，無人不知。

唐太宗在此建有「湯泉宮」，唐玄宗易名爲「華清宮」，亦即後人所稱的「華清池」。

這「華清池」可不得了，是大詩人白居易筆下「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的楊貴妃，曾經洗澡的地方。

由於年代過於久遠，原先的「華清池」早已傾塌不復見。

在這一帶溫泉地區，却蓋起了更多的「華清池」。

有「老華清池」、「新華清池」、「眞華清池」、「正華清池」等等，不一而足，令外來的觀光客眼花撩亂，根本弄不懂那一家才是楊玉環當年洗過澡的「華清池」。

小神通、金不換與白小痴，經過一番明查暗訪，終於查出，「老華清池」是此間最大、最豪華，也是最接近原址的一家。

於是，三個人毫不猶豫，當即大踏步的走進「老華清池」。

早有人迎了上來，堆着一臉的諂笑道：「請問三位客官，是要打尖？住店？或是單純的沐浴？」

小神通一怔神，道：「噢，你們這裡還可以吃飯住店？」

小二哥恭謹有禮的道：「是的，這一帶的浴池多數採綜合經營制。」

白小痴道：「最重要的一點是，你們這裡是不是想當年楊貴妃洗澡的地方？」

小二哥正經八百的道：「一點不差，敝號就是建立在唐朝『華清池』原址廢墟的上方。」

白小痴雙眉一揚，道：「也就是說，在你們這裡沐浴，等於是『趴』在楊貴妃的上面洗澡咯？」

小二哥回報一個媚笑，道：「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啦。」

不輸少爺略一沉吟，道：「好吧，我們先吃飯，後洗澡。」

小二哥唯唯應諾，揖客入座，小神通點了一桌豐盛的酒席，待他去後，金不換馬上說道：「小翔，你們眞的要在這裡洗澡？」

常勝公子不假思索的道：「是呀，連日來風塵僕僕的，早該清理一下門面了。」

白小痴在一旁猛幫腔，道：「楊貴妃可是艷絕今古的大美人，能夠『趴』在她的上面洗個澡，可謂三生有幸，豈可失之交臂。」

金不換聽他左一聲「趴」，右一聲「趴」，心裡甚是不悅，暗罵了一句：「下流！」道：「可是，你們不要忘記我們來此的目的。」

小神通道：「沒有忘記，我們是來找唐蜜的，小唐曾經說過，驪山上的『華清池』，也是那個恐怖組織的一處分支機構。」

白小痴道：「然而，誰也沒料到，老、新、眞、正這兒會有這麼多家『華清池』，摸不透那一家才是眞正的賊窩匪窟。」

金不換道：「那就應該耐心的繼續查訪。」

小神通道：「咱們此刻正在做，先從這一家開始。」

「我主張吃頓飯就走，沒有洗澡的必要。」

「有必要，常言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如此，你們去洗，本姑娘不洗。」

「說了半天，妳是怕洗澡，不衛生。」

「隨便你怎麼說，反正本姑娘說不洗就不洗。」

「不行，妳非洗不可，而且還要洗鴛鴦澡。」

金不換一聽說要洗鴛鴦澡，臉色大變，大發嬌嗔道：「甚麼？要洗鴛鴦澡，你把我金不換當成甚麼人了，你——」

小神通連忙截口說道：「小金，妳誤會了，我們要洗的是『純鴛鴦澡』，絕不加料，我要爲妳擦背搓脚。」

白小痴道：「我白小痴也可以爲妳修指甲，畫眉毛。」

小神通怒斥道：「亂來，這是本教主與小金之間的私事，外人不得插手。」

「衰！」

白小痴悻悻然，未再插言。

金不換氣急敗壞的道：「不要，不要，我不要跟任何男人在一起洗澡。」

小神通道：「相傳在『華清池』洗過澡的女人，會更加嬌艷動人，跟楊玉環一樣的美。」

白小痴猛敲邊鼓：「再說，來到驪山，沒在『華清池』裡洗過澡，不僅遺憾，知道的人還會說妳是土包子。」

小神通道：「同時，這也是工作的一部份，金燕子的秘密說不定就藏在浴池之中。」

金不換沉思少頃，瞪了小神通一眼，道：「要洗我也是單獨一個人洗，不會和你在一起洗。」

小神通笑罵道：「呆板、保守、不合潮流，連鴛鴦澡都不敢洗，看妳將來怎麼嫁丈夫，好啦！隨妳的便，就單獨一個人洗寂寞澡吧。」

酒菜已端上桌，吃過飯，三個人當眞跑到後面洗澡去了。

* * *

金不換洗的是個人池，小神通與白小痴則是雙人池。

據小二哥說，這個雙人池，就是仿照楊貴妃當年所用的浴池建造的。

浴池很大，係以漢白玉做成，足可容下十來個人。

四週的佈置尤其華麗壯觀，有精雕細琢的床榻桌椅，可以睡覺休息，也可以飲酒品茗。

兩個人的衣服就放在牙床之上，還有胡蘆，覆以紅綾，點燃三炷香。

唯一遺憾的是，兩個大男生，甚感單調乏味。

這是白小痴的想法，道：「眞掃興，小金也未免太不開竅啦，如果三個人一起來洗，該多有趣。」

小神通冷哼一聲，道：「哼，假如小金答應，也是我們兩個人的事，與你無關，少做白日夢。」

白小痴不服道：「你吃肉、我喝湯，你們鴛鴦戲水，我在旁邊看看總可以——」

吧字尚未出口，突然發現，浴池之內闖進來兩位不速之客。

還是兩位嬌客，穿着三點式的比堅尼泳裝，體態豐滿、曲線玲瓏，面貌艷若桃李，看上去都是二十歲不到的大姑娘。

「哇，好棒呀，說母的就來母的。」

「呀，說風就來風。」

驚叫聲中，就好像貓逮到耗子，狗抓住骨頭一樣，爭相泳到池邊去。

白小痴摩娑着其中一名女子的玉腳，吞着口水，醜態畢露的道：「你們可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仙女？」

那女子嬌滴滴的笑說：「我們是『老華清池』的服務生，來替兩位客官服務的。」

小神通品頭論腳的，仔細的端詳了一下面前的女子，道：「不知道你們服務的項目包括那一些？」

另一名女子笑盈盈的道：「搓腳、捶背、修指甲等等，凡是澡堂裡面服務的項目，我們這裡都有。」

「有沒有陪客人上床這一項？」

「這——」

「奶奶的，裝甚麼蒜，幹你們這一行的還會害臊？」

「若是價碼適合，我們可以考慮。」

「媽的，妳考慮個頭，應該考慮的是本少爺。」

「客官有何值得考慮的？莫非還是一隻『童子雞』？」

「本公子是覺得，你們兩個十九是二手貨。」

「甚麼叫二手貨？」

白小痴嘻皮笑臉的道：「二手貨就是已經被人『趴』過的濫貨，連這個也不懂，眞差勁。」

早先開口的那一名女子嬌柔欲滴的道：「是不是二手貨你們怎麼知道？」

白小痴神氣活現的笑笑，拍打一下那女子的玉腿，道：「這還不簡單，我們都是這方面的專家，一抱便知眞僞。」

小神通道：「好啦，好啦，且先下水來捶捶背吧，管妳是不是二手貨，反正本少爺也不想『趴』。」

白小痴一怔，道：「小翔，你好像變啦。」

小神通道：「我那裡變啦？」

白小痴道：「你一向很喜歡『趴』，現在——」

小神通截口道：「現在我只想『趴』不要錢的女人，要爲小金『守節』！」

一句『守節』，惹得白小痴捧腹大笑。

但，僅僅笑了一半，便嘎然而止。

因爲背後，浴池之外，床榻上，有了情況。

「甚麼人？」

「甚麼人？」

喝聲中，二人雙掌齊出，射出兩股水箭。

水箭就是水劍，他倆的『無形劍法』已具備相當的火候，可以運用自如，但聞「呼啦」一聲，去勢如電，喝聲尚未落地，水劍已到了床上。

結果還是慢了，來人動作好快，以半步之差，抱着二人的衣服、胡蘆，已奪門而逃。

砰！砰！水劍的力道好大，在磚牆之上擊出來兩個拳頭大小的洞。

「找死！」

「找死！」

禍不單行，兩個女娃兒趁火打劫，從三角褲裡摸出來四把竹葉飛刀，

抖手打出，幸虧小翔、小痴警覺到身後風聲有異，一記回馬槍，呼！呼！兩掌，叱喝聲中，飛刀立又倒打回去。

「哎喲！」

「哇呀！」

兩聲慘叫，配合着兩聲噗通！噗通！的落水聲，兩個女娃兒應聲落入池中，染紅了一池子的水。

四十五萬兩的銀票，一面象徵代表權的金牌，還有司馬紅玉的骨灰，以及十二顆靈骰等，這些東西太重要了，絕對不能丟，根本無暇理會兩名少女的死活，一個箭步，雙雙閃電追出。

孰料，就這麼一眨眼的工夫，那個盜走聖僧舍利子靈骰等物的黑衣人已不知去向。

眼前是一條長長的通道。

通道的兩旁是其他浴室的門。

依小神通的判斷，來人不可能在極短的時間內通過這條通道，必然是躲進了別的浴室，借道遁走。

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情急之下，也忘記了自己二人還光着屁股，沒有穿褲子，冒冒失失的，衝向別的浴室，破門而入。

「要死啦！」

「那來的野男人！」

「瘋子！瘋子！」

「色狼！色狼！」

「大家快來打瘋子！」

「大家快來捉色狼！」

胡闖亂撞，闖進了大衆化的婦女池，撞進了別人恩愛夫妻的鴛鴦池，還有淑女池、家庭池，引來一片嘩叫，鬧得鷄飛狗跳，亂得一塌糊塗。

小神通、白小痴視如不見，聽如不聞，根本無暇顧及別人的反應，也沒有一個人能追得上他們，仍然繼續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

眞巧，大水冲倒龍王廟，居然衝到金不換洗澡的地方來。

小金聽得外面情況有異，幸好已將內衣內褲穿起來，背對着二人，氣呼呼的道：「不要臉，你們來幹甚麼？」

白小痴道：「慘啦，慘啦，大事不妙，我們兩個被人家『乾洗』啦。」

小神通補充道：「銀票、金牌、骰子、葫蘆全丟啦。」

金不換道：「那就快追呀，跑來我這裡幹嘛？」

白小痴道：「小翔判斷，可能是躲在別的浴室裡，或是借路遁走。」

金不換頭也不回的道：「剛才隔壁有怪異的聲音，還不快去瞧一瞧。」

二人互望一眼，顧不得欣賞小金半裸的胴體，當即匆匆退出，復又匆匆進入隔壁浴室。

這裡是一個小浴室，無人。

窗戶大開，還在微微的動。

二人不遑多想，一躍而出。

窗外，是「老華清池」的後院，是一個大花園。

遠處，百花叢中，有一棟宮殿式的建築。

「殺！」

「殺！」

小翔和小痴就看到這麼多，腳尚未落地，便遭到四名黑衣大漢的圍攻。

攻勢好兇好猛，二人持刀，二人執劍，刀光劍影，天羅地網，小神通、白小痴處境大險，上下四方皆在敵人的攻擊範圍之內。

「媽的，你們大概是活膩啦。」

「你娘，回姥姥去安眠吧。」

二小藝高人膽大，無畏無懼，暗將功力叫足了十成十，以指代劍，環攻一招，便造成二死二傷。

這時候，小神通才腳落實地，拾起一把劍來，抵住其中一名傷者的心臟，厲色喝問道：「你們可是金燕子的手下？」

那人怒目而視，閉口不言。

小神通冷哂一哂，道：「好骨氣，到閻王爺那裡去領獎狀吧。」

腕上使力，噗！地一聲，皮破肉裂，鮮血狂噴而亡。

不輸少爺飛起一腳，踢人拔劍，動作乾淨俐落已極。

白小痴不讓小翔專美於前，以劍尖抵住另一人，殺機滿面的道：「朋友，說實話，留活命，反之，你的同伴就是個榜樣！」

那人早已嚇得魄散魂飛，惶恐萬狀的道：「不錯，我們是金燕子的手下。」

小神通上前一步，道：「毫無疑問，東西也是你們的人盜走的？」

「是的。」

「人呢？」

「她，她——」

小神通好敏銳的反應，察言觀色，洞燭機先，身劍合一，疾向三丈開外的一株合圍大樹射去。

好快，好美妙，又寂靜無聲，一霎眼已飛上了樹梢。

樹下，面貼着樹身，有一個人，正是盜去金牌、銀票的那個黑衣人，長頭髮，是個母的，縮作一團，不敢隨便張望。

她似乎是想，待小神通、白小痴亡命投首之後，再安然離去。

詎料，竟弄巧成拙，命在旦夕尚不自知。

小神通一字一句的道：「喂，母偷兒，妳聽清楚，把東西放下馬上滾，這是妳活命的唯一機會。」

人家是甚麼時候跑到頭上來，自己事先竟毫無所覺，不禁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

年紀不大，約二十五六，卻頗懂得利害進退，當下二話不說，乖乖的將盜來的東西全部放在樹下，拔腿就走。

然而，甫行出丈許遠，乍然一個

疾轉身，猛地彈身而起。

「打！」

應聲打出一蓬梅花毒針。

梅花毒針數以百計，似蜂羣，如密雨，原以爲猝不及防之下，定可馬到成功！她那裡會想到，小神通的「不空神功」好厲害，嗨！的一聲，一股至大至剛的勁氣隨手掌推出，梅花毒針立如遇到强敵的蜂羣一般，立刻掉頭倒打回來。

一張本來就不怎樣美的臉，密密麻麻的釘滿毒針，變得更加醜陋。

人已衝至樹上，輕功、速度都是一流的，却沒能沾到小神通的一點邊兒。

不輸少爺已及時飛離原處，在她的後上方，挺劍而下，一招「長虹貫日」，當場從她的後心穿到前心，釘死在樹身上。

虛驚一場，銀票、金牌、靈骰、軟甲、葫蘆等物一樣不少，小神通忙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背好葫蘆，跟白小痴換個班，繼續逼問那名金燕子手下的口供。

當白小痴不再光着屁股的時候，金不換隨即從窗口跳出來。

事實上小金早已候在窗內，礙於他倆赤身露體，不便出面，一照面就喜孜孜的道：「幸運，東西失而復得，若是無法追回，非但你小神通參加不成羣英大會，武帝賭王的寶座也很可能會落在金燕子主人的手中。」

小神通以目示意，叫她警戒四週，問那大漢道：「你們的巢穴在那裡？」

大漢道：「就是這間『老華清池』。」

「誰在這裡主持？」

「一位老婦張嬤嬤。」

「張嬤嬤此刻在何處？」

「在花叢中的那座宮殿裡。」

「好，難得你如此合作，滾吧！」

「謝謝小英雄，謝謝這位女俠。」

大漢死裡逃生，喜出望外，謝聲中，抱頭鼠竄而去。

＊　＊　＊

花叢內，宮殿式的建築，的確是這個恐怖組織的一處大本營。

四週，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戒備甚是森嚴。

門內，是一間寬敞的大廳，一根大木柱上，被人五花大綁綁着一個人。

是唐蜜，人比黃花瘦，顯得甚是萎靡憔悴。

有四名年輕的女子守着她，寸步不離。

只聽唐蜜怒容滿面的嚷道：「張嬤嬤呢，去把她給我叫來。」

話甫出口，突聞一個老婦的聲音冷冷的說：「老身在此，妳又有甚麼事？」

從門外進來一位兩鬢飛霜，年在五旬以上的老婦人。

唐蜜氣急急的道：「張嬤嬤，妳這是甚麼意思，我一到此地，就被妳冷不防制住綁起來，到底意欲何爲？」

張嬤嬤愛理不理的道：「老身已經說過多次，係奉命行事。」

「奉何人之命？」

「自然是主人的命令。」

「我不信，這不是事實，我唐蜜對主人一向忠心不二。」

「哼，是否忠心不二，妳自己應該心裡有數，老身接到的命令是，即刻當場逮捕，不得有誤，同時——」

「同時怎樣？」

「倘有不服，妳還可以向主人當面申訴。」

「我當然要申訴，還有許多機密大事，要向主人報告，到時候保証叫妳吃不了兜着走。」

「小唐，少作白日夢，吃不了兜着走的是妳，不會是我張嬤嬤。」

「廢話少說，主人現在何處？」

「大概正在來此的途中。」

「甚麼時候到？」

「隨時可到。」

話至此處，猛聽殿門之外，有一個洪鐘也似的聲音朗聲宣道：「主——人——駕——到——」

字與字之間，間隔甚大，尾音又拖得特別長，儼若大官升堂，皇上臨朝，派頭的確不少。

隨着這一陣吆喝聲，金燕子的主人宛若一陣風似的，出現在大廳之上。

依然是往昔一貫的打扮，一身黑衣，黑頭罩黑手套，將身體全部包紮在黑布之中，僅僅露出一雙明亮而又光芒四射的眸子。

張嬤嬤急忙抱拳爲禮道：「屬下迎接主人。」

四名女子早已拜倒在地，齊聲高叫：「屬下參見主人。」

雙膝跪地，以大禮參見，執禮之恭，君主帝后也不過如此。

千面女郎似是很喜歡這個調調，一面跨步而過，一面笑語道：「嗯，好，很好，起來，大家都起來。」

逕直行至綁縛唐蜜的柱前始停下來。

唐蜜未語淚先流，聲淚俱下的道：「張嬤嬤濫用職權，將屬下捆綁在此，請主人主持公道。」

千面女郎何碧雯冷電似的眸光罩定唐蜜，語氣僵直生硬，不帶絲毫感情：「張嬤嬤並未犯錯，是我命令她逮捕妳的。」

彷若晴天霹靂，唐蜜心頭一震，道：「這事當眞是主人的意思？屬下不知究竟犯了甚麼錯？」

「本座寧願先聽妳自己的申訴。」

「想我唐蜜，原本是一個孤兒！自幼被主人收養，授以武功賭技，一向忠心耿耿，唯命是從，爲了接近小神通，甚至不惜犧牲童貞之身，如今——」

「好了，唐蜜不必再說下去，過去的忠貞，並不足以保証妳以後的可靠，在本座手下做事，絕對不允許犯半點差錯。」

「屬下不懂主人的意思，請明示。」

「妳究竟有何機密大事，可先提出報告。」

「哦，對了，屬下業已查明，小神通他們已經得到聖僧不空大師的遺物遺著。」

「都有那些東西？」

「那『無形劍法』、『不空眞經』、『貝者經』，以及十二顆靈骰。」

「那個臭小子現在在那裡？」

「可能仍在鄂北的那座山谷之內，主人此刻率人去圍攻，定可手到擒來，人寶兩得。」

金燕子主人的眸光益趨冷厲，殺機隱約可見，道：「唐蜜，妳終於不打自招，這是那個臭小子交付給妳的任務，也是本座下令逮捕妳的原因所在。」

唐蜜聞言大吃一驚，惶聲道：「這件事主人是如何得知的？」

「是本座親目所見，親耳所聞。」

「當時，主人也在現場附近？」

「不錯！」

「爲何不現身一戰，奪寶殺人，將方姐及宋特使救下？」

「當時，他們人多勢衆，功力又大有進步，本座從來不打沒有把握的仗，待將人手調集齊備，困住那一道山谷時，臭小子他們早已結伴離去，僅僅見到聖僧的一尊肉身菩薩。」

「主人既在現場附近，自知當時的情況險惡萬分，方姐和宋特使死得好慘。」

「他們二人雖在臨死之前，吐露了部份實情，但仍不失爲本組織的好兄弟、好姐妹，慷慨赴義，壯烈成仁，本座以他們爲榮。」

「主人，屬下之所以會偷生惜命，主要的目的還是想將小神通得到寶物的消息帶出來。」

金燕子主人的聲音突然轉趨冷峻森寒：「唐蜜，妳爲甚麼不說是舊情難忘，仍然在留戀一夜風流，是奉了臭小子之命，欲將本座誘入他預佈的陷阱之內？」

唐蜜聲嘶力竭的爭辯道：「冤枉，冤枉，天大的冤枉，屬下心無二志，純粹是想與主人共謀復仇奪寶大計，絕無背叛的意念。」

「照妳這樣說，打從一開始，就有背叛神通教主的意念？」

「事實本來就是如此。」

「可是，那『效忠丹』爲何不曾發作！」

「這事的確透着古怪，屬下也正在納悶。」

「哼，少在本座面前裝腔作態，『效忠丹』沒有發作，就足以証明妳已背叛本座，死而無怨。」

一扭頭，馬上傳下了格殺令：「張嬤嬤，就地正法！」

「是，主人！」

張嬤嬤應聲而出，亮出了一把寒氣懾人的刀。

唐蜜一步錯，步步錯，滿盤皆輸，到如今竟落得個猪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睹狀心一橫，道：「主人，事情已經到了這個田地，我知道，屬下再怎麼辯解，皆無補於事，要殺就殺，要剮就剮，臨死之前，希望主人能答應唐蜜一個小小的要求。」

「甚麼要求？」

「主人到底是誰？」

金燕子的主人話未出口，張嬤嬤的刀已舉起，叱道：「放肆，妳難道忘了本組織的信條：『只管奉獻生命頭顱，不得過問是非屈直』，主人的名諱也是妳可以隨便問的。」

意外，的確很意外，金燕子的主人心平氣和的道：「唐蜜，妳我主僕一場，尤其行將永別，對一個將要死亡的人，本座不願使妳失望，姑且破一次例，將本座眞實的身份告訴妳。」

這個問題，一直困擾着賭國武林中人，也困擾着這個恐怖組織的內部成員，包括張嬤嬤及四名少女在內。

登時，大家皆默不作聲，靜待下文。

金燕子的主人緩緩說道：「本座複姓司馬，名明玉。」

唐蜜大驚失色的道：「司馬明玉？司馬豪的女兒！司馬紅玉的妹妹？」

「完全正確。」

「屬下還有一個不情之請，可否脫下頭套，容唐蜜一睹主人的廬山眞面目？」

「哼，妳不覺得自己的要求太多，該上路了。」

張嬤嬤臉一沉，道：「對，是該上路了，閻王叫妳三更死，絕不留命到五更！」

刷！一聲，大刀閃電砍下。

「住手！」

「不要動！」

「刀下留人！」

三聲斷喝！三條人影，從三個不同的方位，闖進來三個人，正是小神通、金不換、與白小痴。

發話之初，早已打出了三把奪命釘，硬生生的將張嬤嬤的大刀震歪，砍進木柱裡去了。

金燕子的主人司馬明玉再一次表現出她超人一等的武技，三枚奪命釘悉數被她撈在手中，毫髮未傷。

那四名少女却消受不起，當場香消玉殞。

司馬明玉雙目一瞪，從三人臉上一掃而過，陰惻惻的冷笑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找來，你們是什麼時候到達驪山的？」

小神通手裡提着一把劍，劍尖尚在淌血，上前三步，沉聲道：「已經有一會兒了，吃過飯，洗個澡，還殺了

不少人，現在正好趕上給妳送終。」

金燕子的主人司馬明玉聞言大怒，轉問張嬤嬤：「這是怎麼回事，被人闖進了心臟地帶，妳事先難道一無所知？」

張嬤嬤張惶失措的道：「屬下知道，且已派出大批高手盜寶截殺，原以爲定可大獲全勝，不料——」

司馬明玉截口道：「這麼重要的事，爲何不向本座報告？」

張嬤嬤道：「主人現身至今，一直在處理唐蜜的事，屬下苦無報告的機會。」

金燕子的主人忽然大聲喊道：「來人哪！」

宮殿的四週，一片死寂，竟無一個出聲應話的人。

白小痴語冷如冰的道：「這兒原有的嘍囉，以及妳帶來的爪牙，兩三下便清潔溜溜，早已被我們解決掉，別再白費力氣了。」

金不換道：「換句話說，此時此地，就剩下你們兩個活人，休想再有援兵幫手。」

小神通將長劍提至胸前，作勢欲發，怒沖沖的道：「妳我仇高如山，恨深似海，一場生死之搏，勢在必行，但在未動手之前，本教主有幾句話必須查清楚。」

唐蜜搶先說道：「小神通，別問了，她是你的姨媽司馬明玉……」

話還沒有說完，便被司馬明玉憤怒的吼聲淹沒：「該死的賤人，竟敢吃裡扒外，給本座納命來。」

話落招出，快如閃電，雙掌齊揮，猛攻唐蜜的心胸要害。

「殺！」

「殺！」

「殺！」

小神通、金不換、白小痴又豈是省油的燈，三人睹狀大怒，一齊出手圍攻，猛如山，快如風，掌影劍氣，滙集成網，疾向司馬明玉的周身罩落。

金燕子主人的武功的確技深若海，高不可測，招發即到，勢如破竹，慘號聲中，立將唐蜜的心肝膽肺震碎，口血狂噴而亡。

餘威所及，一根經尺大木柱，亦被剛猛的掌力震斷。

「哇！」

張嬤嬤捨命攔截，被小神通一劍砍下了吃飯的腦袋。

「嘩啦！」

大殿已經倒塌，磚瓦塵土飛揚。

「打！」

金燕子的主人趁亂開溜，小神通打出三枚奪命釘，外加他手中殺人的劍，也一併全力擲出。

白小痴、金不換不甘寂寞，同樣暗器與兵刃齊飛，猛往司馬明玉的身上招呼，決心要置她於死地而後已。

無奈司馬明玉的動作實在太快，倒塌中的大殿又構成阻礙，當三人追趕出來時，金燕子的主人已走得無影無踪。

不過，小神通清清楚楚的看到，司馬明玉的左手腕中了一枚奪命釘，地上還留下一灘鮮紅的血。

白小痴恨得牙癢癢的，罵道：「媽的個巴子，好不容易堵住這個婆娘，結果還是被她溜啦。」

小神通道：「沒有關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金不換道：「小翔，你的意思是要去司馬世家找她？」

「沒錯，她是司馬豪的女兒，不找司馬世家找那家。」

「但是，司馬豪是你的外祖父，司馬明玉是你的親姨媽，這……」

「她殺了我娘，又爲害賭國武林，慢說我根本不承認他們這一門親戚，就算是親爺爺，親奶奶，於公於私，也同樣六親不認，照殺不誤！」

＊　＊　＊

秦嶺。

也就是俗稱的終南山。

在柞縣的北邊，一處風光明媚，依山面水的絕佳所在，建有一座莊院——終南山莊。

這就是小翔的母親，司馬紅玉生長的地方，望重賭國武林的司馬世家，在西邊的一處主要據點。

莊院宏偉雄壯，佔地極廣，綿延數里之遙。

方圓五十里之內的土地，據說都是司馬家的田產。

莊內高樓穿雲，華屋無數，人來人往，驟馬成羣，一望即知是豪門巨賈之家。

朱紅色的莊門，高達一丈七八，「終南山莊」四個大金字，三里之外便清晰可見。

銅獅子，銀旗桿，大門上的環扣閃閃發光，原來是純金打造，單是杵在門口的護院守衛就有四人之多。

一見到這般景象，小神通不由的氣往上衝，緊握着拳頭怒聲道：「媽的，我好恨，也好後悔！」

這話沒頭沒腦，金不換莫名所以，愕然一楞道：「小翔，你後悔什麼？」

小神通眞絕，當眞是六親不認，咬着牙齒說：「我後悔在保康縣時沒有狠狠的敲司馬豪那條老狗一票。」

白小痴道：「一張破紙，賣了五萬兩銀子，已經不少啦，別不知足。」

不輸少爺道：「太少，太少，看他們這個排場，不值九牛一毛，應該再多敲一點，才能傷到他的筋，動到他的骨。」

金不換道：「你又恨什麼？」

小神通氣憤不平的道：「一想起我們母子流落在外的那段苦難日子，我就恨，恨燕無雙，也恨司馬豪，燕無雙固然是元兇主犯，罪大惡極，司馬豪同樣罪無可逭，無異是幫兇從犯，當年的事，司馬世家若能善加疏導，

先母也許不會離家出走，而出走之後，但能念及骨肉之情，略施援手，她老人家也就不會亡命他鄉了。」

白小痴道：「小翔，你昏頭啦，殺死你娘的是金燕子，而金燕子的主人是司馬明玉，照此推論，司馬世家的人根本不可能對你們母子伸出援手。」

小神通怒不可當的道：「是不可能，當然不會，所以我才更加惱恨，恨不得將『終南山莊』馬上夷爲平地，恨不得將司馬世家的人殺個鷄犬不留！」

話至此時，正好行至終南山莊的大門口，猛地一拳打在銅獅身上，通！的一聲，好大的力道，立即現出一個凹洞來。

守衛睹狀大怒，一齊亮出傢伙圍上來。

其中一個素衣大漢怒喝道：「那來的狂徒，竟敢在此撒野，快快報上名來，準備受死。」

小神通取出一枚奪命釘來，指着絲帶上的字句道：「『命喪小神通，做鬼也不寃』，聽說過吧？」

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小神通早已聲名大噪，正如日中天，那人聞言嚇得倒退了三步，惶悚不已的道：

「你——你就是那個喜歡惹是生非，到處找痲煩，而又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的小神通？」

小神通冷傲的聲音道：「答對啦。」

「來此何事？」

「找人。」

「找誰？」

「司馬豪。」

「我們老爺子不在莊內。」

「那麼，司馬俊儒、司馬俊雄、或者司馬明玉，都可以。」

「不知有何見教？」

白小痴上前推了那人一把，飛揚跋扈的道：「什麼東西，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憑你這副德性，根本不夠資格問我家教主的來意。」

金不換道：「發什麼楞，還不快去通報，說神通教主大駕光臨，叫司馬世家的人出門迎接。」

不輸少爺補充道：「順便傳個話進去，若肯出門相迎，一切的恩恩怨怨，就在門外就地解決，如其不然，小心本教主會血洗終南山莊。」

小神通的名頭太大，那人一點也不敢造次，給另外三人使了一個眼色，親自入內稟告了。

另外三人也退至門內，一字排開，緊守門戶。

好快，不到半盞熱茶的工夫，那素衣大漢便轉回來。

還帶來一大羣人。

一個個皆帶着傢伙，怒目而視，全是司馬世家的護衛高手。

獨不見司馬俊儒、司馬俊雄、或司馬明玉。

小神通跨步而上，挑眉瞪眼的道：「司馬世家的人怎麼說？」

素衣大漢冷冰冰的道：「我家主人不見客！」

「不見客？可是存心要本教主血洗終南山莊？」

「希望少俠能知難而退。」

「如果本少爺不走呢？」

「只好以武力驅逐。」

「就憑你們這幾塊料？」

「對付你小神通已綽綽有餘。」

「奶奶的，你找死，本公子先第一個拿你開刀！」

一句話激怒了小神通，話一出口，釘亦出手，奇準奇快，只見金光一閃，便聞慘嚎聲起，可憐那青衣大漢，連反擊的意念還不曾產生，便匆匆的踏上黃泉路。

其餘的人見狀大怒，蜂擁而上，打算以多爲勝打羣仗。

小神通驀地一聲獅子吼，聲色俱厲的喝道：「寃有頭，債有主，本教主今天要殺要找的是司馬世家的人，你們是外人，最好不要自尋煩惱，怕死的一邊涼快去，不怕死的直管上，本公子的奪命釘還多得很！」

話一落地，當即大踏步的闖入人羣之中。

金不換、白小痴緊隨左右，形成一個堅强的鐵三角。

「衝啊！」

「攔住他們！」

「殺啊！」

「快將大門關起來！」（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陸翰飛暗中窺視金衣人和東門子艮等人談話，突然又來了姬紅薇、溫如玉，向白衣教主討取解藥，教主交了解藥後約了她們三月內來太乙崖報到，然後和金衣人離去。陸翰飛回船上，不久神秘公主也回來，雙方詐作不知，到了岳陽互相分別。由史南溪派人迎接，陸翰飛重和杜志遠、冷秋霜等共聚，說出別離後的遭遇……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斧環傳奇

初試筆錄奏捷　游說比招示威

陰風煞尖聲道：「依老身推測，可能赤髮仙子溫如玉向白衣教主討賺兩顆蠟丸，和今晨吩咐客店中人送來解藥，都是賽孫臏令狐宣安排之計，陸少俠，你快瞧瞧那封密柬上，寫些甚麼？」

千手儒俠給陰風煞這麼一說，點頭道：「木老嫂此話有理，賽孫臏在石鼓山詐死，無非爲了掩人耳目，其中另有深意！」

他說話之時，冷秋霜已把密柬拆開，抽出一張信箋，遞到陸翰飛手上。

信箋上只有寥寥幾個大字，那是：「欲解蠱毒，惟求朱菓。」

千手儒俠目光一瞥，不由皺皺眉頭，笑道：「照此看來，赤髮仙子送來這顆藥丸，眞是由他安排無疑，只是……木老哥前往赤谿山，已有十日，不知能否求到朱菓……」

陰風煞聽他提到旋風煞，不禁鳩面一寒，怒聲道：「這老不死當眞越老越不中用了，赤谿山又不是甚麼遠地方，去了十天，早就該回來了，幸虧陸少俠傷勢已愈，不然，豈不被老不死躭誤大事？目前程幫主身中蠱毒，既然只有朱菓能解，此事也刻不容緩，老不死說不定和冉無天鬧僵了，朱菓還沒到手，咱們索性趕上赤谿山去，好歹也得把朱菓弄來。」

千手儒俠欲言又止，沉吟了一下，才緩緩說道：「目前情況，眞是千頭萬緒，一時也無法兼顧，依兄弟之見，溫如玉送來的信上，既有『晚防宵小』之言，此時幫主昏睡不醒，今日也正是白衣教限令龍門幫十日內歸附的最後一天，不論他們是否眞有舉動，一切只好等過了今晚，然後再作計較吧！」

說到說裡，回頭朝白面判官姜南豹道：「幫主之事，就偏勞姜堂主和邢堂主、宋堂主三位，這裡有老夫和木老嫂守護，想來人手也差不多了。」

白面判官姜南豹身爲龍門幫的總巡江，職掌命令，地位也高過幾位堂主之上，聞言就連忙起立，拱手道：「兄弟敬遵總護法指示。」

說畢，立即退出房去。

千手儒俠等姜南豹走後，起身從桌上取過溫如玉送來的那顆蠟丸，含笑道：「要不是陸老弟適時趕到，說出這顆藥丸的來歷經過，咱們眞不敢讓幫主服用呢。」

邊說邊往裡間走去，陸翰飛、杜志遠跟在他身後，跨進房門，只見陸地神龍程元規一個高大身軀，躺在錦榻之上，昏昏睡着，一動不動。

千手儒俠史南溪揑碎蠟殼，裡面是一粒烏黑有光的藥丸，此時早有使女準備一碗陰陽水送上。

他手上拿着葯丸，湊上鼻孔，聞了一聞，臉上略現遲疑之色，但終於把葯丸調入水中，撥開陸地神龍牙關，徐徐灌了下去，大家圍在榻前，誰都沒有作聲。

約莫過了盞茶光景，陸地神龍忽然睜開眼來，瞧到榻前三人，微微一楞，正待挺身坐起。

千手儒俠慌忙搖手道：「幫主剛才服下葯丸，還是休息一會再起來吧。」

陸地神龍緩緩抬起兩臂，略爲運氣，覺得並無不適，這就坐了起來，目露詫異，笑道：「不礙事，老夫胸腹之間，蠱毒雖未淸除，但似乎已受葯物控制，這是什麼葯丸？」

說着目光朝陸翰飛瞧去，欣慰的點點頭道：「陸老弟也脫險回來了？」

千手儒俠心頭總算放下了一塊石頭，笑了笑道：「此事說來話長，幫主昏睡了一天一夜，才行醒來，還是先休息一會的好。」

說着，回身朝陸翰飛，杜志遠使了一個眼色，相偕退出。

陰風煞迎着問道：「程幫主服葯之後，醒過來了？」

千手儒俠點頭道：「幫主曾說蠱毒雖未淸除，但果然已被葯物抑制，目前已無大礙，只是今晚還要仰仗老嫂子的大力。」

陰風煞尖笑道：「史大俠怎的也客氣起來？白衣教主眞要有什麼舉動，老身自是義不容辭之事。」

陸翰飛却從几上取過一疊白玉連環，送到楚湘雲跟前，還沒開口，只覺臉上一陣臊熱，囁嚅的道：「楚師妹，這玉連環，該是妳的，妳先收下，還有十九招口訣圖解，我在『石城洞天』已經背熟了，待會再寫出來吧。」

楚湘雲驚喜的瞧着他，不知怎的，粉臉微紅，幽幽說道：「陸大哥，這是白衣劍侶遺贈有緣之人，我怎好無功受祿？」

冷秋霜道：「楚姐姐，陸大哥送給妳的，妳就收下來咯！」

陸翰飛忙道：「先師和司空師叔喪在夏侯律賊子之手，師門血仇未復，這兩件兵器，斧環合璧，才能發揮威力，何況當日又是楚師妹和我同上竹伩坪，拜謁令狐老前輩，才能開啓石壁，入內取寶，楚師妹自該分取一件才是。」

陰風煞一張鳩臉，滿綻喜容，桀桀尖笑道：「乖女兒，妳陸大哥說得不錯，這件兵器，該是妳的，妳就收着吧，白衣教主一身武功，非同小可，說句洩氣的話，咱們老一輩的人，如論單打獨鬥，只怕誰也無法贏得了他。赤髮仙子溫如玉，一夜之間，盡得赤髮仙姥眞傳，但和白衣教主還要遜上一籌，妳陸大哥機緣湊巧，得到了公孫喬夫婦遺留之寶，今後江湖上，該是你們年輕人的天下了！」

楚湘雲果然含羞接過，低低的道：「多謝陸大哥。」

陸翰飛心頭如釋重負，一面笑道：「待我去把口訣抄來。」

杜志遠道：「陸兄弟，那也不忙一時。」

陸翰飛道：「不，我早一天抄給楚師妹，她也可以早一天練習咯！」

杜志遠也巴不得師妹早日練成絕技，這就把陸翰飛領到自己隔壁的一間房中，然後替他帶上房門。

陸翰飛知道他爲了怕人驚擾，也正合自己心意，當下關上房門，從懷中取出「公孫氏筆錄」，把十九式玉連環圖解，細心描繪，足足花了一個時辰，才算竣事，收起筆錄，正待走出去！

只聽杜志遠已在門外叫道：「陸兄弟，你寫好了沒有？前面已經準備好筵席，快入席啦！」

陸翰飛答應一聲，和杜志遠兩人，匆匆走進敞廳，只見廳上早已擺好了一桌酒席，大家正在坐着閒談，陸翰飛把寫好的圖解送到楚湘雲面前，說道：「楚師妹，這是十九式連環的圖解，妳快收了。」

楚湘雲雙手接過，低低謝了一聲，就朝陰風煞道：「乾娘，妳先瞧瞧！」

陰風煞用手一推，尖笑道：「傻女兒，這是白衣劍侶的曠世絕學，妳快收起來吧。」

正說之間，只聽屏後，一陣洪鐘般大笑，陸地神龍程元規已徐步走出，大聲笑道：「老夫聽說陸老弟天緣曠世，已經找到白衣劍侶金玉雙奇的藏珍，委實令人可喜可賀。」

他蠱毒未除，紅潤的臉色稍見蒼白。

大家連忙站起身來。

陸翰飛方才已聽杜志遠說過自己受傷之後的情形，這就躬身道：「晚輩在石鼓山身負重傷，多蒙幾位老前輩垂愛賜援，晚輩感激不盡。」

陰風煞道：「幫主服葯之後，可覺好些了嗎？」

陸地神龍拱手道：「多謝木老嫂子，蠱毒只要不發，原和好人無異，老夫數十年來精研醫道，對這蠱毒一門，却束手無策，說來眞是慚愧。」

千手儒俠接口道：「醫葯之道，各有精專，養蠱下毒，原是苗人之事，兄弟日前已差人急促趕赴苗疆敦請著名蠱師，也許能解幫主未淸之蠱。」

陸地神龍大笑道：「總護法也太小覷白衣教主了，他既敢向老夫和郝公玄、狠奇里等人公然下手，豈會是普通蠱毒？『普天之下，無葯可解』，雖是白衣教主誇張之詞，但也相去不遠，賽孫臏說的只有朱菓能解，諒非虛言。」

陸翰飛忽然想起自己也曾在船上被老蒼頭邵公公下蠱，後經白衣少女給自己服下一粒紅色葯丸，據說專解各種蠱毒，不知對「終身蠱」是否有效？

心中想着，只聽千手儒俠笑道：「幫主、木老嫂、大家請入席吧！」

陸地神龍點點頭，抬手肅客，大家相繼入座。

使女替大家斟滿了酒，陸地神龍因蠱毒未清，只能是以茶代酒。

這一席酒，原是替陸翰飛接風，同時也爲他得到曠世奇遇表示慶祝，是以大家只是向陸翰飛和楚湘雲兩人敬酒。

楚湘雲雖然感到有點羞澀，心頭却是甜甜的。

冷秋霜天眞無邪，一會叫「陸大哥」，一會又叫「楚姐姐」，臉上也流露出一團高興之色。

大家邊說邊吃，酒醉飯飽之後，陸地神龍幫主先行回轉靜室，使女們撤去杯盤，替大家沏上香茗。

千手儒俠因溫如玉送來的信中有「晚防宵小」之言，日間早已商議妥當，由白面判官姜南豹負責全幫指揮事宜，自己和陰風煞、杜志遠、陸翰飛等人守護內宅，不讓來犯敵人驚動幫主，此刻時間還早，大家就聚在一起，隨便閒談。

那知堪堪才捧起茶碗，目光一抬之際口中就低「噫」一聲，同時雙目精光陡射，沉聲喝道：「窗外何人……」

陸翰飛一按桌面，疾飛而起，穿出窗外，脚尖一點，一個鷂子翻身，躍上屋面，只見七八丈外，正有一點黑影在屋脊上一閃而沒！

陸翰飛那裡肯捨，長身掠起，筆直朝黑影追去！

雙方身法都是去勢奇快，陸翰飛自從練習三十六坐像的「先天眞氣」以來，這幾天以來，內功已有顯著的進步，追過兩重屋脊，已可看清前面那人一身白衣，敢情就是白衣教主無疑！

目光掠過，更是不肯放鬆，連吸兩口眞氣，把「八步追風」輕功施展到十二成光景，一個身子宛如天馬行空，瞬息工夫，已急起直追，橫空掠過對方頭頂，在白衣人面前瀉落，攔住去路！

他這一手輕功，當眞疾逾掣電，那白衣人敢情業已發覺有人追來，但沒想到他會來得如此飛快，只覺一陣疾風從頭頂掠過，超過自己面前，心頭不由大感凜駭，立時斜退一步，刹住身形。

這當眞說時遲，那時快，陸翰飛瀉落白衣人身前，白衣人同時站停身子。

兩人目光乍接，陸翰飛看清被自己截住去路的不是面蒙白紗，身着白衣的白衣教主是誰？

「你……」白衣人瞧到陸翰飛，好像也大出意外似的，身軀猛然一震，口中低呼了聲，身不由主的向後連退了兩步！

陸翰飛只覺對方這聲低呼，口音熟悉，似乎在那裡聽到過一般，但一時無暇多想，冷笑一聲道：「尊駕就是白衣教主了吧？」

白衣人在這一瞬之間，已定下神來，雙手一負，仰首向天，裝出一付冷漠神氣，說道：「你知道就好了。」

陸翰飛星目含光，問道：「你是眞的白衣教主？還是喬裝而來？」

白衣人冷笑道：「難道本教主還有假的不成？」

陸翰飛朗笑道：「陸某不管你眞假如何，但……」

白衣教主截着話頭，道：「你管不着！」

陸翰飛接着道：「陸某倒想知道你夜闖君山，意欲何爲？」

白衣教主瞧了他一眼，道：「我愛來就來，你待怎的？」

陸翰飛道：「你既然敢來，就請見過程幫主再走不遲。」

白衣教主冷笑道：「你攔得住我嗎？」

陸翰飛倏然撤出玄龜劍，大笑道：「你自認爲走得了嗎？」

白衣教主不自禁的後退了一步，道：「你眞要和我動手？」

說着，緩緩從袖中抽出一柄晶瑩玉尺。

但就在此時，左右兩邊房上，同時出現兩條人影，飛掠而來！

陸翰飛目能夜視，來人還在七八丈外，業已看清這兩人全都身穿綠衣，光從撲縱而來的身法看去，武功大是不弱！

目光瞥處，不由縱聲笑道：「哈哈，今晚你們人倒來了不少，陸某若是被你們逃離，就不算是崑崙門人了！」長劍一振，正待發招！

白衣教主身形倏然欺近，玉尺一撥，壓住陸翰飛劍尖，跺跺脚，輕聲道：「你不是他們的對手咯！」

話聲說得極輕，也因爲極輕，聽來甚是嬌柔！

陸翰飛不由呆得一呆！

白衣教主趁他微一分神，身軀奇快無比從他左側閃出，玉尺一揮，飛也似朝外逸去！

那兩個綠衣人堪堪撲落，眼看教主飛身掠走，也急急跟着掠去！

陸翰飛並不是追不上他們，而是覺得白衣教主最後這一句話，聲音極熟，似乎在那裡聽過？

因他實在說的太輕了，使自己一時無法分辨得出，究竟是誰的口氣？

跟着兩個綠衣人身後，又有兩條人影飛縱而來，轉眼躍近身邊。

冷秋霜手上，握着一柄短劍，問道：「你可曾看到兩個賊人嗎？」

陸翰飛道：「他們跟着白衣教主一起走了。」

楚湘雲道：「白衣教主？陸大哥你和他動過手了？」

陸翰飛搖了搖頭，冷秋霜搶着道：「陸大哥，師傅他們，都說白衣教主是女的呢！」

陸翰飛暗暗「哦」了一聲，難怪方才她說話聲音極輕，至於自己聽來極熟，可能只是一種幻覺。

冷秋霜瞧他不語，眨眨眼睛，又

道：「陸大哥，你瞧，我這柄劍好不？前幾天程老前輩送給我的，我已經跟楚姐姐學會了『玄嶽劍法』，她說，你的『丙靈劍法』，一共有七十二招，你幾時教我呢！」

陸翰飛側耳一聽，忽然低聲道：「後院已發現敵踪了！」

冷秋霜偏頭道：「陸大哥，我怎麼沒聽見呢？」

陸翰飛聽到後院一陣叱喝，和陸地神龍的縱聲大笑隱隱傳來，急忙回頭道：「來人恐怕不在少數，我們快走吧！」

話聲出口，人已急掠而起，朝後院奔去，眨眼之間，就飛出四五丈外！

冷秋霜低聲道：「楚姐姐，陸大哥好快的身法！」

楚湘雲一拉冷秋霜，笑道：「別說話了，走吧！」

兩人相繼縱起，陸翰飛一道身影，已在七八丈外，正像浮矢掠空一般，向前面屋脊掠過！

却說陸翰飛堪堪掠近屋脊，猛覺一陣勁風，從斜裡打來，逼得他急縱直掠的身子，在百忙中，雙脚一點，橫躍數尺，讓開掌風，立即凝目瞧去！

原來屋脊上站着一個身着墨綠長袍，面蒙綠紗的人，這人衣着打扮，和方才跟着白衣教主身後逸去的兩個綠衣人完全相同。

只是生得甚是矮小，頦下露出一把山羊鬍子，背負太極牌，左手執着一支兩尺來長的旱烟管，漆得烏黑有光，看不出是鐵鑄的，還是竹根的？此刻自顧自吸着煙，好像方才那一掌，並不是他打來的一般。

陸翰飛這一陣打量，原是目光一瞥間事，他因對方出手偷襲，若非閃避得快，差點就被掌風掃中，不由心頭大怒，劍眉一剔，沉聲道：「朋友能夠闖上君山，想來也不是泛泛之輩，這般出手暗襲，算得什麼人物？」

綠衣人冷笑道：「小子口氣倒不小，嘿嘿，老夫只是奉教主之命，不准你過來罷了，眞要出手，你小子有幾條命？」

這兩句話的工夫，楚湘雲和冷秋霜也已趕到。

「哼，老賊看劍！」

冷秋霜身形才落，一躍到了綠衣人面前，舉手就是一劍，朝他右肩刺去！

綠衣人一聲冷笑，左手旱煙管迎着劍尖點出，右手同時拍出一股掌風，直向冷秋霜身前逼來！

「叮」！一聲金鐵輕响，冷秋霜劍尖立被撞歪，整條右臂感到驟然一麻，短劍幾乎被他砸飛！

「啊！」口中不由驚叫出聲，要知厲山雙煞，一生從不使用兵器，冷姑娘只不過瞧別人都有寶劍，才磨着楚湘雲學了一手劍法，初學乍練，自然談不上功力，但她左手纖纖玉掌，却在驚叫出聲之際，閃電拂出！

那綠衣人原只用了三成力道，便把冷秋霜的短劍點出尋尺，足見她一掌來勢輕飄飄的，更不以爲意，那知自己掌風才和人家一碰，陡覺一股徹骨奇寒的勁風透掌而入，朝身前湧到！

綠衣人武功再高，也感到措手不及，心頭一震，立即大喝一聲，右掌迅疾向後一收，緊接着奮起全力，往前推出，身形却在吐氣發掌的同時，向側飛閃開去！

這一下，當眞快得有如電光石火，劈出一掌風，經他一收一推，力道立時增强了數倍，一團罡風，直像狂濤拍岸一般，朝冷秋霜撞去！

陸翰飛瞧得大吃一驚，急忙喝道：「秋妹快退！」

話聲出口，向前一縱身，雙掌迎着綠衣人掌風，從橫裡推出。

要知陸翰飛從「公孫氏筆錄」上學來的三十六式坐像，乃是玄門中的「先天眞氣」，他雖是練習不久，火候尚淺，但「先天眞氣」，豈同小可，這種清輕之罡，出手無聲，那團强猛掌風才到半途，便消失無形！

綠衣人奮力劈出一掌，橫閃八尺，身形站定，還是禁不住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噤，心下不由大怒！

一陣桀桀陰笑，反手摘下背上太極牌，也不瞧瞧自己劈出的那團力足開山的凌厲掌風，如何會突然消失？厲聲喝道：「小丫頭，妳是找死！」

「死」字出口，身子驀地拔高數尺，太極牌一招「泰山壓頂」，由上而下，朝冷秋霜當頭轟下！

這一招宛如迅雷電掣，勢勁力急，呼呼生風！

冷秋霜因陸大哥替自己擋了一掌，還沒來得及退下，對方喝聲入耳，一片烏雲已壓頂直落！

「嗆」！玄龜劍聲若龍吟，但絲毫不帶鋒芒，裹着陸翰飛一條人影，從冷秋霜身邊飛起，迎着太極牌朝上硬架！

要知寶劍乃輕兵刃，最不宜和人硬打硬砸，而太極牌却又是專門和人硬打硬砸的重兵器，不是內外功夫已有相當火候的人，不敢輕易使用。陸翰飛這一揮劍硬架，正是武林中的大忌！

「噹」牌劍乍接，火星橫飛，半空中响起一聲震耳欲聾的金鐵狂鳴！

陸翰飛和綠衣人各自後退了一步。

不！綠衣人後退之時，脚下「喀啦」一聲，踏碎一片屋瓦。

雙方一退之後，各自檢視兵刃，綠衣人低頭一瞧，只見自己厚達尋寸的太極牌上，赫然已被對方寶劍斫了一條三四分深的劍痕！

這眞是大出意料之外的事，自己這面太極牌，乃是寒鐵所鑄，即使寶

刀寶劍，也休想斫得動分毫，這弱冠少年手上長劍看去只是一柄凡鐵，竟有如此厲害？

不！這小子內功竟有如此深厚，不但長劍沒有震飛，反而把自己震退了一步，這份功力，自己追隨老教主數十年來，倒還是第一次遇上！」

他兩道眼神，從綠紗中透射出稜稜兇燄，口中桀桀笑道：「小子有你的！」

太極牌猛然一轉，挾着凌厲嘯風，狂捲攻出。

陸翰飛和綠衣人一招硬接，手腕微感酸痲，心頭也暗暗吃驚，對方功力深厚，確非等閒！

急忙回頭朝陸翰飛、冷秋霜低聲說道：「這人武功極高，妳們不可妄動。」

話聲一落，衣角飄落，霍地迎前一步，長劍疾掄，左封右架，硬把綠衣人一輪猛攻擋開。

「小子，原來你是南嶽簡子貞的門下！」

「不錯！」

「哈哈，老夫倒要瞧瞧你還能接我幾招？」

兩人倏分乍合，揮牌擊劍，又復打在一起！

綠衣人自恃功力深厚，太極牌有如挾山超海，勁風呼嘯，左手那枝旱烟管，還在重重牌影之中，使出輕巧手法，敲點敵人週身大穴，招術詭異無比。

陸翰飛展開師門七十二招「丙靈劍法」，把一柄玄龜劍，使得風雨不透，既要封解勢沉力猛，直似江河倒瀉的太極牌，又要防範他輕巧靈活，乘隙而入的旱煙管，應付大感不易，只好貫注全神對敵，絲毫不敢分心。

一陣工夫下來，陸翰飛只覺對方太極牌上的壓力愈來愈重，自己終究以輕兵刃和人家重兵刃對敵，每招出手，都須力貫劍身，這樣的硬拚硬打，時間稍長，就顯得吃虧。

但綠衣人也並沒佔到便宜，他發覺眼前的年輕人，確是自己數十年來僅見的青年高手，能夠以一支長劍，和自己太極牌打成平手，那麼對方內力之强，豈非還强過自己數十年苦練？

漸漸老羞成怒，蒙面綠紗之中，兩眼圓睜，頰下一把山羊鬍子，氣得根根直豎，太極牌、旱煙管，有如狂風暴雨，瘋狂進擊。

陸翰飛「先天氣功」終究修為日淺，頂門上汗水如雨，逐漸感到師門的七十二招「丙靈劍法」有不夠精微之處，時常因照顧不到，被對方旱煙管乘隙而入，因此也時常逼得自己手忙脚亂。

所以還能支持，無非仗着以前服過蝮蛇寶血，和新近學會的三十六式坐像運功訣竅，使週身眞氣，綿綿不絕的密佈劍身，才彌補了「丙靈劍法」的弱點。

他越打越覺得不對，方才白衣教主臨走之時，說得不錯，自己果然不是他手下綠衣人的對手，心中想着。

「叮」！陸翰飛一個不留神，陡覺右腕一震，自己劍尖已被對方旱煙管對中，劍勢微微一斜，心頭大驚，急忙一個大轉身，避開綠衣人正面。

綠衣人旱煙管雖然點中陸翰飛劍尖，他可不知對方這柄瞧不起眼的長劍，會是削鐵如泥的玄龜劍，但覺手一輕，精鋼鑄成的旱烟管頭，已被劍尖削斷，骨碌碌朝屋上滾落！

心頭不禁一驚，左手扔去煙管，右手太極牌趁勢一記「橫攔千里」，追踪陸翰飛後背打去！

這一招他用足十成力道，太極牌才一出手，狂飆怒捲，勢如雷奔！

陸翰飛最近連遇强敵，經驗閱歷都增長了很多，方才一個大轉身，避開對方左手點出旱煙管，心知他右手太極牌，勢必乘勢追擊，是以沒等綠衣人牌風及身，向右又是一個急旋，身形倏然一矮，玄龜劍「風掃落葉」，貼地掃出，向綠衣人雙足撩去！

他避招攻敵，一齊動作，綠衣人驟不及防，幾乎吃了大虧，百忙中脚尖一點，施出「一鶴冲天」身法，平空升起一丈多高！

陸翰飛趁這一瞬空隙，迅速劍交左手，從身邊取出「日輪金斧」。

這原是電光石火之事，綠衣人縱身躍起，為了防陸翰飛凌空追擊，在半空中一個觔斗，落到七八尺遠處，脚尖驀地一點，一招「六丁開山」，牌先人後，閃電朝陸翰飛推出！

但就在這一瞬之間，只覺眼前一亮，一輪金光，忽然從陸翰飛身邊湧起，直向太極牌上撞來！

綠衣人根本連看也沒看清楚，只聽噹的一聲大震，寒鐵鑄製的一面太極牌，立被劈作兩半！

不！肩頭驟然一涼，一條右臂，已被同時斫落，血流如注！

他終究功力深厚，口中悶哼一聲，身子跟蹌後退了兩步，猛吸一口眞氣，左手指出如風，迅速點住肩頭幾處穴道，撕下衣襟，掩住傷口，怒目瞧了陸翰飛手上金斧一眼，一聲不作的轉身疾奔而去。

陸翰飛沒想到日輪金斧會有如此威力，出手一招，就重創强敵，一時不由又驚又喜，楞在那裡。

楚湘雲、冷秋霜站在邊上，只覺眼前金輪驟湧，根本沒瞧清陸大哥是如何出手的？此時一見綠衣人帶創逸走，才如夢初醒，同時「啊」了一聲，翩然朝陸翰飛奔去！

楚湘雲睜大眼睛，喜形於色的道：「陸大哥，你方才這一招，可就是白衣劍侶遺留的武功麼？」

陸翰飛得意的點點頭，笑道：「我也沒想到一招之間，就把那面沉厚無比的太極牌劈開，而且還斫斷他一條

右臂，其實此人功力深厚，在江湖上已可算是一流高手。」

冷秋霜嬌笑道：「這人算得上一流高手，陸大哥，你呢，不是比一流高手更高了嗎？」

陸翰飛想起方才動手的情形，就連自己師門揚威天下的「丙靈劍法」，都無法抵擋得住，不禁搖頭道：「那也不然，如論眞實武功，此人招術奇詭，內力深厚，我那是他的對手，只不過仗着這柄金斧的威力，僥倖取勝罷了。」

冷秋霜眉兒一揚，道：「師傅說過，只要得到白衣劍侶的藏寶，就可無敵天下，這綠衣老頭，又算得什麼？」

接着臉上又流露出羨慕之色，朝楚湘雲道：「楚姐姐，妳將來練會了白玉連環，除了陸大哥，就沒有人打得過妳了！」

陸翰飛忽然心中一動，暗想自己方才能以一柄長劍，和綠衣人的太極牌週旋了二三十招，可說完全得力於「公孫氏筆錄」上三十六式坐像運氣之法。

雖然筆錄上沒有記載名稱，這顯是武學中一種至高無上的氣功，自己當然也要傳給楚師妹。

但這位冷秋霜妹子，練的「九陰玄功」，乃是旁門之學，而且只練到三成火候，就被自己等人闖入，破壞行功，以致此後無法再有進展，自己何不把這三十六式運功心法，一併傳她，也好使她棄邪歸正。

心中想着，立即笑了笑道：「我這次在『石城洞天』還學會了白衣劍侶遺留的一種高深運氣功夫，一共有三十六式，練會了，既可護身，又可却敵，隔天我把口訣傳給妳們。」

冷秋霜睜大眼睛道：「陸大哥你也教給我？」

陸翰飛笑着點點頭。

冷秋霜興奮的道：「陸大哥，你眞好，哦，那叫什麼功夫呢？」

陸翰飛道：「不知道，那好像是玄門罡炁功夫，已經失傳了幾百年啦！」

冷秋霜一把拉着楚湘雲手臂，喜得直跳起來，帶笑道：「誰說不是？我也聽師傅說過，罡炁比『九陰神功』還要厲害得多，一個人如果練成了這種功夫，身前就有一層無形氣牆，什麼刀劍暗器，都打不進去，啊，楚姐姐，這該多好？」

陸翰飛笑道：「我也只是猜想罷了，不一定就是罡炁功夫。」

冷秋霜肯定的道：「一定是的，你回去就教給我們咯！」

陸翰飛笑道：「好，我們快趕回去瞧瞧，賊人都退走了沒有？」

冷秋霜聽得喜出望外，忙道：「楚姐姐，我們快走！」

話聲一落，拉着楚湘雲就走。

三人剛一回到後院，瞥見燈球火把，照耀通明，院前一片空地上，靜悄悄的站着，不少人影，場中正有兩個人打得十分激烈！

陸翰飛目光一轉，業已看清這動手的兩人，一個是千手儒俠史南溪，另一個正是方才逸走的白衣教主！

陸地神龍程元規手握龍頭杖，銀髯飄忽，卓然而立，他身邊還站着陰風煞、杜志遠、黑娘子倪采珍。

對方也有三人，那是一個身材高大的金衣人，和二個綠衣人，他們全部以紗蒙面，只是靜靜觀戰。

陸翰飛瞧到白衣教主，不由暗暗冷哼一聲，心想，這倒好，你把我引開，自己却先趕回來了。

原來方才陸翰飛穿出窗外，翻身上屋，千手儒俠史南溪、陰風煞柯靈，也已分由門窗中飛縱而出，躍登屋面，楚湘雲、冷秋霜兩人瞧到陸翰飛朝前奔去，急忙跟了下去。

千手儒俠瞧着陸翰飛身形，捋鬚笑道：「陸老弟好快的身法！」

陰風煞眼看徒兒和乾女兒兩人，一起朝陸翰飛身後，追了下去，她知道龍門幫總柁佈置嚴密，不會有什麼差錯，也就沒出聲攔阻，兩道綠陰陰的目光，向四下一轉，只覺一片平靜，毫無警兆，心中不禁生疑，回頭道：「陸少俠，莫非已發現了敵蹤？」

千手儒俠皺眉道：「此事實有些奇怪，君山水陸兩路，已有姜堂主傳令封鎖，照說外人極難混得進來……」

話聲未落，只聽正北方「嗤」的一聲，飛起一道紺碧火花，冲霄直上！

千手儒俠臉色陡然一變，口中「咦」道：「山後陸路，已然發現敵踪。」

「嗤」！「嗤」！東南方和正西方，同時又射起兩道火花！

千手儒俠清癯的臉上，刹時間就流露出來剛毅之色，沉聲道：「沒想到白衣教果然敢對君山大擧來犯……」

話聲未落，對面屋脊上，已出現兩個敵人！

前面一個黑夜之中，看去特別清楚，正是一身白衣，面蒙白紗的白衣教主，他身後一人，身穿一襲閃閃發光金色長袍，臉上也蒙着一層金紗。

這兩人才一出現，左右兩邊屋上，也同時露出兩個身穿綠袍，面蒙綠紗的人來！

千手儒俠看得心頭一緊，伸手摸出籠在袖中的摺扇，打開扇面，朝後一揮手，他這一揮手，兩邊走廊上，立時湧出二十來個莊丁，燈球火把，照得如同白晝。

他緩緩抬頭，拱手笑道：「來的可是白衣教主，老朽已經恭候多時了！」

白衣教主背負雙手，只是冷冷的道：「閣下就是人稱千手儒俠的史南溪嗎？」

千手儒俠笑道：「不錯，老朽正是史南溪，教主夜蒞君山，有何見教？」

白衣教主微微一哂，昂首道：「本教主和貴幫程幫主訂下十日之約，尊駕身為龍門幫總護法，何用明知故問

，貴幫主人呢？」

千手儒俠見他口氣托大，不由臉色一沉，道：「程幫主何等身份，尊駕自稱白衣教主，總該懂得江湖規矩，來人不按禮數，龍門幫也不以賓客之禮相待，尊駕不妨說說來意，老夫自問還作得了主。」

白衣教主傲然冷笑道：「很好，本教主來意有二，第一是本教主十日之前，敦聘貴幫主爲本教最高護法，地位和教主相同，貴幫同時歸併本教，如果貴幫主同意與本教合作，貴幫主的貴恙，自也可以無事……」

千手儒俠道：「其二呢？」

白衣教主冷笑道：「你我到過九疑山，赤髮仙子就是一個前例，今晚子時以前，爲貴幫準備後事好了。」

千手儒俠聽得勃然大怒，正待發作。

陰風煞尖笑道：「赤髮仙姥武功入化，豈會中人暗算，只因塵緣已盡，以『透穴傳功』之術，把一身功夫轉注到她弟子身子而已，至於區區蠱毒，不說對赤髮仙姥沒有絲毫作用，就是以程幫主來說，也未必放在眼裡。」

白衣教主略微偏頭，不屑的瞧了陰風煞一眼，冷冷的道：「厲山雙煞原來也投到龍門幫了？嘿嘿，妳還是早些替丈夫收屍去吧！」

陰風煞聽得心頭一震，厲笑道：「小丫頭，妳敢在婆子面前賣狂！」揚手一掌，遙遙向白衣教主身前劈去！

白衣教主被她一個「小丫頭」叫得楞得一楞，陡覺一股徹骨奇異的冷風，直向身前襲到，她自然識得「陰風煞」厲害，那敢硬接，左掌一立，迅疾向旁側引開！

但就在陰風煞一掌出手的同時，突然，一聲嘹亮長笑，宛若起自半空，激盪生風！

白衣教主聽到笑聲，不禁心頭一怔，因爲這笑聲不但響徹雲霄，而且悠長清越，聲若龍吟，非有極深的內功，決難有此聲勢！

笑聲倏落，只聽一個洪亮聲音接着說道：「木老嫂子且慢動手，老夫倒不信今晚子時，如何準備後事？」

白衣教主抬頭望去，只見夜色中，站着一個身材高大，白髯過胸，手扶龍頭杖的老人，那一副不怒而威的相貌，一望即可知道來者是誰。

這會他心頭當眞猛然一楞，陸地神龍程元規，身中自己獨門惡蠱已有十日，此刻已該發作，但聽他方才那聲長笑，深厚功力，絲毫未損，難道他當眞不怕蠱毒？

千手儒俠一見幫主現身，連忙拱手道：「兄弟沒想到還是驚動了幫主。」

陸地神龍雙目如炬，捋鬚微笑道：「總護法好說，白衣教主既然如約而來，到了君山，老夫忝爲主人自然親自招待才好！」

說着朝白衣教主抱拳笑道：「教主如期而來，老夫未曾遠迎。」

白衣教主白紗蒙面，兩道眼神却透過白紗，只是朝陸地神龍臉上不住打量，從對方臉色瞧去，自己所下毒蠱，雖說不信他會解葯，但至少已被葯物壓制下去，則確是事實，心頭大是驚疑不定。

聞言略微拱了拱手，冷漠的道：「程幫主果然神通不小！」

陸地神龍大笑道：「老夫略諳岐黃，暫時還不妨事，教主既說親自來了，正好奉乞解葯。」

白衣教主道：「程幫主是答應加盟白衣教了？」

陸地神龍神情肅然，緩緩說道：「白衣教主出現江湖，只是新近之事，老夫還沒聽到立教的宗旨如何，邪正未分，善惡未彰，老夫豈能貿然答覆教主？如果白衣教志在濟世利人，爲福武林，老夫何敢後人，如果白衣教妄想消滅異已，爲害江湖；哈哈，老夫數十年來一直是嫉惡如仇，除惡務盡，教主這番用心，算是白費了。」

義正詞嚴，說到後來，口氣相當不善！

白衣教主絲毫不怒，依然冷漠的道：「這麼說來，程幫主大概不想要解葯了？」

陸地神龍仰天大笑道：「白衣教主親自來了，還怕求不到解葯嗎？」

白衣教主哂道：「程幫主是說老夫身在龍潭虎穴之中，非拿出解葯不可的了？嘿嘿，『終身蠱』普天之下，無葯可解……」

陰風煞尖聲喝道：「小丫頭，虧妳一口一聲的自稱老夫，當眞不識羞恥！」

白衣教主因面對陸地神龍，心存顧忌，不敢分神，對陰風煞的喝罵，只作不聞。

陸地神龍手拂長髯，細長鳳目向左右一掃，含笑道：「龍門幫君山總柁，雖非龍潭虎穴，但未得老夫允准，要想硬闖，怕也並非易事。」

白衣教主點頭道：「程幫主威名遠播，武功卓越，本教主久有耳聞，想來是有意賜教了？」

陸地神龍呵呵笑道：「老夫在石鼓山領教過教主一掌，今晚自然要向教主叩教。」

白衣教主依然背負雙手，傲然道：「好，要是本教主輸了，就奉贈葯丸一顆，三月之後，程幫主可駕臨古靈山太乙崖，爲白衣教開壇大典貴賓。」

陸地神龍點頭道：「好，要是老夫輸了，就恭送教主離開君山。」

要知兩人在石鼓山互對一掌，深知對方功力深厚，並無絕對制勝把握，是以誰都避開正面，說出無關輕重的承諾。

千手儒俠摺扇一攏朝陸地神龍拱手道：「幫主乃是一幫之尊，豈可輕易出手，這一仗，還是讓兄弟代勞，向白衣教主領教幾手絕學吧！」

陸地神龍撚鬚低囑道：「此人功力非凡，總護法小心迎敵。」

千手儒俠翻身一揮摺扇，道：「老夫代表幫主，領教尊駕絕學。」

白衣教主身子也沒有動，冷哂道：「你既想試試，還不動手？」

千手儒俠聽白衣教主口氣之大，似乎根本沒把自己放在目中，不由激得心頭火起，大笑一聲，揚手道：「老夫的兵刃，就是這把摺扇，你的兵刃呢？」

白衣教主仰首向天，道：「對付你，還用不着兵刃，你只要能在本教主手下走二十招，我就算是敗在你手中了。」

白衣教主這幾句話，不覺把千手儒俠史南溪聽得無名火直冒，要知他在江湖上享了數十年盛名，罕有對手，在龍門幫中地位極高，就是幫主陸地神龍程元規，也對他待如上賓，稱之爲總護法而不名。

此刻白衣教主在衆目睽睽之下說出這種大話，要以徒手二十招中，擊敗千手儒俠一柄馳名數十年的精鋼摺扇，實在未免太嫌狂妄了。

閒言表過，且說白衣教主口氣冷漠，話聲出口，人却依然負手卓立，絲毫不作準備。

千手儒俠史南溪清癯臉上神色一變，仰天一聲朗笑，道：「哈哈，尊駕口氣眞是不小，史南溪在江湖上混了幾十年，還沒有遇到你這樣目空四海之人。」

說畢，鋼骨摺扇倏然打開，在手中搖了兩搖，猛向白衣教主面門搧去。

他這一動作，似緩實快，扇到中途，只聽「嗒」的一聲，扇子一合，立即有五點扇影，像鐵筆似的朝白衣教主「眉心」、「結喉」、「肩井」、「璇璣」五處大穴點到，出手如電，當眞不愧千手之名。

「白衣教統率武林，惟我獨尊，本教主何狂之有？」

白衣教主說話之中，驀地跨進一步，左手迎着扇影，朝千手儒俠右腕脈門抓去，右手五指如刀，直指對方「當門穴」，手法之快，使人目不暇接。

千手儒俠史南溪素以出手快疾著稱，就是因爲出手奇快，往往在普通人一招之間，他可以連變幾種手法，看去宛如在刹那之間，幻出七八條手臂，以各種不同的招法攻敵，使敵人莫辨先後，不明虛實，千手儒俠的雅號也因此而得來。

但其實這一連串的幻影之中，攻出各有先後，而眞正攻敵的，却只有一招，許多人只是爲他幻影所惑，以實作虛，認虛爲實罷了。

此時白衣教主一伸手，就從許多幻影中穿入，朝向他左肩點來的右腕扣去，已使千手儒俠爲之一驚，同時左手又筆直插入，一時收勢不及，立被迫得躍退了八尺。

白衣教主並不追襲，腳下一停，冷冷的道：「這算是第一招。」

這句話，說來輕描淡寫，但聽到千手儒俠耳中，直若一把利劍穿了他的胸肺，數十年幾曾受到過這般羞辱？眉宇之間，隱隱透現殺機，驀地朗笑一聲：「好……」

精鋼摺扇倏合乍展，只見連撥帶點，從扇上捲出陣陣罡風，呼嘯有聲。

不，就在這一瞬之間，千手儒俠史南溪一個人影，忽然由一而二，由二而四，但見七八個青袍長髯，手搖摺扇的儒服老者，圍住白衣教主聯手急攻！

扇有劈、打、削、捲，人有騰、閃、進、退，身法不同，招數各異，劃地盤空，扇影重重，攻勢凌厲得有若狂風驟雨一般。

白衣教主白紗遮面，瞧不出他的神色，但似乎對千手儒俠這一招攻勢，也深具戒心，白衣飄動，雙掌翻飛，一味避實就虛快封快拆。

全場之人，全都被千手儒俠奇妙身法瞧得眼花撩亂。

陸地神龍程幫主一手拄着龍頭杖，只是捋鬚微笑，他自然知道史南溪施展的這套「幻身術」出自佛門，白衣教主武功再高，也決難破解。

眨眼工夫，對方已打到十四五招。

白衣教主在第一招上，以靜制動，迫退千手儒俠，以後一連十幾招，却被千手儒俠逼得只是閃來避去，無暇還手，不過他始終能夠認定對方，不爲幻影所惑，可說是大非易事。

但這情形，瞧到他身後的金衣人，却大爲焦灼，此時再也忍耐不住，沉聲叫道：「教主……」

「砰！」金衣人叫聲出口，場中已響起「砰」然輕震，人影乍分。

千手儒俠上身晃動，一連後退了七八步，雙目精光迸射，流露出驚詫之色，直注白衣教主，沉聲喝道：「須彌掌！你……」

話未說完，猛的張口噴出一口鮮血。

白衣教主一派冷漠的道：「這才是第十七招。」

說完，徐徐轉身，從袖中取出一粒蠟丸，隨手一送，緩緩朝陸地神龍面前飛去，一面冷漠的道：「本教主久慕幫主威名，奉贈解藥一粒，三月之內，程幫主再好好想一想吧！」

話聲一落，回頭低喝了聲：「走！」

陸地神龍程元規，忽然心中一動，果然依言接住蠟丸，正待說話！

「且慢！」一聲春雷似的大喝，平空飛起一輪金日，裹着一條藍影，快若殞星，一下落到白衣教主身前。

（未完・廿五）

上文提要：彭海安頓了方瑟在客棧養傷，然後離開，他佈置得很周密，可惜百密一疏，來了一個紅衣女子藍盈盈，說方瑟和小二談話打擾了她的清靜，拿起手裡的馬鞭向方瑟抽打，雙方發生爭吵，繼而動武，跟着又來了一個叫蔣吟白的年輕人，他是盈盈的情侶，爲了討好盈盈，將方瑟打傷，但吃力不討好，反而惹起了盈盈對他的反感……



新派武俠長篇／張林・文／可飛・圖

紫電青霜

雙方誤會搏鬥　神僧解穴治傷

蔣吟白道：「我可沒有變，變的是妳。」

他斜睨了站在藍盈盈身後不遠，正在揉着雙臂的方瑟一眼，冷冷地道：「盈盈，妳別是看上那小子了吧？」

他這句話還未說完，藍盈盈已怒叱道：「放你的屁！」

怒罵聲中，她拔出背上的長劍，飛身朝蔣吟白刺來。

蔣吟白飛身閃了開去，沉聲喝道：「盈盈，妳住手……」

藍盈盈根本就沒有聽他的話，一劍落空，揉身又上，刷刷刷一連便是三劍，朝蔣吟白削來。

蔣吟白臉色大變，閃開二劍之後，拔出背後長劍，手腕一振，施出武當劍法中的「粘」字訣，把藍盈盈攻來的長劍壓住。

他沉聲道：「盈盈，妳爲了那小子，眞要跟我翻臉不成？」

「翻臉就翻臉！」藍盈盈道：「我還怕你不成？」

「好！」蔣吟白眼露凶光，道：「那我先殺了他！」

藍盈盈道：「你敢！」

蔣吟白抽回長劍，飛身躍起，朝方瑟掠去，預備將方瑟殺死。

藍盈盈一見蔣吟白抽劍飛身，向方瑟躍去，臉色大變，身形一個急旋，叱道：「蔣吟白，你……」

她的話聲未了，已見到蔣吟白劍出如風，把方瑟的身軀圈在劍光之內。

匆忙之間，她已無法對方瑟施以援手，只得嬌叱一聲，脫手將長劍向蔣吟白擲去。

蔣吟白運劍如風，根本不容方瑟有逃走的機會，劍刃急旋，便已封住對方的身形。

他的嘴角露出凶殘的冷笑，劍鋒一轉，便待把手無寸鐵的方瑟殺死。

正在這個時候，藍盈盈已擲劍出手，那枝長劍迅如流星，朝着蔣吟白的胸前射來。

蔣吟白目光一閃，見到藍盈盈爲了方瑟，竟然不惜跟自己翻臉，甚至似有一劍將自己殺死之勢。

他心中的那股妒火頓時燃燒得更加熾烈，眞恨不得把方瑟斬爲肉醬，方能消除心頭之恨。

可是他的怒火並沒把理智完全燒毀，眼見那枝長劍來勢急勁，他曉得自己若是將方瑟殺死，也逃不了被藍盈盈擲來的長劍在胸前開個大洞。

他可不願與方瑟以命相拚，讓自己死在藍盈盈的劍下。

是以他心中縱然憤怒，也不得不改變主意，先求自保爲要。

但見他吸胸凹腹，身形斜移三尺，避開那枝急射而來的長劍的正面鋒銳，手中長劍一抖，「噹」地一聲，把射到身旁的長劍擊落於地。

就在他這麼緩一下手的工夫，方瑟已斜斜的竄了開去，向着大街奔去。

蔣吟白如何能讓方瑟從劍下逃走？他見藍盈盈飛奔過來，更怕被她纏住，身形一晃，向着方瑟緊追過去。

方瑟身上所受的傷經過彭海敷了金創藥之後，還未痊癒，方才在跟蔣吟白動手時，創傷又已裂了開來。

加上他又被蔣吟白在胸前劃破了一長條傷痕，以致新傷舊創全都滲出血來，這一會工夫，把一件新穿上的衣服，染上斑斑點點的，全是血跡。

他全身是傷，疼得幾乎都發起抖來，兩條手臂也腫了起來，根本就無法動手。

是以他見到自己從蔣吟白的劍下脫逃出來，也顧不得狼狽與否，趕緊放開腳力，奔逃開去。

他在此刻眞後悔自己不該在店裡與藍盈盈發生爭執，以致遭受到這一場災禍，並且反而還要藍盈盈救他一命。

但是後悔儘管後悔，他却無法逃過身後緊追的蔣吟白。

此刻街上本來就正在熱鬧的時候，方瑟本想只要鑽進人羣之中，蔣吟白也不能不顧忌誤傷別人，而放鬆了追趕。

那麼他可以乘機逃走，等到蔣吟白走了之後，再回到客店裡去。

豈知杭州城的老百姓全都怕事得緊，一見有人在路上打架，便紛紛躲閃開去，更何況看見蔣吟白手持長劍追來，有如一尊煞神似的，全都老早就躲在屋簷下，甚而跑到屋裡去，連頭都不敢伸出來。

以致大街上都是空蕩蕩的，一刹之間，竟然連一個人都沒有了。

方瑟奔出了數丈，回頭一看，只見蔣吟白和藍盈盈兩人，一前一後的緊緊追在自己的身後，一步都不放鬆……

他的心裡暗暗叫苦，隨着奔動時牽動身上的傷痕，愈來愈是疼痛，以致使得他奔行的速度愈來愈慢。

蔣吟白堪堪就要追上，大聲喝道：「小子，你再也跑不掉了，還不乖乖的束手就縛，免得皮肉受苦。」

方瑟聽得話聲就在身後不遠，知道再向前奔去，絕對無法逃得了，他心中意念一動，腳下一滑，斜斜竄入一條巷子裡去。

蔣吟白身形一轉，緊追下去，也跟着進了巷子冷喝道：「小子，任你逃到天涯海角，也逃不了我一劍……」

話聲未了，他只見方瑟突然驚呼一聲，竟已撞在一個從巷子裡走出的老和尚身上，被那和尚扶住了。

蔣吟白朗聲大笑道：「小子，你這下總跑不了吧？」長劍一斜，隨着身形的奔行，往方瑟頸項削去。

他是恨極方瑟，這一劍所削的部位，眼見便可把方瑟整個頭顱割了下來，却是眼前一花，他這一劍是削了個空的。

蔣吟白微微一愣，定神一看，只見方瑟依然被那老和尚扶住，就在身前不遠。

他心中大驚，詫異地道：「這是怎麼回事？我明明計算好了部位，這一劍削出，準把那小子腦袋割下來，而不傷害到那個老和尚，又怎麼會落空呢？」

意念電閃而過，他向前跨出一步，平劍橫削，又是一劍攻出。

他這一劍出手稍慢，就是想要看清楚方瑟腦袋落地的情形。

那裡知道他手裡的長劍堪堪削到方瑟的身上，方瑟突然往前移出數尺，又避開了這一劍之危。

蔣吟白不是個笨人，他一見這種情形，立即便知道完全是那個老和尚在弄鬼。

他心中微凛，道：「大師父，這位朋友與在下有仇，尚請大師父能夠……」

那個老和尚打了個稽首，道：「阿彌陀佛，施主仗劍殺人，固然是一時快意恩仇，然而可曾想到因果報應，糾纏不息，時時……」

蔣吟白冷哼一聲道：「大師何必與在下說什麼因果報應？在下……」

那個老和尚打斷了他的話聲，道：「施主出身武當，諒必是武當後起之秀，難道不能看在老衲的面上放過他這一遭？」

蔣吟白搖頭道：「請問大師……」

他還沒把拒絕的話說出來，藍盈盈已經奔進巷子裡面。

他一見方瑟四肢癱瘓的撲在一個老和尚的臂彎裡，還以爲被蔣吟白殺死了。

她一掌向着蔣吟白拍來，道：「我跟你拚了！」

蔣吟白閃身避過，沉聲喝道：「盈盈，妳跟我胡鬧！」

藍盈盈鐵青着臉道：「蔣吟白，你好毒的心，人家跟你無怨無仇，你便對他下起毒手，你……」

「阿彌陀佛！」那個老和尚呼了聲佛號，道：「女施主請放心，這位施主並沒有死去，只是身受重傷，昏了過去而已。」

藍盈盈喜道：「他沒有死？」

她也顧不得找蔣吟白的麻煩，向着方瑟身邊奔去。

蔣吟白一見她這份關懷之態，如何能忍受得了？大喝一聲，挺劍向着方瑟刺去。

他知道那老和尚並非尋常的和尚，一定也是會武功的高手，是以這一劍刺出，盡他所能，企圖一劍便將方瑟殺死。

因而他這一劍刺出，有如風雷迸發，迅捷如電，沉猛如山，毒辣而兼犀利，一溜劍光，直奔方瑟而去。

他本想趁那個老和尚不提防之際，突然出手，一劍殺死方瑟，就算藍

盈盈要阻擋也來不及了。

那知劍刃剛一劃出，那個老和尚已沉喝一聲，道：「施主的心也太毒了！」

喝聲之中，他大袖一揮，拍出一股柔和的風勁，向着蔣吟白攻來的長劍捲去。

但見他的袍袖展處，蔣吟白那等銳利的劍勢，竟然爲之一滯，削出的長劍已被寬大的袖子捲住。

蔣吟白大吃一驚，趕忙運勁於臂，想要將長劍奪回，却已被一股急湧而來的風勁，撞得離地飛起，退出八尺之外。

他的脚跟才一站穩，立即便深吸口氣，運起一股內力，在體內飛快的轉了兩匝，查視一下內腑是否受傷。

當他發現自己眞氣暢行無阻，全身沒有一處受到傷害時，心頭的駭懼之感大減。

他此刻已經知道面前這個老和尚武功高强，自己萬萬不是敵手，可是要他就此放過方瑟，他絕不甘心。

他驚疑地望着那個老和尚，略一沉吟，抱拳問道：「在下武當蔣吟白，請問大師可是少林……」

在他的想法，那個老和尚的武功高出他甚多，對方却沒有傷害之意，除却少林的幾個高僧之外，絕不會有其他人了。

是以他先把自己的身份表白，想要藉武當與少林兩派的交情，請求那個老和尚把方瑟放開。

那知他的話未說完，那個老和尚已沉聲道：「老衲已經曉得你是武當門人了，只是老衲不明白你既與這位小施主沒有仇恨，爲何要趕盡殺絕，非要置他於死命不可？難道這是武當的規律不成？」

蔣吟白辯道：「他無端取鬧，仗着會點武功，便跟藍姑娘過不去，在下這才……」

那個老和尚臉色沉肅，叱道：「就算他是個輕薄兒，你也不該如此狠毒，要知你身爲正派弟子，處身行事處處都要講個仁字，像你方才的行爲，豈不跟邪道中人沒有兩樣？」

蔣吟白出道江湖未及兩載，便已博得青衣快劍之名，自然心高氣傲，可說除了本門尊長之外，任何人都沒放在眼裡。

他此刻聽得那個老和尚話聲愈說愈是嚴重，完全是一派教訓的口氣，心中已是難忍。

尤其當他看到藍盈盈站在一旁，沒有說話，更加難受起來。

他的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的，儘管明白自己不是那老和尚的對手，當着藍盈盈的面前，也嚥不下這口氣，當下哼聲道：「在下行事是否有錯，只有本門尊長才有權利可以教訓，至於大師你……」他冷哼一聲道：「你既然自命是正派高僧，爲何還要包庇一個採花小賊？傳揚出去，只怕對於少林的聲譽有所遺害吧！」

那個老和尚神色一怔，詫異地道：「你說他是採花淫賊？」

蔣吟白冷冷道：「大師認爲不是麼？」

那個老和尚目光一閃，轉向藍盈盈的身上，問道：「女施主，這位……」

藍盈盈聽蔣吟白說到方瑟是個採花小賊，還以爲他原來就跟方瑟見過，曉得方瑟的來歷。

因爲蔣吟白這次來找她，幾天來都是住在悅來客棧，所以她認爲蔣吟白早就見過方瑟了，這才沒有想到其他的方面去。

她的心中只是起了一陣莫名的惆悵，認爲像方瑟這樣年輕俊逸的男子，竟然是江湖上一名被人不耻的採花淫賊，實在出乎人的想像，也太使人難以預料了。

她正在感慨不已，却已見到那個老和尚向她望了過來，立刻，她便想明白蔣吟白話裡的意思了！

她的臉色大變，一股又羞又憤的情緒立即充滿了整個心頭，跳了出來，叱道：「蔣吟白，你把話說清楚點，誰是採花小賊……」

蔣吟白道：「妳到客棧裡來找我，這小子無事生非，招惹到妳的身上，他的那副德行，不是採花小賊又是什麼……」

「放你的屁！」藍盈盈氣得幾乎要哭了出來，她拔出插在腰際的馬鞭，沒頭沒腦的向着蔣吟白抽出，叱駡道：「是我要找他打架的，要你多管什麼事？你反而要汚蔑人家，你……」

蔣吟白把藍盈盈手裡的馬鞭奪了下來，沉聲道：「盈盈，妳不要太過份了！」

藍盈盈見到蔣吟白的臉色鐵青，手裡的馬鞭又被對方奪去，心裡一陣委曲，眼圈裡淚痕浮現，差點便要掉下淚來。

可是她生性好强，絕不肯在這個時候讓眼淚流下來的，楞了一楞，顫聲道：「你……你……」

她的語言顫抖，連說幾個「你」字，再也說不下去，重重地跺了跺脚，向着巷外飛奔而去。

蔣吟白一見她那種氣苦之極的神態，也發覺到自己說錯了話，更不該在一時情急之下，一反往日的依順態度，而使得藍盈盈如此難堪。

他見藍盈盈頓足而去時，連忙喊了一聲，追趕上去。

他的身形一動，身後已傳來那個老和尚的喝道：「慢走！」

這聲喝叱威嚴沉肅，震得蔣吟白的耳鼓都在「嗡嗡」作響。

他的脚下一頓，略一猶疑，轉過身來，只見那個老和尚已把方瑟托在肩上，左手袍袖捲住自己的那柄長劍，依然沒有放鬆。

他的目光一閃，已看到那個老和尚瘦癯的臉上，顯得神色極爲凝重，兩道長眉已斜斜揚起，兩眼開闔之際，現出閃閃的精芒。

蔣吟白的心裡微微發慌，問道：「大和尚，有……」

那個老和尚肅然道：「老衲自然有話要問你。」

蔣吟白定了定神道：「大師請說。」

那個老和尚道：「此人與你無怨無仇，你既把他傷成這個樣子，你竟然還要將他殺死，既經老衲阻止，也就罷了，你却趁他昏迷之際，又加意汚蔑他，像你這等作爲，豈是一個正派弟子所應該做的？」

蔣吟白被叱駡得渾身冷汗直冒，却依然嘴硬道：「大師不必如此聲色俱厲的叱責在下，在下自認並無錯誤……」

那個老和尚叱道：「你還要與老衲强辯？」

「大師既然自認是武林前輩，當然可以查出那人是否被在下所傷！」蔣吟白反駁道：「何況在下就算有錯，也只能算是見義勇爲，他欺負一個女流之輩，在下當然應該行俠……」

「胡說！」那個老和尚沉喝一聲，道：「老衲眞是替武當感到難過，想不到會出了你這麼一個弟子，怪不得天下武林邪道興盛，正派沒落，實在該怪他們收徒太濫，門下良莠不齊……」

「大師言重了！」蔣吟白冷冷道：「在下有甚麼過錯，自有師門規律懲治，也用不着大師責備，甚而把武林興亡都推在在下一個人頭上！」

「好！」那個老和尚沉聲道：「老衲倒要看天一道人如何懲治你！」

他左手一揮，手裡的長劍已被震斷數截，跌落地上。

蔣吟白沒料到那老和尚憤極之下，會把自己的長劍震斷，他的臉色大變，顫聲道：「你……」

那個老和尚沉聲道：「你的師父傳你寶劍時，大概跟你說過劍在人在，劍亡人亡的門規吧？你就自戮在老衲面前吧，讓老衲看看武當門人有沒有這份骨氣？」

蔣吟白大吼一聲，飛身向前撲去，道：「老禿驢，我跟你拚了！」

他這下是拚命，而不是動手，是以飛身之際，已把武當傳下給每一個門人用來自戮的短劍自懷中取出，出手之間，朝那老和尚的要害刺去。

他能夠博有青衣快劍之名，自然不是僥倖，這下出手更是快如電掣，身隨劍走，在將要躍到那老和尚之前，已攻出了三劍，劍劍不離對方死穴。那知他的動作已夠快了，那個老和尚的動作比他還要快，沒等他的短劍遞出，也不知用了甚麼手法，空着的左手已揑住了短劍的劍尖。

他沉喝一聲，道：「不知羞耻的東西，滾！」

喝聲裡，但見他手腕一抖，蔣吟白連人帶劍，倒飛而起，在空中翻了個觔斗，跌出巷外，滾到大街之上。

就在這個時候，在大街上奔來了三個人，他們一見巷子裡飛出一條人影，全都愣了一愣，其中那個面如重棗，長着三綹長鬚的中年人驚呼一聲，道：「原來是蔣賢侄，你怎麼啦？」

蔣吟白亡命似的向那老和尚刺去，一心要把對方殺死，也沒看清是怎麼回事，便已被對方摔了出來……

他的身形飛出丈許，從空中跌落街上，好在那個老和尚手下留情，所用的力道剛好，使他跌下之際，臀部着地，沒把骨頭給摔斷了。

可是從空中這一摔落，却也頗不好受，半邊身子被摔痲了，一時之間再也爬不起來。

他見到那奔來的三個人，正是江南大俠藍天雄和他的首從大風劍客齊耀明，另外還有一個去又復回的藍盈盈，頓時臉上一紅，想要爬起來。

可是他掙扎了一下，却沒能爬起，齊耀明連忙伸手把他從地上扶了起來。

藍盈盈看到他這狼狽的樣子，冷哼一聲，道：「活該！」

藍天雄雙眉一皺，呵責道：「盈盈！」

藍盈盈紅唇一撇道：「誰叫他胡說八道，話該！」

藍天雄見到自己的呵責不起絲毫作用，搖了搖頭，移目望着蔣吟白，問道：「蔣賢侄，你怎會……」

蔣吟白羞慚地道：「伯父，小侄……」

藍天雄見到他的神態，不願使他感到更加難堪，打斷了他的話，道：「盈盈說那位大師是少林高僧，又怎會跟你動起手來了呢？」

蔣吟白還沒回答，一聲有力的話聲傳來：「他這是自取其辱，與少林有何干係？」

藍天雄循聲望去，只見從巷子裡頭走出一個長眉垂頰，臉龐清癯，身穿灰色僧衣，足履雪白芒鞋的老僧。

他的目光一凝，落在對方頷下烏黑的長鬚下，立即面現驚容，躬身抱拳，肅穆地道：「原來是神僧駕到，弟子藍天雄有失遠迎，尚請神僧恕罪……」

那個老和尚微笑道：「藍施主不必多禮。」

藍盈盈等人見到藍天雄對那老和尚如此恭敬執禮，全都面現驚容，尤其是蔣吟白更是心中驚駭，不知道這個老和尚到底是甚麼來歷，竟然使得江南大俠藍天雄也執起弟子之禮來。

他駭然地望着那個老和尚，正在忐忑之際，已聽到藍天雄道：「你們還不來見過天下第一高人般若神僧？」

蔣吟白一聽所言，如同晴空裡遇到雷劈一般，全身一震，被駭得魂飛魄散，四肢發軟。

正好這時齊耀明躬身行禮，把扶

着他的手放了開去，他頓時站立不住，重又跌倒於地。

般若神僧見到齊耀明和藍盈盈躬身行禮，笑了笑，道：「藍施主太多禮了，何必把老衲捧得如此之高呢？」

江南大俠藍天雄虔敬地道：「神僧乃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弟子……」

他的話還沒說完，只見般若神僧左手一抬，食指和拇指圈起一彈，「嗤」地一聲，彈出一股尖銳的指風，激射過來。

他微微一驚，還沒弄清楚般若神僧爲何突然出手，已聽得「嗤」地一響，一枝短劍落在他的腳下。

藍天雄臉色一變，向着蔣吟白望去，怒喝道：「你要作甚麼？」

般若神僧道：「他曉得闖下了大禍，想要自戮……」

藍天雄見到蔣吟白的臉色一片死灰，望着微微顫抖的右手，正在發愣，心中不由得湧起難過之情。

他知道蔣吟白是武當二代弟子中的佼佼者，最是受到當今武當掌門天一道長的鍾愛，許爲光大門戶的唯一弟子。

所以他在一知道自己的女兒藍盈盈與蔣吟白相識之後，心裡也很讚許他們兩人的交往，可說已把蔣吟白看成未來的乘龍快婿。

這次蔣吟白遠從湖北趕來杭州與藍盈盈會面時，依照藍天雄的意思，本來想要蔣吟白住在家裡。反而是蔣吟白認爲住在藍府有些不妥，這才婉謝藍天雄之邀，住進悅來客棧裡。

藍天雄沒料到他們兩人午後相偕馳馬郊外遊玩時，還是高高興興的，回來之時，却不知爲了甚麼原因爭吵起來，藍盈盈氣憤之下，馳馬遠颺，與蔣吟白半途分手。

以致當蔣吟白趕到藍府找尋藍盈盈時，藍天雄在不放心之下，又偕同首徒齊耀明一同前來找尋，不料會遇見般若神僧，並且看到了蔣吟白如此狼狽的模樣。

他只聽到藍盈盈提起蔣吟白與一個少林僧人發生爭執，對於詳細的情形一些都不知道，更不了解蔣吟白怎會見到般若神僧後，還敢冒然出手。

他以爲般若神僧生氣的原因是責怪蔣吟白不該出手冒犯，是以呵責道：「吟白，你的膽子好大，竟敢跟神僧動起手來，還不快向神僧請罪？」

「藍施主不必如此！」般若神僧搖了搖手道：「老衲之所以生氣，並非因爲蔣少俠出手相犯，而是他不該做趕盡殺絕之事，並且在老衲出手阻止之後，尚還不知悔改，强詞奪理，替他自己辯白，所以老衲才斷他長劍，給他一個教訓……」

藍天雄一聽般若神僧將蔣吟白的長劍震斷了，臉色頓時發青，他也曉得武當傳諭門人「劍在人在，劍亡人亡」的規矩，曉得蔣吟白必是犯下不可饒恕的大罪，這才使得仁慈的般若神僧怨極出手。

他頓足道：「該死，該死，吟白你身受師門重恩，怎可做出這等糊塗的事？難道你忘了身爲俠義道中弟子，處處都要以仁恕爲主，不到生死關頭，絕不能殺人，更何況是趕盡殺絕……」

蔣吟白以手掩面，趴伏地上，痛哭流涕道：「小侄知錯了……」

藍天雄長嘆道：「老夫也不能替你作主了，你自己爽快作個了斷吧！免得使師門貽羞，神僧看了難過……」

本來以他的身份來說，他雖是名震江南的大俠，却也不能說出這等話來，至低限度也得等武當掌門和長老來了，才能對蔣吟白之事作個決定。

但是他深知般若神僧一向慈悲爲懷，震斷了蔣吟白的長劍，必是在盛怒之下才出手的，自己要想救蔣吟白一命，只有設法使般若神僧息怒。

唯有般若神僧在武林中的崇高地位，才能使得武當掌門改變那條「劍在人在，劍亡人亡」的規律，饒恕蔣吟白一命。

因爲解鈴人終需繫鈴人，般若神僧不表示意見，縱然武當掌門天一道長如何鍾愛蔣吟白，爲了維繫武當一脈的延續，與門派的尊嚴，也只能眼見蔣吟白自戮身死了。

是以當藍天雄搖頭長嘆時，他的眼中却現出懇求之色，凝望着般若神僧。

果然般若神僧微微一笑，道：「藍施主言重了，老衲身爲正道中人，豈願見到武當門人在老衲面前自盡……」

藍天雄連忙接上般若神僧的話，道：「弟子一向曉得般若神僧慈悲爲懷，縱是大奸大惡之人，只要知道悔改，也都蒙般若神僧垂憐，更何況這個無知的孩子……」

他的話聲一頓，見到般若神僧含笑望着自己，便尷尬地一笑，道：「大師，這孩子的心性並不算壞，只不過在師門頗受鍾愛，下山之後，又博了點虛名，以致養成他心高氣傲的脾氣，凡事不知天高地厚，尚請神僧……」

般若神僧笑道：「這是你代他求情？」

藍天雄坦然道：「弟子不敢說求情，只不過……」他話聲稍頓道：「他是天一道長的關門弟子……」

「這就怪不得了！」般若神僧點了點頭，沉聲道：「他身爲武當掌門之徒，年紀又輕，長得也不錯，自然會養成他驕傲的習氣，可是這樣却正害了他，據老衲的觀察，從他眉梢之間所凝聚的煞氣看來，三年之內他必然會遭到殺身之禍，若不從速收斂那份傲氣，只怕我今日放過了他，更是害了他！」

藍天雄驚凜道：「神僧，還請你救救這孩子。」

般若神僧略一沉吟，望了垂首無語的蔣吟白一眼，道：「藍施主，你派

個人把他送回武當，告訴天一道長，就說蔣吟白的長劍乃是老衲震斷，尚請他看在老衲面上，饒恕這孩子一命，不過爲了這孩子的將來，最好能留他在山上三年，把養氣之功練好，才准下山。」

藍天雄抱拳道：「多謝神僧！」

他見到蔣吟白滿臉淚痕，愣然的望着般若神僧，連忙喝叱道：「吟白，你還不拜謝神僧再造之恩？」

蔣吟白忙跪地道：「多謝神僧再造大恩……」

般若神僧微微頷首道：「善哉，善哉，蔣施主今後能夠行事稍存一份仁心，自然後福無窮，逢難呈祥，你好好的去吧！」

蔣吟白再拜道：「多蒙神僧教誨，晚輩深記於心，永世難忘！」

般若神僧語重心長地道：「但願你能夠記住就好了……」

藍天雄也不明白般若神僧爲何說出這等話來，他也不及細想，連忙吩咐齊耀明道：「耀明，你先帶你蔣師弟回莊裡去，老夫等會就回來，哦，還有盈盈也一道回去……」

藍盈盈從見到般若神僧使出「彈指神通」的功夫，彈落蔣吟白的短劍之後，便一直默然的站在一旁，一反她原先的浮躁難耐之習，注視着一切情勢的發展。

當她聽到藍天雄命她和蔣吟白一起回去時，她望了抹拭淚痕、緩緩站起的蔣吟白一眼，搖了搖頭道：「不，我要跟爹一起回去。」

藍天雄惱怒地道：「盈盈，妳吟白哥爲了妳，惹出這麼大的禍事來，妳却……」

藍盈盈撇了下嘴，道：「哼，我可沒有叫他闖禍，是他自己硬要找人家的麻煩，幹我甚麼事？」

藍天雄知道女兒脾氣固執，自己若再强制她，也不能逼使她回去，只得揮了揮手，道：「耀明，你們先回去吧！」

齊耀明替蔣吟白拾起地上的短劍，應了一聲，朝般若神僧行了一禮，然後扶着蔣吟白轉身走去。

藍天雄見到般若神僧一直望着自己，搓了搓手，不好意思地道：「弟子膝下只此一女，只緣拙荊早喪，弟子雜務又忙，以致疏於管教，養成她驕縱的惡習，倒使神僧笑話了……」

般若神僧頷首道：「藍施主身兼母職，確實是過於辛苦，不過老衲認爲令嬡個性爽朗，天資聰穎，若是多加琢磨，未來的造就，絕不在施主之下……」

藍天雄高興地道：「神僧過獎了，小女頑劣不堪，時時使得弟子感到難教化……」

「爹！」藍盈盈拉着藍天雄的衣衫，道：「你怎麼老是說我的壞處，也不請神僧到我們莊裡去歇歇……」

藍天雄哦了一聲，道：「神僧，請恕弟子失禮……」

般若神僧搖了搖頭，道：「藍施主不必客氣了，老衲此次到杭城裡來，乃是尋一多年未晤好友，不料他已被血影人魔厲毅劫去，老衲尚要趕去救援……」

藍天雄暗吃一驚，詫異地道：「弟子世居本城，怎麼從未聽說有武林高人隱居於此，不然也好時去請安，諒那厲毅也不會如此輕易便在本城生事……」

般若神僧道：「老衲那位方外好友木藥師，乃是深通藥理，不懂武功之人，他居住此城將近十年，一向很少與人來往，不知爲何被厲毅劫走。」

「請問神僧，這是何時發生之事？」藍天雄道：「可要弟子通告武林同道，共同尋訪血影人魔的下落？」

般若神僧搖頭道：「不必勞動施主了，老衲已經掌握了線索，相信必可追查到厲毅的行踪……」

他把托在肩上方瑟放了下來，托在手裡道：「這位小施主諒是與令嬡發生爭吵，以致被蔣吟白追殺到此，適巧撞上老衲，他已因傷重暈去，尚請施主能替他敷藥治傷。」

藍天雄狠狠瞪了藍盈盈一眼，直把個驕橫大膽的藍盈盈看得垂下頭去。

他歉然道：「若非神僧趕到，只怕弟子又添上一重罪孽了，弟子一定會盡心替他醫治……」

般若神僧道：「老衲方才探視過，他身上所負的傷頗重，好在內腑無傷，還不難醫治，只有請施主費力了。」

藍天雄向前走去，從般若神僧的手裡接過方瑟，道：「神僧放心好了……」

他突然見到般若神僧面上似有異色，話聲一頓，問道：「神僧，怎麼啦？」

般若神僧的目光凝注在方瑟的臉上好一會兒，緩緩伸出手來，按住方瑟胸前探查了一下，搖頭道：「奇怪，老衲方才曾經檢查過一下，他只是負有外傷，又怎變成這個樣子？」

藍天雄詫異地問道：「神僧，怎麼樣？」

般若神僧道：「他被人用貴派的『玄陰指』傷了督脈！」

藍天雄大吃一驚，凝目注視着方瑟的眉心，只見上面浮起一層淡淡的藍色，果然正是被玄陰指的指力所傷。

他駭然道：「這……這怎麼可能？玄陰指雖是本門秘傳之功，可是已經失傳三十年，連弟子也沒學會……」

般若神僧領首道：「除了彭海之外，貴派確實已無人學會玄陰指了！」

「神僧，您是說彭……枯木尊者？」藍天雄凜然道：「這孩子又怎會惹上了他？」

「這個老衲也不知道，還要問他自己了！」般若神僧嘆了口氣道：「老衲

為了救他一命，只好躭擱一段時候，現在得先找個地方替他治傷。」

藍天雄道：「請神僧到弟子莊上去，容弟子好好的款待神僧……」

「不用了！」般若神僧道：「老衲只要一壺熱水，花上半個時辰工夫便行了……」

他的臉色沉肅，輕嘆一聲道：「血影人魔厲毅和枯木尊者彭海兩人，不約而同地在這裡出現，不知他們有何企圖，老衲還要設法探明，免得他們危害到武林……」

藍天雄道：「弟子回去之後，立刻命人查探，若是他們有集結的現象，再請神僧登高一呼……」

般若神僧搖頭道：「老衲並不希望使得武林之中遭到這次浩劫，若是可能，還是願意靠老衲一人之力加以化解。」

藍天雄道：「神僧悲天憫人，只怕九大凶人惡性難改……」

他們說話之間，已經走到距離悅來客棧不遠，藍盈盈拉了拉藍天雄的衣衫，道：「爹，我曉得他是住在悅來客棧裡，是不是要到客棧裡面去……」

藍天雄見到街上的行人紛紛向這邊望來，顯然那些人全都奇怪何以江南大俠竟會抱着一個血汚滿身的年輕人，恭然地跟在一個老和尚身旁。

他的心裡在盤算着血影人魔和枯木尊者的突然出現杭州之事，雖然認識不少熟人，也懶得打招呼了。

他抬頭望了一下悅來客棧門前高懸的燈籠，恭聲問道：「神僧，是否先到這家客棧裡……」

「好吧！」般若神僧脚下稍緩，道：「就在這兒歇上一會也好，老衲對這孩子的來歷弄不清楚，想要在治好他的傷勢之後，問個明白……」

藍天雄還沒說話，驀地見到從悅來客棧裡走出一個全身雪白，髮上插着朵白菊花的女子，他的神色一怔，驚呼道：「白蛇娘子！」

那個剛從悅來客棧跨步而出的白衣女子，並沒有看到藍天雄一行三人，她突地聽到藍天雄的呼聲，也是爲之一怔，立即循聲望來。

當她看到般若神僧時，她的臉色大變，身形急旋，轉身往客棧裡奔去。

般若神僧就站在江南大俠藍天雄的前面，距離悅來客棧門口，不足七尺之遠，他一眼就望見白麗花從客棧裡姍姍地走了出來。

他沒等藍天雄驚呼出口，身形微晃，已跨進了悅來客棧的門檻，向白麗花追去。

白麗花似乎預料到般若神僧不會白白地將她放過，是以在轉身之剎那，纖手連揮，兩枚暗器出手，向着般若神僧擲來。

她出身南疆萬毒門，不但精於使毒弄蠱之術，尤其對於驅蛇之法，有獨到之秘，無論是如何鉅毒的蛇類，她都有辦法加以馴服，收爲己用。

由於她的身上時時携有毒蛇，並且她本性奇淫，且又陰狠毒辣，才會在江湖上搏得個白蛇娘子的綽號。

因而她這下出手擲出兩枚暗器，根本就是兩條蜷曲在一起的兩條毒蛇。

那一條毒蛇全身碧綠，叫做竹葉青，另外一條則是全身長着花斑，叫做龜殼花，全都是毒性極鉅噬人就死的毒蛇。

但見白麗花雙手交揮，這兩條毒蛇綣曲的身子立即在空中抖得畢直，伸出了鮮紅的小舌，一上一下，向着般若神僧面門和小腹噬到。

般若神僧已經練成佛門至高的「金剛不壞身法」，就連無堅不摧的劍氣都不會使他受到絲毫損傷，自然不會怕這條毒蛇。

可是他若置之不理，任這兩條毒蛇從身上彈震落地，客棧裡的旅客和伙計可就遭殃了。

因此他一見兩條毒蛇疾射而來，左手食指一圈，彈出兩縷尖銳的指風。

只聽得咻咻兩聲尖嘯，那兩條毒蛇還沒觸及般若神僧的身上，便已似受了無形之劍，三角形的頭顱碎裂，濺出幾點鮮血，蜷曲着跌落於地。

般若神僧的身形僅僅緩了一緩，便洒開大步，跨過仍在地上蠕動的蛇屍，向着白麗花追去。

這時天色已暗，客棧之內最是忙碌之際，旅客和伙計在店內像川流不息，有的忙於招呼朋友，有的忙於叫喚伙計送飯送菜，人來人往，進進出出，幾乎把一個客棧裡塡得滿滿的。

他們一看到白麗花慌慌張張的轉身奔進店裡，本就有些詫異，等到白麗花擲出兩條毒蛇，被般若神僧擊斃落地時，全都大吃一驚，有那膽小的更是叫了出來，慌忙閃身避開。

白麗花一見這種情形，心中大喜，雙手交揮，把纏在臂上的幾條毒蛇全都擲了出去。她這下可不是向般若神僧擲去，而是拋向人堆裡面。

頓時，店裡響起一陣驚呼之聲，那些伙計和旅客驚慌逃走，造成一片混亂。

白麗花施出「靈蛇身法」，全身軟若無骨，在人羣的夾縫裡穿越而行，遇有擋路的人，便揮出一掌，運用暗勁，把人送到身後，撞到人羣裡去。

她就是不來這一手，客棧裡已夠混亂了，何況還有意製造混亂？但見那被毒蛇噬中的人抱着傷痛之處，跳起老高，又被人撞得滾跌在地，呼痛之聲，夾雜在驚駭的喊叫聲裡，幾乎要把屋頂掀掉。

般若神僧沒料到白麗花毒辣如斯，在如此多人的地方，竟然施放毒蛇，藉機製造混亂來阻擋自己。

他本來可以施出「凌空渡虛」的身法，從人羣之頂飛躍過去，把白麗花

擒住。可是當他見到滿屋毒蛇亂竄，那些無辜的旅客伙計驚叫倒地，使他不忍就此棄下那些人於不顧。

就在他略一猶疑之時，白麗花已經消失了蹤影，不知躲到那裡去了。

般若神僧面上浮起悲憫之色，向着人羣走去，雙掌合什，低聲喧了個佛號。

他這聲佛號初起之時，彷彿聲音並不很大，可是剎那之間，便如同天雷爆響把店內喧鬧之聲全都壓了下去。

那些陷入驚慌駭懼中的人們，頓時全都停住了呼叫，一時都忘了地上還有毒蛇，一齊愕愕地望着般若神僧。

正在這個時候，藍天雄已把方瑟交給了藍盈盈，飛身躍進店裡。

他剛一進門，便覺耳邊響起一聲沉鬱平和的音響，彷彿當頭被一桶冷水洒下，通體涼爽舒適，使他立時忘了進入店中是爲了甚麼。

他愣了一下，只見般若神僧緩緩步入人堆之中，不時俯下身去，把盤在地上不動的毒蛇抓了起來。

藍天雄到底是練過十幾年武功的人，與那些尋常的旅客伙計不同，雖然被般若神僧的「獅子吼」震住，但很快地便回復過來。

他由於要把方瑟交給藍盈盈看顧，沒能及時趕了進來，以致不知客棧裡發生了甚麼事。

他這一驚醒過來，立即便想要詢問白麗花的下落，可是當他看到般若神僧走進人堆裡，俯身抓起一條條的毒蛇時，又不由使他再度愣住了。

他眼見那一條條毒蛇盤在地上，等到般若神僧伸手而去，全都動也不動被抓了起來，不禁駭然忖道：「般若神僧果然不愧是天下第一奇人，連那些毒蛇看了他都不敢動一下。」

其實他這種想法是不明白蛇性所致，要知毒蛇噬人是由於怕人會傷害牠，才搶先下手，以毒牙對付侵犯牠的人們。

尤其是這些經過訓練的毒蛇，時常盤踞在白麗花的身上，對於人的氣味可說是非常熟悉了，沒有白麗花的御使，絕不會先侵犯人的。

若非是方才店裡一片混亂，使得毒蛇受到驚駭，搶先攻擊，店裡被毒蛇噬傷之人，不會這麼多了。

因而當般若神僧使出佛門「獅子吼」神功，把那些人從迷惑或駭懼中震醒過來，停止了繼續擾動紛亂時，這些遊竄在地上的毒蛇也就立即停止了攻擊，把身子盤了起來……

般若神僧全身刀槍不入，根本無懼於毒蛇的攻擊，再加上他的手法極快，捏住了蛇身七寸之處，抓了起來，以致使得藍天雄看了，才會產生那種錯誤的想法。

般若神僧的動作看似緩慢，其實却快速無比，轉眼之間，便已繞行人堆一圈，手裡抓着六條毒蛇走了出來。

他見到藍天雄站在門口，沉聲道：「藍施主，請你叫他們不要驚慌，那些被毒蛇噬中之人蹲在原地別動，其他的旅客立刻回到房裡去，只要留下兩個伙計幫忙，老衲替傷者敷藥拔毒！」

藍天雄應了一聲，問道：「神僧，那白蛇娘子……」

般若神僧道：「她利用毒蛇製造混亂，使得老衲無法追趕，已被她逃走了。」

藍天雄怒道：「這個狠毒的妖婦，竟然做出這等殘忍之事……」

「現在不必說這個了。」般若神僧望了那些又開始騷動起來的人們一眼，沉聲道：「藍施主，憑着你在此地的聲望，一定具有一言九鼎之效，希望你能讓他們不再亂動，免得使蛇毒攻心，無法救治……」他輕輕的嘆了口氣，道：「那麼老衲的罪孽就更加深重了！」

藍天雄見到般若神僧眼簾垂下，神情黯然，想要說兩句安慰的話，却不知說些甚麼才好。

他的嘴唇蠕動了一下，不再多言，伸出手來，向着人堆走去，大聲道：「各位鄉親朋友，請安靜下來，聽老夫一言。」

店裡的伙計看見藍天雄走了過來，全都躬身行禮，七嘴八舌的嚷了起來：「藍莊主，你老人家來了就好了。」

「藍莊主，請你老人家救救我們的命！」

「藍莊主，請你老人家快把那放蛇的女人抓了起來……」

有些旅客不認得藍天雄，紛紛拉住伙計尋問藍莊主是何人，以致又造成了一片喧鬧嘩亂。

藍天雄連喝數聲，才把那一片混亂的聲音壓了下去。

他的目光威嚴地在人堆裡掃過一匝，沉聲道：「沒有受到毒蛇噬中的旅客，請立刻回到房裡去，受傷的人請留在原地不動，以免蛇毒攻心，老夫已請得佛門第一神僧在此，替各位療傷拔毒，請大家放心……」

那些沒有受傷的旅客聞聲之下，齊都回到各自的房間，只有店裡的伙計和受傷的人留了下來。

般若神僧爲了使受傷的人堅定對自己的信心，合掌搓了幾下。

剎那之間，只見他的手掌裡冒出一片青烟，那幾條毒蛇，全都被他掌心所發出的「三昧眞火」所燒死。

他把手掌一分，那一團團如同焦炭似的蛇體，掉落地上，碎成一片片的。

室內響起一陣嘩然之聲，那些受傷之人，紛紛叫道：「老神仙，請救救我們……」

般若神僧沉聲道：「請各位施主不

必驚慌，老衲已準備有藥物替各位拔毒！」

他從懷裡掏出兩個藥瓶，交給藍天雄，道：「藍施主，請你叫店裡的伙計準備兩缸清水，把瓶裡藥物分開洒入攪拌，藍色的一缸水是用來洗滌傷口的，綠色的一缸則是內服用的，每人先飲下一大碗，就可遏止毒勢竄動……」

藍天雄接過兩個藥瓶，按照般若神僧的話，吩咐店裡的伙計照辦。

般若神僧默然站着，眼簾垂落，只露出一條縫，似乎已經在入定之中，其實他的心裡却是思潮起伏，翻滾不已。

他想到了被血影人魔綁架而去的木藥師，想到了被枯木尊者「玄陰功」震傷陰脈的方瑟，也想到突然在這兒出現的白蛇娘子。

他想不通為何平時散居南荒北澤，東土西陲的這幾位魔頭，在兩天之內，陸續的出現於杭州城裡。

「難道他們是故意衝着老衲而來的？」般若神僧暗忖道：「或者是他們之中有人受傷，找到木藥師，將他綁架走……」

他正在暗自不解之際，忽然聽得藍盈盈在身後驚呼道：「喲，這是怎麼回事？」

般若神僧回過頭去，只見藍盈盈斜斜架着方瑟，臉上紅馥馥的，而剛剛醒來的方瑟也是滿臉飛紅，可是他全身無力，只好緊緊的依靠在藍盈盈的身上，一眼望去，彷彿摟得緊緊的一對情侶。

般若神僧心中有些責怪藍天雄不該把方瑟交給藍盈盈，以致使得兩個小兒女都難堪無比。

「藍姑娘！」他呼喚了一聲，道：「請將這位小施主交給老衲好了。」

藍盈盈臉頰飛紅，訕訕地道：「他醒了過來，一直想要下地走路，可是全身力道都已消失……」

般若神僧接過方瑟，解釋道：「他的陰脈已經受傷，眞力無法運行，再等半個時辰，便會遭到散功的痛苦，然後就會七孔流血而死……」

方瑟駭然道：「老師父，我……怎會變成這樣？」

「小施主，你是中了枯木尊者的玄陰指所致，不過有老衲在此，並無大礙！」般若神僧道：「現在請你最好少說話，以免眞力加速竄散，增加痛苦。」

方瑟感激地道：「多謝老師父救命之恩，在下……」

般若神僧沒等方瑟說完話，伸手閉住了他的啞穴，道：「小施主，你還是不要說話的好，關於你的傷，老衲可以負責把你治好，你可以放心。」

他向着藍天雄行去，道：「藍施主，請你吩咐他們準備一個清淨的房間，老衲要為這位小施主療傷。」

藍盈盈跟了上來，搶着道：「神僧，我曉得他住在那房間，我來帶你去。」

藍天雄瞪了她一眼，叱道：「看妳一個女孩子家，像甚麼樣子？」

藍盈盈嘟着嘴道：「爹，你怪女兒有甚麼用？這都是蔣吟白惹出來的禍……」

藍天雄泛起一臉怒色，還待出聲叱責，般若神僧已笑了笑道：「藍施主，有話等會再說，現在救人要緊……」

藍天雄頓足道：「唉，都是弟子不好，對她如此驕縱……」

他的話聲一頓，叱道：「盈盈，妳還不替神僧帶路，站在這兒做甚麼？」

藍盈盈見到父親臉色難看，不敢多言，領着般若神僧走到方瑟所住的房間。

進了屋來，藍盈盈只見桌上擺着的菜餚都已冷了，想到自己剛才把一股悶氣發在方瑟頭上，以致引起這麼大的糾紛，心中也有些歉疚，默然的站立一旁。

般若神僧把方瑟放在床上坐好，解開了方瑟的啞穴，沉聲道：「小施主，現在請你凝神聚氣，氣守丹田，盡量的收斂內力，老衲以眞火助你驅除督脈中所存之陰寒，然後再服下一帖藥散，便可回復如常。」

方瑟感激地望着般若神僧清癯和藹的臉孔，嘴唇蠕動了一下，道：「多謝老師父……」

般若神僧伸出右手按在方瑟的頭頂，搖頭道：「小施主，趕緊運氣內斂……」

方瑟只覺般若神僧手掌所按之處，一股炙熱的力道從頂心「百合穴」進入體內，迅速地分開，沿着督、任二脈疾行而入。

他不敢怠慢，趕忙凝神聚氣，按照着平時運功的要訣，把竄散進入四肢百骸的眞氣凝在丹田。

起先，他這種收斂內力的行動非常緩慢，時時受到一股巨大的阻力，可是等到與般若神僧的眞力會合一起時，頓時凝聚成一股更大的力量，通過了週身穴道，把散開的眞氣收斂一起，凝藏於丹田之內。

很快地，他的整個精神就陷入一股前所未有的滿足中，凝神返虛，空靈無邊，使自己處身在一種無聲無色，無慾無界的境界裡。

般若神僧見到方瑟臉色和詳，雙目緊閉，微微點了點頭，收回放在方瑟頭頂的右手。

他轉過身來，只見藍天雄已經進入房內，站在門旁，問道：「藍施主，外面中了蛇毒之人，可曾安置好了？」

藍天雄道：「弟子完全按照你老人家的吩咐，叫他們內服外洗，每一個中了蛇毒之人，創口的污血已經流盡，腫毒全消，他們都把你老人家當成活神仙……」

（未完・十）



常服
氣